

釗影樓回憶錄

續編

包天笑先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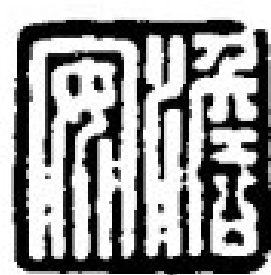
朱大可題



包天笑先生著

釗影樓回憶錄續編

癸丑春日 洛安



釧影樓回憶錄續篇
包天笑著

出版：大華出版社
香港希雲街三十六號六樓

承印：大同印務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和富道九十六號

1973年9月第一版

定價：平裝本九元
精裝本十五元

自序

在一九四九年五月，我始寫此回憶錄，自兒童時代寫起以及青年而至中年，得三十多萬言，本不敢以問世，前序經已述及。後由友朋的勸告督促，并相助爲理，遂於一九七一年六月，在大華出版社印行出版。爾時我年已九十六了，老病侵尋，神思衰落，記憶力更不如前。乃蒙海內外賢哲，加以獎勵，謂此僅辛亥革命以前事耳，於此中斷，殊可惋惜，百歲光陰，如白駒過隙，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追述遺聞，亦足爲後生史材。而我以行將垂盡之年，在此藥爐病榻之旁，亦嘗廻念前塵，尋思故友，深夜失眠，又復弄筆，亦得十餘萬字。不足則繼之以一九四九年的斷爛日記，即名之曰劄影樓回憶錄續編。前編由柯榮欣先生爲我印行，後編由高伯雨先生爲我印行，皆由大華出版社出版。我以病中，精神不繼，尤賴伯雨先生爲我編校，多所贊助，心滋感謝。春蠶絲盡，蠟炬淚乾，讀者諸君，有以教正。

吳縣包天笑時年九十八，一九七三年八月在香港。

劍影樓回憶錄續篇目錄

自序

關於留芳記(上)	一
關於留芳記(下)	六
辛亥風雲(一)	十二
辛亥風雲(二)	十八
辛亥風雲(三)	二三
辛亥風雲(四)	二九
記上海立報	三六
回憶畢倚虹(一)	四二
回憶畢倚虹(二)	四九
回憶畢倚虹(三)	五七
回憶邵飄萍(上)	六五
回憶邵飄萍(下)	七一
時報小糾紛	七八
路劫記	八七
我與電影(上)	九三
我與電影(下)	九八

目錄

護花律師	一〇五
上海律師群像	一一〇
癡官王引才	一一七
綴玉軒雜綴	一二七
姚玉芙一故事	一三四
東方飯店雜事秘	一四〇
鐵門小住	一四七
軍閥時代嫖與賭	一五四
記丙子同庚會	一六二
神童易順鼎	一七一

附錄

一九四九年日記（起二月廿二日至十二月十八日）	一七八
後記	三一六

釗影樓回憶錄續編

天笑著

關於留芳記(上)

在一九二〇年時期，我曾有歷史小說「留芳記」之作。屈指計來，已是五十年了，此書也是未成之作，以章回小說體，共寫了二十回，計有十萬字，在上海中華書局出版，今則早已絕版了。我於別的譯著小說，並不十分着意，但於留芳記，却是下了一番工夫。病中無聊，偶爾追憶其事。

我在青年時代，在曾孟樸所辦的「小說林」出版部，見他所寫的「孽海花」，我也曾有過志願，要想把當時的革命事跡，寫成小說。也曾把秋瑾、徐錫麟的事，寫成一二回，名曰「碧血幕」，當時革命尚未成功呢。因思歷史小說者，不同於歷史也，也不同於傳記也，最好與政治軍事無關的人，用以貫串之，始見輕鬆俊逸。久久未得其人，而我也於這個志願淡忘了。那年在北京，識張岱杉先生，偶談及此事，他說：「有一個人，可以為你書中貫串一切的主人。」我問何人？他說：「是梅蘭芳。這孺子一定成名，現在已經聲譽滿京華，士大夫爭相結納，用他來貫串，比了「孽海花」中的賽金花；顯見薰蕕的不同。」當日座中尚有宋春舫、錢芥塵諸君，都拊掌稱善，我也覺得張岱老提出梅蘭芳作我書中的核心人物，也頗為適當。就這樣的三言兩語，便引起我寫這書的興味來了。

梅蘭芳我早就認得，他第一次到上海來，便到時報及各報館拜客，又因為我友楊蔭孫（北京交通銀行行長）在上海張園結婚，演唱堂會戲（本來是上海丹桂第一台請來的，却以北京銀行界的勢力，搶先演唱了一次堂會戲）也和他晤談過，其時他是二十歲吧？那時北京到上海的名公鉅卿、文人學士

，捧他的已經有很多很多人了。我為了寫這小說，不能嚮壁虛造，一定要先行搜集材料，多多益善。在梅蘭芳一方面，我的朋友屬於「梅黨」的極多（梅黨兩字，是他們黨員自稱的），要徵集資料，可以供過於求。但是我的寫這書，志不在於梅的美藝嘉譽，而很想闡發那時民國革命的史實，如今想來，不免有些志大言誇了。

我這時便想着手搜集資料了，談何容易，這真是一個艱鉅的工作。我此次來北京，距離辛亥革命，已經有七八年了，洪憲時代也已過去，正是北洋軍閥當權的時期。而我是生長在江南的人，從武昌起義，一直到清帝讓位，江南人好像隨隨便便，沒有什麼大關係，譬如又麻雀扳一個位，吃館子換一家店；糊糊塗塗睡一覺，到明天起來，說道已經換了一個朝代了。

還記得江蘇宣告獨立之日，程雪樓（德全）以巡撫而易為督軍的時候，我和時報一位同事程君，到蘇州去觀光一下。但見撫台衙門前只不過飄揚了一面白旗，至於老百姓，正是行所無事，各安其業，古人所謂七豎不驚呢。所以我必須在北京多搜集些資料，因為此地虎鬥龍爭，狼奔豕突，可歌可泣，可怒可驚的軼事正多，這是我們治野史的所萬不能放棄的呀！

但是搜集材料，却先從何處着手呢？自然要向在北京的朋友去訪問，而我當時在北京熟識的友朋還不多，有的是在辛亥以後方到北京的；有的雖在北京而不問外事的。岱杉先生說：「我可以把我所知道的許多遺聞軼事慢慢地告訴你。」不過他也忙得很，我怎可為了我的小說材料，常去麻煩他（其時他是財政部次長兼鹽務署）。而且他是現任官，到底有許多不便講的呢。我這一次到北京，不過兩星期，就要回上海，買的京滬來回票，有限期。因想不如下次再到北京來，多住幾天，這種徵求故事的工作，不是以急就章所成功的，最好是從容不迫，在飲宴中、談笑中，無意得之，更為親切有味。

回到上海不多久，可就有兩位朋友見訪，這兩位朋友，可算得是梅黨中的高級職員、宣傳使者。這兩人是誰呢？一位是趙叔雍，一位是文公達，叔雍是趙竹君的公子、公達是文芸閣的公子，叔雍任職於申報館，公達任職於新聞報館，為黨魁支持輿論，也算得分派得好均勻了。我的留芳記還未動筆，而不知如何，他們消息靈通，情報週密，新聞界已經嗅到了。兩人都是為梅郎作說客，我是心領神會的，叔雍先來，我知道他的意思，掉了一句京戲「空城計」的戲詞，笑道：「司馬的大兵來得好快呀！」叔雍的話，頗為蘊藉，他說：「毓華的為人，真如出污泥而不染，你先生也賞識他，呵護他的，關於雲酥堂的事（雲酥堂是北京的相公堂子），大家以為不提最好，免成白圭之玷。」公達的詞令，沒有叔雍好，他說話有點格格不吐。這位先生，文思邃密，而邊幅不修，他還是費坭懷（念慈）的女婿呢，他的夫人嫌他沒有功名，不漂亮，常常把他逐出閨房之外，大有天壤王郎之感。他說：「蘭芳雖是馮六爺（馮耿光）一班人捧起來的，外間那些人，妒忌他儘說些髒話，那是不可輕信的。」我說：「我知道：這次在北京，我也和蘭芳見過幾次面，以他的溫文爾雅，我已心儀其人，決不會對他有輕佻之感。實在說，我寫此小說的旨趣，目的並不在梅蘭芳，只不過借他以貫串近代的史實而已。正要向兩兄請教，以兩兄的博聞廣識，必有許多大好資料，光我篇幅咧。」

過不了幾個月，我又到北京去了，這一次，我想在北京多勾留若干時日。我那時已經脫離時報了，無職一身輕，所以有此空閒歲月。這個時候，北京正是最繁盛的時期，也是最紛亂的時期，上海的許多朋友，也紛紛北上，除了去做官的人以外，如林康侯、楊蔭孫，都入銀行界；邵飄萍到北京開京報館；申、新兩報都有發專電的特派員在京，申報是秦墨暉，新聞報是張繼齋。還有本在北京的徐凌霄、一士昆仲；還有袁寒雲也從上海回到北京來，舊友新知，更是多起來了。

這時北京新開一家旅館，喚做東方飯店，是上海一位姓丘的來京開設的，它的地址在南城外，鄰近八大胡同，正是最繁華之區，因為是上海人來開設的，不免有江南尊鱸之思，所以凡是上海來的朋友，也都喜歡住在東方飯店。我在它的三層樓上，佔有小樓一角，每天三元，却包括早、午、晚三餐，且是西餐，下有公共食堂，當時的物價，比現在可便宜得多呢。那個時候，我還在申報寫連載小說，因此白天訪朋友，打游擊，晚上在電燈光下，握筆疾書，每星期兩次，以快郵寄去，也可以算得手忙腳亂了。

我那時想：既是書名「留芳記」，以梅蘭芳為書中主要貫串人物，那好像戲劇的一開幕，便先要把梅氏捧了出來才對。却是從何處着筆呢？我記得前讀「左傳」有一道：「數典而忘其祖」我於梅氏不如先從他的祖父梅巧玲講起吧。原來從前清咸、同年間，曾、左、李三位忠於滿清的名臣，平定內戰，又把個回光餘照的愛新覺羅氏，扶了起來了。北京是人文薈萃之藪，那些所謂士大夫也者，歌舞承平，挖揚風雅，載酒看花，賦詩聽曲。那時有些相公堂子，正在流行，梨園子弟，除了演藝以外，兼及侑觴延客。梅巧玲，因為他生得豐腴，北京有「胖巧玲」之稱，甚而皇帝也知道，當時某詩人有句道：「天子親呼胖巧玲」，是那一位皇帝呢？我不知是咸豐呢，還是同治呢。這個詩人呢，我也不知道，大概是樊雲門、易哭庵這幾位先生吧？

可是梅巧玲有一故事，都中名士，傳說不一，我較其最切近者記述下來。

原來四川有一位舉人傅留青，少年科第，到北京來會試，帶了一個老僕住居在會館裏，一到北京，同鄉同年的宴會無虛夕。起初認得一個名旦喚做齡官的，齡官死了，他做了一副輓聯，那句子是：「生在百花先，萬紫千紅齊俯首；春歸三月後，人間天上總銷魂。」因為這齡官是二月十一日生的，

比百花生生日早一天，四月初一日死的，所以有下聯的第一句了）其實這種對聯，也沒有什麼了不得，不過切合他的生死月日而已。但是文人積習，互相標榜，便稱他為蜀中才子了。那傅留青正在鬱鬱寡歡的當兒，却遇見了梅巧玲，一見傾心，便成為美滿的知己。

傅留青家裏是有些錢的，此番來京，帶來了一萬多兩銀子，作為在京的費用。又為了四川距離北京遙遠，即使春闈報罷，就可以在京讀書，預備下一科再戰。可是讀書是妄想，馳逐於聲色之場，倒是真的，以他的豪情慷慨，任意揮霍，不久便囊空如洗了。有一天，梅巧玲去訪他，見他正和會館裏的厨子算賬，厨子見有人來，撇着嘴巴走了，傅留青却是愁眉不展的樣子。梅巧玲私問他的老僕傅忠，傅忠歎口氣道：「人是沒有良心的，這個厨子本是我們家鄉人，榮還做得可以將就。我們大爺，從前一個月裏總要請十幾回客，賬也由他開，錢也賺得夠了。現在因為錢不湊手，欠了他三個月飯錢，也不到一百兩銀子，就時刻來算賬，不怪我們大爺要生氣了。」巧玲道：「原來如此！我想你們大爺外面還有賬，不止欠厨子的錢吧！」傅忠點點頭。

要知那個時候，中國的電報郵政還沒有通呢，從北京到成都，一封家書，動輒幾個月，一往一來，便要半年。傅留青遠水救不得近火，家鄉的匯款不來，已是深入窘鄉，這也瞞不過梅巧玲的。那一天，他忍不住向傅留青說道：「我知道傅老爺近來錢不湊手，怎不和我商量？我手頭還有幾千兩銀子的積蓄，暫時濟急，有何不可？」傅留青道：「我怎好用你唱戲辛苦得來的錢呢？」巧玲道：「除非您不屑用我們唱戲人的錢，也就罷了。」傅留青道：「好！那末先借一千兩來用吧。」銀子到手，豪情勃發，不到一兩個月，早已阮囊羞澀，妙手空空了。俗語說：「一客不犯二主」，還是巧玲接濟，他一連三次，共借了三千兩銀子，巧玲自己也真沒有錢了。

北京是個勢利之場，傅留青如果會試中式了，便有辦法，偏偏又是落第。他在貧困之中，忽又害起病來，不到幾天，病已不起，不等到家中寄錢來，早已身沒京師，魂歸蜀道了。幸虧會館裏同鄉帮忙，料理他的後事。這時梅巧玲前來弔奠，懷中取出幾張紙條兒，說：「傅老爺在生之日，曾向我移挪過三千多兩銀子，本不要什麼借券，但傅老爺定要給。不過這借券留在我處不好，今日帶來在諸位老爺面前，把它銷燬了。」另外還送了五百兩銀子，他說：「最好請同鄉老爺們，把傅老爺靈柩盤回川中去。」說罷，洒淚而去。

這故事，北京人談者很多，而且傳說不一，焚券市義，大似孟嘗君之所為。我所記述的是聽羅癭公先生所講的，較為詳實。

關於留芳記（下）

我寫這留芳記小說，還是用章回體的，不過我在從前寫譯作小說的時候，早已不用章回體了。據一般出版家方面說：如果是創作，讀者還是喜歡章回體，開首有一個回目，回末還有兩句下場詩，并有一「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的老套語，可知舊小說原是從說書人遺傳下來的。舊小說開卷前

有個楔子，楔子還有一首詩或詞，我的留芳記也有楔子，也有詩詞的，開首便是羅瘦公的一首詞。其詞曰：

流末從知市義難。輸他奇俠出伶官。靈牀焚券淚洶瀾。
曲子當年傾禁籞，孫枝萬口說芳蘭。留將善報後人看。

調寄浣溪紗

這首詞便是從梅巧玲說到梅蘭芳了，那是我請求羅先生寫的。這時他住在北京的順德會館，他是廣東順德人，我便常常到順德會館去訪他，因此也認得了程艷秋，那個時候，程艷秋不過十六七歲吧。十次訪瘦公，倒有九次遇見艷秋在那裏，後來艷秋拜梅蘭芳為師，也是羅先生介紹的。

再說：我這留芳記，先寫或了二十回（另楔子一回），約有十多萬字。本預備寫成八十回或一百回的，也可謂志大才疏，但是想：倘使要完成了出版，也不知要何年何月，就是這寫成的二十回，已經研磨到兩年多了。如果寫成一百回，那便至少要有五十萬字，而當時還流行用四號鉛字排印的，勢必要裝釘兩冊。並且這時上海的小說出得雖多，讀者的購買力還是微弱得很，一部書價目在一圓以上，便有些縮手了。出版家的計算，一部新書有十萬字的，定價可在一圓左右，初版三千部銷出，決不會虧本，再版當然有利了。

因此我這留芳記，寫成了二十回以後，躍躍欲試的便想出版的方法了。

閉門造車，不能出而合轍，我那時就想把所寫成的給諸位老朋友去觀看，請他們加以指正。尤其是供給我材料的諸位先生們，當時由他們說了，及至我寫出來時，却大異其趣！也有的一時傳為珍聞奇事，而到了後來，方知不確，未能徵實的；諸如此類甚多。我有自己印成的原稿紙（那是在時報館

仿照冷血所印的型式印行的），把它騰清了，成為兩冊。我是在上海定稿的，這一次到北京，便帶了這稿本去了。

我記得那時一九二四年吧（民國十三年，歲次甲子），約在三四月間，到了北京，我第一要去拜訪林琴南先生。因為在三年前，我就曾造訪過他，以後也常通過信，寫「留芳記」的事，我也告知他，並請求他為我寫一序文，他也慨然應許了。這次來，將此「留芳記」請他鑒定並索取序文了。他那時已是七十三歲，但我見他還是精神奕奕，有說有笑的。我說：「小說寫得不好，請先生指教。序文慢慢兒賜下，拙稿擬在下半年印行。」誰知不到三天，他的序文，已經送到我寓所來了。我今將林先生的序文錄如下：

弁言

前此十餘年，包天笑譯迦茵小傳，甫得下半部，讀而奇之，尋從哈葛得叢書中，覓得全文，補譯成書，寓書天笑，彼此遂定交焉，然實未晤其人。前三年，天笑入都，始盡杯酒之歡，蓋我輩中人也。國變後余曾著京華碧血錄，述戊戌庚子事，自以為不詳。今年天笑北來，出所著留芳記見示，則詳載光緒末葉，羣小肇亂取亡之迹，咸有根據。中間以梅氏祖孫為發凡，蓋有取於太史公之傳大宛，孔云亭之成桃花扇也。大宛傳貫以張騫，騫中道死，補貫以汗血馬，史公之意不在大宛，在漢政之無紀，罪武帝之開邊也。云亭即仿其例，叙烈皇殉國，江左偏安，竟誤於馬阮，乃貫以雪苑香君，讀者以為叙述名士美人，乃不知云亭蘊幾許傷心之淚，藉此以洩其悲。今天笑之書，正本此旨。去年，康南海至天津，與余相見康樓，再三囑余取辛亥以後事，編為說部，余以篤老謝，今得天笑之書，余與南海之諾實卸矣。讀者即以云亭視天笑可也。

甲子三月閩縣林紆拜識

林先生文章茂美，史識超羣，乃序中以太史公、孔云亭相比例，他的龍譽我實在太過了。但他的序中意有所指，也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呢。他是以流麗的行楷，寫在兩張箋紙上，我在印行「留芳記」時，即以其墨跡冠於首頁。他序文中，有「前三年，天笑入都，始盡杯酒之歡」的數語，我不能不說一說。

原來我在三年前第一次訪林琴翁時，談得很好，他獎掖後輩，不遺餘力，他就約我第二日到他家中吃便飯。我出來告訴友人們，他們說：「噯呀！此老是極難得請客的，對你真是極大面子，萬不可拂其意，而且要去得早，不能使他久待。」那個時候，還是初春天氣吧，他約的是中午一點鐘吃飯，我不到十二點鐘，便到他家裏。他的書齋中有三數賓客，大概是他的同鄉，却不見主人。後來却見琴翁穿了一件長可及膝的棉袍子（這種棉袍，我們江南老年人也常穿的），正在他們的廚房裏，指揮廚子做菜（後來我才知道有好多福建名士，都會自己做菜的）。他還告訴我，這是甚麼菜，如何做法的，這都是我從未吃過的閩菜。其中有一只「湯保肚」，又香、又鮮、又脆，不知如何做法，我至今還好像是芬留齒頰呢。

那天還有一事，餐未及半，有人送一信來，立候回音，琴翁離席匆匆去，旋即歸座，說已了却此一件事。原來有某顯者，喪其父，求琴翁撰寫一墓誌銘，送筆資三百元。但林翁不願為此人諛墓，謝絕了，璧還了他的筆資。在座的一位客，問求寫墓誌銘的何人？他笑說：「總之我不願給他寫就是了，不必問何人。」所以我覺得林琴翁的風骨和厚道，實在當世一般賢達之上，他在我書的序文上，不記着年月是甲子三月嗎？不想就在這一年的下半年，他便逝世了。他是生於一八五二年（清咸豐二

年），歿於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享壽七十三歲。

我那時又把「留芳記」稿本，給在京的諸位先生看，有幾位都是供給我書中資料的。如張岱杉先生，他是發起我寫這部書的，但他那時正忙於做官（曾以財次升部長），還有一位丁士源先生，是在德國留學回來當軍官的，在辛亥年間，任陸軍大臣廢昌的副官處長，他給我的關於辛亥史實不少，須再加以證明。北京交通銀行行長楊蔭孫兄，取了我的稿本去看，後來對我說：「你害了我，一夜看完，使我失眠。」我此次來京，承蒙蔭孫兄以交通銀行透支一千元的摺子與我。他說：「知兄旅費不多，在京不無有些交際，可以活動一點。」及我將回上海時，他又向我說：「我查看你賬，只透支了三百多元，我已給你還清了。」茲事亦殊可感也。

最後我這稿本給胡適之看過，我知道胡適之的為人，你若誠心請教他，他也誠心對付你，而且肯說實話。他看過了，便說：「我知道你寫這小說很費力，我敢批評你五個字『吃力不討好』，恕我直言。」這髣髴對我兜頭一瓢冷水，我正在興高采烈時呢。但事後想想，確也是他的見到語。再一想想，人做「吃力不討好」的事正多，寫小說是其小焉者耳，因想胡適之的一生，就是「吃力不討好」呢。那時我已回上海了，和胡適之見面，也是在上海，我就把這二十回的「留芳記」急急想出版了。

關於籌劃出版是一個問題，回憶到我最初譯寫小說，那是賣給了書店去出版，自己一切不管。後來到了時報館，我在報上寫連載小說，如「空谷蘭」、「梅花落」等等，都由有正書局去出單行本。至於那些雜誌上的連載小說如「苦兒流浪記」、「馨兒就學記」等等，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我都不管的。此刻的「留芳記」怎麼辦呢？而我的發表慾却正在催迫我呢。

那個時候，我已出了時報，時報也換了新東家了，但我在申報上還在寫連載小說（上海報紙，

每日只登一篇小說，約一千字，不屬於副刊）。我想到如果把「留芳記」先在申報上登一登，十萬言也不過三個月多光景，然後再出單行本也不遲。我便先與陳景韓商量，景韓說：「你先把稿子拿來，給我們看看，再行定奪。」我便把稿子給他了。過了數天，景韓回報我，說：「我們都看過了，申報不好登，因為有許多磕碰。」景韓所說的「他們」，當然有史量才、黃任之諸君在內，所謂「磕碰」兩字，可作觸犯解而是出於無心的，這也是新聞界的一種術語呢。我知道申報不便登，新聞報更無論了。我在新聞報，也曾寫過連載小說，規定以一年為期，在此一年之中，汪漢溪先生訪問了我三次，只不過詞句之間，他認為諷刺某人為不妥當而已。他們都是這樣謹慎小心，而尊重作者，而不肯擅自改竄作家文字，却也很可感的呢。

本來把版權賣給書商，讓他們去出版，自己不用費心，不是也很乾脆的嗎？可是我又不願意。自己付印刷所排印，由自己出版，最大問題是關於發行一件事，而我又素性疏懶，最怕麻煩，以我所經驗的想起來，決定是辦不好的。

想來想去，我們這一班作家，總逃不出書商之手，我還是和商務印書館同人去商量，如把「留芳記」交商務出版，他們必能接受。我們的意思是並不讓渡版權，而只收取版稅，因為我知道有幾位著作家，在商務已有此例了。

未與商務接洽前，先見到陸費伯鴻，偶然談及「留芳記」事，伯鴻道：「你為什麼不給我們中華書局出版呢？」（伯鴻是中華書局總經理）這時中華與商務競爭甚烈，知要在商務出版，更不放你過門，我想中華書局也不弱於商務，現在欣欣向榮，各省都有分館，既然如此，省得再與商務去嚙嚙了。於是與伯鴻講起生意經來，版稅收二成，就是照定價一元中，售出後我可以收到二角，三節算賬

。據他說：「這是特別優待，初版倘印三千部，我們也許要虧本的，希望的是再版。」這樣，「留芳記」便由中華書局出版了。

初版在三個月內即售罄，再版遲至兩三年，三版恐印得不多吧，總共算來，不會能銷到一萬部。版稅陸續送來，這些零零碎碎的錢，也零零碎碎用去。可是到了日寇侵佔時期，中華書局給我一封信，說是「留芳記」被日方禁止發行了。我百思不得其故，我書也並未踏着它尾巴，為什麼要咬我一口呢？以後「留芳記」也就絕版了。

辛亥風雲（一）

我的寫「留芳記」，最先的設計，原想從辛亥革命開始，一直寫到洪憲帝制，甚至拉到了張勳復辟，其志可謂不小，然也還不到十年的事呢。書中還要把梅蘭芳硬串在裏面。即使是寫張勳復辟吧，那天這位辦帥進京，即在當天晚上，他們江西同鄉（張勳是江西人）在江西會館歡迎他；大開筵席，還唱了戲，而這個班子裏就有梅蘭芳。大家正是酒酣耳熱，注目於戲台上的梅蘭芳出場，狂喝他的門帘彩。回過頭來，却不見了今天的主賓張勳，原來這位辦帥乘人不備，已經離席，悄悄兒溜出去，直

叩清宮大內去了。這樣不是又把梅蘭芳搭上去了。可是不要說張勳復辟沒有說到，連洪憲帝制也沒有提及，這二十回留芳記中，只談到辛亥革命幾件傳聞故事罷了。

現在我把「留芳記」中辛亥革命的故事兒，拾取幾件來說。不過先得來一個聲明：第一，「留芳記」裏所寫的人，都不是真姓名，而是影射的，這也不是我們創始，「儒林外史」中的人，不是都有來歷嗎？曾孟樸寫「孽海花」，也是如此。現在我所重行記述下來的，却都是真姓名。第二，寫小說不免有誇張的地方，也不免有隱諱的地方，有的出以故作驚人之筆，有的發為奇異莫測之文。但是我現在所記述的不是小說，只不過把從前在朋友處聽來會寫在「留芳記」上的，加以修正，平鋪直叙的再記錄一下而已。

講到辛亥革命，首先要從武昌起義說起，但這一段歷史，記述過的不知有多少了。從新聞上、雜誌上、公家典籍上、私家傳記上，千篇一律，早已家喻戶曉，我何必再去重叙一過呢？要知道我的是小說，不是史傳，我高興寫那裏，就寫那裏，我徵集的材料，大多數從北京來的，因此我便從北京一方面寫起了。

且說當武漢起義事件發生的當兒，清廷正在直隸（今河北）永平府預備秋操。自從清廷注意練兵以後，共辦了四次秋操。第一次在河間府，是光緒三十年，北洋大臣主任，教練官大概是日本軍官。第二次在彰德府，光緒三十一年，練兵處主任。第三次在安徽太湖縣，光緒三十四年，陸軍部主任。這次永平府秋操，已是第四次，由軍諮府派了一位親貴濤貝勒為主任，預備在八月廿一日（舊曆，下做此）大操的，在八月十九日夜裏，忽然接到一個武昌十萬火急的密電，但是密電本子，却在濤貝勒的帳篷裏。那時的警備總司令丁士源，騎了一匹馬，直闖載濤的營帳，一疊連聲的喚道：「七爺！有

緊急電報！」這時載濤已經睡了，便道：「什麼事？咱們明天談吧。」丁士源道：「不！那個密電本子在您房內，咱們翻出電報來，給您瞧吧。」

電報翻出來，只有幾個字：「工程營兵變瑞激逃。」載濤說：「怎就鬧起亂子來了，是革命黨不是？」丁士源道：「工程營是新兵，新兵變亂，很可考慮。」載濤說：「這和咱們秋操很有關係，現在可怎麼辦呢？」召集了幾位高級司令，商議下來，說現在把這事暫時秘密起來，不要搖動了軍心。想來北京定有處置，等上頭命令。果然北京的命令來了：「秋操暫時停止，着載濤即日回京。」說暫時停止，只不過是緩兵之計，這一次秋操，就這樣的半途而廢了。

戴濤回到京城，見政府各機關已是震動忙亂起來，各處的電報，幾乎要塞滿了一個軍諮府。明發的上諭也已經下來，着陸軍大臣蔭昌督師南征，尅日啓行（蔭昌號五樓，在德國學過陸軍的）。大將出征，軍書旁午，大兵踴躍，氣象萬千。蔭昌先派了廿三標統帶為先鋒隊，立即馳赴戰地。又檄調五十七標統帶開拔前進。自己便帶着大隊人馬，開着京漢鐵路專車，緩緩向前進行。原來清政府吃了外國幾次敗仗以後，便注意練兵，開陸軍學堂哩，秋操哩，請外國軍官來當教練哩，鬧了一個烏烟瘴氣，都是不切實際。到了攝政王載灃當國，一班兄弟們都以皇叔自居，又設了什麼貴胄學堂等等，這班乳臭未乾的親貴，教他們賃廂聽戲，飲酒看花，逛胡同，吃館子，那便都是翩翩年少，若論衝鋒打仗，決算運籌，還遠得很。現在他們以為漢人鬧革命，我們滿人兵權在握：不難一鼓蕩平。

閑文少叙，且說蔭昌奉命出征，在北京啓行的那一天，到車站相送的人可不少。除了在京各大員，各要人外，還有許多外國公使，西報記者，也來相送。蔭昌帶了一班參謀長等等，軍服輝煌，在專車裏酬酢來賓。到了相當開車的時候，大家紛紛下車，車站長把手中綠旗一揮，火車便蠕蠕而動。但

只動了一動，忽然又停止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呀？傳問站長，說是剛得電話，盛宮保要來送行，立刻就到。大家都詫異，盛杏生有什麼事嗎？原來那時盛宣懷是郵傳部大臣，火車站也由他可以統制的，不到十分鐘，只見他匆匆忙忙趕來了。廢昌道：「咱們車已開了，說宮保要來相送，不知有什麼事嗎？」盛杏生道：「委實有一點事，兄弟非親來不可。聽說漢陽已失守了，此次我們大軍一到，必可奪回。只是我們在那裏有個鐵廠，非保全不可，那是我們花了好多心血在裏頭的。這件事要拜託諸公。」說着，從靴統裏摸出一張半新半舊的地圖來，說：「這便是漢陽鐵廠的地址所在，要能保全無損，該廠願出十萬塊錢犒賞大軍。」廢昌道：「得啦！咱們奪回漢陽時，准定把鐵廠保留，十萬犒賞費，宮保請早預備。」

盛杏生也知道軍行緊急，不可躲擱，便即告辭下車。臨開車時，盛杏生在月台上還拱着雙手道：「拜託！拜託！」廢昌見他這行狀急遽可笑，在車窗前，也以一種滑稽態度，用兩手指交叉搭着道：「十萬！十萬！」試想這一天大將出征，何等威嚴，軍行都有一定時刻，可是臨開車時，送行人脫帽揮巾，軍樂齊奏，車已蠕動，乃紅旗一揮，又復停止，已經教人詫異了。

說是盛宮保要來，必是緊要的事。那天各國公使館人物、各西報記者，都能說得一口京話的怎不聽懂他們言語。一回兒說：「錢預備好了，」一回兒又是什麼「十萬！十萬！」必是關於軍餉問題，所以要由盛宣懷去籌款。他們通電出去都說清政府餉項不足，急欲籌款，由西報一宣傳，再由上海各報一翻譯，加着更有人散佈謠言，於是上海大清銀行擠兌，天津大清銀行擠兌，北京大清銀行擠兌，先是金融上吃了一個大虧，可謂出軍不利。這是盛杏生這個倒霉鬼，車站送行，因此起了這個禍根。

廢昌的軍車一路下去，逢站停頓，都有地方官在那裏接差迎送。過了正定府，漸漸到了彰德，那

是袁世凱住在這裏，大家說：「我們要去見見袁宮保嗎？過門不入，似乎不好。」因為這些統兵官，大半是他的部下呢。廢昌道：「他究竟是老前輩，也好！我們此次出征，應該向他請教一些方略。」到了彰德府，傳了信去，袁世凱便即請見。廢昌帶了他的參謀長等一行人前往，到了袁宅，袁世凱含笑相迎。讓進西花廳，早有兩位客在那裏。一位約有五十多歲年紀，清癯面目的是張一麐；一位神氣飛揚，不過四十歲左右年紀的是楊度。

袁世凱道：「五樓，這一趟你要辛苦了。」廢昌連忙謙遜了一回，便道：「此次特來拜訪宮保，請示方略。」袁世凱道：「這一回聽得說革命黨聲勢很大，各省都有響應的，你們到前敵，未可輕視啊！」廢昌道：「將來還不是要請宮保出來，討平此亂，不過這一次，我們出來，先給宮保打開一重門，好待宮保慢慢的佈置。」袁世凱聽了便不大高興，他是個心高氣傲的人，想怎麼叫先打開一重門，我要是出來，自己會打開自己的門，別說一重，幾十重我自己有力量也可打開。這時他便微笑不語了。在座的張一麐，向來不多說話，有好好先生之名，只有那個楊度，咕呱咕呱，言語獨多，他說：「這一下子，只怕打一年也不知道，打兩年也不知道，你們的軍餉怎麼樣應得多備些呀。」一回兒又說：「聽說我們湖南也不大安寧吧？要是各省都蠢動起來，那就有得麻煩哩！」

那天袁世凱便大排筵席，算替廢昌及一班軍事人員又是接風，又是餞行。有許多軍事人員，原是他的舊部，都一味恭惟他，希望他出山。袁世凱歎口氣道：「我是不中用了，現在腿疾未愈，精氣亦衰。」回念受先太皇太后（謂慈禧）先皇帝（謂光緒）深恩厚澤，無以為報。現在只有閉門思過，仰賴諸公，同心戮力，殲此小醜了。」袁世凱這些話，聽來好像自承卑抑，實則是發了一陣牢騷而已，席間又暢談了不少的話，廢昌等辭別以後，回到車站，吩咐開車，火車是很快的，便直達信陽州了。

信陽州是現在一個軍行駐紮的地方，可以指揮前敵，也有許多將領在此進退集合，更有一重要的事，用兵必先籌餉，俗語說得好：「三軍未發，糧草先行」，原來此次他們從北京出發，原沒有多備得軍糧，因想有了銀子，一路上隨便什麼地方可以採辦，可是要購大宗軍食，也不能咄嗟立辦，在彰德又被楊度提了一提，此刻計算下來，在軍車上攜帶的，只敷七日之用。雖然後面也有軍需輜重隊陸續的來，正恐緩不濟急，在此信陽州可以採辦一些，只怕再向前進，供應就不周了。

廢昌駐紮在信陽州，不到幾天，從前敵傳來一個消息，說是自己的軍隊，忽然互相開火轟擊起來，這是什麼原因呢？原來是一種軍衣問題的錯誤。當在正定府的時候，調赴前敵的第二鎮協統王之春，就問到了敵軍所穿的衣服是什麼顏色？那位參謀長（按這位參謀長，最初未調查到他的姓名，所以「留芳記」上也未列名）給他說道，敵軍的衣服是穿藍色的，我軍衣服有黃色的，有灰色的。王之春記下來了。可知道中國的軍裝，參差不齊，未能統一，軍服也隨統兵官的己意為之。偏巧那個五十七標統帶張希元手下所帶的兵，全是藍色軍服，那位參謀長沒有知道。可憐張希元的隊伍，從河南調來，還沒有紮住營盤，王之春的人，見是藍色軍服，認定是敵軍，一連幾排槍，打得張希元的兵，七零八落，張軍莫明其故，立即回擊，就此互相開火起來。直到信陽州大營，趕忙派人去調停，方知是軍衣顏色的誤會，參謀長不得辭其咎。就這麼一鬧，自己人打自己人，軍士的銳氣便挫折了不少。

留芳記這一回目：「待送行紅旗停軍旆，生衝突藍服誤戎機：」上一句，說的是盛杏生車站送行；下一句便是藍色軍服的誤會了。

辛亥風雲（二）

關於袁世凱重行出山的一段歷史，「留芳記」却有記載。

當我在北京搜集材料時，頗得到當時接近人物的傳述，歷觀後來各家筆記野乘，也未見紀述，今日錄之如下：

袁世凱自從退歸林下，由項城移居彰德，說是杜門養病了三年。可是他野心勃勃，急思發展，那一天忘記了自己在清廷的權威？說什麼圭塘唱和，洹上釣游，只不過附庸風雅，招幾個書獃子排遣排遣，遮掩世人耳目而已。可知道他此中歲月，實非閒暇。他也知道這滿清政府是搞不好了的，想到了兩宮宴駕，為了戊戌政變舊怨，把他驅逐出來，他也不免懷有仇滿之志呢。

在這個當兒，便是革命黨人，也有好多和他暗中接洽的，東西洋留學生回國，常常有繞道到彰德一訪袁世凱的，他也一一與他們周旋，而且時有餽贈。最湊趣的，當時有一位河南候補知縣姓何的，他是一位星象家，每天從半夜裡起來望氣，逢人便說：王氣在中原，總是中州一帶，要出帝王。從本年（辛亥年）五月間就嚷起來了。加着許多名士，凡清廷不能容納的，都向彰德奔走，真個如水赴壑。直至武漢民軍起義，各省響應，北京政府，一天要接着好些急電。親貴中不是些老朽，便是些童騃，正在束手無策的當兒，那彰德府沉幾觀變的那位梟雄，也正在躍躍欲試了。

那時候，有一位袁府裏的表老爺張鎮芳，他很知道這位老表兄的心事，特地到彰德府來訪袁世凱，便道：「四哥！你的時候到了。在這個當兒，還不出去，等待何時。人生世間，機會最要緊的，但機會却一瞬即去，非把機會捉住不可。」袁世凱道：「你的話是不差，可是一個人的出處，也不宜

太輕躁，難道人家不有求於你，便可以炫玉求售嗎？」張鎮芳道：「兄弟有一個意見，我瞧現在的時勢，他們滿洲人是搞不好的了，各省都在蠢動，好比一間破屋，驟經大雨，各處都在漏了，他們又無法補漏。那個攝政王是一無主張的人，儘那班號稱親貴的小弟兄胡鬧。其中還是老慶王說話有點兒力量。只是他近來越老越貪，他別的都不管，只拚命的要錢。你四哥如果願意花這幾十萬銀子，孝敬孝敬他，他還不和你盡力在裏面幫腔說話嗎？」

袁世凱點頭說道：「你的計劃，我難道不明白，花一些錢，那是小事，我向來不愛惜的。只是這一番，我不出去則已，要出去時，非大大幹一下子不可。我們老弟兄，可以無話不談。別的我都不放在心上，就是在外交上，我還不敢說有十分把握，但也有七八成地可以靠得住的。英國公使朱爾典，咱們是老朋友，不用說，他是一定肯幫忙的。記得三四年前，他還和我說，既是滿洲人搞不好，何不自取之，那你們倒可以中興一番。這話出於外國人之口，他竟肆無忌憚說了，要是在中國人口中說出來，豈不是大逆不道嗎？我就怕那日本小鬼，素來和我有惡感，他們要是從中搗亂起來，也很是麻煩。不過在日俄之戰裏，我們幫他們的忙不少，還不能盡捐宿嫌嗎？至於美、法、俄、德，這都不足慮，以我眼光看來，歐洲各國，互相猜忌，只怕戰禍也就不遠了。講到兵力，這不是胡吹一句，誰不是我手下的人，就有幾個乳毛未乾的娃娃，正不在我心上。前天廕五樓在這兒，我瞧他一點也沒有什麼把握，他還意氣飛揚，說什麼先打開一重門，只怕未必吧。凡事總要先謀定而後動，我早知道，他們呢，總要找到我，也不過遲早之間罷了。你既想到此也好，裏頭烘托，當然好得多，發動可以快一些，不然，遲則生變，也是很可慮的。明兒匯四十萬銀子，這事就託你辦了吧。」

不多幾天，張鎮芳到了北京，找到了路子，把四十萬銀子送進慶邸去了。那個慶親王奕劻，是個

毫而好貨，越老越貪的人，自然把四十萬兩銀子笑納了。他想：「到底是袁慰亭，他惦念我老頭子，不走門路則已，要走門路，總是我的主顧。而且手筆也大，不像人家要他五萬六萬，已是滿頭大汗，他一送就是四十萬，就這一點瞧來，足見他是能辦大事業的人。而且現在中國各大員中，如袁世凱這樣的，還有幾個，所有外面統兵的官，那一個不是他的人。他們只是鬧着小孩子脾氣，和他作對。我想這一回，非力保他起用不可。」

這時老慶王已吃了袁世凱四十萬兩銀子的迷魂湯，心中只有一個袁世凱，想現在先收了他四十萬，將來他上台以後，與他合作，還不知可有多少哩。那時北京滿清政府，雖派了廕昌應敵，但是大軍未曾報捷，而各省獨立的急電，又似雪片飛來。攝政王載灃，驚惶萬狀，便召集了各王公大臣，商談辦法。那個時候盈廷聚訟，你一言，我一語，莫衷一是。有人說，現在陸軍大臣廕昌，親臨前敵，讓他先打幾仗，要是能把漢口和漢陽兩處奪回，武昌他們當然守不住了。有人說，現在的事，不但是湖北一方面的，各處都亂動了，我們要統籌全局，方能有效，否則就有顧此失彼之虞。也有人說，我們國家練兵數十年，秋操也開了好幾回，現在陸軍學堂裏畢業的人，也不知有多少了，難道幾個革命黨小子都不能打退嗎？也太丟人了。大家紛紛議論了一陣子，都是不着邊際的話，也沒有一個辦法。

老慶王想這是我說話的時候了，便站起來說道：「我有一個意見，說出來願與諸位討論。」大家齊聲道：「王爺是公忠謀國，老成遠謨的人，定有高見。我們都願意聆教。」慶王道：「欲平此亂，我想只有一人，就是那退職回籍的袁世凱。」大家聽得此話，不敢作聲，只偷眼兒望着攝政王，攝政王也默然不作一聲。老慶便繼續說道：「謀大事者不記小仇，當初齊桓公對於管仲，尚忘射鉤之恥。現在大家想想，可以當此重任的，除了袁世凱，還有何人。自從他小站練兵以後，各處統兵大員，

誰不是他的部下人，由他出來號召，可以登高一呼，四山響應。廢昌雖為陸軍大臣，論起資望來，那是遠不及他呢。據諸位說，現在陸軍學堂畢業，及出洋留學陸軍回來的人也不少，以我瞧起來，這些娃兒們都靠不住。別的沒有學，都學了些洋人的邪說謬論，只怕都是革命黨。即使不是革命黨，也和革命黨一鼻孔出氣了，這那裏要得。還有一說，我朝自入關以來，待漢人也不薄，所以屢次內亂，都由漢大臣平定，長毛鬧得那樣厲害，也是老佛爺信託了曾國藩一班漢大臣平復的。依我的主意，惟得起用袁世凱，使他平亂要緊，傍的事我們慢慢再議。」

當時也有附和着老慶的，也有依違於兩可之間的，也有沉默不語的。攝政王說：「這事我們不能拿主意，只有奏明太后，共同商議。」可憐那個隆裕太后是個忠厚懦弱的婦人，她聽說革命黨起事，要打進北京城來，早已嚇得慌亂無主，現在只要能平內亂的，不管是袁世凱也好，方世凱也好，都可以遷就。過了幾天，就下了一道上諭，湖廣總督，着袁世凱補授。這電諭到了彰德，袁世凱知道四十萬銀子在那裏說話，已經發生效力了。可是他還要拿喬，不能叫他們呼之即來，揮之即去，也須要裝出一點兒身份來。便擬了一個不能奉詔的電報，大致是說：「足疾未愈，衰病侵尋，懇請另簡賢能，當此重任」云云。

要知道那個時候的清廷也分為兩派，一派自命為老成派，以慶親王奕劻領首，漢人中如徐世昌等輩，亦屬於此派，都瞧不起那班新進人物，說這班人都靠不住，只是在那裏胡鬧。所謂新進派人呢，像那時的肅親王善耆，以及軍諮使良弼等，自命為滿人中開通人物了。他們也知道現在時勢，單靠滿人是不能成事了，因此平素間，也常發融和滿漢的論調。無奈這大清國二百六十多年來，漢人吃了他的苦頭，真是擢髮難數，種族之見愈深，報復之機愈迫，補救已是來不及了。

不論這新進派，都是不贊成袁世凱的：第一，他們說袁世凱是個老奸巨猾，野心難制，如果他一朝得志，滿洲種族恐無噍類矣。第二，他是反復無常的小人，就照那戊戌政變的一役，阻遏新政全是害在他的手裏，使德宗（謂光緒）幽居，一生抬不起頭，可謂罪大惡極了。第三，他們知道北洋兵權，全在他的手中，看定袁世凱是生有反骨的人，一旦反戈相向，將何以制裁他，還有一種不明事理，迷信法治的說道：「國家自有制度法律，不能讓他因此跋扈，即如德宗賓天，只一道上諭，就驅逐他出京了，將來也可以重演一回。可是在此世變岌岌之中，那裏能讓你從容不迫的高談制度法律呢？」

記得我當時的「留芳記」寫到此，也還記着資政院裏的一班君主立憲派（簡稱君憲派）還迷信着立憲兩字，以為憲法一立，各處的民黨冰消瓦解，當時憲政黨的黨魁是誰呢？他們自然公舉主張變法，力圖維新的梁任公了，此外便是湯濟武林長民等一流人。那時已與滿人中的善耆、良弼、載瀾等所謂聯絡者已聯絡一氣了，而且上達攝政王以及各親貴，以為憲政一頒，革命不致復起。他們還擬定了憲法十九條的信條。

這信條上怎麼寫的，我今摘錄於下：一、大清帝國之皇統，萬世不易。二、皇帝神聖不可侵犯。三、皇帝之權，以憲法規定為限。四、皇帝繼承之順序，於憲法規定之。五、憲法由資政院起草議決，皇帝頒布之。六、憲法改正提案權，屬於國會。七、上院議員，由國民於法定特別資格公選之。：計共十九條，這些醜惡的條文，我也懶得再錄下去了。當我為「留芳記」搜集材料時，得了這寶貝典故，還暗暗地想：這是我們作的孽了吧。

我們在金粟齋譯書處的時候，葉浩吾先生曾譯了日本憲法，我與汪允中兩人正躊躇着要印不要印，結果是印出來了，後來為人所責罵，說這種欽定憲法，害人不淺。現在果然應驗了，這種憲法信條

，完全鈔自日本憲法皇室典範，真是當時我們所意想不到的事。

不但此也，還有一個可歎可笑的文獻，他們以為立憲大事，應得要宣誓太廟，昭告天下，當時便有人擬了一篇宣誓文，這宣誓文是誰人所作，也不必去管他了，無非後來給他戴上一頂保皇黨的帽子，不過我把這宣誓文錄下，或為將來編清史者所未知。其文曰：

維宣統三年某月日，監國攝政王載灃，攝行祀事，謹告諸先帝之靈曰：惟我太祖高皇帝以來，列祖列宗，貽謀宏達，迄今垂三百年矣。溥儀繼承大統，用人行政，諸所未宜，以致上下睽違，民情未達，旬日之間，寰區紛擾，深恐顛覆我累世相傳之統緒。茲經資政院會議，廣採列邦最良憲法，依親貴不與政事之規制，先裁決重大信條十九條，其餘緊急事項，一律記入憲法，迅速編纂，且速開國會以確定立憲政體，敢誓於列祖列宗之前。

這一件事，清廷已經算讓步到萬分，這班君憲黨，以為憲法頒布，就此可以滿漢一家，緩和種族革命的趨勢，可是革命潮流不發則已，一發就橫決而不可收拾了。

辛亥風雲（三）

我今迴叙袁世凱在彰德奉了上諭着補授湖廣總督，但他還搭着架子，託言足疾未愈，不肯就任。可是各省獨立的報告，一天緊一天，軍無鬥志，人有戒心，一個攝政王，又是庸懦優柔，自己拿不定

主意。那天又開了個御前會議，召集王公大臣、軍諮府、陸軍部、商議此事。隆裕太后道：「自從太皇太后先皇帝賓天以後，皇上幼冲，我是一個婦人家，幸賴攝政王輔政，及諸位王公大臣相助治理。三年以來，內外相安，不料武昌革命黨忽然起來，本想不難即日平定，誰知這幾天一夕數驚，江西、安徽、雲南各省，都電告獨立，慶昌也沒有告捷的電文，人心慌亂已極。我想命岑春煊到四川去，魏光燾到兩湖去，這都是老成宿望，諸位意下如何？」

老慶王奕劻搶先說道：「太后所見極是。岑春煊、魏光燾，都是老練有識的人，着他們遵旨迅速啓行就好。皇上幼冲，羣臣等輔弼無力，以致鬧出這亂子來，自有應得之咎。可是國家練兵養士數十年，不能平此區區小醜，也太不成話了。請太后放心，我們還有數鎮雄兵，不難一鼓蕩平，就是督師無人，這是很焦心的。奴才的意思，還是叫袁世凱出來，只有他可以統率諸將，收指臂之助。前次放了他湖廣總督，他託疾不就，想他是前任外務部尚書，可否仰懇太后慈恩，赦他已往之罪，授他為欽差大臣，所有赴援海陸部各軍，並長江水師，統歸節制。再令馮國璋統第一軍，段祺瑞統第二軍，均歸袁世凱調遣。如此優待重用，不念舊惡，想袁世凱具有天良，他應感激聖恩，馳驅圖報的了。」

太后道：「我於外間情形，不甚熟悉，也不知道到底該怎麼辦。袁世凱當日的時候，你們大家都知道，也不用說了。先皇帝龍馭上賓的時候，本要治他的罪，朝廷體念老臣，以足疾放歸田里，也算得寬恕的了，袁世凱自己也應得摸摸良心。現在咱們要用他，他又擺架子，這事王爺與攝政王商議，該怎麼辦就怎麼辦。你們大家說袁世凱才具好，必能平亂，自然以國家為重，我還追念他從前罪惡嗎？」隆裕說到那裏，早止不住淚珠兒滾了出來，掩面先自回宮了。

老慶王便和攝政王商量，下了一道上諭：特授袁世凱為欽差大臣，所有赴援海陸各軍，統歸節制

。又着馮國璋統第一軍，段祺瑞統第二軍，均歸袁世凱調遣。那個攝政王是一無主張的人，也就唯唯否否。雖然他們的新進派裏頭，也有好多不以為然的，可是自己裏頭也提不出一個知兵大員來，與袁世凱抗衡的，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了！

那時候，清廷特派專使，到了彰德，說了許多好話。又派廕昌自己到彰德勸駕一次。袁世凱便道：「朝廷篤念舊臣。賜予起復，又奉皇太后、皇上聖恩優渥，世凱人非木石，豈敢忘恩。雖然足疾未愈，自當力疾督師，馳驅赴敵，以盡犬馬之勞，不過開拔檄調，一切餉糈政府也當籌及嗎？這一回，不單是湖北一省的事，各省都已響應了起來。即使大軍所指，即日蕩平，那筆軍餉也就不費，何況如今還沒有一個把握呢。」大家說道：「但求宮保出山，餉項我們再從長計議。」袁世凱這時也預備有些頭緒了，馮國璋、段祺瑞兩位軍統，也來請示機宜了，他就慢慢地由彰德起節，駐紮到信陽州來。我還記得袁世凱在他的「圭塘唱和集」中詠「春雪」一聯有句云：「數點飛鴻迷處所，一行獵馬疾馳來」，正應了當時景象呢。

袁世凱奉命督師，到了信陽州，廕昌即與交接。他雖然是現任陸軍大臣，資歷甚淺，所謂「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調遣各軍將領，也不能如袁的指揮用命，樂得卸肩了。老袁那時便一連幾個急電，打給慶王，催索餉項，大致說：要餉項無虧，將士方樂於效命。那時節，清廷度支，已漸漸不能支持，急切之間，到那裏去籌款呢？說不得個古老傳語：「朝廷不差餓兵」，要教他們出死力去打仗，如何可以不預備餉項呢？

正在束手無策，仰屋興嗟的當兒，便有人獻策於袁世凱（按：這個獻策的人，當是一個要人，在我搜集「留芳記」資料的時候，曾詢問告者何人，但他不肯道出姓名，他既欲保密，我也不好窮詰

了），說是：從前慈禧太后私蓄，也都是刮的民脂民膏，現在他們既然要保那大清的天下，不可以教他們拿些出來嗎？人民尚有毀家紓難的，何況他們帝室中，況且這也不必憂及內府正供啊。袁世凱聽了，拊掌稱善，說道：「對了！對了！你老兄真能在無辦法中想辦法。」便請這位獻策的先生，即日到北京，和老慶王子細商量去。那人到了北京，先去見了王士珍，王士珍道：「果然籌餉是急如星火，明日且和慶邸商量。」到了明天，見了慶王，因說：「慈禧太后既有私蓄，我們暫時借來一用，日後即可歸還，這不過是應一個急兒罷了。」

慶王躊躇道：「這是說有一筆儲藏款兒，我也好像聽人說過。自從老佛爺歸天以後，當然歸今太后保管了，只是我們怎好去問得。」王士珍道：「王爺不好問得，我們更不好問得了。」慶王道：「或者託攝政王可以想想法子。」王士珍道：「全仗王爺幫忙，那軍餉一天不發，就一天不能開拔，此刻軍情緊急，瞬息萬變，最好仰求皇太后濟一濟急，暫時發放，將來國內平定以後，首先籌還。」老慶王道：「明日叫起，我且問問去。」

當時慶王見了攝政王，便談起了這事。攝政王道：「確實有這筆款項，現歸太后保管，只是咱們怎麼可以開口向她要去呢？這是孝欽后的私蓄，並不是國家的正供呀。」

慶王道：「現在時勢很急，你想耽擱一天，要出多少亂子，怎麼還管它私蓄與公蓄，只要有錢，就取出來濟急。但能保得住大清天下，將來這筆帳，總可以算得清，即時歸還的。不過這到底是宮廷私蓄，他們當然不願意交出來，全仗您大力，好好兒的奏明太后，說現在不過借來一用，將來無論在那一項收入上，可以撥還。要是國家度支寬裕，也不會向太后要這筆錢。如此說法，或者太后也就應許了。」慶王又低聲道：「最好把外頭的事情說得更緊急些，想太后自然不至於留難呢。」攝政王是

個懦弱的人，受了慶王的教唆，便道：「我總極力的說去，事成與否，却未可必。」慶王道：「全仗大力。」

那天攝政王便進宮中，和隆裕商量，太后道：「好啦！你們大家想心思想到宮裡頭來了。這一宗欸項，果然是老佛爺遺留下來，歸我保管的，却不是取諸正供，乃是歷代相傳，一向歸宮闈掌管，未曾動用，數目多少，連我都未曾知道。現在他們度支部在那裡管甚麼事，臨時籌一些軍餉也籌不到，要想到宮庭私蓄，這還成甚麼事嗎？」

攝政王道：「要是外面能想法子，早已想了，還來叩求太后嗎？實在這兩天外頭鬧得很兇，軍諮府裡各省獨立的電報似雪片一般飛來，所有派出去的人，回京報告，也沒有一個好消息。本來這幾年中，庫藏空虛，度支竭蹶，已經要鬧飢荒了，怎能還用兵呢？就如袁世凱這個東西，先皇帝一生未能揚眉吐氣，可不是為他所害，縱不加罪，何至於要起用他呢。也是為了時局艱難，一時京外沒有統兵大員，不能不叫他出來，現在開拔無費，他就黏在信陽州，今天說足疾復發，明天說感冒未愈，不肯親赴前敵。外面風聲愈緊，延宕一天，就要出多少亂子，受多少損失，在這個時代，更不能提到外債國債，所以大家的意思，都仰求太后，請將老佛爺的遺著，暫時移作軍用，濟一濟急，將來無論在那一項收入上，可以儘先掃數歸還。現在咱們以救國為先提，請太后俯念時勢急迫為是。」

隆裕不比慈禧，是個軟弱的婦人，這時無話可說，但也說道：「那也不全是現款，有許多是金條、金塊之類，還有的是前朝一直保管下來的，老佛爺在日，也沒有敢動它，到了咱們手裡，難道就變賣了不成？」

攝政王知道這已經活動成功了，便道：「有金子就可以變成現款，咱們向金店裡一兌就行。或者

著金店裡暫免熔化，留存一年半載，咱們仍可以贖回，這一次蕩平內亂以後，全國人民，都要恭頌太后聖明，能通權達變，不是那般固守成法呢。」攝政王知道太后已應允，連忙把高帽子送上去。隆裕道：「既然如此，我明天派小張德，去開宮中庫房，教他們搬出來，且點了數再說。」隆裕歎了一口氣，又說：「只是要悄密些兒，到底對於宮廷面子是不大好看的，又傳出許多謠言。」

攝政王謝恩出來，明日就提出孝欽后那筆私蓄來了。要知道一共有多少呢，說是總共值銀七百多萬兩，除了幾百多萬現銀外，其餘都是金塊金條。這些金條，有些是孝欽后的儲蓄添置下來的，有一部份，金條上還刻有「大明嘉靖年製」的字樣，這還是明朝大內之物，直到了民國三四年間，還有人瞧見過，可知還未能熔化盡淨呢。袁世凱得到了這一筆鉅款，自然滿意，這時就派了第一軍軍統馮國璋尅日南下，直抵漢陽，而自己却仍舊駐守在信陽州沉幾觀變。我今在此不提。

再說這價值七百多萬兩的孝欽后私蓄，說甚麼平內亂，即日籌還，到了袁世凱手裡，都泡了湯了。一直到南北停戰和議，袁世凱進京，做了總理大臣，像徐世昌這種人，貌為忠貞，其實和袁世凱一鼻孔出氣。倒是王士珍這個老實人，為之憤憤不平，他說：「咱們北洋派，要是大家肯出些力，區區革命黨，真是不足平的。無奈大家不肯出力，既不出力，又要騙他們的錢。隆裕太后那裡的陸續也已支到一千萬了，當時向宮裡去說時，我也在旁邊拚命打邊鼓，誰想如今白撈了他們的錢，一些兒不給他們顏色瞧，憑良心說，咱們也不該哄他孤兒寡婦的錢，諸位想想，我再有老臉進宮去見太后皇上嗎？」

這話傳到袁世凱那裡，袁世凱道：「王聘老真糊塗了，清室的錢是從那裡來的，還不是咱們老百姓的錢嗎？從前聚了進去，此刻教他們散些出來，這不是應該的嗎？想當年慈禧在日，把我們海軍經

費，移造頤和園，王聘老怎麼又不提了呢？不然，何至於我們中國幾次和外國人打仗，搞得一敗塗地呢？可是錢，確是已經用掉了，難道要我賠出來嗎。」可見這時候，袁世凱一片狡獪德賴的心事，已顯露出來了。

辛亥風雲（四）

就「留芳記」所載，加以修正紀實，已重叙不少了。但「留芳記」二十回共有十萬字，我不能一一重載於回憶錄。其中有「端方之死」、「吳祿貞之死」、「良弼之死」以及「張勳與小毛子」、「易哭庵以神童資格，從太平天國做過小王子，以及被蒙古王僧格林沁救出」等等，都有翔實描寫，此種或可為筆記材料。不過有一事，我得在此回憶錄上簡單的記一筆。

自從清廷退位之詔已下，命袁世凱組織臨時政府，在上海議和的當兒，孫中山有約言，願讓位給袁世凱。民黨中人很多不願意的，中山說：「我們現在的力量，不能及於北方，袁世凱雖然不能測他的將來，然因此改革國體，光復漢族，不能不借重他的。況且我言既出口，豈能反汗，我們當以大局為重。」不過中山當時向參議院提出辭職書時，却有附帶條件，就是臨時政府要設在南京，不能更改

。新總統舉定了以後，也要親到南京來就任。因為南京總算是民國開基之地，建都南京，可以氣象一新。

但是袁世凱怎肯到南京來，他的勢力，全在北方，要是到了南方，如魚失水，似鳥離巢，當時便來了個覆電，說：「南行之願，前電業已聲明，然暫時羈絆在此，實為北方危機隱伏，全國半數之生命財產，萬難恕置。」又說：「若專為個人責任計。舍北而南，則有無窮窒礙，北方軍民意見，尙多紛歧，隱患實煩，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漸長。北京外交團，向以世凱離此為慮，屢經言及。……」他簡直提出外國人來，壓制南方了。中山得此電後，再赴參議院，請付核定。幾經覆議，再電北京，請袁世凱即日南來，特派專使，北上歡迎。

這專使三位是誰呢？以蔡元培為正專使，以汪兆銘、宋教仁為副專使。這一正二副，當時在「留芳記」上都詳叙他們履歷，現在已是大家所熟知的人，無庸再述了。這三位專使到北京，是民國元年二月二十七日，也便是舊曆正月十一日，只見那正陽門外車站，搭蓋了巨大的五色牌坊，用了青松翠柏紮出兩個比栲栳還大的字來，左首一個是「歡」字，右首一個是「迎」字，晚上電燈燦爛，兩面懸着紅黃藍白黑的五色國旗。兩旁都是站着戎裝軍警，擊鎗致敬。音樂隊齊齊奏着軍樂，袁世凱派了專員，迎接三位專使入城，引導入煤渣胡同的貴胄法政學堂，作為專使賓館。

這個賓館，陳設既極精雅，侍應也復周到，外面又派了一聯禁衛軍，保護專使。當時在北京也有蔡、汪、宋三位專使的朋友，便來訪問，專使一方面的人，總說：「南方人民渴望袁公早日南下，還有許多應興應革的事，非袁公南下，不能解決。」北方朋友，多半是刺探情況而來，他們却又說：「北方人心，却都傾向袁公，也須袁公維繫，况且明、清兩代，數百年均定都北京，一旦遷都，談何容

易，事實上却有種種困難，而且東三省與內外蒙古，殊有鞭長莫及之感。」這是來做說客的，談了一回，也就去了。

到了明天，蔡專使帶了汪兆銘，宋教仁兩位，進謁袁世凱，呈上中山先生的書函，和參議院公文。袁世凱先是謙遜了一回，然後便說：「我是渴想南來的，可與諸位先生共謀統一。中山先生又是生平所仰望的人，久欲一瞻顏色，聆聽高論。無奈北方局勢，未能大定，許多軍隊，也未能收束，急切間怎能走呢？更有一個外交上的關係，各使館又都在北京，一旦南遷先要安排，諸位知道，這是有條約上的拘束的，先要和他們商量，不能隨隨便便的。」

三位專使，當時輪流發言說：「南方人民，望公如望歲，况吾公為參議院正式選舉，到了南方就任，方可避清室委任之嫌。不然因為南北建都問題不解決，以致共和民國不能統一，誰負此重大的責任呢？」袁世凱道：「南方要我前去，北方又要我留着，可惜我沒有分身之術。可是久久不能統一，教外人無可承認，這不是大可憂慮的事嗎？我說，與其中山先生辭職，倒不如兄弟即此退居。我想，請南京政府把北方各省軍隊，妥善辦法，接收整理，却是一個善策。那時兄弟就退居田里，做一個共和時代國民，豈不甚佳。倘在沒有接收以前，兄弟也不敢偷安，自當維持北方秩序。現在共和時代，總統也就是公僕，大家總維護國家大局，決不因為一總統問題，釀成了南北分歧之局啊！」

老袁肆其刁頑詞鋒，危言恫嚇，動輒以外交為口實，實則以退為進而已。但專使也不肯讓步，他們說：「總統手定大局，為物望所歸，請不必太謙了。我輩今日北來，受參議院使命，深望總統南方一行，以慰民心。至於收束軍隊，遷移使館等事，既已南北統一，更可共同計議。」

這三專使中，以宋教仁出語最力，辯才無礙，袁世凱到此只得說道：「既承中山先生及參議院和

諸位先生的好意，兄弟何敢固辭。但仍須畧加考慮，如果北方沉靜，沒有什麼變端，兄弟也願意南方一行，以與中山先生及諸君子一把晤為幸的呢！」

當日便設宴款待三專使，召集各大員，大開筵筵，極為隆重，自不必說。那時袁世凱還住在外交部大樓，散席以後，三專使也回到貴冑法政學堂去了。汪精衛先開口，他道：「蔡先生，您瞧老袁意思如何？」蔡鶴老是一位忠厚長者，只是搖頭歎氣，宋遜初早已忍不住了，他冷笑道：「不用說了，他是打定主意不肯往南方去了，我們這一次，決定是徒勞跋涉了。你瞧這個人怎樣的狡猾，怎樣的深沉，此人一朝得志，將來後患無窮，把民國託付於此輩之手，殊為失計。可憐我們志士先烈，犧牲了無數頭顱鐵血，造成這一番事業，將來就要敗壞於奸雄之手。現在他已打定一個定盤心，無論如何，不肯南下，我們再要逼着他，不知道又要鬧出什麼亂子來呢！」

道聲未了，只聽得外面一片喧嚷之聲，接連着又是幾排鎗的聲音，一時彈子飛射聲，喊殺聲，哭救聲，屋瓦震裂聲，牆壁坍塌聲，推窗一望，只見火星熊熊，如天半朱霞，映得室內一切東西，變成了紅色，汪精衛道：「不好！瞧這個情形，一定是兵變無疑了。」宋遜初道：「哼！剛才我說逼得他緊，一定要鬧出亂子來，果然，這不是老袁的手段來了嗎？」

原來袁世凱見專使北來，逼着他要到南方去，頗想有所示威，要教他們知道，顯見得我在這裏是不能走的。他那天便召集了在京各軍統制，和那民政首領趙秉鈞及一班他的親信人員，說是專使北來，要迫我南行，諸君意見如何？大家說：「總統如何可以輕離北京，貿然的向南方去，這不是很危險嗎？」老袁道：「他們逼迫我南行，我們須得想個方法，對待他們一下子。」這時楊度在座，便說：「請總統放心，我們設想辦法，明天總教他們不敢再來催迫。」趙秉鈞也說：「我們有計劃，須教他

們自己有些覺悟。」袁世凱也沒有再說什麼話，他向來作事，只畧表示一點意思，要教人揣測而知的。·（按：後來暗殺宋教仁的事，據說，他的部下也曾請命於他的，他只「唔」了一聲。後來南方說他是主犯，他老不認帳。及至趙秉鈞暴斃，是為了滅口計。趙和袁以後鬧得不好，趙不贊成洪憲帝制的，此是後話，附誌於此。）

停了一回兒，袁世凱到裡面休息去了。他部下的一班人便商量起來，說：這件事只有一法，這般這般，我們交給曹三哥辦去就是了。曹三哥是誰呢？便是現任第三鎮統制曹錕。他是天津人，從前是在街市賣布的，袁世凱小站練兵，他當了一個陸軍學生，漸漸的發達起來，現已升擢至第三鎮統制，駐軍畿輔，防衛京師，這時有一協六千人鎰重炮軍兩營等在京。他們便和曹錕商議，說非這樣辦一下不可。曹錕雖是一個阿粗，却是有些兒胆怯，他知道所統的那些大兵，沒有受到什麼訓練的，便道：「這恐怕要一發難收吧，况且誰担這個責任呢？」他們說：「這是老頭子的意思，我們不承受他的意思，敢胡亂辦嗎？」曹錕道：「既然如此，也好，你們晚上聽消息吧。」

一方面趙秉鈞也便授意各警察長官，先期把崗警撤退。到了那個時候，齊舉并發，好似放了數千百頭狼虎在都市間，一聲吶喊，四處齊起，第一遭劫的是前門大街，什麼大柵欄、珠寶市、廊房頭條、觀音寺，許多熱鬧地方，那一班商家，只好眼睜睜地瞧那成羣結隊的丘八大爺，耀武揚威，強取豪奪，還敢向他們噪一聲兒嗎？停一回東城一帶，以及哈德門外的典當銀號，也都遭到了搶劫。可是古人說得對：「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他們起初的意思，原是想嚇嚇南來的專使，教他們知道老袁決不能南下，以此作為示威運動，誰知這樣一鼓噪，軍心便浮動起來，再加上地方的土匪地痞，也趁這個當兒乘勢擾亂，從中起鬧，釀成了一片聲喧。

那時袁世凱的府邸門前，有四五十個衛兵，聽見了他們在搶劫，知道這麼一回事，是上級軍官授意他們的，不免有些眼紅起來，他們便互相談論道：「這一回，老弟兄們也多少有些油水可擦呀，也不枉出這一趟苦差。我們可是只好睜着眼，瞧他們發財。」一個衛兵道：「當衛隊是最沒意思了，好比做人家們看門的狗，只守着門兒一些也沒有活動。」一個衛兵道：「我們也疏散疏散不好嗎？」可知袁世凱是處處在派着人偵緝人家的，這個消息傳到裡面。他便說道：「不好！那種衛兵，最要小心他，一個不留神，便成了養虎貽患，現在這些話兒，就不好聽，萬一反戈相向，豈不是弄假成真。」他便立命向庫裡搬出一百多個五十兩大元寶來，教人傳話出去，說是外面兵士在搶劫，總統念你們護衛有功，每人賞兩個大元寶，即刻派人在號房裏頒發，教你們大家去領。那衛兵聽說每人賞兩個元寶，誰不喜歡。於是每人手裏分握着兩個大元寶，別說是擊鎗，連一切別的東西也不好拿了。他們眼熱兵士們劫掠，也無非志在得錢，此刻每人捧着兩個大元寶，只是裂着一張大口，雌着焦黃的牙齒，你瞧着我，我瞧着你，再沒有別的心思了。這種地方，都足見袁世凱的狡獪計謀。可是這一次北京兵變影响所及，已至於天津、保定。總之他們不過小小示威，在老百姓已大大遭殃了。

且說這三位專使，聽得一片聲喧，正在猜疑驚詫，只聽嘩喇喇一響，一個流彈，却在玻璃窗打入，玻璃也只打一個洞，彈子從玻璃窗穿過，直擊上對面掛的一架西洋水彩畫，從水彩畫又擊進後面牆壁，穿了一個窟窿出去了。蔡元培道：「呵呀！好厲害的彈子呀！」只聽外面有人喝道：「這是南方來的專使蔡大人公館，弟兄們別囉囉。」一人道：「甚麼磚使瓦使，我們都不知道，反正官保也要到南方去了，北京城裡，也沒人主持，我們樂得攪一攪。」說着，打得大們似擂鼓一般，把蔡老先生嚇得發抖，說：「不好了，他們竟要打進來了。」宋教仁道：「他們那些北兵，蠻而無禮，鎗子認不得

人，我們不能吃眼前虧，還是走避為佳。」三人便向着後面逃避，這個貴胄法政學堂，裡面有多少房子，他們全不知道，只管向後走，見有一片空曠地，好似一個體操場。那天已是舊曆正月十二日子了，北方天氣較寒，雖是星月交輝，却被火光烟氣，迷矇着不甚分明。好似那邊有一帶短牆，短牆以外，便是別人家了。

這三位專使都是文人，怎麼會跳牆頭呢？幸得宋教仁的身體還高，汪兆銘尤在青年，他們見牆角有一堆亂磚，兩人便搬運過來，約畧可以墊着腳，露出半個身子，汪精衛便說：「遜初兄！我們先過去一人，在那邊站着，把蔡先生先送了過去，蔡先生是不會跳牆的，別跌閃了腿，不是當要的。」宋教仁說：「誰先過去呢？」精衛道：「你先過去，我在這裡幫扶着蔡先生。」

於是宋教仁便一躍過牆，他在日本留學，也曾習過體操，有一些兒跳高的工夫，便一躍過牆去了。蔡先生是個瘦怯怯的老書生，好在汪精衛年強力壯，幫着他搭扶着，好容易也跳過去了。最後是精衛，三人都陸續跳過牆去，蔡先生笑着道：「我們今天，真是做了『段干木踰垣而避之』了。」汪精衛也笑道：「不要是『踰東家牆』……」不知那邊是誰家？」語聲未了，那邊院子裡喧聲四起了。

原來這個院子是別一人家，當三位專使跳牆過去的當兒，恰巧有個小丫頭出來沖茶，忽見隔壁跳下個人來，嚇得丟下茶壺，話也說不清楚的告訴女主人。那時候，正是人聲鼎沸，外面鬧着兵變，忽聽得牆上跳下人來，怎不驚駭。一刻兒工夫，便趕出許多家丁來，一看却是那三位先生，衣冠齊整的，都是上流人。其中一個家人道：「咦！這不是咱們隔壁貴胄學堂裡南方派來的專使嗎？」這時家人們一窩蜂的圍上去，汪精衛和他們說明緣由：「外面兵變，要打進門來，我們只得越牆走避，却是驚動貴宅，殊為抱歉。但不知那裡是誰家宅子？」

你道這隔壁宅子是誰家，却是馮幼偉（耿光）馮六爺的家，那天主人不在家，正因梅蘭芳剛搭進田際雲的天樂園，與一班名士聽戲以後，偕同蘭芳到煤市橋致美樓小酌，也為外面兵變所阻。因此家人稟報馮宅老太太，老太太說：「既是南來專使，我們好好地款待他們，候兵變寧靜，送回賓館，你們開了西花廳，生了火爐，說家主不在家，多多有慢。」天明以後，馮宅把三位專使送回賓館。袁世凱又把天津、保定兵變的電報，送給三專使看，三專使知道他決不南行，只好有辱使命的回南方去了。

記上海立報

上海的小型報，我前已記了「晶報」，我今再記及「立報」。「立報」又進一步，可算得後來居上了。在未寫立報之前，先述及我的兩首打油詩，錄如下：

懷立報東薩空了先生

高樓燈火語生春，立報風光殊可親。長着爛衫謝教授，細搜抽斗褚夫人。小茶館裡歌呼起，花果山前跳躍頻。三十年來如一瞥，海隅一老感沉淪。

諸君意態各縱橫，小記匆忙嚴謔聲。堪喜工徒寫稿子，劇憐校對嚼花生，座環半月衆星拱，

車走千街萬馬行。大未必佳小了了，一般輿論最分明。

寫這兩首詩的時候，我已在香港了。中國解放以後，那一年，內地派了一個京劇團到香港，這個戲劇團的領導人薩空了先生，便是三十年前上海「立報」的總編輯，故有此詠。我那時與「立報」有半年多的文字因緣，因此乃回憶及之。

先是上海新聞界傳出一消息，說是北方的新聞界，將到上海來開設一報館，也未知何人來辦。所云北方者，當然是北京了（按：自國民黨北伐成功，遷都南京以後，北京已改稱北平）。但未幾，這消息又寂然。遲至一二月，又傳北京確有人要到上海來辦報，說是小型報而有大報風度的，擁有資本甚厚，到上海來，要別樹一幟，不是和上海新聞界搶生意，而是要向上海新聞界吹進一點新空氣，因此那種傳言，亦頗為上海讀報者所注意。

說實話，北京的新聞界，與上海的新聞界，本是意趣不同。北京以政治為重心，上海則以商業為重心，到了五四以後，北京新聞界受此風潮影響，大足發揚，而上海新聞界則頑然如故，即使如「申報」的「自由談」有所改革，只不過小小波動而已。及至史量才被刺，杜月笙當了總經理，「申報」更趨末路了。「新聞報」本已屬於史氏，至此還有甚麼聲光。即以小晶報而言，本為三日刊，自從「神州日報」停刊以來，余大雄便想改為日刊，曾與我商量，我勸其勿改，結果還是改了，此時也日趨黯淡。「立報」在此時期，到上海來發展，正是大好策畧呢。

還有一個傳說：說是這個報，雖是小型，待遇極優。總編輯的月薪，便是三百元，其次也在百元以外。至於寫小說及雜文等等，稿費亦在千字五元以上，於是爬格子的朋友，都欣然相告，都準備來嘗一杯羹了。其實並沒有這回事，總編輯的月薪，只不過八十元而已，其他的編輯，當然自更少了。

至於寫小說雜文的稿費，也和當時上海的市價一樣，千字二三元而已。後來據「立報」的創辦人說，他們並沒有作此誇張宣傳，故作張揚，近於惡謔，他們不負此責。

但是這「立報」，却與上海報紙有不同的數事，我得畧說一說。第一，是絕對不登廣告。上海那些老爺報，以廣告為養命之源的，它是一張四開小報，能載廣告幾何？而喧賓奪主，侵畧了新開地位，且因此可以省去不少煩擾。第二，不遷就報販。上海這時候的報販，勢力囂張，大報販之下，有小報販；小報販之下，有更小報販；階級重重，從事剝削。

他們有威脅報館的權力，記得有一次，「新聞報」因為不遂他們的要求，竟扯碎了報紙數千份。而且他們這個職業是傳代的，父以傳子，母以傳女，也有什麼工會等等。至於新開報館，先要與他們講條件，或者請一次客。立報此次不買這本帳，說是我們已雇用了一百輛腳踏車，你們不送，我們一清早，自行送達定戶。至於流動性質的，上海失學兒童有多少，可以組織他們在街頭巷尾，以及電車站、公共汽車站叫賣呢。（按中國解放以後，所有報販一律取消，報紙的每日送達，統歸郵政局。）其它如報館不會客，報人不赴宴，事屬尋常，不必說了。

我今要說到「立報」的編制，它是以小報的型式，而有大報的體格的，從政治新聞以至社會新聞應當是具備的。不過這個時代，國民政府已在南京而不在北京，對於上海報界已便利得多了。既有長途電話，又有無線電台，更有中外的通訊社，不比我在時報館那時候的常遭枯窘了。但「立報」對於此種資料，選擇很精，有的必須動以手術，加以剪裁，不是什麼「抓到籃裏就是菜」的。有些官樣文章，煌煌大文，實不能容，對不起只好付之字籠了。

「立報」的最特異的，就是一張四開小型報，而有三個副刊。這三個副刊，便佔有了全版面的八

分之三，可算是空前的了。但是這三個副刊各有其意義，第一個副刊名曰「言林」，那是專為寫給文化界學校中一般教師們、學生們看的，「言林」有多種言論之意，副刊往往用此「林」字，如「小說林」、「快活林」之類。第二個副刊名曰「花果山」，那是給高、中產階級，自由職業與商業界人看的，花果山本是「西遊記」上孫悟空棲息之地，現在作了別解，以表示一如花果繁盛，多采多姿之意。第三個副刊名曰「小茶館」是為了一般勞動階級寫的，江南各地，到處有小茶館，那些勞農勞工，一天勞動以後，都到小茶館裏喝一杯茶，談天說地，自得其樂。所以這三個副刊的命名與其內容，都是有深意存在的。

那時主編「言林」的是謝六逸，他本是上海復旦大學的教授，這些研究學問的人，好多是不事修飾的，他常穿一件藍布長衫，微有破爛，所以我的打油詩中，有「長着爛衫謝教授」之句呢！主編「花果山」的是張恨水，恨水久居北京，却在上海「新聞報」寫「啼笑因緣」小說，這已是家喻戶曉的事了，此次當是「立報」同人請他來的。至於「小茶館」這一專欄，乃是「立報」總編輯薩空了自己編的，極為勞工張目，工人輩日手一紙，為「立報」歡呼，這又是我打油詩中的「小茶館裏歌呼起，花果山前跳躍頻」兩句做註腳了。

我不是上面說到我與「立報」有半年多的文字因緣嗎？原來「立報」雖說報館裏不會客，但是熟友是可以去訪問的，而且也和「晶報」一樣，可以直達編輯部。因此我也曾去訪過張恨水，並且「立報」的創辦人現為社長的成舍我，我也是熟識的。可是有一天，成舍我和張恨水兩人，惠顧到我家裏來。我覺得奇異，想他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便直捷問道：「兩兄光臨寒舍，有何見教？」恨水先開口，便道：「有一事要相懇。我此次隻身南來，家眷還在北平，前日接到家書，須要我回去一

行，而這個立報副刊『花果山』，可否請公庖代一個月，一個月後，我就回來了。」

我那個時候，兒子可永已從德國回來，在上海有了職業，家庭經濟，由他負擔了去，我便覺得無事一身輕了。古人所謂：「三日不彈，手生荊棘」。這幾年來，連小說也懶得寫了，報館裏的事，也概不問津。因之我說：「貴館人材濟濟，『花果山』可以請那一位先生兼任，我在新聞界已是落伍的人了。」但是舍我說：「不！『花果山』一欄，為讀者所歡迎，恨水暫離，務必借重先生代勞。」我因思兩君既已枉顧，好在只不過一個月，又動了好奇心，人家都說「立報」是近來最新穎的小型報紙，頗思一觀其異，因此就答應了他們暫代一個月。誰知張恨水施了他的金蟬脫壳之計，他並不是回到北平去，這個猴子跳到南京，和張友鸞諸位，辦『南京人報』去了，而我一直做他的臨時代辦。

到了立報館，的確看出有不同凡俗的新穎之處。先說他們的編輯室（上海習慣稱為主筆房），室中有一張定製的半圓如月的巨大桌子，總編輯坐在正中，其餘的編輯、校對等環坐其周圍。其中使我最欣賞的，便是編輯與校對同坐一桌，他們名之曰：「編校合一」。不但是表示編校平等，而且有許多便利之處，不必贅言了。

更有一寓莊於諧的事，本日出版的報，晚上檢查一過，在規定一版只能錯幾字外，倘錯一字，校對先生罰銅圓一枚，此款充公，買花生米、豆腐乾，大家食之，所以「立報」上錯字極少。再說他們的排字房，他們的排字工友，都不是上海招集的，而是成舍我從北方帶來的一班青年子弟，都是訓練過的，有相當文字知識，大概是初中畢業程度，頗喜寫短文，常投稿於「花果山」，頗有意思。那是我打油詩中的一聯曰：「堪喜工徒寫稿子，劇憐校對嚼花生。」詩雖俚俗，却是寫實呢。

立報館的趣事甚多，我今畧述一二。他們的編輯方面，在薩空了未來之先，褚保衡君主其事，褚

君已屆中年，而風度翩翩望之如二十歲剛出頭的人，因此在衣香鬢影中，有擲果潘郎之目。但是所擲的不是什麼佳果，而是所擲的都是各女士驚鴻小影，你送一張容光艷麗的，我送一張姿態曼妙的，保衛都不敢携回家中去，帶到報館裏來鎖在自己的桌子抽屜裏，以為萬無一失了。不知如何為他夫人所偵知，某日上午，親臨立報編輯室，撬開那只視同保險箱的抽屜，所有佳麗，全被沒收去了。人問結果如何呢？不知道，大約這就是結果吧。

還有一件，也是可笑的事。一位外勤記者，寫來一則本埠新聞，涉及一譚名爛脚炳根的流氓云云，編輯本埠新聞的照發了。不知這個爛脚炳根者，是杜月笙的高徒，於是炳根便哭訴於杜先生說「他們罵我為流氓，杜先生也失面子。」那時杜月笙也是上海新聞界第一號人物呢，自從史量才被刺身死以後，杜月笙便是申報館的總經理。杜月笙不得已，便派了申報館一位職員唐世昌，向立報館去責問，「怎麼的行為，叫做流氓？」但是「立報」與上海各家大報，素不往來，唐世昌跑去不受招待，既不能直闖編輯室，又沒有一個會客室，只在樓下機器房（「立報」有一部小型捲筒機，日本貨，甚靈便），徘徊五分鐘，快快然回去了。唐世昌知道「立報」性質，重以杜先生的命令，不能不去走一趟。人問結果如何呢？不知道。大約以不了了之，沒有結果吧。

我在「立報」這半年多以來，趣聞甚多，可是現在都不記得了。總之「立報」在上海是別開生面的，另具一格的，使人欣賞的，使人快心的。當時有人還研究為甚麼叫立報呢？這「立」字應作甚麼解釋呢？這可以作獨立的立，亦可以作立志的立，這個「立」字，可見涵義甚多。可是有一位先生說得好笑，他道：「立報是為我輩而設。」是甚麼理由呢？他說：「我們一清早搭電車上寫字間，電車站已擠滿了賣報童，把「立報」塞在你的手裏，上了電車，沒有坐地，一手攀着籐圈，一手握着「立

報」，一直要立到目的地，而一張「立報」也看完了，「立報」是立着看的，故有此名」。這位先生是商界中人，北方所謂掌櫃，南方的所謂白領階級，其詞倒也很為幽默。

「立報」出版以後，也曾興動一時，有一時期，銷數竟超出申、新兩報之上，但到後來也漸漸闌珊了。自古無不散的筵席，雖是消極的觀念，也是時勢所使然。幸而他們見機得早，風聲鶴唳，在日寇將到上海的時候，連忙便結束了。他們的經濟問題，我是客卿，不大熟悉，據說各股東籌集了十萬元，存在銀行裏隨時動用，及至散場閉幕時，則十萬元仍是十萬元，未見有何損益，但是在我這也不過是耳食之談而已。

迴想「立報」編輯部諸友好，當時均英俊少年，星散以後，久未晤面。及至薩空了兄領導京劇團那一次到香港時，已相隔了三十年，那時以小白臉兒相諳的，亦漸見蒼老了，如我老朽，更不足道。所以我的詩最後兩句：「三十年來如一瞥，海隅一老感沉淪」也是紀實呀。

回憶畢倚虹(一)

我對於畢倚虹這位朋友，很想寫一寫，但幾次擱筆，我想人已死了，何必再加以評論。而且心中

還橫梗着一個念頭，如果不遇着我，或者他的環境不同，另走了一個康莊大道，也不至於如此身世淒涼。我對於他很覺一直抱歉似的，及至他逝世以後，我續寫了他的小說「人間地獄」，結束了這部書，寫了一個序文，還敘述了這個負疚的意念呢。

我和他相遇的時期，大約在民國三四年間，我在時報編輯新聞之外，還編了一種「婦女時報」的雜誌，屬於有正書局出版的，是個月刊。這雜誌是以徵集婦女作品為宗旨，但也很為艱困，因為那個時候，女學方有萌芽，女權急思解放，不過真能提起筆來，寫一篇文章的人，却是難得的。只有幾位能寫寫詩填填詞的名門閨秀，已算是鳳毛麟角了。不過這些詩詞之類，我們也一概歡迎為之登載。

後來有位署名楊芬若女士者，投來詩詞，頗見風華，我們也照例捧場。不過我一看寫來的筆跡，便不像是女子所寫，因為「婦女時報」的來稿，我已看得多了，大概是牀頭捉刀人所為，早已有之，亦無足怪。

不久，畢倚虹來訪問了，那時他還沒有倚虹這個筆名，只知道他名振達，號幾庵。他以代為楊芬若領稿酬為名（當時的稿酬是有正書局的書券），其實專為訪我。他承認楊芬若是他夫人；他告知我：「本在北京當小京官，後隨一外務部員陳恩梓君到新加坡去，陳為領事，我只是隨員。誰知一到上海，武昌便起義了，我們停留在上海。辛亥革命成功，陳先生回蘇州，我便到中國公學讀書，不做官而當學生了。」他那時不過二三四歲的人吧，我頗喜愛其風神俊逸，吐屬清新，又以他與我的開蒙師陳恩梓先生相識，似乎更較親切呢！

以後，便時相過從，但總是他到報館來訪我，我沒有到他住居的地方去訪他。實在，他和我所居的地方很相近。我住在沿北火車站一條弄堂叫做慶祥里，他也住在和北火車站相近，和他的一位好友

鄭丹輔（杭州人，亦世家子）住在一起。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兩人同在中國公學肄業，而中國公學却開設在吳淞，他們每天必要搭火車去就學的。那時鄭丹輔學商科，畢倚虹學法政。畢倚虹的肄業於中國公學，却是有些可笑的，原來每一個星期，他至多只到三天，而每逢考試，必名列前茅，因為法政科沒有外國文，至於中國文什麼講義，他一看也就懂了。

這時他住在上海，他的大家庭是住在杭州，他的父親畢畏三先生，在前清末紀，已由部曹而外放為浙江候補道了，在杭州建造了一所房子，在候潮門外，就預備定居在那裏，這個宅子，我曾去過，還記得一副門聯，是集句的，上聯是「聖代即今多雨露」，下聯是「故鄉無此好湖山」，這種聯句，當時也是他們作厲公的陳舊老套了。辛亥革命以後，什麼即用道，候補道，一古腦兒消滅於無形，然而官雖不做，人是要吃飯的，這些做官的，不做官教他去做什麼呢？於是不做清朝官，便做民國官，「換湯不換藥」，這也不是很為方便嗎？可是在此時期，浙江省已是軍閥當道，畢畏老周旋於這班武人之間，也很為吃力呢。

再說，畢倚虹與鄭丹輔兩人，為入中國公學讀書，租屋居住，但他也有幾家親戚在上海。先說一家劉氏，幫李鴻章打「長毛」的劉銘傳（號省三，合肥人）後來又做過台灣巡撫的，有近代史知識的先生們當還記得吧。倚虹的祖老太太，記得就是劉氏。劉銘傳已故世了，有一子及諸孫，均在上海，他們在孟德蘭路造起一座大廈，與陳夔龍的房子，可算望衡對宇。倚虹與他們諸孫輩都是表兄弟行，也時相過從的。還有，倚虹的婦翁楊雲史這時也住在上海（住址在何處，忘記了）。大家知道楊雲史是李伯行的女婿，李鴻章的孫婿，但這位楊芬若的親生母親李氏太太早已逝世了。現在楊雲史的續絃是徐氏，也是名門之女，名字喚作徐霞客，我們中國旅行家，都知道有一部「徐霞客遊記」，這位徐

霞客女士却與她的丈夫每日遨遊於芙蓉城裏，霞客兩字，也可以稱得名符其實了。因此倚虹不去丈人家，楊芬若亦少歸寧。

這些牽絲攀藤的事不再述了，我且提及畢倚虹怎麼到了時報館來了呢？自從辛亥革命以後，時報館的繁榮，大不如前。本來執業於「時報」的，如雷繼興、林康侯、龔子英等等，都紛紛離去，有的做官，有的辦學，還有銀行家、經濟家，各就所業，而最重要的是陳景韓的離「時報」而去「申報」，連息樓也是冷清清的了。時報編輯部請不到好的適當人才，狄楚青大有消極態度。我自從頂了景韓的缺後，有時仍兼了外埠新聞，屢次請楚青添人，他總說沒有適當的人。我知道他是怕革命黨人的，譬如像南社裏的人，他寧可敬而遠之。而不知你這保皇黨的餘臭，趨時附勢者，對於「時報」，也就有些望望然去之，不敢薰染呢！

在倚虹一方面呢，自從中國公學畢業以後，他的父親原想他也回到杭州大家庭裏去，以待機緣，謀得一官半職。畢畏老有兩個兒子，倚虹居長，他的第二子號介青，也來過上海，頗溫文爾雅。但畢畏老以倚虹較開展，而介青頗拘謹，從來「知子莫若父」，故頗屬望於倚虹。但倚虹呼吸了中國公學的新空氣，又迷戀於繁華世界的上海灘，真是「此間樂，不思蜀」了。不過一個知識階級人，游玩也有厭時，沒有一個固定職業，弔兒郎當的也殊無聊。他頗歆羨於我們的記者生涯，幾番向我作了暗示，因此我就推薦於楚青，又由他們兩人談了一談，事遂定局。

倚虹自入「時報」以後，我便感到一大輕鬆，外埠新聞便由他編了，要聞上偶然也能幫我的忙。這時外國通信社，也便多起來，除日本的東方通信社外，英、法、德、俄都有通信社（上海西文通信社稿，都譯成中文送各報館，故人名、地名都一律，由伍特公主其事），亦須檢定排次序。再則「時

報」當時有一個副刊，名曰「餘興」，專載雜文詩詞之類，也是我到了時報館以後創設的（「餘興」還出單行本，月刊一冊），倚虹也高興編輯，他的什麼「清宮詞」之類，好似就在「餘興」上發表的。既而我們嫌「餘興」不活潑，便又商量創「小時報」，那是一種別開生面的副刊。

小時報對於大時報而言，乃是具體而微，我們先擬好了一個序目。第一是「小論」，這小論，規定至多不可超出三百字，至少要在二百字以外，要寫得意簡言深。其次是「特約馬路電」，仿大時報上的專電格式，所載皆本地發生奇奇怪怪的事，這個「電」字，不是作電報解釋，而是作電話解釋，實際也是寫了來的，以簡短為貴，最好是不超過二十字而意都達到。其次是一「小新聞」，就是所謂花邊新聞中的有趣味的，誨盜誨淫之事均不錄。其次藝文類，小詩、小詞、對聯，謎語之類皆屬之。最後兩欄，一為談戲劇，一為花界軼聞。這真是俗語所說的「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了。

再說，這「小論」是我與倚虹兩人輪流所寫，我的署名是「小生」，他的署名是「小可」，不脫一「小」字呢。「特約馬路電」是外稿，每日所載，多至四五條，少亦二三條，有酬資，非有正書局書券，普通者兩角，特別者有一元至二元的，這等於讀者來稿，我們對此很謹慎，但也闖了兩次不小的禍（此事以後再述）。「小新聞」有本地的，有外埠的，且有外國的，可謂雜流並進。「藝文類」是幾位常開玩笑的熟朋友每來投稿，如濮伯欣、楊千里等，打油詩詞也就不少。戲劇欄有濮一乘的「花部叢談」，談花界事，則倚虹獨擅勝場，名曰「花間小語」，每見一麗人，常口占七絕一首，而此種艷體詩，很多是傳誦人口的。

倚虹的一生吃虧，就是為情慾兩字所累，自古及今的才人，也都犯了此病，史不絕書，無可諱言。當他在中國公學讀書的時候，究竟對上海這個社會情形，不大熟悉，住得久了，也就薰染得漸漸深

了。

他起初同游的除鄭丹輔以外，只有劉氏昆仲，或者是杭州來的朋友。及至到了時報館以後，我的朋友也就是他的朋友，加以他的氣度風流，善於交際，人家也都歡迎他。上海在這個時候，正是吃花酒最盛行的時代，談商業是吃花酒，讌友朋是吃花酒，甚至於謀革命的也是吃花酒，其他為所愛的人而捧場的，更不必說了。即使不吃花酒而在甚麼西菜館、中菜館請客，也要「叫局」，所謂叫局者就是召妓侑酒的通稱。

我是吃花酒的，踏進時報館第三天，狄南士就請我吃花酒，那是他宴請一位北京來的朋友，邀我做陪客，那是我第一次進入花叢。後來有許多南社裏的朋友，所謂文酒之會，也都是吃花酒，尤其是那位陳佩忍，竟以妓館為家，會朋友在那裏，寫文章也在那裏，也可以算得沉溺於此了。所以倚虹認識了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凡有宴會，也邀請了他，我們就聯袂而往。我偶然請朋友，當然也必有倚虹在座。

有一次，蘇曼殊從南洋到上海來，我請他吃飯。蘇曼殊雖號稱蘇和尚，但不穿僧衣，不忌酒肉，出入於青樓也無足為異。我請他的地方記得是在悅賓樓一家京菜館，離望平街很近。便約了葉楚傖、姚鵷雛等諸位，大家都是報館裏朋友，一呼而集。曼殊自己不叫局，而總是慫恿人家叫局，他說：「喜公開不喜獨佔，為愛美故，自己叫一局來，坐在背後，不如看大家所叫的局，正在對面呢。」楚傖不服道：「你只是利己主義，採取衆人之所長，而自己不盡義務。」因令所叫來之局，都坐在曼殊那邊去，使他欣賞。所以我的詩有「萬花環繞一詩僧」之句也。

那時，倚虹還未深入花叢，亂叫堂差（按：堂差即是叫局，依我的考證，應為堂唱。吳語「唱」

與「差」為雙聲，呼為堂差，是化定俗成。朋友們稱他為打游擊，但沒有一個中選當意的。這時，曼殊忽然發言道：「我昨天在惜春老四家，見一女娃兒，頗嬌憨活潑，可取材也。」鵝雛說：「和尚正法眼藏，必無錯誤，何妨叫來一看。」曼殊道：「我不破戒叫堂差，我想介紹給幾庵兄，來一個『打樣堂差』如何？」我說：「好！」取出局票來，曼殊道：「你只寫三馬路樂第好了。」花箋飛去，不及半小時，樂第來了。

來的兩人，一是樂第，另一位比樂第年紀大一些，上海妓院中的不成文法，出堂差必是兩人，一是本人，一是名之為跟堂差的。（這個跟堂差的我今不談，但他是他時一歷史人物。）

樂第誠如曼殊所說的，有嬌憨活潑之致，號稱十六歲（上海租界工部局章程，非滿十六歲，不得為妓女），其實不過十五歲，面帶圓形，一笑有兩個酒渦，雙瞳如點漆，雖說不出怎樣的美，而令人見之覺得是可喜。坐在倚虹背後，不言亦不語，倚虹握其手，惟作吃吃笑。大約坐不到十五分鐘，匆匆即去，只有樂第臨走時，說一句「請來叫」，這也是她們出堂差的常套耳。既而我問倚虹道：「這一本薦卷如何，能中主試之目否？」他不置可否，實則心已好之。當時自曼殊以及在座諸君，以為此不過一打樣堂差，如驚鴻一瞥而已，誰知這一個娃娃，竟支配了倚虹半生的命運，這真是佛家所謂孽了。

回憶畢倚虹(二)

上海的妓家，有數十年歷史的，累代相傳，世襲罔替，時人稱之為「娼閥」，與軍閥、學閥看齊。惜春老四亦娼閥之一也，她從前是個名妓，出過幾次碼頭，現在年已三十多了，徐娘半老，丰韻尚存，可是不能與此輩後起之秀爭勝。於是退為房老，蓄養了幾個雛兒，作為養女，以繼續其生涯。她以前嫁過與否，我們不知道，現在與上海一位名伶，藝名麒麟童的周信芳同居。上海的高等妓院，只許碰和吃酒，不許留客住宿的，那是租界中的工部局章程早已規定，倘有惡客，強欲求宿滋擾，可以召警驅逐的，但這也是要真就真，要假就假而已。

惜春老四是一個能言善辯的人，她的生意上，便有幾個好戶頭，好客人，南潯張家就是最好的。個戶頭了。那時的革命分子張靜江，凡是請客吃花酒，都是到惜春老四那裏去的，人家要請張靜江的，也在惜春家。其時靜江尚未癱瘓，但步履已不大方便，惜春伺候周到，知他不便跑扶梯，必借樓下房間，總之她是一個最能應酬的妓院主政（主政兩字，不知何人創此名詞）。再說，惜春老四共有養女三四人，年齡均相若，而以樂第最為優秀，大概也如蘇曼殊所說的嬌憨活潑，因此狎客也都歡喜她。為了她的生涯之盛，養母不無偏愛她，她在家裏，有個綽號叫做「小老爺」。倚虹在「人間地獄」中，名之曰「秋波」。西廂記曰：「臨去秋波那一轉」，意在愛賞其一雙妙目嗎？

惜春老四的養女中，還有一人，貌不及樂第，而性情頗醇厚，大家呼之為俞鳳賓。俞鳳賓者，上海一西醫，有名於時，這恐怕也是倚虹發明的，因為她的臉兒極像俞鳳賓，上海真是一窩蜂，於是就把她叫做俞鳳賓，真名字反而不知道。有一天，張靜江先生忽然浩歎：「半生革命，我乃無後。」據

醫家說：他雖半身不遂，而精力充滿，尚可以生子的。於是親友輩為之物色，以為俞鳳賓有宜男相，因此俞鳳賓遂嫁了張靜江，連舉丈夫子二人。猶未已也，也由俞鳳賓作伐，為其一姊妹，嫁與一高貴人物，成為中國第一小夫人。此姊妹為誰？即前章所述，我們在悅賓樓，因蘇曼殊的介紹而倚虹第一次召樂第所跟來的姊妹呢。

我把惜春老四的家世叙述過了，再談畢倚虹。倚虹雖然初入花叢，飛牋召花，儘有比樂第高出不少的，他都不鍾意，而却賞識那個娃兒。從此以後，凡有宴會，大家提倡叫局的，他必叫樂第，吃花酒不必說了，有時我和他兩人，從報館裏出來，到「一家春」或是「一枝香」進西餐（那時西餐，每客一元，有四五道菜），他總是說：「把樂第叫來吧？」樂第那時候也似依人小鳥，來了便不肯去。再進一步，便是倚虹報館裏事畢，每天夜裏，便溜到三馬路惜春老四那個院子裏去，直到深夜方歸。因為她那裏的女孩子多，來了一個像倚虹那樣漂亮客人，大家都歡迎他。

向來上海的妓院，都是在里弄裏，只有三馬路這一段，望衡對宇，都是妓家，每家都有月台。尤其是夏天，夜闌客散，姊妹們都在月台上乘涼，懸着斗大的茉莉花球，張着藍色的電燈，鬢影衣香，中人欲醉。樂第向倚虹附耳低語道：「你夜裏過了十二點鐘來。」因為過了十二點鐘，她們照例不出堂差，而她的養母惜春老四也回到了她的小房子裏去，全是她們姊姊的世界，可以得到自由了。倚虹當然可以欣然從命，他現在一個人住在上海，鄭丹輔已回到杭州去了，回到家裏冷清清的，有甚麼意思呢？

那時上海在夏季裏，又新興了兩種事業：一是名為開夜花園，擇一個郊區地方，搭一個蘆席棚，弄點甚麼冷飲品。既沒有什麼花，也不成其為園，可笑的就叫做「夜花園」了。因為上海這時流行汽

車，還不多幾年，這些冶遊人，最喜歡帶着姑娘們，深夜作郊游，名之曰「兜風」，夜花園便是他們駐足之地。後來鬧出了閻瑞生謀殺王蓮英的事，就在北新涇的麥田裏。一是福州路至西藏路一帶番菜館，通宵營業，直至天明，名之曰「色白大菜」，不知何所取義。於是裙屐聯翩，杯盤狼藉，各扶其半醉微酣的妙人回去。倚虹在此環境中，偶一為之，也是有的。

不要說倚虹的熱愛樂第，樂第也癡戀着倚虹的。甚至於說到：「你要怎樣便怎樣，」暗示着即使真個消魂亦所不吝。上海這些高等人家的子弟，對於那些雛妓偷襲之事（俗稱「偷開苞」），亦時有之，但倚虹究竟是讀書明理君子，不敢妄動。我也曾忠告倚虹：「第一、惜春老四不是容易對付的人，她方以此為奇貨可居，待善價而沽，你若沾染了她，這一個竹槓，可能敲得你死去活來。第二、後果如何？愛情當然有冒險精神，始亂之而終棄之，在良心上作何交代。如果大家庭外（其時楊夫人尙未離婚，兒女已有了七人），再組織小家庭，也要計謀周詳呀。」

不久，倚虹的父親畢畏三先生從杭州到上海來了，他是與上海的一幫浙江商界有所聯絡，尤其與虞洽卿稱為老友。他們也請畢畏老吃花酒，而故意代他叫了惜春老四的局，這可知倚虹的冶游，在上海這班父執們已有聞知，藉此一開玩笑。但惜春早已知道畢老太爺來滬，應對周旋，非常得體，絕不露出他的少爺與她家有什麼關係的。其實倚虹在上海情形，畏老是畧已有風聞的了。

隔一天，倚虹對我說：「家嚴要到你府上拜訪老兄。」我說：「這是不敢當的，我當先去拜謁尊翁。」倚虹說：「本可以到報館裏來奉訪，但覺得說話有些不方便。」我說：「這樣吧！明天下午，我三四點鐘出來，到他旅館裏去，請你向他約定就是了。」畢畏老住的是在福州路胡家宅一家中等旅館，凡是杭州人到上海來，常住在那裏，我已忘其名字了。我到他那裏時，他殷勤招待，是一個和藹

可親的長者，年不過五十多歲，鬍子已經花白了。

那天倚虹是沒有在座的，畏老和我作了一番懇摯的談話。他首先謝我提携倚虹，進入新聞界，予以指導的那些客氣話。

隨後便自述身世，坦白地說，在杭州和他們這班軍閥周旋，實在無聊之極，可是為了仰事俯育，又不得不如此。最後又談到倚虹了，他說：「小兒從小被家母寵壞了，不無有點任性妄為，在筆墨上，只怕不知好歹，亂得罪人。所以我的意思，還是教他到浙江來謀得一職業，以事歷練。幾次給他說了，他總是口是心非。前次同汪曼翁（汪曼鋒，杭州一紳士）說了，曼翁說盡力幫忙。我知道小兒最肯聽吾兄的話，可否請吾兄加以啓導。」

我恍然知畏老的所以要訪問我的，到此方是正文，我便說：「老伯的意思，我完全明白，我一定勸告幾庵兄脫離這個新聞界是非之場，狄楚翁那裏，我也可以善為設詞，教他另外請人。」那時我還有一個敏感，畏老只說到倚虹筆墨上怕亂得罪人，却沒有說到倚虹在上海荒唐的事，他難道一點也不知道，他的上海老友一定透露風聲給他了，而且也許說到：「他是和他的好朋友包某在一起的。」這也不算是冤枉我，他的身入花叢，的確是我引進的，蘇曼殊介紹樂弟，曼殊也是我的朋友，誰知他竟迷戀着這個娃兒而為情絲所纏縛呢？

我當天晚上，在報館裏，便和倚虹說了，我說：「你老太爺要你脫離報界，到杭州去就業。」倚虹皺眉道：「現在也無業可就呀，杭州全是那些軍閥在搗亂、惡化而又腐化，我不願意鑽進那圈子去。」我笑說：「我們且不討論軍閥的腐惡問題，總之我輩新聞記者，是軍閥所最厭惡的人，而你的父親，在此環境中，不能不周旋於此班軍閥之間，你要諒解他的。再說，關於你與樂弟的事，老太爺想

已早有所聞，前天那班老友，給他叫了惜春老四的堂差，想你一定知道了，但他今天對我談話，一字未題。還有，我有一點意見勸告你，你一人獨居上海，大家庭則在杭州，已有近三個月未回去了，現在滬杭特快車，只要三個半鐘頭便可到達，你應該常常回去，一叙家庭之樂。你夫人尚在青年，處你們紳士家庭，她須上侍翁姑，下撫兒女。不能到上海來和你同居，你也得回去安慰她呢。」

我的言外之意，就是勸他不要在此迷戀於樂第，也得顧念及自己的家庭。倚虹是聰明人，也知道我言外之意，但却默不作聲，也沒有回答我什麼話。可是過了兩天，他對我說道：「這回我想送父親回去一趟，請你向報館告幾天假。」

我說：「好極了！報館裏事你儘放心，可以多住幾天，至少一星期。」可是不到三天，他又回來了。問他為什麼呢？他說：「在杭州也無聊得很，鄭丹輔又不在杭州。」當然不能忘情於三馬路這個溫柔鄉了。以後幾個月，倒是常常回杭州去，可是來去匆匆，總不過一兩天。有人說，城站的人力車夫都認識他，原來從杭州的火車站到他家裏，車資照例是二角，他却給四角，於是一出火車站門，大家高呼畢大少爺，甚至兩個車夫為了要爭奪他而相打起來，他却踏上第三輛人力車飛馳去了。這些小事，都是使人資為談助的。

不久他的浙江沙田局局長發表了，自然是他父親為他謀幹到的，早有成約，不能不脫離上海，而且也不能不脫離「時報」了。他這時介紹了一位親戚劉香亭到「時報」來（按香亭便是劉銘傳的孫兒，是辛亥革命以後，劉氏家族，都住居上海了）代替他的原來職位。我對於此事很為欣喜，不是欣喜他的得官受職，而是欣喜他的從此可以一揮慧劍，斬斷情絲，不再迷戀於樂第。他臨行的那一天，樂第還到了車站去送別，所云「回憶詞」五古百韻凄艷欲絕，便是他當年的傑作。

到了沙田局那個任所，其地址不是在杭州，好像是在蕭山，我有些模糊了。不到三天，便寫信給我，說是枯寂得很，局中同事都互不相識，無聊之極。又過十餘天，他寫信給我，說是此間舉目無親，他急須要一體己的人，以司會計（即俗所謂帳房），於是我乃介紹江紅蕉（名鑄，號鏡心，是我內姑丈江凌九先生之子）給他。紅蕉少年老成，倚虹也是相熟的。紅蕉是蘇州草橋中學畢業，後為葉紹鈞妹婿，那時是住在我家，因倚虹催得急，便即去了。誰知倚虹等待紅蕉去了，以為委託得人，把一切應處理的事交代了他，又悄悄地溜到上海來了。

他自離上海以後，原來獨居的房子，已經退租，此來必須住旅館。而那個時候，廣東的一般富商，正已到上海來大展營業，先有先施公司等大百貨商店，又有東亞旅館的新式客寓，一切都是最華麗、最新奇的設備，是上海所未有過的。因此倚虹一到上海，便住到東亞旅館去了，還有鄭丹輔，還有一位新朋友李冀侯，他們如果從杭州到上海來，也是住在東亞旅館的，這東亞旅館的第三層樓，好像全是他們的世界。

倚虹於「時報」已脫離關係，並無職業，這完全是浪游而已，據說家裏人還不知道，以為他收其放心，株守在沙田局裏呢。

但是有一件事，他這次到上海來，對於樂弟的熱情，減退得多了。只不過離開兩三個月，樂弟已別有所屬意，娼門女兒，原不足怪。惜春老四本懸此魚餌以釣他的，見魚不上鉤，只好收捲絲綸，別處垂釣了。倚虹正俗語所說的交着了桃花運，頗多艷遇，就我所知，有兩名妓，均屬於炫玉求售者。此兩人久已從良，我今諱其名，而以「月」與「雲」兩字代之。先說月：月於中秋節後，將嫁一鉅商，其養母得身價銀五千元，但在節前，月尚未出院。那時倚虹徵召她不過二三次，她頗戀倚虹，私語其

心腹婢云：「倘所嫁的人，亦如畢三（倚虹在花叢間的譚名）也心滿了。」婢以告倚虹，於是二人密謀，在中秋前數日，倚虹回杭州，乘夜車，月偕婢一直送至嘉興下車，覓旅館作雙棲，獲得一夜的盡情繾綣，便了却月的心願了。再說雲：雲也是一位名下非虛的，方由北京回上海，已定於中秋節後，在上海重張艷幟，恰巧也住在東亞旅館，與倚虹二人一見傾心。但倚虹知其人身價自高，未敢問津，而且同住東亞的一層樓上，耳目衆多，亦未敢造次。當俟其中秋節進場以後，作緩兵之計，緩緩圖之。孰知雲乃持速戰速決之策，私向倚虹道：「我向新新旅館另開一房間，你來玩嗎？」倚虹喻其意，遂為入幕之賓。有人言，凡是那些歡場女兒，自命高貴者，反多性飢渴，不及家庭婦女的順遂，此言亦不誣也。

在舊觀念上，不客氣說來，倚虹是一位好色的登徒子，但他對於朋友的愛人，從不侵犯，不像有些新人物的可以自由，他還是守着舊道德的。就是上述「月」與「雲」兩件事，我是確實知道的，可是他從不會在他的「人間地獄」裏寫進去，這也有合於君子契約的。我這一章寫倚虹的艷史，人將呵我為純是鴛鴦蝴蝶派作風，不過我只是紀實而已，下一章我將完全寫倚虹的哀史了。

在本節中，寫至此，我本擬將倚虹所作回憶詞五古百韻，錄在裏面，稿存我處，乃遍覓不得，十餘日後，無意中於舊日記中，忽然得之，因補錄如下：

回憶篇

少年不知愁，春江醉花月。白眼看黃金，酡顏聽瑤瑟。酒邊初見君，依稀記那日。電燭光搖搖，照見秋波澈。含顰一迴眸，愛蒂從茲結。車騎累經過，形影疏以密。娛樂未幾時，西風何飄忽。羽書

臨安來，速我征車發。置書懷袖中，未敢向君說。裁箋謝徵召，幾禿琉璃筆。書上不報可，敦促乃益切。遂令耿耿心，難遣悠悠別。別時五更初，天低星星沒。相看無一言，秉燭啓瓊闥。飛雪點征衣，曉風吹秀髮。牽衣問歸期，語細聲哽咽。腸斷此時情，百歲難消歇。明朝渡錢塘，迢遙隔吳越。徘徊望中庭，寒意砭肌骨。言念佳人歡，使我心煩鬱，遙夜憑清游，閉目猶髣髴。珠燈千障深，瓊樓百尺凸。簫管旖旎吹，酒花縱橫列。萬人方憧憧，爾我獨清絕。避地凌高台，仰視天河濶。白露下零瀟，坐久侵羅襪。泥我相扶將，梯雲蠻鞞滑。涼宵走鈿車，颯馳奔電疾。絮語來二三，十里過六七。行行楊樹浦，寒濤淒且烈。大堤迥無人，長江淨如雪。娉婷不禁風，拳曲枕我膝。去去曹渡頭，蒞店紅燈綴。入門謀薄醉，胡兒酒如蜜。玉杯琥珀光，瓊漿雜冰屑。一飲肺腑清，再飲心脾冽。曙色辨斜橋，緩緩尋歸轍。當時只平常，過後成恍惚。昨啓金縷箱，檢點得羅帕。上有鴛鴦紋，下有相思縷。宛轉隨衫袖，人苦不及物。難忘薄暮時，夕陽明木末。電話丁丁頻，趣我過其室。室中何所有，尊盤陳一一。乳茶已微溫，炊餅有餘熱。辛苦勸我嘗，芳馨上唇舌。流涕望八荒，幾人問飢渴。舊事去如烟，前途黑如漆。良辰不再來，嘉會期難必。寒月映窗紗，淒其共誰說。

回憶畢倚虹（三）

杭州畢畏三先生的候潮門住宅，我曾去過兩次。一為倚虹的祖母七十歲壽辰，前去拜壽，那時冠蓋相望，車馬喧鬧，這怕要算他們到杭州以後全盛時期了，清理官產處的差使，想也在此時。一為倚虹的祖母逝世後的開弔，我也去拜奠，盛況就不及前了。本來喪事人家，也鬧不出甚麼來，不過我看這一次的畢畏老的精神大不如前，和我講話，口水垂垂而下；向我敬茶時，兩手震顫不已。

乃未幾而畏老也故世了，這時我不在上海，未曾往弔，也不知如何發喪，虧空公款，他已是一個罪人了。這些軍閥輩，待他死後發覆，已是給他一個大面子，以後就是公事公辦了。

其實，談畢倚虹的家運，自從他祖老太太故世，便衰頹下來了。不知如何，往往一位年已七八十歲的老太太，却能鎮住一家，我的好多親戚家，都是如此。試讀「紅樓夢」，賈母一死後的景象，曹雪芹必非無因而著此。而有清一代，那拉氏死後，這個宗族，也遂傾覆了。我這話似乎涉於迷信命運之說，或者其中也有個至理吧？畢畏老在日，早已百孔千瘡，自己也知已不了，只是硬撐着的，現在一瞑不視，這個家庭便立即崩潰了。死了還有甚麼說的，好像小孩子撒了一堆爛屎，終究是要揩屁股的。當局便板起面孔，執行法律，責令賠償，查抄家產，那便是專制時代的「抄家」了。那畢畏老僅有候潮門一所房子，餘無長物，立即充公，尙還不足，中國的傳統法例，是父債子還，於是倚虹便吃官司，被拘留起來了。

其時我有一位同鄉世交朱壽臣兄，我與他小考進學時是同案。他家裏是絲織業鉅商，蘇州有朱義和紗緞莊，上海有老嘉福綢緞店，但他却到北京去做官，和畢畏老是同衙門，亦為好友。這一回，為

了安排畏老身後事宜，諸老友出了一些力，他也被邀來杭。回去北京，路經上海，我請他吃了一餐飯，談談舉家的事。他說：「舉畏老是個忠厚老實人，怎能與此輩軍閥周旋？即以他們的打牌而言，五百塊底，一千塊底，不算一回事，試問畏老如何吃得消？為了要在他們手裏討針錢，不得不敷衍他們，坐下去了。而且他的手段極不高明，他們愈加歡迎他。至於他們這班武人，輸了可以劃帳，互相往來，畏老却是要現錢交出去，少說總有幾千塊錢輸給他們了。朗兄！這就打牌一端而言，其餘你可以想見了。」

再說，倚虹吃官司，有人說關在杭州監獄裏，其實非是，他並不是甚麼刑事犯呀。他只是軟禁在縣衙門裏，而且那位縣長對他很為優待，住居在花廳內一個耳房裏，派一個僕役伺候他，所謂伺候他者，其實也是有看守他的性質的。有家中人訪問他的自由，有與朋友們通信的自由，有閱讀書報的自由，就是沒有出門一步的自由。

這個時候，我正在上海大東書局辦一小說週刊，名曰「星期」，他供給了我許多短篇小說，頗多精奇之作。我問何所取材，原來這個看守他的僕役，本來是一個老兵，經歷的地方，遭遇艱險，就是不少。倚虹在無聊之中，和他談天說地，有時說得高興，還稿以紹酒半斤，雖然也有些是無稽之談，一經倚虹渲染，都是大好資料。

他父親的事，幸有諸位老友為之料理彌補以後，倚虹也得釋放了。但是家已破了，財已盡了，房子早已充公，親屬亦且離散。那時候，許多人便都談到畢倚虹與他的夫人楊芬若離婚的事了。我於此先聲明一筆，我就不想談此一事。我不是像那老先生們，固守舊道德，不談人家閨闈的事，我只是想這是倚虹最摧心的一件事，要評論起來，當然是兩方面各有不是，可是現在死的已經死了，老的也已

老了，何必再翹起那種不愉快的前因後果呢？講到離婚，現在已經不算一回事，在此戀愛自由，婚姻自由的世界，儘有最初男歡女愛，心心相印，一旦判袂，反面若不相識，何況他們也還是盲婚呢。當時議論這一事，有善意的，有惡意的，有主觀的，有客觀的，有真實的，有虛誣的，真是不可究詰，我只好放翁的一句詩：「身後是非誰管得」，一言表過了。

我今要說的是倚虹再到上海，再進「時報」的事了。在此我不能不先述及劉香亭，前章我述及他離開「時報」時，舉薦了香亭為代，他是曾做過台灣巡撫劉銘傳之孫，他們是軍功起家的，屬於李鴻章的一派，也是合肥人。劉銘傳的諸孫中，只有香亭文學最優，能寫駢體文，在這時期的文體，雖未流行白話文，但已趨於文詞的通暢，從事於駢四驢六的文章的已經不多。不過在「小時報」上那些小品文，每天不過三四百字，以及外埠新聞上一個短評，他也對付過去了，當然不及倚虹的冷雋而深刻。我有一時期，也曾定潤例，作賣文生涯，代做一副對聯者，四元；壽文、祭文、墓誌銘等面議。我為甚麼要有此舉，因借此以拒絕許多泛泛之交的親友向我措油，「包先生！我的朋友死了，謝謝你！給我做一副輓聯。」（這個潤例發表後，恰值張仲仁的母親故世了，我一連做了六副輓聯，都是商界中人送的，說來說去這幾句話，我二十四元袋袋平安了。）至於雜文潤例，原說是寫散文的，忽有點戲要我寫駢文的，說，潤資加倍，這筆生意，我便介紹給香亭了。

香亭為人拘謹老實，友朋輩往往玩弄他，他也不敢與抗。他編「小時報」起初是個生手，我就幫了他的忙，後來也就弄慣了。當我離開「時報」的時候，他覺得單獨，沒有趣味，也想離去，我力勸他不要走。他的父親子鶴先生，對他頗嚴厲，家本富有，而一個錢也不肯給他用，要他自尋職業，自己則金屋藏嬌，打起奢華的小公館來。我說：「你的職位無論如何總是一個高尚職業。」我的私心還

怕人家說：我是拖了他同進退的。但遲之又久，香亭謀到了一個職業，究竟離開「時報」去了。

香亭一去，狄楚青却傷起腦筋來了。因為編輯地方新聞，誰人可為，這個「小時報」，要雅俗共賞，有點風趣，帶點幽默，不像「時事新報」、「民國日報」的談玄學、表黨義、嚴正立場。又好似一個頑皮的兒童，却又有些聰明活潑的。因此楚青急想徵求人來弄這個玩意兒了。第一個來的是文公達，他本來是在「新聞報」的，以為似豆腐乾大的「小時報」，不妨兼理一下。但他是研究古典文學的，所用成語，太古奧了，讀者莫名其妙。有時還有生字、僻字，字模上沒有見過，排字房對之搖頭。公達自己也覺得非其所長，奉身而退。繼之者乃是大名鼎鼎的况蕙風（周頤），於是白石、夢窗、躍然紙上；虞美人、點絳脣、蝶戀花、沁園春，聯翩而來；大詞家為之擊節，小市民為之皺眉，北京戲劇家所說的「叫好不叫座」呢。

那時有人獻議，這個「小時報」，非得小說家來辦不可。當今小說家是誰呢？錢芥塵舉薦了李涵秋。李涵秋居住揚州，有揚州才子之稱，他所寫的小說「廣陵潮」，譽滿大江南北，上海「新聞報」也連載他的小說，不過這位先生閒居揚州，只是閉戶造車，不肯出而合轍，可是要辦報紙上一個副刊，不能在家納福呀。狄楚青尊禮厚幣請他到上海來，知道他上海無居住處，特地為他在東亞旅館開了一個房間，那位李先生却因此鬧了不少笑話。剛到上海，錢芥塵陪他走進東亞旅館，踏上電梯，他說：「阿呀！這房間怎麼如此小呀！」告訴他，這是電梯，不是房間，同文因此傳為笑談。

還有他的房間是開在三層樓上的，但二層樓排列着的房間，與它一模一樣，那是他們建築家所謂標準化，可是李先生跑到二層樓，以為是自己的房間，開門進去，却是一位少婦，這也是有過的。並且李先生在揚州是早起早眠，上海的報人，都是夜遊神，因此而惹起了飲食不時，起居無節。即在編

輯方面言，這個揚州才子的筆調，也不大為上海市民所欣賞，於是李涵秋敬謝不敏，只得回到他的故鄉去了。

這時倚虹料理了杭州的事，正要到上海來謀職業，時報館李涵秋去後，正要覓人，舊燕重尋故巢，正是一拍即合。我給他兩句古人詩道：「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我說：「這真似為你寫照呢。」這次他來上海後，我與他較為疏遠，不似從前的朝夕相見，筆硯與共。不過我如果在上海時，每月總也有幾次見面，總大概是在晶報館的，有時也去吃個小館子，談談近況。他的第二夫人汪女士，我在杭州倚虹家裏曾見過兩次，她是我們同鄉蘇州人，書香人家的女兒，本來倚虹是請她來作家庭教師，教他的兒女的，隨後有情人便成眷屬。汪女士是賢慧的，可惜不壽，逝世後，我輓以聯曰：「萬轉千迴，寧為才子婦；廿年一夢，蛻此女兒身。」亦紀實也。

我今要談談倚虹病中的事了。實在說，在他重進「時報」的時候，已經有病在身了。那有好幾個原因：他已經是一貧如洗的人了，但人是總想生活下去的，離婚妻楊芬若把七個兒女（四男三女）扔給了他，飄然而去，他不能不對這些孩子們負教養之責。於是只好賣文為活，因此除「時報」外，在「申報」寫長篇小說「人間地獄」，在「晶報」寫小品文，此外東搭西搭的也不少，試想一人的精力有限，而況是個多病之身。再則無庸諱言，他是一個翩翩佳公子，出入花叢，情侶太多，未免斲喪過甚。有人說，他這種患肺病的人，性慾是強盛的，況且自第二夫人汪女士逝世後，又汲汲娶了第三夫人繆女士，燕爾新婚，又人情所應有的義務，如此煎迫，安能不病呢？

在他逝世以後，謠言叢起，有許多怪誕不經之談。有一傳說：謂其病中，有臧伯庸醫生為之治病，不取醫金，而每月資助他四百元。按臧伯庸為黃楚九的女婿，其不取醫金，人可信之，當時為倚虹

診病者，尚有龐京周醫生等，均不取資。如所週知，當時上海醫生，有一種風氣，對於名人名士，以及報界中人，往往不收診費，但得為之揄揚，也已足了。臧伯庸不過中產階級，與倚虹亦不過泛泛之交，如果每與一窮朋友看病，要月送四百元，這是可以傾家的，世界那有這種豪濶的醫生？

說起四百元，我倒有個小小故事可述。先是、倚虹在家中取了珠花一對（這是楊夫人的奩物，當時還未流行鑽石，貴族婚姻中的聘禮，以珍珠為最名貴），託我到銀行裏去抵押一千元，其時林康侯在上海的新華銀行做行長，我就給他看了，銀行裏估價，說至多只能押八百元，而倚虹堅持要一千元。康侯說：「這些小押款，我也不便做主，不過你若肯担保，或可勉強成功。」我為兩方情面所感，便不得已担保了，為期只有半年，利息頗高，倚虹要錢用，也不管它了。但是要他取贖，可說是個幻想，一年不贖，兩年不贖，銀行只是催迫保人，問問倚虹，也兩手一攤，聳聳肩道：「老兄知道我的景况的呀！」後來銀行說：「不贖只好拍賣了，價值短少，惟保人是問。」我也不問倚虹，此時已在病中，便說：「拍賣就拍賣吧！」拍賣所得這一對珠花，只值六百元，我担保的人要代為賠償四百元，我那時在陳光甫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裏畧有儲蓄，便爽爽快開了一張支票送去，以了一重公案，那時倚虹已病重，直到他咽氣，我也不曾向他說過。

倚虹逝世後，友人為理其喪，新娶繆世珍夫人，恐還不到一年吧，却已有了身孕。急電揚州，召其弟介青來，共為善後之策，最緊要者，他一班子女，如何安排。（按：楊夫人共生有四子三女，汪夫人無所出，繆夫人在懷孕中，後生一女。倚虹第一子名慶昌，年已十四五，為中學生，親友助其就學。第二子名慶康，由陳蝶仙（即天虛我生）担任保薦至上海銀行當練習生。第三子名慶芳，他嗣在介青後者，因介青無子故，由他教養。第四子名慶杭，年僅七歲，無所屬，我坦然表示，我願意

任慶杭教養之責，請即往我家。介青示歉意，我說：「無所謂，我家中子女多，可作伴也。」

這時我也已有子女五人，三男兩女，年齡都比慶杭大，慶杭到我家來，他們都歡迎他，愛護他。他們正在鬧甚麼音樂歌唱的玩意兒，寫了一首「歡迎小七歌」（因慶杭的乳名是「小七子」也），以歡迎他。

他以七歲兒童離家，並沒有淒戀之色，大概是失去母愛之故吧。不要看他是一個孤兒，他的性質是剛強的，我試過他幾次，有些事實，他心中是強烈反對的，却只是沉默不言，從不哭泣。在我家數年，及至高小畢業，那時候，我想到自己在他的年齡時，為了讀書與習業問題，頗費思考，而現在又是「畢業即失業」的呼聲甚高，有許多大學生皇皇然無所適從，中學生更艱難了。其時我有一位朋友周邦俊醫生，為上海某大藥房經理，談起明年藥房，要派一班學生到日本學藥劑師，先在本藥廠實習一年。我以為此是一個機會，我便和周醫生說了，也得了慶杭同意，那是要住在藥廠裏的，我太太為他料理了臥具衣物之類，我便親送他到藥廠的宿舍去了。

過了幾天，我問周醫生，他說：「很好！這位畢世兄沉靜寡言，倒像一個成人。」我笑說他索性如此，我覺得放了一條心。過了有一個月多的光景，倚虹的老弟介青寫信給我，他信中說：「慶杭寫信來，他不願習業，情願讀書，包老伯處受恩已多，不願再煩勞他，想到揚州叔叔處來，再進學堂。」我得書深歎慶杭年少有志氣，而深悔自己的冒昧從事，於是即覆書介青，促其早日來滬，携慶杭而去。

前所說的倚虹有三個女兒是楊夫人所出，後來繆夫人又生一女，是遺腹的，所以倚虹共有四男四女。逝世以後，四個兒子已有安排，女兒們呢，都到了她們的姨母家。原來楊芬若有不少姊妹，楊雲

史女兒特多，都嫁在富商名宦之家。就我所知，一位是嫁在朱氏，上海人稱為「叉袋角朱家」，開了好幾家紗廠的；有一位是嫁在阮家，是阮斗瞻（忠樞）的兒媳，袁世凱時代紅人；其餘幾個就不大清楚了。至於繆夫人，真是一位可敬的女士，照現代的倫理觀，她儘可以改嫁，但她却含辛茹苦，撫此孤女，以至大學畢業，自己則以一白衣天使終其生也。

最後，我還要記述一筆，倚虹長子畢慶昌，是研習地質學的，當陳儀在台灣當長官，他是台灣關於地質部份一個機關的主任，我在台灣時，他來訪過我兩次，他是一個溫良摯厚的人。次子畢慶康，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以練習生升為行員，後又調入國家金融某機關，最後又經商至南洋各埠，在曼谷遇一華僑富商，見之大為賞識，招之為快婿，關於船務經營事，均由他主理。

三子畢慶芳，嗣於其弟介青的，其所經歷，我不了解。至於四子畢慶杭，自隨其叔父至揚州後，即入揚州中學女校女讀書，未及三年，即已棄學，其中有一段過程，我未及知，旋知已參加共產黨，到了印度，娶了華僑女兒為妻，在國共和談時期，他曾一度至重慶，為「新華日報」記者，且已改名。解放以後，知其為印度大使館一等秘書，並迎養其母楊夫人。故人有後，足令後死的老友，為之欣慰不已。

回憶邵飄萍（上）

邵飄萍我在最初認識他的時期，還沒有這個名字，我們只知道他叫邵振青。飄萍兩字，乃是他以後到了北京，在文字上所用的筆名。他的筆名也很多，我所記得的，有阿平、青萍等；後來人家只知道邵飄萍，想是飄萍兩字用得多了。當時我說：「飄萍兩字不好，有輕浮之意。」他說：「人生如斷梗飄萍，有何不可？」至於青萍兩字，到了他被害以後，文人詞客，以之與林白水的作對偶，動輒曰「青萍白水，」兩個為軍閥慘殺的報人了。

我的認識邵飄萍，却是先認識了他的夫人湯修慧。因為我在編輯「婦女時報」雜誌的時候，徵求女界同志的文詞，湯修慧即來投稿，她所寫的不是詩詞之類，却是短短的論文，談的是教育、衛生一類的事，我起初以為不是她自己寫的，或是有床頭捉刀人，如畢倚虹夫人楊芬若所為。但後來她來領稿酬，親來訪我，方知確是她自己寫的。她是蘇州人，寄居於杭州，入杭州的浙江女師範讀書的。她談吐甚佳，既大方，又幽默，我認為在現代女界中是不可多得的。

繼而始知其夫為邵振青。振青，浙江金華人，也是在杭州求學的，其學歷我不詳。他倆的有情人成了眷屬，當是在西子湖邊。修慧在訪問我的時候，振青不在上海，後來他到了上海，夫婦兩人同來訪我，也常常吃小館子，旋覺親密了。不過他們來上海，只是作客，固定的居住地點，還是在杭州。我有時到杭州去，他們夫婦也常來陪我遊玩，樓外樓魚蝦一餐，西子湖蕩船半日，在所不免的。但飄萍那時候，在杭州有何職業，我不知道，他既不言，我也未便問他。只見他好像很忙碌，時而上海，時而杭州。他的朋友很多，我都不認識的，他本來一口蘇州話，是他夫人所薰染的，但遇到了他的同

鄉，這個金華話，實在莫名其妙了。

邵飄萍最初就是一個喜歡搞政治的人，但他從來不與我談及政治。他有他的許多朋友，可是什麼團體，都未見他加入。他在杭州時，據說曾與褚輔成等一班人有所謀畧，浙江當局認為他是反動份子，曾欲捕其人，後有人為之疏通，湯修慧也奔走其間，這事他也沒有和我談過，是後來有人告知我的。他是個深藏不露的人，怕我是個新聞記者，亂說什麼了吧？至於他的從杭州、上海到北京，原先也沒有通知我，只是修慧和我說的，那時已在袁世凱洪憲時代以後，五四時代以前，什麼日子，我已忘懷了。

一到北京，他就發揮他的新聞事業的天才。那時候南方人士，關於新聞事業而到北京去的有好幾種：第一、南方各報館特派到北京去的通電員、通信員。北京為政治的重心，當時外國的通訊社，也未能像後來的普遍，如上海「申報」所派的秦墨晒、「新聞報」所派的張繼齋等，都是常駐北京發電的。第二、南方人有些政客，或是依附軍閥，要伸張他們的權威的，便到北京去開報館，因為那時在北京開報館較為容易，不似上海的繁難，所以南方的所謂新知識階級，都惠然肯來了。第三、至不得已也到北京來搞一個通訊社，倘能籌得一千元，可以辦像樣的一個通訊社，甚至有二三百元，也可以辦起來了。

這三種新聞事業，可以稱之為三部曲，可是邵飄萍去了北京，還不到一年，這三部曲完全創立成功了。最先就說，為南方各報特約通電與通信，那是飄萍起初的志願，恐也受一些黃遠庸等的影響。不要輕視那些特約通信員，他們是很有權威的。譬如說：我們蟄居於上海報館裏，編新聞，寫評論，全靠北京通信員的報告，作為指示的。即使那時有外國通信社的報告，那是總不及自家的靠得住。黃

遠庸當時是只寫文章，不發電報的，飄萍起初是又寫通信，又發電報，到後來是只發電報，不寫通信了。

黃遠庸最初在「時報」寫特約通信，可謂名重一時，到了「申報」易主，被史量才奪了去，但黃遠庸不忘故舊，在「時報」每月也還有一二篇點綴其間。及至赴美被害，乃成絕筆。

不久，飄萍就設這個京報館了。我不是說北京開報館較為容易嗎？第一是報址，有許多報館都是開在自己家裏的，那不是省儉得多，便利得多嗎？辛亥革命以後，豪門貴族，退出京師，巨邸也就不少。飄萍的報館，就是開在他們家庭裏，我第一次到他那裏的時候，這地方喚做甜水井呢。第二是印刷，北京有很多印刷廠，這些廠家，都是代各家報社印刷報紙的。好在這些報，出紙不多，銷數也有限，所以一家印刷廠，可以擔任幾家報社的印刷。不過飄萍的「京報」是自辦排字印刷的。第三是發行，假如在外國各大都市以及中國如上海等處，報紙除本地銷行以外，還要每日發行到外埠去的，北京的報紙，却只着重在京銷行，到外省去的寥寥可數，那就省了許多手續（若「大公報」開設在天津乃是例外）。其它在採訪、編輯上，便利之處也正多。若在飄萍，則與他的通電、通信，更有連繫之妙呢！

北京特約通信，係「時報」與黃遠庸創始的。這時的「時報」的北京特約通信，已成空隙了，雖有幾位維護「時報」的朋友，偶爾通信，有所報告，那只是客串性質而已。故邵飄萍正在北京初發展，我就介紹他給「時報」通訊。以文筆而言，飄萍何能及遠庸，遠庸是個名進士，自八股以至策論，現又受了新文學影響，所謂「腹有詩書氣自華」。可是發通電，則飄萍獨擅勝場，精密而迅速，無能出其右者。可惜上海的報紙，都是持保守主義的，怕得罪權貴，洩露他們的秘密，不敢重用。

既而又開一個通信社了，通信社在北京已是很多了，不是我說有幾百塊錢就可開一個通信社嗎？他這通信社附在報館裏連幾百塊錢也可以省。原來這些通信社都有背景，或屬於某軍閥，或屬於某政黨，發稿給北京各報館，以作宣傳之用。他有了他的通信社，一、可與別的通信社作交換利用；二、可以採取對外通信的材料；三、可增加自己報紙上的新聞；可稱是一舉而三善備也。其實這些通訊社是可笑的，屬於某一軍閥的，只為某一軍閥說話；屬於某一政黨的，更為某一政黨宣傳，他們不需資本，只要有一具日本的油印版，一刀中國的毛邊紙，便可解決了。此外便有社長的薪水、採訪的薪水，向他的後台老板報銷，實在只一人兼之，廣東人所謂「一脚踢」，而且東抄西襲，毫不費力。

為什麼我說飄萍的為各報館特約通電，獨擅勝場呢？那是我親知灼見的事。他的發電報，每天有兩個時期。上午，如上海各報館一樣，無所事事。下午三四點鐘，報館及各通信社的報告來了，那都是普通新聞，他先發一次，往往自己不發，託人代發（其時潘公弼為「京報」編輯主任，常為他代發）。夜來九十點鐘，有些政治要聞，是屬於當天公開的，再發一次。這兩次都是發的新聞電。如果發第三次電，必在夜間十二點鐘以後，那就非他親自發出不可，且不拘於發新聞電，常發三等急電，甚而至於可以發密電，也是有的。

有一次，我到了北京，湯修慧邀我住在他們家裏，這正是北洋軍閥繁盛時期。我覺得飄萍這時交際已經很廣，每日下午多半不在家中，夜夜有飯局，什麼報館、通信社，他都不大問訊。及至夜闌人散以後，回到家裏，他才忙了。第一是打電話，他所通電話的那裏，都是可以得到政界要聞的幾位朋友，大都是出席於政治會議的秘書長，或是各部總長的智囊團，當然那是最好的秘要新聞。不過飄萍是有斟酌的，有的發出去，可稱獨得之秘，有的覺得關係頗大，只好按住不發的。這些電報，就是在

十二點鐘以後，要發三等電的了。他的電話在書房裏，我適睡在後房，因此畧知其事。那時我已出時報館，不與問新聞界事，故他也不避忌我。

住在飄萍家裏的時候，有一天早晨，修慧和我說：「今天晚上，振青要在家裏請客。」我忙問請的是什麼人？修慧說：「都是那些官老爺，我也不管，也不大清楚。」這個時候，交際應酬場中還是男人世界，凡是有什麼宴會，即在家中，女主人亦不列席的。不過修慧所以告我，知道我不能高攀遭班闊佬，通一消息給我。我知其意，那天下午，就出去訪朋友，串門子，吃夜飯，打游擊戰去了。及至回來時，他們家裏還是賓客喧譁，我只見那個孫大鬍子孫寶琦，正在與高采烈的打牌。我便一溜烟的跑到房裏去睡覺了。

談起孫寶琦的打牌，我又有個插曲了。那個時候，北京賭風極盛，麻將牌已是家喻戶曉，而舶來品的撲克牌，尤為首都人士所歡迎。至於軍閥中這班老粗，還是以為傳統的牌九來得爽快。可是這位外交部孫寶琦總長，酷嗜這個方城之戲，但是又打得手段奇劣。他有一個癖性，凡是摸到了中、發、白三張牌成為一克時，便將這三張牌，合在檯面上。有一次，起手就得了三張中風，洋洋有得色，照例合在檯面上。隨後他又摸到了一張中風，也不開槓，也不丟出。及至人家的牌和出來了，他才拈出那張中風來，說道：「誰有中風？檯面不見，可是被我扣留住了。」有人問道：「那您合的是什麼牌呀？」翻開來却是三張中風，大家都哈哈大笑。這是修慧講的，她說：「他是外交總長呀！怎麼如此糊塗？」我笑說：「那便是鄭板橋所說的『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了吧。」

我住在飄萍家裏的時候，長日無聊，飄萍總是出門去了，修慧說：「我們來打個小牌吧！我們也是常常打的。除我與修慧兩人之外，到外面編輯部裏找兩人便行了。但編輯部裏只有潘公弼一人在，

還是三缺一。修慧道：「我們可找徐老四。」徐老四何人？那便是凌宵漢閣主徐彬彬是也。本來自從黃遠庸被害後，「時報」的特約通信，後起無人，飄萍又懶於寫長篇大論的通稿稿的，於是我就介紹徐凌霄，倒也寫了有好幾年，現在久已不寫了。他在北京窮困得很，和飄萍也認識，因為寫通信時，我叫他到飄萍處探訪新聞。現在飄萍知他經濟困難，在京報館為他位置了一職。

修慧便命僕人去請徐四爺來，因他住得相近。我因問徐老四境况如何？她說：「他這個人太疏懶，不活動，在北京此刻這個地方，正是要手打腳踢，那他就吃虧了。他倒是老北京，一個人住在這裏，沒有家眷。他弟弟一士，却在天津，是人家稱為掌故家的。」正說時，徐凌霄來了，穿了一件舊袍子，雙袖都污黑了，真有些落拓不羈的樣子。偏有那個修慧老給他開玩笑，衝着他道：「徐四先生！您今天洗過臉嗎？」徐凌霄雖別號彬彬，却也是嘻嘻哈哈的。

過了一天，我去訪問了徐凌霄，直到了他的房間裏，這間房，既是他的書房，又是他的臥房。桌子上亂七八糟，堆着許多不可究詰的書籍，臥床上張着一個月洞帳子，怎叫「月洞帳」呢？那是四周圍全都圍住，只在帳門前開一圓洞，人要蛇行而入的，這種帳子，在夏天防蚊最好的，但是北京很少蚊蟲，問了他，他說：「雖無蚊子，也有一種百蛤子，甚至於還有蝎子。」那我就知道了。我以好奇心，向那月洞門裏張了一張，便覺有一股氣息衝鼻而來，不是吳剛砍的木樨香味。再一窺看，則見綫裝木版的整套書籍與痰盂、茶杯，分庭抗禮呢！

至於他的弟弟一士，我只僅見一二回，他們有個一元聚餐會，我會臨時加入過，何謂一元聚餐會？就是每人取出一塊錢來，聚餐一次，那時物價廉，有八人至十人，也可以得豐美一席菜呢！座中許多同文同志，可惜我此時都記不起來了。

回憶邵飄萍（下）

我到北京不下五六次，有時在天津也就停留下來。那時火車已通，從沒有趁過輪船。但最初的火車，還未能聯運，即如滬寧為一段，津浦又為一段。直到了聯運以後，從上海可以直達北京，這便可以從我住居的愛而近路慶祥里踏出數十步，走進北火車站，登上火車，一直可以到北京東車站下車。名稱也改為京滬鐵路了，這是何等的便利呀！

到了北京，我總是住旅館，只不過在邵飄萍家，住了也不到半個月。那時張岱核先生也曾邀我住到他家裏去，那是一個大公館，排場極闊，僕役衆多，我總覺得不便，不如住旅館自由得多。在天津我也是住旅館，我為什麼有時到了天津便停留下來呢？因為在天津我也有許多朋友，我的老友錢芥塵，在那裏開了一家報館（報名我已忘却），我也住過在他報館裏，幫過他筆墨上的忙。當時天津與北京，就像北伐以後的國民政府遷都後，上海對於南京，做了首都的一個屏藩。因兩處都有租界，那些貴官鉅商，都似狡兔的在那裏營巢窟呢！

我有一次到北京，並不是住在飄萍家裏。這一次，從北京回上海的時候，在東車站已經上了火車，飄萍忽來送我。恰遇章行嚴夫人吳弱男女士，在我車廂隔鄰，其時行嚴在上海大病，夫人急往省視，因託飄萍打電報到上海去。這一回事，我在前章已經說過了。我們正在談話的時候，火車却已到了開行的時刻，站長挾了兩面紅綠旗，走進月台來了，飄萍也就急忙跳下車去。誰知道一次火車送別，早有偵探跟在他的後面，或者是防他搭着火車，離開北京。幸而飄萍很機警，就在送我的當天晚上，避到了東交民巷六國飯店去。

到了明天，不客氣的便到京報館來抓人了。飄萍當然未被抓去，却把京報館的主編潘公弼捉了去，着他時交邵飄萍來，才可釋放。

寫到此，我還有一個閒筆，也得叙一叙：當飄萍送我匆匆下車時，把他一枝手杖，遺留在我車廂裏。及至發覺，他已在月台上，我即在車窗裏將手杖伸出去，但火車已蠕蠕動了。飄萍忙說：「不要了！不要了！那手杖送給你，作為一個紀念。」這話不過是一個戲言，這些小事，不足置意。我把這手杖帶到上海家裏，置諸壁角，我那時不用手杖，六十歲以後，漸漸用起手杖來了。也曾買了幾枝手杖，都不趁手，因覺放在壁角飄萍所贈的手杖，長短適中，提在手裏輕鬆，便取來用了。一直的用着，直至飄萍被害了，也是用着，有兩次在電影院裏遺失了，也還是失而復得的找回來。幾年來流離轉徙，一切書稿文物都散失，而獨此手杖，長隨我身，我今寫此稿時，這手杖尚植立壁間，當時飄萍說，給我作一個紀念，真是一種讖言呀！

我回到上海，飄萍的那個遭遇，絕不知情。我還寫信到他那裏去，謝他車站送別，並告以章行嚴的病已痊愈。但沒有得到答覆，這也是常事，「慣遲作答愛書來」，我們也常有此病，何況他是個忙人。遲之又久，在上海報上微露一點消息，說邵飄萍有被捕之說，已避入了東交民巷，至於為什麼被捕，那一個機關要捕他，也沒有紀載。以我推想，總是在他的通信上出了毛病，因為人家關於政治上秘密，被你洩漏出去，那就有應得之罪了。我本想寫信給修慧，問問她的實際情形。既而一想不好，人而至於要被捕，必然檢查你的來往書信，未可冒昧從事。並且即使我知道了又怎麼樣呢？未能於他有益，所以想寫又擱筆了。

又過了一個多月光景，我在家中午飯以後，有人打電話來：「喂！你知道我是誰呀？」我一聽就

聽出飄萍的聲音，我便問：「你怎麼到上海來的呀？幾時到的呀？現在住在那裏呀？」一連串的問題。他說：「我剛剛到，第一個電話就打給你。我住在西藏路某一旅館某號房間（按：所云西藏路某一旅館，不是遠東飯店，我已忘却這旅館的名稱，那只是一個中等旅館），你可以就來嗎？」我說「我可以立刻來。」他說：「還有一事，我到此旅費已竭，你可以借給我一百塊錢嗎？如不便，少些也無妨。」我說：「可以！可以！」

我想，住這等中級的旅館，一百塊錢，可以供一星期之用呢。到了旅館裏，知他住在樓上，門口旅客牌上，却寫的是趙先生，趙與邵音相近也。不去管它，推進他的房門，却見另有一位年輕女子在座，飄萍連忙介紹道：「這是張小姐，我們一同從北京來的，她是無錫人，要回去望她的媽媽，我們作伴同來的。」這位張小姐，年約廿一二歲，貌僅中姿，看她的態度一切，似為北京胡同中人。並且既是回無錫要看她的母親，為什麼經過無錫不下火車，一定要跟他到上海來呢？後來詢之果然，原來飄萍施金蟬脫壳計，在八大胡同裏，找到一位相識的，權為臨時夫婦，以掩偵者之目，那就是這位張小姐的内幕了。

至此我方知那天東車站送我，即有偵探跟隨其後，幸即發覺，遁入東交民巷，明日將潘公弼捕去，都是飄萍親口告我的。至於為什麼被捕呢？在我那時假想的不差，確是為了洩漏政府的政治機密。不過當時飄萍還不服氣，我記得這還是段祺瑞執政時代吧，飄萍說：「這些軍閥，鬼鬼祟祟，搗亂世界，設計害民，我偏要撕破他們的秘密。」但究竟是什麼一件事的秘密？在何處洩露了他們的秘密，飄萍沒有說得清楚，我也未便窮詰他了。人家說：「飄萍的通信機構，不獨為報館，也有為個人的，那是我所未知，也有人說，飄萍對於日本的報紙，也担任通信的，我更不知道。不過那時中外通信，

並不禁止，日本也有通信社在中國，北京、天津、上海，還開有好幾家日本報社呢。

飄萍來了不到一星期，好像個人經濟上已有活動了，於是資遣了那位張小姐回無錫去，他也遷居於南京路一帶的高級旅館。最初湯修慧的來信，都寄到我家裏轉交的，後來他有了固定地址，就不必由我轉了。我曾問過他：「你既出走，而公弼又被拘留，這個京報館、通訊社，如何辦理呢？」他說：「這個不用憂慮，修慧自能料理。前天她來的信上說，公弼被拘，公弼的太太屢次來吵，除了薪水照發外，還有公弼別的進款，也要我們担任。當然是我移禍於他，據說現在也調停好了。現在我們先要把公弼保出來，修慧正在設法辦理此事。」我覺得在現代婦女中，如修慧其人，殊不可多得。

飄萍是性情高傲不可抑制的人，他什麼人都不買帳，但對於修慧却有些吃閃。飄萍與修慧本非元配，他在金華是有糟糠之妻的，不過沒有讀書識字，深居內地，未免有些土氣。他自與修慧結合後，金華也就不回去，好像是離棄她的樣子。倒是修慧教人把她從金華接到北京來，與之同居。又，修慧無所育，這位元配太太，却生了一個女孩子，玉雪可愛，修慧非常愛她，視如己生，這都是尋常婦女不可及處。我住在他們家裏的時候，有一天，兩人大吵嘴，也不知為了何事，我這個魯仲連，只好作一個無理緒的排解，最後還是飄萍折服了。

更有奇妙可笑的事。飄萍好冶游，加以他結交的，都是要人幕府所稱為智囊人物，可以探取得秘要新聞的人。那就花天酒地，無足為奇，而正於此間，可以在無意中得多少大好資料。於是逛胡同，叫條子，成為家常便飯。修慧不能禁止，便即說：「我也去！」飄萍笑說：「這如何可能呢？那有帶着太太嫖堂子，吃花酒之理。况且滿桌子都是男客，而其中却有女賓，似乎成為笑話。」修慧道：「誰敢說是笑話？我就要訓斥他們一頓。誰是定了這個法律？只許男人吃花酒，不許女人吃花酒，你們

還叫着男女平權，却事事排斥女人。」飄萍無可如何，也只得讓她同去。

到了胡同的院子裏，飄萍有許多朋友是認得修慧的真不敢笑話她，只說：「邵太太也來了，歡迎！歡迎！」入席以後，大家都叫條子，她也叫條子（叫條子，即如上海妓院中「叫局」，乃召妓侑酒之意。上海妓院印有局票，此間則用紅紙剪成紙條，寫所召妓名於上）。這個時候，北京正籌開國會，各省議員，雲集京師，而上海的妓院主政，也派了艷名噪一時的紅姑娘，到北京來淘金，時人謂之「南花北植」。修慧就把上海最著名的姑娘叫來，她們不知徵召者乃是一位女人。方錯愕間，修慧却是一口吳語，先自招呼她們，說自己也從上海來，和她們稱姊道妹，一點不搭架子。於是這一班花界姊妹，大家稱讚邵太太不置。

但有一次，却真鬧成了一個笑話。要知道北京八大胡同的妓院，是集體的，不似上海租界裏的妓院，是散處的。它那裏是，每一妓院，是一個大院落，裏面有幾十個姑娘，至少也有十幾個姑娘，每一姑娘就有一間房，各有領域，未能侵越。

還有一個規矩，別一個院子裏的姑娘，不能平白無故到這個院子裏來，除非是客人叫條子，那是本院有好處的。再則是客人串門子，帶了別院的姑娘來，這個名稱，叫作「過班」。那一天，有人請客，飄萍和一二朋友，酒酣飯飽之餘，由這個院子，到別一個院子串門子去了，修慧也跟了去。北京這種妓院，也帶有一些官派，凡有客人踏進門去，便有一個人為之引導，問你找那位姑娘，便引導到那位姑娘房間去，這種人的名稱，叫作「跑廳」。這回修慧跟了飄萍來，那個跑廳瞎了眼睛，以為是帶了別院的姑娘來了，大呼「過班」，被修慧順手一個耳刮子，打得那個跑廳鼠竄而逃。

此事非我親見，朋友告我一時傳為笑柄。據聞事後修慧亦深悔之，一個有知識的女子，出手打人

，未免有失閨儀，因此也對於飄萍持放任主義，不再步步為營了。女子終是弱者，結果飄萍還是金屋藏嬌，自然是胡同中人物，及至飄萍死後，也就「蟬拽殘聲過別枝」了。

這些瑣事我不再述了，再說當時飄萍在上海一住就是三個多月，他在上海本來有朋友，加以我認識的朋友，他也認識了，如余大雄、畢倚虹等等，並不寂寞寡歡。北京的事，由修慧給他奔走料理，呼籲疏通，不久，潘公弼也放出來了，他的事也漸漸的消釋了。北洋軍閥時代是瞬息千變，此長彼消，但看各方面勢力如何。不過以修慧的賢能，我覺得飄萍實有些辜負了她。這次飄萍在上海，小有揮霍，所費也不貲，也不得不回北京去了。初到上海借我的百元，也沒有見還，想他已囊無餘資，或已忘却。直至明年舊曆歲闌，忽由某銀行電匯我二百元，附語云：「歲闌兄或有所需，貢此寥寥」，大似前清封疆大吏，致送北京窮翰林炭敬一般，他就是這樣狡獪弄人呢。

第二次要抓他的，便是他送命的那一次了。這個時候，我已幾年不到北京，連音問也久疏了。我的朋友在北京的也漸少，偶有人從北京來，傳說邵飄萍仍很活動，意氣飛揚，不可一世。而這時也正是軍閥們戰鬥紛亂的時代。所以我直到飄萍死後，綜合友朋所報告，畧知其顛末。

據說第二次要抓他時，飄萍也早已有所覺察，也似第一次的避入東交民巷。但對方並沒有像第一次的到報館去捉人，那時潘公弼是否還在他的京報館，我可不知道了。

所以飄萍雖然有即將被捕的風聲，對方却不露覺色，好似沒有這件事一般。但飄萍仍小心謹慎，躲在那裏不敢出來。遲之又久，一點沒有影响，覺這事已經鬆勁了。飄萍以思家心切，有幾次在深夜溜出來，到了家裏，他不但有大公館，還有小公館，東交民巷冷冷清清，淒淒切切，那裏有家裏溫柔鄉之好呢？

有一天，他從東交民巷出來，遇到了這個倒霉鬼——夜壺張三、張漢舉（此人在北京，亦開一家報館，為軍閥們的走狗。夜壺張三這個綽號，是北京胡同裏姑娘所題贈的，說他口臭專說髒話也。這個人，後來為了女伶孟小冬事件，做了梅蘭芳的替死鬼，醜史甚多，茲不贅述）。張漢舉向飄萍道：「你早沒有事了，我深知道，何必再躲躲閃閃呢？」飄萍因為知道他常奔走於這些軍閥之門，常能刺探些消息，因此有些信他的話，而且好久以來，對方一點沒有什麼舉動，躲在東交民巷，要到何日為止呢？所以他放大了胆子，住到家裏來了。

誰知對方並未把這事放得輕鬆，張漢舉那裏會知道這種事，只不過他在自己瞎吹，以為他能在那裏參加機密，出來傲示於人罷了。飄萍從東交民巷出來，早有偵探追隨其後，經詳細偵察，確知飄萍那夜住在家中，便攔門捕捉，把飄萍押上囚車去了。那時候，北京的勢力，屬於奉派，張宗昌、張學良均在北京，軍政執法處是王琦，就是他奉命捉人的。飄萍捕去了，家人惶急，友朋們極力想法援救，但是無濟於事，當夜已在東刑場秘密槍決了。

有人問：「邵飄萍到底犯了什麼罪呢？」說是共產黨。問：「有什麼證據呢？」却是沒有。那時候，這些兇殘的軍閥，不問捉到任何他所敵對的人，痛恨的人，給他一頂紅帽子戴，說是共產黨，也就完了。甚至於自己的姨太太，紅杏出牆有了外好，捉了這個男人來，也說是共產黨，槍斃了。但是飄萍究竟總有他們所視為犯罪的原因的，他只是一個新聞記者，為什麼既無告發，又不審訊，便把他處死，這是否其中有不可告人的事，難於宣布呢？

據友人傳述，畧可置信者有二事。一為洩漏軍事秘密，這件事，大家可以意想到的。在此爭權奪利的世界，以飄萍的職業，與他的大胆，即因此而把生命犧牲了，又何足怪。一為他雖然不是共產黨

而與共產黨聯絡的，時人謂之「親共」，這也難於否認。因為飄萍當時交游既廣泛，思想又激進，不知不覺的他們就目為「同路人」了。還有一說：飄萍近與馮玉祥甚為接近，玉祥是到過莫斯科的，更傳說馮玉祥與他有經濟關係的，凡此語言，都成為飄萍催命之符，這次罹禍，是否因此，亦難斷定。

再要問：北京那時是奉派的天下，張宗昌、張學良，都在北京，王琦不過是執行死刑的人，主動的究竟是誰呢？可是多數人說張宗昌，少數人說張學良。這也不難推想，張宗昌為了林白水醜詆潘復為腎囊，只一句話便說：「斃了他！」簇新鮮的事兒，可以作為旁證，而況執行者又是那個劊子手王琦。至於張學良似乎不像張宗昌自稱老粗，綠林大學畢業，而比較有深謀的人。飄萍出事後有許多平日擁護少帥的人，都為之分辯，但有一客云：「為了疑心他奪權而殺了他的父執楊宇霆，又何惜乎這一個新聞記者呢？」飄萍死矣，至今還成一個謎。

時報小糾紛

新聞事業，是站於是非得失之林的，雖然譽之者說什麼無冕帝王，三千毛瑟；亦自詡為不畏強暴，有聞必錄。但闖起禍來，却是很大的，在中國，先是有在上海發生的蘇報案，使到章炳麟、鄒容的

吃官司，後又有邵飄萍、林白水在北京罹殺身之禍，這種文字獄可不小呀；但是在我進入上海的新聞界時期所謂申、新、時三大報紙的老板，都是小心謹慎，自保身家，不敢惹禍。專制政府雖痛恨報紙，而不庸諱言，報館亦恃租界為護符，對於洋人也不敢得罪，不過大毛病雖是沒有，小糾紛總是有的。我偶然想起幾件事來，且為述之：

有一次，我們「時報」的杭州訪員，寄來一封通信，報告杭州出了一件井中放毒案，其詞甚長，那個訪員筆下也還通順，我就發在地方新聞的第一段。誰知過了三天，我友楊補塘（蔭杭）寫了一封長有十餘張信箋的信來責備我。原來他正在杭州做高等審判廳長，這井中下毒案，官司正打得急鼓密鑼的當兒，忽然「時報」登出這一封通信，語多歪曲，杭州人又都看時報的，於他的判決很多掣肘。他信中說：「你應該知道在官司沒有結案之前，報紙上不該瞎加批評的。」他這樣的譴責我，我可俯首無詞呀！但楊補塘這位朋友，我一向是尊敬他的。他是日本早稻田的學生，學法政的。和雷繼興、楊翼之等，都是同學。為人嚴正，同學們戲呼他為「無錫孔聖人」（他是無錫人）。回國以後即入司法界，在辛亥革命，洪憲失敗，段琪瑞執政的時候，他是北京的檢察總監。是否這個名稱不記得了，總之執行檢舉罪犯人的，那就有這一職司。講到那裏，楊補塘的故事來了。

原來北京那時有一種私娼，和前門外八大胡同的公娼是分道而馳的。在東城有一家私娼，叫做什麼金八奶奶的，生涯鼎盛，這都是一般現任官僚所照顧的，因為他們不能彰明較著的到八大胡同去，只能到這些地方去吃酒打牌。那時老段執政，他的部下有所謂安福系者，大約金八奶奶那裏，安福系出入的人最多。但是私娼是北京明令禁止的，檢察總監是檢舉違法犯罪的人，金八奶奶那裏人言嘖嘖，楊補塘早有所聞。那天晚上，帶了法警，親去捕捉，誰知捉了一大批都是安福系人，如朱深、曾毓

秀等都是總長級，連一位規規矩矩許矮子許世英也在內。於是許多高級機關裏的人都來說情，打招呼，他一概不買賬。說是：「我盡我職，明天解法院，聽候審判。」

還是幾位同學的好朋友勸了，說道：「何苦呢？得罪了許多人，像許俊人（世英的號）想也不是同流合污的人，只是被他們硬拖了去。解到法院，怕也是一丘之貉，他們樂得做好人，用不着審判，就放歸了。況且這又有什麼大罪名，不過行止有虧罷了。」楊補塘想想也不差，就讓他們用假姓名保出去了。不過他們想想，這個人留在京裏，總覺有些討厭，但是也扳不着什麼差頭，而且民望也好，總說他肯辦事。適巧浙江高等審判廳長需人，便把他派到杭州來了。以檢察而遷審判，似為升職，實在是明升暗降。那是在軍閥時代。他後來厭棄了在中國做司法官兒，重到歐美游學去了。（曾在申報上寫文章，筆名「老圃」。）

在晚年時，我常和他見面，同住在上海法租界，到夕陽西下時，法國公園（後改名為復興公園）水邊林下，是我們談話之地。他的妹妹楊蔭榆，和他的脾氣一樣地固執。我告訴他：「蔭榆就任北京女子師範初來的時候，我和楊千里，都在北京。蔭榆要請千里擔任文學系什麼（因蔭榆在務本女塾時，千里是她的教師）千里自己不就，却移禍江東，把我介紹給她，以致蔭榆到了我旅館兩次，極力勸駕。試想我那有資格，在北京女師範教書，極力再三辭謝，而已經被魯迅在「語絲」上罵了。」補塘說：「當時我極力勸蔭榆不要到北京去，她在美國教書，豈不很好，她是愛國心熱，說：『人是總要回祖國的，我不知現在中國的女孩子進步如何，也得回去看看。』她如此堅持，我還有何話可說，不想真是碰了一個大頂子回來。」

楊蔭榆從北京回來以後，在蘇州設立了一個私家女學校，從學的不過十餘人，都是高級女生。她

是一個老處女，沒有嫁人的。補塘一家，却仍住在上海。那個時候，已在日寇侵襲時期了，蔭榆在蘇州的一家鄰居，為日寇所強佔，蔭榆仗義執言，說她可以向日本領事館去代他們控訴，因為她留學日本多年，可以說日語。老遠的跑到盤門外青陽地日本領事館，向之責問，領事很客氣，說定要查辦。回來走到高高吳門橋上，誰知有人躡其後，一個日兵，一脚把她踢下吳門橋死了。越數日我在公園又遇見補塘，他對我只說了四個字：「我的阿妹……」已淚如雨下，泣不成聲了。

我原本是寫「時報」雜事糾紛的，先想到杭州井中放毒案涉及楊補塘寫信與我的事。忽然把楊氏兄妹的事，敘述一番，去題千里，真是跑野馬了。言歸正傳，我且說得了補塘的信後，便寫一封抱歉回信，承認訪稿是我發的，現在可怎麼辦呢？過了幾天，得他回信，他說：「案已判決了，報上也不必再談了。照例，案子未判決以前，我也不應該寫信與你辯論是非的，因為我們是老友，對你有違言，想能原諒的。」

這一小糾紛結束了，再說另一糾紛，這一個糾紛，來勢很兇險，但不及一小時，也就解決了。

有一天，有兩個軍士模樣的人，闖進了報館來，到會客室中，把一枝手槍，向桌子一碰，對報館裏的茶房（僕役）道：「喊你們主筆出來！」茶房戰戰兢兢到主筆房報告，說：「他們有手槍。」那時幾位主筆都不在館中，只有我一人在那裏，聽說他們有手槍，我倒有點兒吃閃，真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無緣無故的吃了顆衛生丸，到了陰間，遇到了我家祖先的孝肅公，問你小子是怎麼來的？我也回答不出。說是不敢見他們吧，我也還有點自尊心，不服氣，難道就被一柄手槍嚇倒了嗎？

那時我便吩咐茶房向他們說：「你們掏出手槍來，我們主筆便不肯出見，因為你們有手槍，我們

主筆沒有手槍。』茶房去說了，回報我道：『手槍已收起來了。』我那時便去會見他們兩人。這兩人是從江西來的，一個年紀較輕，大約不滿三十歲，就是掏出手槍來的人；一個年長，約摸有五十多歲了。年輕的掏出一張破破爛爛的舊『時報』來，在一段新聞上，抹了一個框子，我知道又是地方新聞出毛病了。他問道：『你們這新聞是那裏來的？』我說：『我們報館有訪員，是訪員寄來的。』他說：『這訪員姓甚名誰？住在那裏？亂造謠言，我要辦他。』我說：『對不起，報館裏的規矩，不能把自己的訪員隨便告訴人的。』那時候，這個年長的發言道：『那末假使訪員報告一件不確實的事，報上登出來，報館也不負責任嗎？』我覺得這年長的話，就和緩得多了，我說：『報館是公正的，如果是不確實，你們可來函更正。』年長的道：『應該由你們報館自行更正。』我說：『這也是可以的，但我們究不知訪員的來稿是否確實，須得寫信去調查，就得多費時日了。』那年輕的跳起來道：『咱們等不及，也不要你們調查，咱們有辦法。』我知道這是他的落場勢了。

臨行，我還警告他們：『你們剛才掏出手槍來的舉動是不對的。要知道這裏是租界，如有人身邊藏有手槍，在馬路上行走，便拉到巡捕房去了，你們要小心。』我這話雖然有些調侃他們，實在也是實話呀！後來寫信問南昌訪員，說是甚麼麻煩也沒有。大約他們也不是專為這新聞而到上海來的，『時報』所登，還是兩月前的事，路經上海，用手槍嚇報館裏的人罷了。

這兩件都屬於地方新聞上的事，還有兩件，乃是『小時報』上闖的禍了。不是說過『小時報』上有一種『特約馬路電』嗎？與特約路透電只差一個字，這也是花邊新聞，但僅限於本地風光，那已在劉香亭編輯『小時報』的時代了。當時設計『小時報』的當兒，原是說要做到雅俗共賞，人家稱賞『小時報』，也說它能做到雅俗共賞，不似那『民國日報』、『時事新報』的那種副刊，專載論道講學

的大文章的，這次出毛病，也是一雅一俗，可算得是雅俗共賞了。

有一天晚上，有位某大學某教授（我這裏不想記出學校及教授的名字）他到報館裏來，指名要見我。我看了他的名片，聞名而未曾見面，既然他來見訪，必有所事，只得出來見他了。寒暄已畢，他談到：「你們辦的小時報，很有興趣呀。」我笑說：「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他說：「都是外來的投稿嗎？」我說：「是的。」他說：「像那種特約馬路電之類，也有稿費嗎？」我說：「那是微乎其微的，規定了兩角至兩元。」我暗想難道一位大教授也想在「小時報」投稿嗎？但見他在胸前西裝衣袋裏，取出一本小記事簿，又取出一張小字條兒，是報紙上剪下來的，我知道這事情便有些不妙了。

原來這一個紙條兒，便是特約馬路電，上刊着：「某大學教授女公子，素有校花之譽，近已與同學某君，戀愛成熟，即將結婚，令人艷羨不已。」下面的署名是「蕭郎」二字。某教授問道：「像這樣一個特約馬路電，也只值兩角錢嗎？」我這時已是面紅耳赤，說：「這是不該登的，這來稿雖不是我發的，我也應當負責。」我那時便極力道歉。他見我局促之狀，便道：「要是在歐美的報紙上，登出那種新聞，那是無所謂的，不過在中國，還是守着舊道德，以談人閨闈為戒的。」我只得說：「是！是！」我想這個馬路電，已經登出來了，他此來意欲何為呢？

我說：「我們是很抱歉的，怎樣來一個補過之法呢？請先生見教。」他說：「女孩子們性情固執的多，她看見了這條新聞，心中很不快，她想知道這投稿人的真姓名是誰呢。」我當時一看到投稿人的署名是「蕭郎」兩字，便知道就是追求他的女兒而失戀的人，因為「候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大家已是讀得爛熟的了，可是這也不便和那位教授說，但投稿人的真姓名，確是不知道。只

得以實相告，幸而這位教授先生，也不執意苛求，大概是他的那位的女兒，迫着他到報館來，他敷衍一陣走了。這一個馬路電，是劉香亭發的，我告訴香亭，以後要小心，往往不過幾十字，就惹出麻煩來了。

誰知在這兩三個月後，「小時報」又出毛病了。有一天，有三位歪戴了草帽，身穿黑色短衣，不三不四的人，闖進報館裏來。自稱探員（上海俗稱「包打聽」，又稱「包探」的），也要來打主筆。

問他們為了什麼事呢？原來也是馬路電出了事。一個探長（包打聽頭腦，美其名則曰「督察長」）死了，說他是患了「夾陰傷寒」死的（「夾陰傷寒」說是在性交時受了風寒所致，中醫有此病名，西醫否認之）。那探長有一妻一妾，分居兩處，却是死在小老婆那裏，而這個大老婆是個悍婦，上海人所稱為「白相人嫂嫂」的，要打到小老婆那裏去。就是這一個新聞，我們這位劉香亭先生，大概覺得有趣味，發在馬路電去了，其實也可以算得里巷瑣聞的。

這次我真胆怯不敢直接去見他們了，因為這班人是沒有靈性的，如果我貿貿然跑出去，他們不問情由，兜頭對你一個巴掌也是很難說的，我就犯不着吃這眼前虧呀。我想起我們報館營業部裏有位陳先生，他的綽號叫做陳天亮（因為他也是一位夜遊神，常常到天亮方才回去），和他們這班人有些連絡，請他出去解圍。先告訴他，我們這裏的主筆還沒有來；再問問他，你們這回來找主筆，是什麼意思？是否要求更正？我們可以給你們更正；至於大老婆要打小老婆，此乃他們家庭的事，報館裏可管不着了。

他們最初是其勢洶洶，後經陳天亮和他們稱兄道弟，嬉皮頑笑一番，也就緩和下來了。要說更正

，如何的更正呢？所載的都是實事，據陳天亮說「這班都是包打聽夥計（上海巡捕房一個探員，手下可用若干夥計的），要他們寫一個更正稿也寫不來的，這件事便這樣不了而了之了。這個馬路電，時常闖禍，本想取消了它，但也常常有很好特別的新聞，即如「閻瑞生謀殺王蓮英」，在上海社會新聞上是一個特別案子，當夜就有人打電話給「小時報」，到明天別家都無此新聞，而「時報」獨有呢！以上都是新聞上的糾紛，就所能記憶的偶寫一二，其餘尚多，均已忘却。更有一事，可惱而又可笑，記之如下：

有一天，報館接到一張會審公堂的傳票，是控告時報館的經理狄楚青和主筆是我的。為了什麼事呢？說是我們的報上登載了非法的廣告。什麼是非法的廣告呢？原來是那種賣春藥的廣告，什麼「三鞭壯陽丸」呢，「大力種子丸」呢，名目也是繁多的。「時報」向來也是不登這類廣告的，不知如何廣告部不小心登出這類廣告來了。

這也不去管它，不過我們編輯部，從來不管廣告部事的，他們告經理是可以的，為什麼告起我來呢？我對於他們廣告部的事，不但不去問詢，連大樣也不看的，為甚麼要帶累我吃官司呢？

問了楚青，他好像沒有甚麼擔心，說：「吃官司就吃官司了，到那一天我雇一部馬車，到你家裏，同去新衙門就是了。」我道：「我其實與廣告無關，你去了，我可以不去的。」他笑道：「你不去嗎？臨審不到，他們明天就出拘票，來捉你了。」楚青好像是個老吃官司的來嚇我。我問是誰審判呢？他說：「一個外國人，大概是英國領事，一個中國人，便是關炯之。」我說：「關炯之不是我們極熟的人嗎？」楚青說：「那時候，他板起面孔，不認得人了。」

說起關炯之，上海是無人不知的，他的原籍是湖北省，是前清一位舉人，捐了一個同知官職，到

江蘇來候補，後來派到上海租界裏來做會審官。楚青本來和他極相熟的，據說兩人還是鄉榜同年，不過一個是湖北，一個是江蘇而已。他們兩人時常在宴會上相遇，嘻嘻哈哈一番。關炯之還會哼幾句京戲，有一次在電話裏唱給楚青聽。我由於楚青認識他，也認識他了，我住在愛而近路，下午坐了人力車到報館，他坐了馬車到新衙門（即會審公廨），在路上每次相遇，總是從車窗裏探出頭來和我招呼，現在竟要高坐堂皇審判我們了。

那天我和楚青，上午九點鐘就到浙江路這個會審公廨了。只見裏面擁擠許多人，也有小販、苦力、黃包車夫等等，都是吃官司的。這個地方，不像是個法院，却見那個關老爺（上海一般「下級人」這樣叫他），和一個外國人，並肩據案坐着。他是不穿西服的，把一頂軟胎的瓜皮小帽，放在桌子上。旁邊坐了幾個是否翻譯、書記之類，我們也弄不清楚。但對這個判決是爽快極了，也不詢問，也無須答辯，被告走到案前，旁邊一個書記模樣的人，只說你罰幾塊錢，給他一張單子，便有一個穿制服的巡捕，陪他到繳款處，付了罰款就完事了。不過這些罰款，很為輕微，不過幾塊錢，但在那些小販、苦力、黃包車夫，即使罰他兩三塊錢，也是幾天生意白做呀！

輪到我們，也是一樣，既不訊問，也無須答辯，關炯之看也不看我們，「顧左右而言他」，和這個英領事，鬼頭鬼腦，不知說些什麼話。那個書記簽發下一張單子，說是每人罰十元，因為我們比那些小販「高級」，所以罰得要重些。楚青是帶了報館裏一位會計先生來的，讓他去繳罰款，我們便坐了馬車回去了。

隨後，我們又把這個審判討論了一下，「為什麼問也不問，便這樣判決了呢？」楚青說：「來不及呀！他們早晚兩次，每次就有三四十件案子，你要訊問答辯，可要花多少時間。而且不問則已，一

問就生出許多嚙嚙來，所以只好打一個悶棍了。」我說：「難道沒有冤枉的嗎？」楚青道：「我想多半是冤枉的，幸而這只不過違警罪，罰去兩三塊錢就算了。那些做小生意的，就怕你拖下去，他們是做一天，吃一天的，受了冤枉也就只好吞下肚裏去了。」這種情形，不獨當時上海租界如此，「天下的烏鴉一般黑」，凡是被侵畧的什麼殖民地、租借地的居民都要受其荼毒吧！

路 劫 記

約在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間，上海租界內，綁票路劫之案，真個是沒有虛日。綁票是對於大資產階級，路劫是對於小資產階級，我會被路劫過三次，想他們對我視為小資產階級的了。再說，那種路劫行為的人，專剝去行路人身上的衣服，上海白相人的行語，叫做「剝豬糞」，我曾三次被剝，又得了這豬糞的雅號，真令人啼笑皆非。這種事，在當時他覺得有些驚恐、惱怒；如今想起來，還覺得有些滑稽可笑。

我已不記得那一年，也不記得是何月何日，總之那個時候是冬天。我家住在鄰近北火車站的愛而近路，每夜從望平街報館裏回去的時候，總要午夜兩點鐘，看過報紙的大樣後，方才可以離開。從報

館裏回到家中，自南而北，要經過一條極狹的路，叫做唐家街，這唐家街雖然既狹且短，但橫路極多。某一夜，我報館裏事畢以後，即坐了人力車回家，車子剛到唐家街中段，便有兩人從橫路裏竄出，攔住車子，一人袖出手槍，向人力車夫背上抵住，人力車夫只得把車子停下來了。然後他把手槍移向我，叫我走下車子來。另一個人，便動手剝我身上那件皮大衣。持槍的人說道：「喂；朋友！識相點！那位剝大衣的朋友呢，把我背後的領口一拉，兩袖一翻，輕輕巧巧的已到了他的手中。我手無縛雞之力，何能抗拒。他剝了我的大衣，就向他自己身上一披，兩個人便揚長去了。那個人力車夫呆立着問道：「先生！怎麼辦呢？」我說：「有怎麼辦！你拉我到那邊的巡捕房去報案就是了。」

那個車夫很胆怯，說：「不要被巡捕房關起來嗎？」我說：「放心！這與你無關。」原來一出唐家街，就是一個捕房，這個叫做匯司捕房，從唐家街一直到我家所住的愛而近路，這一帶區域，都歸它管理的。這個捕房的督察長（督察長就是探長，法租界三大亨之一黃金榮，也就是督察長出身）叫做陸連奎（此人於上海淪陷於敵偽時期，被人暗殺的），我也認識他。到捕房裏，照例問了一問，紀錄下來，他們說：「這種案子太多了，每夜各捕房來報案的，平均總有五六起。」又喝問拉我的人力車夫道：「你認得那兩個人嗎？」嚇得這車夫瑟瑟抖，我連忙說道：「不！這個車夫，車子常停在我們報館門口，我和他很熟的。」捕房裏的人說道：「你不知道這班做案的人常常與車夫串通的。」

雖然報了案，我知道失物復得，那是渺茫的事，只好自歎晦氣。三天以後，我在報館裏，接到一封信，上寫了我的姓名，是本地寄來的，沒有寄信人的姓名，只寫了「內詳」兩字。啓封，先發見一張當票，此外是一張八行書的信牋。信寫得很客氣，開頭是「某某老夫子大人鈞鑒」，其下的許多話

，大概是說前夜的冒犯尊駕，實在處身困境，不得已而為之。還說：他曾當過革命軍，被裁撤了，一家數口，無以為生。最後說：「知道你少爺出洋留學，將來如何發達，祝頌公侯萬代」云云。下署的名是「革命遇難人。」

最初，我很納悶，他怎麼知道我的姓名？怎麼知道我在時報館而把信寄來？及至看到「少爺出洋留學」話，方才省起有一封我的兒子在德國寄來的信，是寄到報館裏的，我留在皮大衣的裏袋內的，被他搜得了，憑了這封信，寄還了當票給我了。信雖寫得不倫不類，但通篇倒沒有一個別字，字跡也比較還工整，為了一鈞鑒」兩字，我真要相信他是當過革命軍的，而且把當票寄回我還算是「強盜發善心」呢。後與朋友談起，他們說：「你別上他們的當吧？知道你是報館裏的人，高談革命，他也就戴上一頂革命帽子，上海灘上許多流氓，都自稱為革命人物。至於把當票寄回你，你要知道這些賊骨頭，向來偷盜人家的衣物，上了當舖，概不取贖的，錢財到手，當票扯碎，那種笨賊，留着這當票，樂得寄回你，使你自贖，也可以銷案了。」

這件皮大衣，在當票上當了四十元，我便把那封信以及當票，交給了滙司捕房。當票請他們代為取贖，交給他們四十元，因為由捕房去領贖，不要利息的，這一件案子，我損失的四十元，總算是結束了。

誰知過不到一個月，我在深夜坐了人力車，又經過唐家街，又從橫街裏竄出兩個人，攔住車子，袖出手槍對着我。我這時已有了經驗了，不必他說「識相點」，而我已早識相了，我便乖乖地自己脫下這件皮大衣，不必他們動手了。他也照常向他身上一披，疾馳而去。好似我和他合作，身手快捷，恐不到三分鐘。我疑心這兩個人，就是稱呼我為「老夫子」而祝我「公侯萬代」的人，不過那裡燈昏

月黑，視線不明，我也未能認識真切呢。

立刻又到滙司捕房，陸連奎正在捕房裡，笑道：「你先生又來了。」紀錄以後，他說：「唐家街常常出事，你何必一定要走唐家街呢。」我告以從報館裡回家，唐家街是必經之路，有此近路，黃包車夫怎肯舍近路走而兜遠路呢？我又責問他們道：「你們既知唐家街常常出事，為甚麼不多派幾個巡捕在唐家街巡緝呢？」他也沒有答覆我。既而又說道：「他們的那些手槍，都是假的，你不如在我們這裡領一枝真手槍，以為防身之用，你們報館裡的主筆先生有此資格的，連同槍照、註冊等等，也不用花多少錢。你如果不會放手槍，我們可以教你。只要放在大衣裡，你掏出真手槍來，那嚇得假手槍連忙逃走了。」

我想：我是來報案，他却在拉生意了。原來那時租界裡，凡是有高等職業的人（他們稱之為「體面商人」），都可備有手槍，以為防盜之用，或是向外國軍火商購取，或是向租界工部局申領，可都要領有執照，印有號碼，以備可以隨時稽查。除了那手槍的價值之外，也還有一些費用。但是我當時便謝絕了他，我說：「謝謝你，我不要手槍。」

我的所以不要手槍，有三個原因：第一，他們說那班路劫人用的是假手槍，我不敢相信，保不定也是真手槍。而我又近視眼，手腕又不及他靈活，我剛掏出手槍而他却先放了，這可怎麼辦？第二，我家裡小孩子多，這手槍藏在甚麼地方呢？抽屜裡既不便，衣袋裡又不妥，兒童好奇心重，取出來玩弄玩弄，那就要闖大禍了。第三，那就我的過於天真的脾氣了，為人道主義着想，他不過剝我一件大衣，我的損失還有限，而他也罪不至死。我何必要用手槍殺他呢。因此三者，我決不要。陸連奎道：「好！那末我給你查就是了，上一次是他們當去的，大概幾家典當裏一查，也就查出來了。」

果然不到一星期，滙司捕房來關照：說是大衣已是查出來了，在某一當舖裏。上海的巡捕房與各當舖都有連繫的，如何提取贓物，具有章程，認明了是失物，用不着當舖，當舖早被盜竊者毀棄了。還說是當了五十元，照當本贖取，不要利息。這件大衣，可笑是漲價了。好，五十元就五十元吧！天又冷，我與這件皮大衣已發生了深切戀愛的感情了。

據友人說：唐家街周圍，有好幾家賭窟，這些賭窟，都不是像法租界三大亨所組織的大賭場，只是那班游手好閒之輩，上海所謂「白相人」以及流氓、光棍等的巢窟。他們贏了錢，呼朋喚友，喝酒搞女人，胡鬧一陣，輸了錢，便當夜出去「做世界」，「剝豬糞」，作為明日的賭本。有了賭窟，便有許多賭徒，賭徒多了，他們也便有組織，他們有他們的茶會，外行人不知道，警察們是總有些知道的。我又要談到在中國未有司法獨立，未有警察局以前，這些盜賊案子，都歸縣衙門處理，而縣衙門裏執行捕盜賊的，名之曰「捕快」，所以有一句通行的俗語，叫做「捕快賊出身」。以此推斷，巡捕房裏的人，和他們有些連絡，也不足為怪的。據說，有些人如果知道他們茶會，熟識他們的門徑，原物便可以取還，不過也花一點錢。現在巡捕房說，在某當舖，要五十元方可贖出，我也不去問他在那一當舖，付出大衍之數，物歸原主了。

我為了陸連奎問我，何以必走唐家街，可知他也是知道唐家街是個不安靖的地方，被剝的豬糞，不止我一人。我想：就不走唐家街吧，寧可兜一個圈子，不走北浙江路，便走北河南路，加一點錢給人力車夫，不成問題。誰知還不到一個月，又遇到賊人了，在北河南路的小菜場旁邊，又竄出了兩人，攔住去路，用他的不知是真是假的手槍，在車夫背上敲了一下，車夫只得把車子停下來。可是這一回他們兇狠了，不但剝去我的大衣，連我袍子裏的一隻金錶也摸了去。他們是還想剝我袍子的，幸而

救星來了，遠遠的燈光一閃，有一輛汽車飛馳而來。他們便急急忙忙披上我的大衣逃了。

從此以後，我這件皮大衣，便「黃鶴一去不復返」了。我雖也報告捕房，捕房也不會為我查得原物，其時好像是在齊盧戰爭時代，租界裏也防務吃緊，他們不注意於此小事了。吾妻還為我解嘲道：「這件大衣，即使能完璧歸趙，也不要再穿它了。」我問：「為什麼呢？」她說：「這件大衣被劫取後，即披上賊身，已三次了，多少有點賊氣了。」我大笑。原來這件大衣，原是我太太給我設法購得的。我本來有件駝絨裏的大衣，已敝舊不堪，太太憐我深夜衝寒歸，欲為我製一襲皮大衣。因為當時流行這種狐皮大衣，我們許多親朋，都有此一襲。但一襲狐皮大衣，價可二百元，我嫌其太貴。太太說：「我有辦法。」因為我家親戚在上海開典當的兩家，每年有兩次，將絕當的貴重衣服，划交大衣莊，名曰「划包」，在划包的時候，典當的主人或其親友，可以照划價提取，她就預託其主者，代為留意。至時，我便在十餘件皮大衣中，選取了一件，最為配身。雖是半新舊的，而狐貉深厚，識者謂是猗猗獭，獭皮領亦佳，為值僅百元，雖在嚴寒風雪中，御之溫暖如春也。

此金錶我亦愛之，用之十年，從未修理，不爽時刻。為愛而近廠所製，錶壳裏面有西文牌號，我以其與我所居住之愛而近路名詞相同，頗以為巧。有一天，狄平子到我家來訪問，適我不在家，他在書桌上，寫了一句道：「愛而路近天涯遠。」（此「而」字可作「爾」字解）我自失錶後，便續了一句道：「一日思君十二時。」

我與電影(上)

我有一個筆名，叫作染指翁，那是有人在什麼近代文學史上寫文章，以之諷刺我的。大旨是在說我「作品體裁多樣，長篇、短篇、話劇、電影、筆記、詩歌、無不染指。」讀之不勝慚愧，但我又不能不承認此「染指」兩字，我們蘇州人有句俗語，叫做「豬頭肉，三弗精」，就是樣樣要去弄弄，而樣樣搞不好。想起了我的讀外國文，什麼英文、法文、日文、也都嘗試過，到頭來一事無成，可以思過半了。所以說我樣樣都思染指，也有些承認，但要說那一些文藝，不許人家染指，那就未免不公平。那就想到他們所說我於電影染指的一端，這是一件極幼稚而可笑的事，若說染指，那是指尖也沒有觸着鼎的，更不能說「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了（見左傳）。在二十世紀以前，中國從不知道有電影這一回事：把燈火置於幕後，在幕上顯出種種形象，這些古老的話，我從未研究，不去說它。可是電影初到中國來時，也稱為影戲，大家只是說去看影戲，可知其出發點原是從戲劇而來。後來又稱為影片，如上海的明星公司，最初即稱為影片公司是。

記得我初看電影的時期，是在上海黃楚九所開設的大世界游藝場，在裏面附設一個小戲院，叫做「小京班」，那是男女合演的。雖附屬於大世界，但到小京班看戲，要另外取費的，但亦取價甚廉，不過銀圓三四角而已，自晚上八點開鑼，一直演至十二點鐘。十二點鐘以後，便放映電影了，電影可放映至一點半鐘，取價更廉，不過一二角而已。這個時候，生意奇佳，尤其是花叢姊妹，連翩而來，因為那個時候，她們較為自由了。那末電影所演的是什麼故事呢？也像現在電視上所映的若干集子，今日映一集，明日又映一集，可蟬聯至十餘集。每集必以西方美人名其集。什麼西方美人呢？我已想

不出，大概都是香港對於殘暴施虐的颱風所予的美人名字吧！

不用說，西方亦在草創之始，這種電影不知是來自英國或美國。那時也無所謂銀幕，只張着一幅白布而已，映出來的人，走路都在跳躍，房屋亦會移動，外景却是特多的。故事只是糊糊塗塗，也沒有說明書，其中必定有一個妙齡女郎的，此外一個俠客，一個偵探，也是常有的，我常問花叢姊妹道：「你們知道這影戲裡所映的是什麼人物嗎？」她們回答道：「我們知道這裏面有三種人：一是女人、二是好人：三是壞人。」真是簡單明瞭，妙人妙語，試想我們讀史傳，寫小說，也不能跳出這三種人的圈子吧！

後來上海的電影院漸漸開起來，那時是無聲電影，只是黑白片。外國片源源而來，美國片最多，英國片次之，法國片又次之，偶然亦有印度片，是給上海印度人看的，日本片却沒有。後來，有俄國片到上海，它是俄國領事館發出，純是宣傳性質，招待上海紳商各界以及新聞記者，我去看過幾次，忘却片名。只有一部名曰：「予打擊者以打擊」，我還沒有忘却，那是誇示他們的新興武力。記得其中有一場，一大塊平平整整的草地，一轉瞬間，從草地上翻開來一排排的高射砲，其它類此的正多。我那時在上海看電影，各電影院都去看過，而尤以愛多亞路的一家「南京大戲院」為最多，因為我從家裏出來到報館是必經之路呢！

中國人自製電影的，首推上海的明星公司。直到如今，要談到中國電影史的，總要提及明星公司。我與中國電影創始時，沾有一點小關係的，也在明星公司。明星公司的組織，是三個主腦人物，一、張石川，二、周劍雲，三、鄭正秋（以前還有一位鄭鶴胡，早故世了）。我所最先認識的便是鄭正秋，他是廣東潮州人，却是老上海，是上海某一土行（鴉片烟土）的小老板，却是研究文藝的，尤

潛心於戲劇。從前在「大共和日報」常常投稿，與人常作戲劇辯論，所以與新聞界中人頗多認識。

上海當時初創的電影，並無所謂電影劇本，也沒有什麼導演、編劇的名義。不過一部電影，總要有一個故事，於是有的杜撰一個故老的傳聞，有的只好在舊小說去採拾。這個劇本是很重要的，花了鉅大的資本，製成一部電影，而不入觀眾之眼，或竟嗤之以鼻，非但損失資本，也且毀傷名譽，那時明星公司，由故事荒而轉進到劇本慌了。

有一天，鄭正秋便到我報館裡來了，他說：「明星影片公司要拜託先生寫幾部電影上的劇本，特地要我來向你請求。」我說：「你們真問道於盲了，我又不懂得怎樣寫電影劇本，看都沒有看見，何從下筆？」正秋道：「這事簡單得很的，只要想好一個故事，把故事中的情節寫出來，當然這情節最好是要離奇曲折一點，但也不脫離合悲歡之旨罷了。」我笑說：「這只是寫一段故事，怎麼可以算做劇本呢？」正秋說：「我們就是這樣辦法。我們見你先生寫的短篇小說，每篇大概不過四五千字，請你也把這個故事寫成四五千字，或者再簡短些也無妨。我們可以把這故事另行擴充，加以點綴，分場分幕成了一個劇本，你先生以為如何？」

我那時有點猶夷，動於好奇心，真似人家說我的，對於各種文藝，都想染指。不管自己有無能力，却想似胡適之所說的去嘗試一番。

這個所謂電影故事、電影劇本，我從未寫過，倘如現在鄭正秋所說的，那真是簡單不過的，也何妨嘗試一下呢。我還未及回答正秋的話，他又說道：「明星公司同人的意思，請你先生每月給我們寫一個電影故事，每月奉送酬資一百元，暫以一年為期，但電影故事可以慢慢地寫，最好先把你的兩部長篇小說「空谷蘭」與「梅花落」，整理一下，寫一個簡要的本事，我們很想把你的兩部小說拍為電

影，想不見拒吧。」

至此我乃恍然，鄭正秋此來，要把我的兩部小說「空谷蘭」與「梅花落」取去攝映電影，這是他們的主意，至於寫電影故事，乃是餘事耳。我在此且對這兩部小說解說一下：原來我初到時報館的時候，就在報上寫了三部連載小說，第一部是「心獄」，第二部是「空谷蘭」，第三部是「梅花落」，這三部書，有正書局都印有單行本。這種小說，我是從日本譯來的，而日文本也是從西文本譯來的，改頭換面，變成為中國故事。在明星影片公司未創辦之前，張石川、鄭正秋等，就辦了一個「民鳴社」，專演一種新派劇，沒有音樂，不事歌舞，上海人稱之為「文明戲」的，也曾把「空谷蘭」、「梅花落」兩部小說，作為他們戲劇材料，我那時不甚注意，隨他們搞去，這一回又來了。我也想不到後來電影編劇聲價高貴，編一部劇本，價至數千元的。可是俗語說的「一分行情一分貨」，我這寫五千字一個故事，拿他們一百塊錢，比了當時兩元一千字的小說價值已經高得很多了。

這個時候，明星公司有兩位女主角，一是楊耐梅，一是張織雲，兩人都是廣東人，這兩人可以算得上海女明星中的開國元勳。後來在上海繼起的女明星，也以廣東人為多，我總想起為什麼上海的女明星，總以廣東人為多呢？大概有兩個原因：我國海岸通商，南方得風氣之先，廣東的女孩兒們接近歐化，活潑浪漫，生活也比較隨便。不像江南的女兒們，堅貞自守，耽於禮教，束縛既久，未能解放。其次，則於纏腳也有關係，纏了腳的女孩兒，總是拘拘束束，即使放大了，還是故步自封，誰像廣東女孩子是不纏腳的，赤腳就赤腳，行路跳躍如飛，那就適合於演劇了呢。就楊耐梅與張織雲兩人個性而言，我覺得耐梅頗活動，而織雲較柔順，也各有其所長。

我那時以七天工夫把「空谷蘭」「梅花落」兩部小說的故事，順序整理好了，至於如何分場分幕

，我一點也不懂得，不敢假充內行。不過這兩個故事，究竟是先拍哪一個呢？他們說，先要審定一下。我和他們說：「這兩個故事中，恰巧每部都有兩個女人，一善一惡，你們有兩位女明星，可以分配。」結果，審定下來，是先把「空谷蘭」兩位女明星分配起來，張織雲是正面人物，楊耐梅為反面人物，那就是我上面聽花界姊妹所說的一個是好人，一個是壞人了。

但這還是在無聲電影時期，後稱之為「默片」，銀幕上的人影幢幢，觀眾不知道他們搞什麼事；銀幕上人的道白，對話，只見他們的嘴唇在動，也不知道他們在說些什麼。所以在電影開映的當兒。同時就要放映一個說明，告訴觀眾，這是什麼一回事，那個人嘴唇在動，是說的什麼一句話。這個說明，當然在「默片」裏是很重要的，他們叫作「字幕」。我平常不大到明星公司去的，但做「字幕」的時候，便非去不可了。那些女明星，不過櫻唇動一動，而我們就要代她說出一句話兒來，並且這話兒一定要說得相當得體。我笑說，我們做八股文，人家說是「為聖人立言」，現在做「字幕」，却是為女明星立言了。

做「字幕」總是在夜裏，晚上七點鐘就去，中間吃一頓夜飯，直要弄到十二點鐘以後。列席的除我以外，便是張石川、鄭正秋兩人，那時明星公司還沒有請什麼導演，後來洪深來了，洪深是必然列席的。我的「空谷蘭」是張石川導演的，石川是甯波人，好像是明星公司的東家，其實是間接的。他是上海一位資產家經潤三的外甥，曾經與黃楚九最先開辦新世界游藝場的。後來經潤三故世了，他的太太成為富孀，但也頗賞識張石川這個外甥，所以明星公司的資本，大都出自經家的。張石川雖非文化階級中人，却是有點技術，不免有點霸氣，但對於我是極客氣的。

再說，我不是為了做「字幕」，夜裡到明星公司去的，後來在白天我也有時去了。去了就在鄭正

秋那個烟榻上一橫，便談天說地起來。鄭正秋是有鎗（鴉片烟鎗）階級，而且是超級的。人家吸鴉片以錢計，他可能以兩計，除了白飯以外，便是黑飯。所以明星公司那張烟榻，便是他的寶座，這一只烟燈，真是一粒明星，他是與它相依為命的。

因此我在明星公司，也認識了許多演員，也認識了幾位明星，也還有不少電影界以外的朋友。

「空谷蘭」中有一場外景，張石川主張到杭州西湖去攝影，他說：「電影不比戲劇，戲劇只是局促在舞台上，所以都是內景。電影與其在攝影場裏造房子、搭佈景，不如到外面適應的地方，多拍外景為宜。」這話是對的，況且上海有許多人，從未到過杭州西湖的，將來可以使觀衆開開眼，這也是上海人所謂的「噱頭」。石川也來邀我同去，我也去了，同時演員、明星，一共恐有二十多人。他們先派人到杭州西湖去雇好一條船，那是一條大船，有艙有蓬的，比了蘇州的那些畫舫，還要大些。又在湖濱旅館去定了好幾個房間，演員中確有多人未曾到過杭州，便是楊耐梅、張織雲也不會作過湖上之游呀！所以這一回大家興高采烈，經過三天兩夜，外景拍成，回到上海。

我與電影（下）

「空谷蘭」開映了，居然一連幾天賣了滿座，殊出我意料之外。那不是我的自卑感，試想只是四

五千字，寫了一個故事，平鋪直叙的等於一張說明書，有何可取之處？如果強要說它有何爭勝之處，或者是張石川的加以許多噱頭；廣告術的誇大狂了吧？可是映出來的編劇是我的名字，真使我害羞。但那個時候，上海有不少電影公司開創，記得有一家電影公司，不必舉其名，現在他們已經大發達了。他們當時拍一部「孟姜女」的影片，把一座崑山城作為萬里長城，為觀眾所譁笑，實在太兒戲，那以明星公司和他們比起來，顯然當行出色了。

「空谷蘭」究竟是甚麼一個情節呢？我以極短簡的幾句話說一說：有一位貴族，起初愛了一女子（張織雲飾），這女子很良善的，與之結婚，生了一個兒子。後來那個貴族又遇到一女子（楊耐梅飾），這女子是刁惡的。迷戀了後一個女子，而把前一個女子離棄了，但是前女子所生的兒子，他是鍾愛的。後女子奪愛以後，做了主婦，沒有生育，為了佔奪貴族家產，百計謀害其子。前女子雖然離異，為了懷念其子，改容易貌，裝作一個女傭，出入貴族之家，以保護她的愛兒。後女子以毒物置飲食中，其子病，幸有一醫生，與以瓶藥，可愈其子。後女子又欲偷去其瓶藥，前女子覺之，兩女相鬥爭，其案遂破。後女子出門墜車死，前女子與貴族，復為夫婦如初。這是根據於十九世紀初的英國小說，封建氣氛極為濃厚的。而當時上海的觀眾，却喜歡看此種情節曲折的男女悲喜劇。

在這裡我還有一個插話，是不關於電影上事的。當我在「時報」上連載「空谷蘭」的時候，也像現在的同文投稿連載小說一般，往往迫到當天交貨。正譯寫到「兩女爭鬥，搶奪這一個藥瓶」的當兒，恰值我有一個姪女在醫院裏病死了，我急欲料理其喪事。便以這部「空谷蘭」的日文原本，交給陳景韓，請他給我代寫一段。這不是創舉，他在寫連載小說的時候，我也曾幫過他忙。及至明晨，我翻開「時報」來一看，不覺大驚，原來他不看原文，自作主張，把兩女相鬥時這個藥瓶擲在地上打破了。

。我說：「這瓶藥是那孩子救命的，你怎麼大拆濫污？」他就是有這種怪脾氣，記得他也曾譯一部日文小說，已譯了大半部，不高興譯了，弄出一條狗來，把書中那個主角咬死了。我駭問何故，他說：「他也不是好人，死了就結束了。」他就是有這怪脾氣。後來我想出一個補救之法，說打碎的這瓶藥水是假的，真的一瓶藥水，還在這孩子的親生母手裡，反而多一個曲折呢。

「空谷蘭」既然吃香叫座，於是即拍「梅花落」了，因為這兩部小說，稱之為姊妹花，「梅花落」中也有兩個女人，一個是好的女人，一個是壞的女人，仍由張織雲、楊耐梅二人擔任。但是到後來放映，並不十分見佳，遠不及空谷蘭的盛況。要指出所以不及之故，我也說不出；詢問觀眾，他們也不大說得出，只好委之命運而已。譬如人類中一對姊妹，並皆佳妙，一個嫁得如意郎君，一個配一個薄倖少年，古人所說的「雖曰人事，豈非天哉」庶幾近之了。所以到後來有聲電影也來了，彩色電影也來了，明星公司總不肯放棄這「空谷蘭」一影片。一再重新翻印，以胡蝶代了張織雲的一職。直至周劍雲夫婦陪同胡蝶，作蘇聯歐陸之游，還帶了「空谷蘭」同行，到處公映呢。（按胡蝶老了，在香港曾演出我的小說「苦兒流浪記」。憶此聊贅一筆。）

我後來也寫了好幾個故事，作為他們劇本的資料，因此常常到明星公司去，和他們那些演員也相熟了。一部電影，不能不有個出色的女明星，從前如此，現在也如此。

就楊耐梅、張織雲二人而言，雖然不能如現代女明星的日趨放浪，但是一個劇中人，怎能如幽閨處女一般？而况「天下烏鴉一般黑」，老板的心情，正要以你的玉體，博取人家的金錢呢！在女明星自己，今日演一回假夫婦，明日演一回假情人，男女兩情關係，早已看得平澹無奇。但人非木石，孰能無情，女子與男子一樣有性慾的衝動，於此中人而責以貞操，豈非苛求。

楊耐梅與張織雲，各有所歡，她們也不諱言，而且也是我所認識的，試一述之。

先說楊耐梅，她與朱飛發生了關係，朱飛是誰呢？也是明星公司的一個演員，是個主角，有一風流小生」的雅號，北方人所稱的小白臉兒，無論甚麼戲劇，有且必有生，是少不了他的。起初他們發生關係，是人不知，鬼不覺的，就是為了那一次「空谷蘭」到杭州西湖拍外景，忽然發現他們鴛鴦雙棲，便不能保密了。但他們只是游擊戰，並沒有固守陣地的。朱飛在明星公司裡，恃其漂亮面孔，輕佻技術，對於女明星們，都想黏花惹草。據說：為了此種行動，曾經被張石川掌了一個耳括子，但是終不能辭退他，為的他在劇中，扮演着花花公子，纨绔少年，真是一絕，電影劇中也實在少不得他呀！

後來楊耐梅又有了王吉亭，也是明星公司的一位演員。談起王吉亭，我又有一段插話。許多朋友都叫他王妹妹，為甚麼呢？原來他的父親是上海一位富商，生了幾個兒子都不育，最後就生了他，他的母親涉於迷信，以為這個世界重男輕女，生男不育，生女無妨，就把他當作女孩兒，呼他妹妹，蘇滬間無知識的女流，饒有這種愚妄思想。及至成人以後，因習慣而又加以調笑，人人都喚他為王妹妹了。父親去世，母親溺愛，王吉亭大肆揮霍，傳聞汽車初流行到上海時，他一購三輛（當時汽車無現在考究，價值亦無現在高貴）。他無所事事，只好儘在馬路上兜圈子了。

他雇用的一個汽車夫，後來成為上海名人之一，這人叫做謝葆生，本身是一個馬夫出身，後升級為汽車夫。從前不比現在這樣平等，稱為司機，汽車夫等於僕人，所以他見了王吉亭，必恭必敬的叫他一聲少爺。及至王吉亭家產使光，已是蹙脚了，謝葆生進入法租界三大亨之門，抖起來了，見了王吉亭，仍呼少爺。不過加上「噯呀」兩個字，輕藐的喚一聲「噯呀少爺！」後來謝葆生在黑社會更有

名了，他是一個牛山濯濯鬚鬚頭，人家呼他為「新葆生」，提起他來，大大有名的。他還想做官，敵偽時代，陳羣做了江蘇偽省長，謝葆生便是江蘇警察廳長，大概是杜月笙所推薦的。有人責問陳羣：為什麼用了這樣一個寶貝？陳羣回答得妙：「這是以毒攻毒之法，因他認得的壞人多呢！你們可知道前清時代有一句話，叫做『捕快賊出身』嗎？」及至日本投降，陳羣自殺，謝葆生聽說被重慶來的人，捉去槍斃了。

我的話又說野了，現在書歸正傳。且說楊耐梅與王吉亭，這回倒不是打游擊戰，而是組織有小公館的，在什麼地方我已不記得了。那一天，楊耐梅約我到她家裏吃便飯，我問：「什麼事？是你的生日嗎？」她說：「不是！我新學會做幾樣菜。請你嘗嘗。不約別人，就只約了織雲。」我很欣然，她約的是午餐，我想他們一定起身得遲的，過了十二點鐘才去。到了那裏，果見耐梅雲鬢蓬鬆，頭也不梳，王吉亭却扳起面孔，嗷嗷不已，兩人畧畧招呼客人，還在門口。始而小聲，既而大聲，旋見吉亭丟去一只茶杯，耐梅也不相讓，就在手邊撩起一只香煙灰盆擲過去，忽見王吉亭到廚房取出一把劈柴刀，向桌子上攢下來，「彭」的一聲，我嚇得連忙逃走。過了幾天，在明星公司，又遇見了他們兩人，頻頻向我道歉，說是過一天要補請我吃飯。我說：「謝謝吧！這個『鴻門宴』，不敢再嘗試了。」張織雲倒真的請我吃了一次飯，而且是極為高貴的筵席。當她和卜萬蒼同居的時候，他們也有小公館的，她屢次邀我到她家裏去游玩，我因為和卜萬蒼不大相熟，所以不曾去得。及至她與唐季珊同居的時候，我與唐季珊是認識的，因為有幾次是廣東朋友請客，我在宴會上和他同席過，他善於交際，而且說得一口純熟的上海話。那天請我吃飯是請柬上唐季珊、張織雲兩人列名的，地點是在虹口一家粵菜館，是什麼店名，我已記不得了。早先張織雲向我道：「阿唐說：那天務必要請你到。」我便去了

，當然還有許多客，連他們兩位主人，共有十二人一個大圓桌。菜是豐盛極了，如今要我報告是什麼菜我也說不出，後來知道這席菜是一百元，那是我生平從未吃過，這一回是破天荒。那必須到虹口來吃，福州路杏花樓也無此價值。

我除了「空谷蘭」、「梅花落」兩個故事以外，還寫了好幾篇故事，供給他們，作為電影劇本的資料。我那時正在讀託爾斯泰的小說「復活」，想這可以編為電影劇本，我便把俄國事改成中國事，當然，裏面所有人名也都改過了。畧去枝蔓，選取精華，約畧為之分場分幕，交給了明星公司，那是由鄭正秋導演的。其中有一位女主角，是楊耐梅擔任的，演得極好，在這女主角「追火車」一場，真使我讚美不已。劇情是這樣的：一個貴族少年，在他的親戚家裡，與一侍女，發生戀愛，矢天誓日，永不負她。後來他貴顯了，便已忘她，適路經親戚家舊地，在火車站，此侍女欲往見之，見他儀容嚴肅，却又不敢，只在車窗外偷看，但心頗戀戀，火車旋即開行，她追逐火車至數百步，火車遠去，她快快而歸。（大致如此，手邊無「復活」原書，多半已忘却了。）

為了有一場「追火車」的外景，明星公司已與上海火車站商量，得其同意，作實地映攝。那天的耐梅真賣力，一面追火車，一面作出顛跌之狀，頸上的圍巾，被風飄去也不管，直追至月台盡處，快快而歸，滿面失望悲哀之色，真演得入情入理呢。這還是無聲電影呀！但這一場真是「此際無聲勝有聲」，大家一望而不覺得悲從中來的。我沒有直接在火車站看，只是在沖洗後試映時看過而已。一般人對於稱讚女明星，總是說色藝雙絕，楊耐梅可是藝勝於色呢。因為託爾斯泰這小說，記得那貴族少年，追悔自己的事，後來與此侍女重續前緣，故書名曰「復活」。我擬的劇名也是「復活」，但鄭正秋一定要加上「良心」兩字，這劇名叫做「良心復活」。這是他們的生意眼，怎能依你書生之見作主

觀呢？

還有我的短篇小說「一縷麻」，也給了他們作電影劇本資料，他們改其名曰「掛名夫妻」，最初改名的事，我還不知道，後來才知道，是阮玲玉主演，而卜萬蒼導演的，有人說：還是阮玲玉破題兒第一回之作呢。除此以外，我還貢獻了不少電影劇本材料，現在記不起了。好像有些是宣景琳主演的。

說起宣景琳，來頭可不小，她不是廣東人，她是前上海都督陳其美的姨太太的妹妹，我在她十一二歲時就認識她，本在明星公司作配角，有「小老太婆」的綽號，寫此稿時，可已是真老太婆了。

那時候，洪深回國到上海來了（洪深號淺哉，小名叫七斤，號還有人知道，小名恐無人知，我在北京看了籍沒的「洪述祖日記」才知道的）。明星公司便聘請了洪深為編劇。他是在外國學習過戲劇的，研究有素，不像我們是個半吊子。自從洪深來了，明星公司似乎方始踏上了軌道，他是編導合一的，只可惜所編的劇，有些曲高和寡，北方人所謂「叫好不叫座」，那就是上海觀眾的程度問題了。洪深是個誠摯而謙虛的人，那電影還在默片時代，當我們共同商量做字幕，分場景時候，他以為我是老上海，不恥下問的。

這也算是我染指於電影界不成熟的小小一故事。

護花律師

律師，在舊中國是沒有這一種職業的，可說是個舶來品了。在舊中國只有一種叫作訟師，訟師是什麼呢？說他是舞文弄法，包攬詞訟，為國家所禁止，為社會所不齒，稱之為刀筆吏，惡訟師。律師則大不然，那就是為國家所尊崇，社會所仰仗了。這兩者如何去辨別呢？自然是一正一邪，一善一惡了。但我也聽民間傳誦，一個訟師，與官場奮鬥，出神入化，平反了一個冤獄。我也見近代新聞，一個律師受豪強指使貪贓枉法，誣害許多良民。那末所謂律師與訟師者，也不過僅一字之差而已。

話休煩絮，我且談談上海的律師界。向來中國人打官司，沒有請過律師的，有之則自上海租界始。但最初也只有外國律師，沒有中國律師，因為他們洋人與洋人打官司，自有他們外國的法律，非請外國律師不可，但後來華洋交涉頻繁，尤其租界裏，中國人與中國人的交涉也多起來了，漸也有了中國律師。可是凡有大訟案，中國人還是請教外國律師的，惹得他們搭臭架子，亂敲竹槓。辛亥革命以後，中國律師漸漸多起來了，提倡司法獨立，各大都市，也設立了法院。及至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以來，上海特別市政府成立，會審公廨收回，設立特區地方法院後，那時候到上海來當律師的，不是說多於過江之鯽，真似大羣的散巢之蜂了。

我是不深明法律的，清代的「大清律例」既不會看過，民國的「六法全書」也不會讀過，不過身為新聞記者，這普通的常識，終要知道一點的吧！誰知後來的許多名律師的，竟有連這一點兒常識也沒有，凡為律師者，不僅要精通法理，而且也要敷佐文理，這一班律師先生，竟文字也不甚了了，至於外國文，更不必說了，他們本沒有資格涉及國際交涉詞訟的。為什麼造成這一班庸才呢？講起來也

就有種種理由呢。

我在上海認識了不少律師，這也有幾種原因：第一、上海的律師是自由職業，不是像有些國家，放出官家面孔，甚麼「皇家大律師」等名稱。他們也喜與新聞記者親近，有時也要與報界有所聯繫。第二，上海的律師，在開業以後先是要有人來請教，但也不能像一個商家那樣，登大廣告，發宣傳品，有失律師身份。於是只有用交際之法，請客宴會，拉攏朋友，我就常常被他們拉去作座上之客了。第三，我為甚麼常作座上客呢？原來上海的律師，以江蘇省人為多，浙江省人次之，而江蘇省中尤以蘇州人為多，有的本來是親戚朋友，現在是律師了，也是常常要找到我的。

我最先所認識的律師，都是有高才卓識的，他們都是從西洋法政大學畢業回來的。日本早稻田一派也不弱，因為他們於中國文學早有了根底的。我早先識得的一位朱斯蒂律師，他號榜生，湖州人，年紀在三十歲左右，為人頗瀟灑俊逸，他也是世家子，那個時候，中國律師上海還不多呢。不過他開業以來，先把基礎打好，什麼是基礎呢？先要找幾家常年主顧如富商大戶的作為後援。朱榜生便是如此，據我所知，他的同鄉南潯張家便是他的長年主顧。平時是法律顧問，每年送他若干錢，如果是一場官司，不論是原告、被告，要他出庭辯護的，也規定律師費為一千元。因為產業多，錢債的糾紛亦隨之而起，只要一年有幾場官司打，律師的經濟就可以無虞了。

朱榜生還有一「護花律師」的艷譽，他也是出入花叢的人，上海堂子裏叫他朱二少。但是有許多孤苦女娃墮落在風塵中，受盡虐待，得以解脫的，全仗他的法力。先是有不自由的姊妹花，知道他是位名律師，暗暗的乞求他拯救她們在苦海中，他也心中頗憐憫之。有一天，有一個十五歲雛妓，涕泣向他道：「朱二少！救救我！我的假母（鴇母）強要我給一個五十多歲粗野軍官開苞（初次性交），我

死也不願意。」

朱榜生覺得這事不大好辦，但也可憐她，想了一想，因說道：「你明天上午，捉一個空，到我事務所裏，給你談談，或者可能有一個辦法。」便把事務所的地址給了她。

明天上午，她去事務所了，朱律師攤開一個記事簿來，便問：「你是那裏人？親生父母在那裏？怎樣的到上海來做妓女的？詳細的說一說。」那雛妓道：「我是南京人，家在南京，只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家裏窮得沒有飯吃，把我賣出來，有一個專做販賣人口的老太婆，把我販賣到上海堂子裏來的。」朱律師道：「現在你想怎麼樣呢？是不是可以回到親生母那裏去呢？」她說：「不！契約訂定斷絕關係，我也不知道親生母現在那裏，我是九歲就賣出來的。」朱律師皺眉道：「你得自己想一想：你出來了怎麼樣？雖然假母從前虐待你，但是到底有吃有住，最時髦的衣裳給你穿，最珍貴的珠寶給你戴。你要出來以後，一無所有，你能自己獨立嗎？」

那雛妓只是垂淚不語。朱律師道：「你要坦白地說一說，你的客人中，有沒有相愛的人，可以幫你的人嗎？」她漲紅了臉道：「有是有一人，他說很喜歡我，很愛我。」朱律師問是誰？她說：「是鄭大少，杭州人，他雖然如此說，不知是否真心。」朱律師道：「好！那末三天後，你來聽回音。」原來朱二少與鄭大少，也是老朋友，於是朱榜生約了鄭君來，和他商談一切，他說：「這女孩子，在堂子裏還算有志氣的，她說你很喜歡她，我已答應他辦這事了，但必須你幫忙不可。」鄭君問：「怎樣的幫忙呢？」他說：「簡單得很，她是從妓院裏一個人光身出來，既無食，又無住，一切她的生活費用，都要你担任，直到案子結束。你是有錢的人，應當不在乎的。」鄭君道：「說出來不好聽，人家說我包一個妓女。」榜生道：「這是秘密的，我不說出，人家不會知道。」於是鄭君允諾而去。

明天，那個雛妓來聽回音了，朱律師道：「我和你的鄭大少已商量好，明天你就可以出來，住到我一個指定的旅館裏去。但是他們給你漂亮的衣服，珍貴的首飾，一概不能帶出來，只好穿一身家常衣服，不然，他們可以告你捲逃。到了旅館裏，只要說朱律師定下來的，他們自會招呼你到某一個你一人獨居的房間，不要走出來露面。你的飲食，零用等等，也由旅館裏處理，你不必花錢。告訴你，一切都是鄭大少出錢給你安排的，可是在這個期間，鄭大少不能和你見面，要等你這案子結束後，方可與你相會。聽我說話，放心點，去吧！」

且說那個雛妓，這天悄悄地走出了妓院，院中人都沒有覺察。及至晚上，叫堂差來了，却不見她。假母大阿嫂罵道：「這幾天子阿因生意好一點，就放蕩極了，又是同什麼小姊妹看電影去了。」到了深夜，還不見她回來，一夜不歸，便疑心她逃走了。暫時又不敢報告捕房，查問審訊，添出許多麻煩，而且於生意上更有許多窒礙。正惶惑間，朱二少的律師信來了，信中說：「你們的小阿因，投奔到我這裏來，說你們虐待她，強迫她和一個不願意的人睡覺，破壞她的貞操，要求法律起訴。你們來一個人，試行談判。」

妓院主任（這個名稱，上海小報題出來的）大阿嫂見信，大為跳腳，說是：「小阿因那裏想得出這個主意，一定是那個拆白黨惡訟師，把她拐騙去了，我要和他去拼命。」便到朱律師事務所裏去大鬧，嚷說：「小阿因是我的女兒，雖然不是親生的，是用大紅帖子寫了文契（按即賣身文契），過繼過來，也和親生的一樣。甚麼強迫和不願意的人睡覺，那是我們堂子裏「點大蠟燭」（即「開苞」，古文中稱之為「梳攏」，日本文中名為「初夜權」），是光明正大的事，朋友們還要飲酒道賀呢。」朱律師起初只是悶聲不响，等她鬧過以後，便問她道：「你說用大紅帖子寫了文契，把她過繼過來的

，那你出了多少錢呢？」她道：「不是白花花出了八十塊大洋嗎？你若不信，我可以把文契拿給你看。」朱律師笑笑，又問：「那末這個開苞客人，允許給你多少錢？」她想誇示一番，一想不好，便道：「那還沒有講定妥呢！」

朱律師至此板起面孔來說道：「我是當律師的，依法為人代理訴訟事件。現在明白的對你說，你已犯了兩種罪。你說：這個小阿因，是你用了大紅帖子寫了文契過繼過來的，付了他們八十元。告訴你：這個文契，就叫做賣身文契，你說過繼作女兒，怎麼將她作妓女呢？你這個罪名就叫「賣良為娼」。你說堂子裏「點大蠟燭」是個光明正大的事，法律上可不像你所說的，一個女人，如果不願與這個男子奸宿，而強制執行，這便叫做「強奸」。對於未成年的女子奸淫，「雖和同強」，你的小阿因，還只有十五歲呢。你就是出賣她童貞的人，就這兩個罪名，你吃得消嗎？關進監獄裏就有你的份了。」

那個老太婆急吼吼說道：「噯呀！那是小阿因答應的呀。請你叫小阿因出來，我可以問她。」朱律師道：「你威逼她，她只好答應，何以現在又不願呢？她此刻不能和你見面，我有保護她的責任。」他見這老太婆不敢再倔強，便緩和其詞地說道：「本來我這狀子一進去，巡捕房就到你生意上捉人了。不過你的小阿因還願憐你，說是不要太難為你，害你坐監牢，吃官司，所以先招你來問問，有可以和解的方法，這官司就可以不打了。」那老太婆道：「朱二少！朱律師！你也是很體諒人的。這小阿因還是九歲到我那裏的，真是一個黃毛丫頭，養到了現在，剛剛有些出秀，我的棺材本，就靠在她身上，不想她竟沒有良心。」

朱律師道：「你的造孽錢也已賺得不少了，還說甚麼棺材本嗎？現在對你只有兩條路，第一、小

阿因是不再和你有甚麼母女關係了，也不再到你這個生意上來了，你把這張當年的賣身文契交出來，另立一張脫離關係的字據。第二、要是你不服的話，我們就起訴，聽候法官如何判斷了。你或者和人要商量一下，三天內聽你回音。」那個妓院主任，只得悻悻然去了。

朱榜生那天招來了鄭大少，說道：「這事可以解決了，但小阿因如何處置之法，是你的責任。再有，那個假母，是用八十塊錢，把她買來的，養了她也有五六年了，剛剛出道，這回是做了蝕本生意。我想點綴她一下，給她四百元，收回賣身文契，我們都是吃花酒的朋友，不要做得太絕。不過這四百塊錢我要派你出，你大少爺不在乎此，我的律師費，已經為你們犧牲了。」鄭大少只得答應了。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後來這個難妓終究是嫁了鄭大少爺去。此事結束以後，為朋輩所傳聞，都說朱律師辦得好，辦得痛快。傳及花界姊妹中，都說我們要跳出火坑，除非找朱二少，他是我們救星。因此如法炮製的又有數起。於是「護花律師」之名大震於花間。

上海律師羣像

律師，在將來這個世界，有不有這種職業，我不敢說。

自古以來，有政治即有法律，可知政法是並行的。孔子說：「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那是進一步的說法。到後來政日以繁，法日以紛，法學家遂有立法、司法之分。因為人民都有昧於法律的，於是就有律師出現了。我不諳西方歷史，不知西方的律師，始於何時，若在中國，不過數十寒暑而已。寫此稿時，現在中國大陸已無律師，將來恐怕也未必有律師。但在上海這數十寒暑林林總總的律師羣，其現象亦頗可觀感呢。

我先從辛亥革命以前清代的司法界說起：凡是訴訟刑罰事件；第一級總是知縣官，上一級便是知府，因為他們是地方親民之官。再上一級便是按察司（俗稱臬台），再上一級便是刑部了。他們無所謂律師制度，以為做了官，應當知道法律，若是做官而有什麼過失罪愆，那就要說他「知法犯法」了。但是真的都能明瞭法律嗎？未必盡然，於是有輔助之的，是為幕府。譬如知縣官衙門裏的幕府，即有兩種人才，一曰錢穀，一曰刑名，而刑名就是佐理縣官法律事宜的人。

佐理知縣官刑名的幕府中人，雖不是律師，但是民間的稱呼，一向稱之為刑名師爺。在舊中國當刑名師爺的以紹興人為最多，於是約定俗成，改呼之為「紹興師爺」。現在南方有呼律師為師爺者，可見今之律師，與昔日之所謂紹興師爺原是二而一者，只不過名稱之不同而已。這種紹興師爺，往往為民間所不滿，說他們舞文弄法。只要看許多戲劇中，常有穿插一紹興師爺出現，總是以丑角演之。一口紹興話，形容絕倒，常以智囊自詡，罵之者則呼之一門角落裏諸葛亮。我們據父老所傳，史傳所載，不能謂其必無誣陷良善，然而由他們平反冤獄，亦是有之，不能將之一筆抹煞的呀！

到了辛亥革命以後，標榜司法獨立，縣官不理詞訟，紹興師爺退治，律師便取而代之。那時中國的新人士，不是大家都說要變法嗎，首先取資外國法律，因此外國的律師，亦隨之而至。因為外國在中國有租界、有殖民地、且有所謂擴張的治外法權，推倒中國的舊法律而厲行他們的新法律。隨後中

國自己亦覺得舊法不足以圖治，必須採取西方的新法，方能有效。於是派留學生到國外去學習哩，在國內設立法政學堂哩，因此造成了許多中國大律師。

上海這個地方，是江南繁盛之區，又是為外國租借地，凡事得風氣之先。本已五方雜處，良莠不齊，加以內地發生戰爭，有身家的人為了避亂起見，都向租界跑，一時富商大賈，鉅室豪門，都麇集於此，那些律師是最能觀察時勢的，覺得這是最可能發展的地方，最可以咀嚼的一塊肥肉，便絡繹的來此開業了。他們在公則保障公權，在私則營謀私財，豈不是名利雙收嗎？

而那些富商大賈、鉅室豪門，也正需要律師，以商業而言，尤其是那些大銀行、大公司，都是新興事業，資本雄厚急思擴張發展，不似從前的一味保守行為。所以業務愈大，則糾紛愈多，事事牽連到法律問題。但他們的董事哩、經理哩，未必都能精通法律的，有了律師，便可以請他做法律顧問，一切由他支持了。我最初見到譯自外國的紀載：說他們律師，非但請他寫一封信，要出律師費，即和他說幾句話，也要付出律師談話費若干，可是中國的律師，却沒有如此小家氣，做這種零零碎碎的生意。至於大銀行、大公司的金融貿易，出入常在百千萬以上，涉於詞訟，則必爭取得之，以一顯其手腕。

其次，便是那些鉅室豪門的家庭訴訟，也是足以使上海律師歌動的。不是說為了避亂起見，都遷居到上海租界裏來嗎？造了大洋房，開了大商店，安居樂業，自適其適。可是家庭的糾紛來了。第一件事便是兄弟爭產：做官的刮了民脂民膏，經商的也是巧取豪奪，所得的不義之財，一旦這個老頭死了，留下遺產，便是禍根。不但兄弟爭產，姊妹也可以爭產，因為那時候已是男女平權了。像武進盛氏，盛宣懷的家屬，不就是這樣嗎？為了遺產的爭執，你請一個律師，我請一個律師，未成年的女兒

，剛出世的孩子，也可以各請一個律師，真可以說聚訟盈庭，莫衷一是。

還有那嫡庶之爭，妻妾之鬥，離婚案、重婚案、遺棄案、姦污案，屬於男女兩性間的問題，正是多多。這些案子，也都出在富豪之家，而為律師所歡迎的。因為這種官司，都屬於軟性的，不必劍拔弩張，到結尾總是以經濟為解決，律師的報酬，亦是從豐。要知道律師與律師並不是仇敵，他們受當事人的聘請，各為其主，雖然在法庭上互相辯駁，爭論得面紅耳赤，但一出法庭，稱兄道弟，依然是好朋友。

所以有些案子，當事人不必露面，只憑原告律師與被告律師兩方面談判，以求解決，差不多律師就是和事老了。在這種情況中，兩律師可以互相勾結，各施技術，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這話正為此輩而說。因此他們有句格言：「官司最好只打半場」，為什麼最好只打半場呢？那就是半途憑律師之力和解了，這其間律師自然大有好處。

律師弄法，有種種法門。有一種，其術語叫做「樹上開花」，怎麼叫做樹上開花呢？我今說一個最淺顯而在上海也是最普通的故事：假定有一位富翁，他本來是住在內地的，家裏極窮，但是已有了妻子。到上海後，或是他的運氣好，或是他的手段高，只不過數年工夫，已經很發達了。可是他的老婆却不曾帶到上海來的。上海這個地方，是繁華綺麗之場，婦女既然解放，交際場中，也必須有一位漂亮的太太一同出席。內地的那個黃面婆，土裏土氣，怎麼能見得世面呢？不要說他「飽暖思淫慾」吧，在情勢中，自然要找一位漂亮的夫人了。

找漂亮夫人也不是易事呀！當然要正式結婚，瞞過了新夫人，也瞞過了舊夫人，已是犯了重婚之罪了。最初對於舊夫人每年寄些錢去，敷衍了一下，後來連這個慰藉也沒有了，即使有告急信來，也

不開封了。可是這樣的事，終究瞞不過人的，家鄉人來，探知他的近况，或者不值他的行為，有些多管閒事，代抱不平的人，便報告他的舊夫人了。那時她雖沒有到過上海，勢必到上海與薄倖人來拼命了。兩雌不並立，簡單地表過一言，就非鬧到要打官司不可了。

打官司談何容易，就得要花錢，要請律師，但她是一個赤貧的人，沒錢怎辦？但上海就有一班做律師經紀人的可以介紹，把她的情況叙述一番，律師覺得這案子大可受理。第一，律師費現在不必談，以後再說。第二，她一個孤苦女人，到上海來生活無着，有人包辦她的生活費，也是將來再算。一切定妥了，然後向對方下手，先告以重婚罪，後談到可以和解，須得贍養費若干萬。對方當然不敢出面，也請了一位律師做代表，律師和律師，講斤頭，那是再好也沒有了。

至於內地出來的那個婦人呢，可憐舉目無親，他們把她安置在一個小旅館裏，或是就住在担任她生活費那人的家裏，所費是有限的。那婦人來到上海，自然要想和她的丈夫見面，他們總不讓她見面，實在那男人也不願意和她見面。他們總勸說：「這樣負心人，還見他做什麼？不如實際一點，向他大大地要一筆贍養費，有了錢都好辦，放利息，做生意，離婚後也可以自由嫁人。」那個鄉下太太也無可奈何，只得屈從了。這時和解下來，如果敲得到五萬元的，她最多可以得到兩萬元，其餘三萬元，由他們平分了。當然律師得了大宗，此外便是當時担任這位女人生活費的；做律師經紀人介紹這場訟事的；一切幫忙的人；以及與對方相勾結的律師；都是有份的。這個名稱，就叫做「樹上開花」。

我上面所說的，不過舉一例耳，其實這「樹上開花」，也正變化多端。試想植物上有許多樹，就開許多花，所以這個術名是確切的。在舊中國文言叫做「包攬詞訟」，俗語叫做「包打官司」，但沒有這樣花巧呢。律師界經營這種業務，最好有個黑社會會中人，做後台老板，以助聲勢，而黑社會中

人，也願意與律師界多所交接，譬如「閒話一句」，兩造慫服，豈不省了許多事呢？我這是在寫的當時實地的情況，並不是做小說，假如好做小說，把它誇張起來，可以寫成十萬字的一個長篇呢。

不過我所認識的律師朋友，不是沒有正義感的人。有一位朋友，還是固守舊道德，凡是離婚案，一概不接，總是勸告人一番。有幾位朋友，為窮苦人盡義務，律師費也不要。更有可敬的人，為志士仁人呼援求助，寧為當道嫉視，我在此不能一一舉了。最壞的是那種貪利忘義之徒，實為此中敗類。要知道法律原是人為的，立法不善，那舞文弄法的人，便愈多了。到了後來，中國開了不少的法政學堂，以及各大學中的政法系，凡於此中畢業的，都可以當律師，可謂一榜盡賜及第。於是這個律師潮，泛濫於上海，有人誇張說有千餘律師，其實都不是執業者，只是有一個律師頭銜而已。他們從不出庭為人辯護，或者當人家一位法律顧問，博取每年一二百元，或者為人家寫些法律上文字，作一個高級律師的助手。

有些初出道的，也居然可以為人辯護出庭的，往往鬧成笑話。記得有一位某律師，還是個原告方面的吧，臨訊之日，匆匆忙忙到了法庭，攤開公文皮包，却忘帶了這案的卷宗。法官嘲笑他道：「貴律師怕是叉了通宵麻雀，沒有回家取卷吧？」有一位某律師更有趣，照例，律師出庭辯護，應穿法衣，法衣是什麼樣子呢？是一件黑色的長袍，到了庭上，方始穿起來。這天那位律師，不知如何，拿錯了他的夫人一件黑呢絨的旗袍，四周還有花邊，披在身上，短了半截，引得哄堂大笑，連法官也忍俊不禁。

笑話正多，我不必再寫了。至於高級律師，也有很多趣事。大概他們都有外廳，上海人稱之為「黑市夫人」。可是家裏的正式太太，執法頗嚴，不許走私，每夜必須歸號。要知道上海租界自撤消了

會審公廨，我國便正式成立司法機關，上海只是地方法院，直屬於蘇州的高等法院，什麼重要上訴案都要到高等法院審理。「扭計師爺」於是心生一計，告訴他夫人道：「明天要到蘇州高等法院出庭，照例上午九點鐘開庭，當天去是來不及的，只有今天搭夜車去了。」夫人亦信之，那知他並沒有高院出庭，並沒有到蘇州去，只是在他的小公館溫柔鄉裏，盡情享受了一夜，直到了明天，夕陽在山，方說是從蘇州回來了。

最先數次，他夫人也還相信他，後來有些懷疑了。為什麼只提了一個公文包，連牙刷、毛巾也不帶，匆匆走了？問他到蘇州住什麼旅館，也支吾以答。夫人道：「好！你到蘇州，給我到觀前街采芝齋買玫瑰水炒（西瓜子，采芝齋馳名的）兩罐，松子脆糖兩罐回來。」這位律師先生心中一怔，沒有到蘇州去，何處找采芝齋？但要不露馬脚，只好答應了。到了小公館，和他愛人商量，雖不出庭高院，也可同到蘇州一遊，趁夜車到鐵路飯店作海燕的雙棲，未始非一舉兩得呀。這位律師是我的朋友，我嘲以詩曰：「最憐花落訟庭空，一夜姑蘇雙宿中。膩味穠香甜到骨，人間多少採芝翁。」

我何以知道此事？原來他為未雨綢繆，真的到蘇州「出庭」去，買了不少采芝齋瓜子糖果，以備不時之需。我住在愛而近路，距北火車站密邇，他踏下火車後，即到我家，將那些瓜子糖果罐頭，塞在我的玻璃書櫥裏，以便他走私的時候，與愛人作長夜之歡，明日即可以此歸遺細君，作為物證也。

癡官王引才

我生長於蘇州，在蘇州居住了三十年，在上海居住了四十年，蘇州為我第一故鄉，上海才是我第二故鄉。語云：「游子不忘故鄉」，我這個回憶錄，寫我兒童時代在蘇州，就佔了不少篇幅。就是住在上海時，一年也有好多次到蘇州，除非暫時不在上海。有一年，到年終計算下來，竟去了數十次，這是有特別原因的。

蘇州本來是個省城，人文薈萃之區，物產繁華之地，俗語所稱「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別一個省城所望塵弗及的。可是自從辛亥革命以後，蘇州漸漸有退化的現象。為的是西化東漸，有一個「強，虎視眈眈在你側，那就是上海。因此向來有些老輩，不許子弟到上海去的，總說上海是壞地方，現鄰」在也放任了。資產階級向來不做上海生意的，現在覺得容易賺錢，也做上海生意了。科舉既廢，讀書人覺得在蘇州無出路，也往上海跑了。但蘇州終究是個清嘉安適的住宅區域，所有老鄉紳、老厲公，還覺得此間樂，不肯放棄。一直到國民黨北伐軍興，遷都南京，江蘇省政府移往鎮江，蘇州省城一變而成為一個縣城，真有一落千丈之勢。

但我還是常到蘇州去的，因為我在蘇親友很多。我有一位老姊在蘇，姊丈已經故世了，時常要去存問一下。我的岳家也仍住在蘇州。後來我的兩個女兒，在蘇州天賜莊景海女學校讀書（是美國人辦的教會學堂），也得去看看她們。好在蘇滬火車便捷，快車不到兩小時，價錢便宜，我常是坐二等車，車費不過銀圓六角。

最妙的在蘇滬往來間，常常遇到新知舊友，在談天說地之中，往往得到新聞故事。有一次，我

在火車中，對面坐一人，似為紳士模樣的，他對我點頭微笑，我亦報之以微笑。他問我貴姓，我出一名片示之，他也報我一名片，乃阮忠樞（號斗瞻），為袁世凱四方奔走，當洪憲時代之先，人稱之為神行太保的。我在「小時報」寫一則曰：「阮忠樞之脚」，畢倚虹則寫一則曰：「張一鑾之頭」，因張當初力言袁世凱決不做皇帝，倘真做皇帝，請砍我頭，真如孟子所說的「君子可欺以方」也。

又有一次，我在火車中，遇到吳稚暉先生，他和我大談其報館發行報紙。他說：「清晨走過望平街，羣衆雜亂，人行道上，盡是報紙。在外國，報館出版了報紙，自己絕不發行，另有一個機關，專為發行報紙的。」我說：「這也是習俗使然，上海報販兇得很，他們可以挾制報館。」我雖然常坐二等車，有時也到三等車裏去看看。那天却見一位湯蟄仙先生（壽潛）廁身於許多販夫走卒之中，縮在壁角看報，他在清季，就是滬杭鐵路建築時，他是浙江方面的主辦人；江蘇方面，就是吾吳王勝之先生（同愈）的主辦人。辛亥革命，他是浙江都督，何以蹉伏在此？好在我認識他，他不認識我，後來詢諸友人，他們說：「他生性如此，亦無足怪。」

總之每一次在火車上，遇到的新知舊友，筆難盡述。但這一次我所遇到的這位先生，我要記述一下的了。

這一次我從上海回蘇州，剛在火車上坐定，却見前排椅子上有位軀體魁梧的先生，過來和我招呼。我認得他，這是王引才，上海人，是個教育家，一向在上海王培孫所辦的南洋中學教書。他是我老認得的，在未到上海之先，同朋友到嘉興參觀秀水學堂，他就在那裏教書了。後來在時報館的息樓，他也來過幾次，因此並不陌生，於是他從前排椅子上移過來，和我坐在一起了。他知道我是蘇州人，便問：「常回蘇州嗎？」我也問他：「也是到蘇州去嗎？」原來他已由省裏委他做吳縣縣長，現

在他就上任去的。

現在要敘述在那個時代呢，這是國民黨北伐成功，移都南京，江蘇省城遷往鎮江的時候。不過像王引才這樣的老教育家，有些冬烘氣息的，竟也想出來做官，殊出意外。我當時便向他道賀：「原來是老父母，我要改稱為公祖了。」他說：「老朋友！別開玩笑！我是蒙鈕惕老的照顧，他說江蘇有好幾縣份，都還沒有委人，教我選擇，我就選了個吳縣，因為蘇州乃我吳文物之邦，我可以向諸位老先生們請教。」我至此方知道他是走了鈕惕生門路而來的，鈕惕生是松江人，他們的同鄉，那時江蘇的省主席，是不是鈕惕生，我可忘記了。

但王引才是一個老實頭，我不能不以誠意告他，我說：「蘇州現在成為一個空壳子，從前在地方上有權力的一班老先生，所謂紳士階級，都不在蘇州了，你所熟悉而要去請教的是那幾位？」王引才道：「我實在沒有熟悉的人，本想請鈕惕老寫信給張仲仁先生，惕老事忙也未寫，我想到了蘇州，便去拜訪他們。」我說：「張仲老也不在蘇州，還有何人，你所認識的嗎？」他說：「沒有！」我想：「糟了！你一個人盲天瞎地的跑到蘇州，舉目無親，誰來睬你呢？」

我又問道：「你這一回去，總算是到任了，可會通知蘇州的縣衙門裏呢？」他說：「聽說省裏已有通知下去，我呢，也已得到了省府的公文。不過我不想馬上就接任，到蘇州後，打算先觀察一番。」

我想到在前清時代，無論那一個外省官署，凡是新官到任，總要忙亂一陣，還有交印，接印的儀式。雖是一個縣衙門，却人員極多，因為他是一個地方事務官，與老百姓最親近，什麼事都要管，現在可不同了。這幾十年來的政治變幻，我也未加研究；從前的官場情形，我也更不熟悉；王引才既想

做官，自然應當知一點治理之策，誰知也是個吳下阿蒙。他說：「我這一次出來，現在想想，殊覺冒昧。今日得遇老兄，可謂幸事。你告訴我張仲老不在蘇州，那我到了蘇州，去拜訪誰呢？你老兄到了蘇州，住在那裏呢！」我說：「我住在表弟吳子深的家裏，在閶門內桃花隄。」

我也問他住在那裏？他說：「想住旅館。聽說城外旅館極多，隨便揀一家住就成了。」我說：「萬不可住城外旅館，那是下等娼妓出入之所，不管你是何等客人，她們便闖進你房間裏來。而且還有流氓土匪，知道你是縣長，那更糟了。」他說：「那怎麼辦呢？」我說：「還是住城內旅館，比較乾淨些，但也不要露姓名，反正我沒有什麼事，我可以陪你到我熟悉一家旅館去。」這家旅館在景德路近觀前街，安置已畢，我們兩人便在松鶴樓吃了一餐飯，我算是為他接風。談吐之間，他自稱冒昧從事，我覺得他非但冒昧，實在有點糊塗。蘇州人有句俗語，叫做「濕手捏着乾麵粉」，看你如何處置了。引才皺了眉頭，再三要我幫忙，好像要我做他的高等顧問，我離蘇已久，於故鄉事也不甚了解，真是愛莫能助。

我問他：「你出省時，上級對於你，是否有所指示？第一是地方經濟問題，現在江蘇各縣，都成為貧脊之區。」他說：「沒有呀！」我問他：「你會否請示過？」他也說：「沒有！省府裏的幾位先生，都是忙亂得很。他們的意思，以為地方上的經費，總是在地方上籌集，蘇州地方的公款，都是在蘇州幾位紳士的手中，所以我此來要拜訪張仲老呀。」我想：此公熱中於做官，以為吳縣是一個好缺，可是今非昔比，看他是一個書獃子，把一個爛包袱給他背上了。

我本來不管此事，也無能力管此事，引才却再三要我給他想法子，我只得說讓我考慮一下。到了吳子深那裏，和他談起路上遇見王引才，是新到任的吳縣縣長。子深問：「是怎樣一個人？」

現在蘇州真是糟透了，地方上的事，要畧盡一點義務的，誰也不管，變成個無政府。是你的朋友嗎？我們見見他，明天請他吃一餐飯，如何？」我這裏又有個插話了，桃花隴吳家，我舅祖清卿公（前文早有紀載）即子深的祖父，他是個富翁，可是蘇州是紳富並重的，官場中有什麼事，都邀請他，無非是要錢。雖然自己也是捐了一個二品頂戴的道員，却是最怕見官。到了我表叔硯農公的時期，是子深的父親，便漸已開放了，蘇州的富室，都已到上海做生意，他們也在上海買起地產，開店舖，營商業。及至在子深的時期，那是更加發展了。因為他是一位畫家，在城南滄浪亭，造起了一座蘇州美術學堂。在南園，設立了一個小小農業試驗場，似乎一破先人固守主義之戒了。

我因此怦然心動，便說：「你問是怎樣一個人，人却是一個正派人，是個老教育家，決不成爲甚麼貪官污吏。不過太庸儒了，他以為蘇州是一個好地方，絕不知它現在的內容。蘇州人士，他一個也不認識，今天見了我，一定要我給他辦法。你知道的，我有甚麼辦法可想？你若高興，幫幫他的忙也好，也是地方上公益的事。」子深問：「如何幫他的忙呢？」我道：「老實說：便是錢的問題，俗語說得好：『有錢萬事興』，不然，就僵化了，他是想在地方上籌款。」子深說：「你知道！此刻他們都不在這裏，南京的南京，上海的上海。好？我們明天與他見了面再說吧！」

王引才在旅館裏，正在發愁，如何與蘇州地方人士接洽，見了我們去，十分歡迎。子深與引才兩人也談得很好，因為王引才是一個不搭架子的人，吳子深一個不懂客氣的人，兩人說說笑笑，真覺一見如故。我於此簡單說一句，子深已肯在經濟上給他幫忙了。因為他的親戚故舊，都是紳富階級，銀錢上也時有往來，上海的俗語：叫做「兜得轉的人」。好在為數不多，籌措到這麼二三萬塊錢，就可以渡過難關。縣政府是公家機關，它是有收入的，不怕它少了人家的錢，何況有吳子深的担保呢！

有了錢，王引才便有恃無恐的接任了。衙門裏留守着的職員，正在窘迫中，薪水無着，現已有望了，所謂「有奶便是娘」，這話不差的。王引才沒有帶家眷來，孤家寡人，一個人便住在衙門裏，不耐寂寞，常常溜出來，各處亂跑。在前清時代，一個知縣官，在省城裏，出衙門時，雖沒有放炮鼓吹，可是要藍呢四人轎，前有紅傘，後有跟馬，還要喝道呢。到了民國時代，當然沒有這勢派，但是既然是個官，也須有個尊嚴，如此溜出溜進，也不像樣。我們勸他，還是租兩間房子，住在外面，再買一輛私家人力車（蘇人呼為包車），僱用一個車夫，用以代步，較為合宜。這可以作縣長正常開銷的，他也聽從了。蘇州那種人力車，腳踏下裝有一鈴，叮噠作響，他坐了招搖過市，也顯出一些縣長威風。

但是蘇州的那些老鄉紳，還是瞧不起他的，他們有些都是科甲出身，在前清做過大員的，從沒有見過這樣一位縣官。王引才自命為新人物，也不買他們的帳，你擺出你的紳士權威，也嚇不倒人，其中有一位費仲深（樹蔚）在袁世凱時代做過肅政使的（等於前清的都御史），對於王引才嗤之以鼻，說這等人也配來做縣官。張雲搏（一鵬）是張仲仁的兄弟，性喜談諧，他說：「王引才這樣的癡頭癡腦，真是一個癡官」（按癡官這個名詞，早已有之，如戲劇中戴圓翅紗帽，抹白鼻子，穿短官服一類的都是）。蘇州人士，口齒輕薄，往往喜歡題人家以綽號，但一提出來，覺得維妙維肖，這個口碑，就傳誦人間了。

我在蘇州不過勾留了三四天，便即回到上海。在赴蘇的火車中，無意的遇到了王引才，和子深兩人，幫助了他接任吳縣縣長，也是佛家所稱的一個「緣」字。不想於此發生一個驚險的鏡頭，那是出於意外的。原來國民黨北伐成功，遷都南京，尚未建設就緒，孫傳芳忽來一次反攻。這個在近代史上必有所紀載，我不多說了。那風聲傳到了蘇州，大家去找縣長探聽消息，王引才却不見了。衙門裏也

沒有，公館裏也沒有，到處去找都沒有，當然桃花隴吳家也會去問過。擾攘了一日夜，總說了一句，吳縣縣長王引才是失蹤了。

這不是小事呀！縣官有守土之責，在軍事時代，一個縣官，若是見敵逃遁，可以明正典刑，就地正法，這不是兒戲的事呢！

吳子深是習慣起身得遲的，明天一清早，搭早車，從蘇州到上海來了，趕到我家裏來，一進門便說：「不好了！王引才逃走了！」問其所以，我也為之驚惶。現在可怎麼辦呢？子深道：「他的家裏不是住在上海？我們到他家裏去找，也許他逃回家裏。」但是他的家裏住在上海那裏呢？子深不知道，我也不曉得。無怪子深要急得團團轉，向蘇州紳富借墊得來的二三萬塊錢款子，都是憑他的面子，由他担保的，現在王引才失蹤，向誰去追討呢？

我說：「你且不要急，我們想辦法。」我因想引才一向是在王培孫的學校裏教書的，我們可以問問王培孫去，至少也曉得他家裏的住址。於是我們便僱了一輛計時汽車，直到南洋中學訪問王培孫去。王培孫說：「引才這個人，好好地在我們學堂裏教書，忽然熱中起來，要去做官。我勸他做官有什麼意思，何況在這個亂世時期，但他不肯聽勸，他既執持己見，我們也不好攔阻他，妨礙他的前程，現在却鬧出亂子來了。」因問他家裏的住址，培孫也不大清楚。吳子深愁眉不展，培孫又道：「要說引才就此撒撒爛污，一走了事，那是決不會的。他到底是個誠實的人，我深知道，你們放心好了。」聽了王培孫一番勸慰之詞，我們也無可奈何，只得回去。及至到了家裏，却說：蘇州來了個長途電話，報告王縣長已經回來了，而且到過桃花隴吳宅。我們好似胸中一塊大石頭落下去了。我對子深說可以放心了。你今天不必回蘇州，明天我和你一同回去，問問他為什麼忽然出走。」到了明天，見

了引才，我說：「你這個玩笑正開得不小，把人都急死了。」引才道：「不是呀！我聽得孫傳芳反攻，軍事緊急，蘇州如何處置，去問問鈕惕老他們，你們何必大驚小怪。」我說：「好了！你以後如果再要離境出走，希望秘密通知我們一聲，免得我們敲腳爐蓋找尋。」（按：蘇州舊風俗，凡小兒走失，都敲腳爐蓋找尋）自經此役後，癡官兩字的口碑，更傳誦於人口。

我且說蘇州改省為縣，省政府又移居鎮江，那時的省主席，是鈕惕生，還是陳果夫，我有點模糊了，草創伊始，地方改制，都沒有好好的規定。從前一個縣官，審官司也是他，捕盜賊也是他，舉凡地方上興革之事，都屬於他。現在司法獨立，訴訟的事，他可以不管了。

新改制中，警察也不屬於縣署所管轄，即如蘇州，省裏也派了一位警察局長來，與縣長是平行的。此人姓鄭，不大正派，也瞧不起王引才，專與他搗蛋。王以恃有後援，亦不相讓。最可笑者，蘇州有些青年學生，研究國民黨黨義的，以為他不識黨義，借了一點事，想去詰責他。惹得王引才老氣橫秋的說：「老弟！你要把孫中山先生的遺教，細心研究。他的『建國真詮』上怎麼說，你讀過嗎？我倒要考考你！」說着，他把這一段書，背誦如流。學生被他嚇倒了，原來他是老黨員，也許是老同盟。

那末縣長現在所幹的是什麼事呢？最主要的便是田賦錢糧的事。從前每一個縣衙門裏，總有一位錢穀師爺，以紹興人為多，專理此業的。以下就是本衙門書吏，都是本縣人，他們熟悉其事的。革命以後，錢穀師爺不在了，可是這種本縣人的書吏，不能去掉，於是改稱為職員。所以縣官可以更易，他們是不能更易的。新縣官到任，茫無頭緒，他們却是羅羅清楚的。王引才來做縣長，主要的也只有這一件事，而且也是很清閒的。這時候，省裏忽然又出新花樣了，蘇州向稱為工商發達之區，宜成

立為一市，這便是所謂「省轄市」，以吳縣縣長兼蘇州市長。王引才自然十分高興。這個市儼然民主作風，要推舉幾位本地人，作為參議。

王引才便把子深和我，舉為參議，我說：「我已不是蘇州人，我是上海人了，參議一席，敬謝不敏」。他說：「你當顧恤鄉誼，我可時常領教，我與本地人不熟，老朋友！務請幫幫忙。」我想一個市，就要有市政；辦市政就要有經費；現在一個大錢也沒有，辦什麼市呢？但他言之再三，和子深商量，子深說：「這個什麼參議，純盡義務，沒有薪給的。你老兄住在上海，每月開參議會兩次，還要白貼火車費呢。好在你現在閒空沒有事，譬如到吳苑吃茶聽書，住就住在我家，借此常來玩玩，亦無不可，省得他說我們不肯盡義務。」因此之故，我就每借開會，到蘇游玩一次。

開會的時候，一張長桌，縣長坐了主席，我們坐在兩邊還有幾位參議，他們的姓名，我完全不記得。起初也講到蘇州應興應革的事宜，全是空話。後來便談到從前的故事，近時的新聞，兩個小時散會。省裏還派一位工程師來，是我一位老友裴萸芳之子，不知在何處工業學校畢業的，好像蘇州市有大建築似的。

有人說：參議會上儘是談天說地，也不像樣，我們既是參議，必有所提議。於是我也有兩個小提議：一是城裏的街道，必須修理一下；二是許多小河浜，已成溝渠了，臭穢不堪，不如填塞了，可使街道放寬。我想這輕而易舉，也不須多少錢，但也沒有成事。對於填浜的話，還引出老紳士們什麼古跡呀，風水呀，很不贊成的語調，我也不必與他爭論了。

我這一節的回憶寫得太多了，我要結束一下子。先說那個蘇州市，無事可辦，成為一個贅疣。蘇州這些士紳，起初是視若無覩，後來便嘖有煩言，我們也覺得沒有意思，索性由地方人民上一個公呈

，把蘇州市撤消了（這呈子還是我代筆的）。王引才呢？當了兩年多吳縣縣長，也算過了他的官癮了，漸覺得沒有什麼趣味，那時省政府又在那裏調動，就此下台了。子深替他張羅的款子，到任後幾個月早已歸清了。雖得了一個癡官的雅號，人家相信他是廉潔的，不是貪官。在蘇州買了一些假書畫，假古董，欣然歸去，這一場戲閉幕了。

寫此稿後兩三日，我忽又想起王引才一個軼事，不能辜負了他，因此補叙如下：

在舊曆的八月十八日，蘇州有一處地方，有一個盛會，就是游石湖，看串月，那天是畫船笙歌，十分熱鬧的。這裏有一座山，叫作上方山，供奉一個神廟，叫作五通廟，五通是五弟兄，上有一母。一向為蘇州男女巫師所崇拜，借此愚弄鄉民，清初湯斌撫蘇，曾毀其廟而將神像投諸河，為海內人士所稱頌，見諸史乘。後來這個五通廟復活了，地方人士也不管，不過八月十八遊石湖，還是一個蘇州遊覽名勝的大節目，花船幫的出廠船，就是以六月廿四荷花生日遊荷花蕩開始，到八月十八遊石湖，作為結束的，可是近年以來，已漸趨冷落了，却有一班上海白相人來捧場，黃金榮帶了他的徒衆，什麼許願酬神，消災納福，胡鬧一天。常有種種迷信怪事，也不必去說它了。

就在這一天，有人招宴王引才，或者是他的上海朋友吧？我不在座，子深恐是在座的，座中有一客，因談起「今日是遊石湖日子，上方山五通神是個淫祠，湯文正如何毀廟投河的故事，可惜以後無人敢作了。」王引才當時也沒說什麼話，過了三天，他親率縣警，人不知，鬼不覺的到上方山，往毀神像。大家都沒有知道這件事，及至有人見那個女偶像（五通之母）珠冠繡袍，從石湖一直浮蕩到了橫塘，始知其事。吳中士紳，又說他癡。我却為之辯護，掉一句古人成語曰：「臣叔不癡。」

綴玉軒雜綴

當我寫「留芳記」時，在林琴南先生弁言之後，我又自寫一緣起，中有句云：「會走京師，獲交梅畹華君，美藝冠於當時，聲聞溢乎世界，冉冉若青雲之始翔，藹藹如初日之未央，蓋自民國以來，名高未有如君者也」云云。現在讀了它，此種詞章濫調，實在可笑。因為當時除小說可用白話外，其餘的文字，都要用文言，以為若用白話，便覺得不雅馴。現在的風氣改變了，用了語體文，即使評論一個人，不應作那種浮泛誇張之詞了。我與梅蘭芳，見面不多，就是在他青年時代一時期，我在北京，見得最多。以後，我不到北京去，他又難得到上海來。為了他的業務，拿了包銀，到上海來唱戲，常被人家包圍得密不通風。他照例要到各報館以及黑社會頭腦等處（因為上海開戲館的，大都是黑社會頭子）拜客一次，我從來不去訪他。

有一次，梅蘭芳到上海來唱戲，我也忘了是那一戲院所包的。那時上海的明星影片公司，要請他吃飯，為了他們和蘭芳尚未馴熟，也借用了我的名義。這個時候正是上海綁票盛行的時候，據說那個戲館老板，僱用了四個保鏢，以保護梅蘭芳。這四個保鏢中，有中國人，有外國人（其時蘇聯逃出來的白俄羣聚上海，專做這保鏢生意，用外國面孔來嚇人，其實一無用場），出入追隨，寸步不離。結果，梅蘭芳還是不曾來，只來了幾個配角來赴宴，類類的道歉。明星公司中人，意有所不滿，以為梅蘭芳搭架子。我為他解釋道：「你們要原諒他，他此刻不是自由身體了，就像上海堂子裏的姑娘『討人』（養女的別名）身體一般，不由自己作主。」這不是我褻瀆他，凡是上海那些開戲館的人，到北京去聘請名伶，除了包銀以外，所有接、送、食、住，全都包了下來，以後你的身體自由權，全屬

於他，一切要聽他指揮，得他許可了。

所以梅蘭芳幾次到上海來，我都懶得去訪問他，在北京這一個時期，在他的綴玉軒中，却常常有我的足跡。

我到他那裏時，馮幼偉、李釋堪兩位是不常來的。但齊如山總是在那裏，而且他喜歡談話，因此頗不寂寞。蘭芳呼馮幼偉為馮六爺，呼李釋堪為李四爺，其餘則概呼為先生。如對齊如山則呼齊先生，對我則呼包先生，這其間沒有什麼尊卑之分，北方風俗，凡晚輩的對於長者，總是稱之為某爺的，況且這兩人確是栽培蘭芳使之成功的。北方對於伶人的尊稱，都呼之為老板（我想必是「班」字的音誤，後來便相習成風了。南方文人又改稱為「老闆」，這「闖」字，字典上雖有，音盼，但別有解說，不合邏輯），但梅的友人從不喚他為梅老板，直呼他以蘭芳，倒是有的。

評論梅蘭芳的美德，我將以溫和謙實四個字概括。他對於初見的人：如舊相識，總是和氣迎人的。他的書架上有許多照相簿，有的是戲裝的，有的是便裝的，對於戲裝，我因為懂得京戲甚少，只揀了他的便裝的觀看，有西裝的，有中裝的。他忽然翻出一簿他兒童時代的照相給我看。他笑着道：「你瞧瞧！醜死了！」那時他是十二三歲吧，額髮剃得老高，兩耳是招風的，眼睛睜得圓圓的，真是有點兒傻裏傻氣。我說：「這或是照相照得不好吧？」他說：「不，這還是北京最好的照相館呢。」他又告訴我：「有些報紙上說我近視眼，我並不近視，曾經生過一次眼病，病好了，我的大眼睛細小了，人家翻說我有眼神。我喜歡養鴿子，瞧它飛去天空，迴翔於青天白雲之間，人家又說我在練眼神，豈不可笑？」我說：「不！美是自然而然的，你在不知不覺間而美自來了，人工僅及其半。」他說：「您過獎了！您過獎了！」

我以時常涉足於綴玉軒之故，每獲得非份的享受，說來可笑，一曰吃白食，二曰看白戲。什麼叫做吃白食？就是自己不惠鈔而專吃人家的一種成語。京師號稱首善之區，人文薈萃，各地方的人士，都到北京來，各地方的館子，也就隨着都到北京來。還有那些名公鉅卿，講究吃喝的為之提倡，常常的邀客飲宴，互相酬酢，所以每一省都有著名的館子在北京。除大館子之外，還有小館子，這小館子，在北京尤其發達，有些生長南方，來到北京的小京官、窮翰林，在他家鄉倒是吃好吃慣的，到北方，吃不慣北京的飯食，又雇不起廚子，於是專攻向那些小館子了。不要看輕那些小館子，往往有一經品題，聲價十倍，也或有一味佳肴，傳誦人口，從此成名的，這些也都有人為之紀載呢。

我到蘭芳家裏去遊玩的時候，也常常為他們一班朋友邀着同去吃小館子。有時是馮幼偉請客的，有時是李釋堪作東的，有時是來了一位不常來的朋友（這些朋友，我已不能列舉了），一時拉拉扯扯便同去了。北京的小館子，是不計其數，什麼「致美齋」、「百景樓」等等，我在以前已搞不清楚，不用說是現在了。但我記得那時北京的廣東館子很少，遠不及上海的多，只有一家喚作「廣成居」的廣東小館子，凡是馮六爺請客，我們倒是常去的。這地方只有一間平屋，擺了四五張方桌子，已經「實不能容」了，圓檯面也休想，可是生意却是上海人打話，「好得邪邪氣氣。」在裏面擠得人家屁股碰屁股，但那班吃客終不肯退出去。

我問他們：「既然如此生意好，為什麼不擴充起來？北京房屋又不貴，再加以刷新一下，即使不能成為一個大館子，至少也能成為一個中等館子。」馮幼偉道：「他們開小館子的有個迷信，不能遷居，不能更換新裝修。說起來也很有些道理，一家小飲食店，要它興旺起來，也非一朝一夕之功。也要有幾樣拿手好菜，第一要使吃客走熟，時常光顧。忽然的遷居了，可是吃客是不遷居呢，失去原來的

主顧，却是失策的。還有，中國人是一向有傳統思想，尤其是在北京這種地方，商人們常以百年老店自誇，連門前掛的招牌，已經破爛不堪，他們也不肯更換，以為這塊老招牌是不能廢棄的。你們寫文章，說什麼「發思古之幽情」的話，在北京的商人們，也正在大發思古幽情呢！」他說得合座皆笑。

每次吃小館子，當然有蘭芳在座，不過蘭芳的吃東西，我覺得小有麻煩。那便是這也不吃，那也不吃，辣的不吃，酸的不吃，不但是北方的白酒不吃，連南方的黃酒也不吃，為什麼呢？那就是怕破壞了他的嗓子。雖則蘭芳自己也很為謹慎，但這幾位先生好像有意無意的監護他似的，頗覺可笑。在廣成居吃飯時，却有一物，有人不喜吃的，蘭芳却喜歡吃，這是苦瓜。苦瓜是出在廣東的嗎？我久聞其名，未曾嘗過，在上海時，連虹口的三角小菜場（廣東人在上海多數住居虹口），也沒有苦瓜賣，這裏的廣成居却有，真是物稀為貴了。蘭芳請我試嘗之，入口雖覺得苦，而收口津津回甘，方知此是正味。到香港來，始知苦瓜乃是家常菜蔬，在筵席間，上不得杯盤，因知苦口還不諧於人呢！

我們吃了許多小館子，却沒有吃過西餐。北京的西菜館，當時也已有的了，在南城外一帶，有數家，實在不大高明。否則就是要東交民巷（按：東交民巷在明朝時代始，原名「東江米巷」，因江南運輸入北京的米，稱之為「江米」，東西兩巷，都是米集，此亦曾見蒲留仙的「醒世姻緣」）使館區域的六國飯店等處了。好在北京人也不喜歡吃西餐，有那些多姿多采的中國菜，還吃那些一成不變的外國菜做什麼呢？除非是到天津去，天津租界多，運輸便，當然比北京為強。說起西餐也有小吃部，天津的「起士林」（亦有譯作「凱司令」的），是德國人所開設的一家小餐館，在當時真名噪遐邇。在當初只是製糖果的，後來却餉人以西餐了。

談起那家德國小餐館「起士林」，我又有一段插話了。

還是在前清時代，有一對德國中年夫婦，跑到天津來，開了一家小糖果店。所有糖果，都是他們夫婦自製的，很為精美。只租了一間屋子，也沒有夥計，一切由他們夫婦自理。後來他們又添設了一個小吃部，只有六七個座位。誰知生意大佳，又擴充一間餐室，女主人當爐，男主人則奔走為侍者，並且添了一位助手，這位助手也是德國人。「起士林」的名聲傳到上海，我們行經天津的，必定去吃它一餐，精美而豐富，價亦不貴。他們對於中國人非常客氣，且亦能說中國話呢！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起士林的主人，奉本國徵召，要回國從軍，因為他是軍籍上有名的，於是他回到自己祖國，奉令出征去了。但是起士林還是開在天津，因為那時生意甚發達，棄之可惜，因此就由老板娘和那位助手支持經營。這位助手是一個子然無家室的人，且也頗忠實於他的職業。三年以後，一個凶信來了，老板戰死了。一年以後，那個老板娘和那個助手，在天津一個小教堂結婚了。半年以後，老板施施然回到天津來了，原來說他戰死陣亡的消息，並不確實，於是弄得很僵。助手道：「我們不知老板並未戰死，誤會了，我應當走開。」老板道：「這也不是你的過失，你們已經正式結婚，我應當走開。」老板娘道：「你們兩人都不差，都是我的過失，我應當走開。」結果，三個人均未走開，仍舊同心協力經營這個小餐館。在中國世俗之見的人，覺得有點不合於倫理，可是一班明達之士，却是原諒他們，贊成他們。

我的話又說野了，現在要拉回來，仍說到與梅氏賓客吃小館子的事。為什麼我說我常白食呢？我覺得我時常吃他們的，有點不好意思，有時我說：「今天讓我做一個小東，請諸位賞光。」他們笑道：「你點菜是個外行，惠鈔也是個外行，瞧他們會收你的錢嗎？」這話被他們說中了，我是最怕點菜的。在北京吃小館子，在座有幾個人，都是要每人點一樣菜的，問到我，總是交白卷，尤其是北京菜

，什麼「兩作魚」、「三吃鴨」，那種奇麗名兒，我也鬧不清楚。到了搶着的向櫃上付賬的時候，掌櫃的總笑迷迷的說：「某爺已吩咐過了，您老請下一回吧！」於是我又吃了一回白食了。

我再說我的看白戲，也不是沒有理由的。梅蘭芳在北京，不是長日在家閒居，逍遙自在的，一年之中，便有好多回搭了班子上台唱戲的。在那個時候，幾位老朋友，當然要捧場。如馮六爺、李四爺等幾位是一定到的，此外還有政治界的梅黨，銀行界的梅黨，都預先為之定座。他們定的都是第二排、第三排位置。兩排座位，可能坐廿人，至少也須坐十餘人。可是往往坐不到此數，如果兩排座位而只有稀稀疏疏的幾位座客，不但減少興趣，而且有失面子，那就要拉客了，我就是被拉者之一。北京那時候不唱夜戲，大概在下午三點鐘開鑼，至天黑以後為止。因為北京的電燈太不明亮了，還是一個燈不明，路不平的時代。下午三點鐘開演，許多職業界的捧場人，也都沒有散出來，我却清閒無事，應該來盡此義務了。

那時上海的戲台，已經改了新式的了，北京還是老樣子，四方型的，三面都可以看得真切。主要的是正廳（他們喚作「池子」），捧角的大概都坐正廳，他們所定的二、三排座位，就是正廳。什麼是座位呢？原只是一條條加闊的長櫈，不要說現在的戲院子裏裝着舒適的沙發座位，就是要一只靠背的椅子也沒有的。中間只有小小的一張半桌，兩邊都沒有桌子。在上海看戲有一種叫做「案目」，招待殷勤，伺候週到，北京是沒有的。你定了座位，只有一種看座的。你沒有來時，代你看座，來了時把一個大茶壺擱在長櫈上走了。這種長板櫈坐了真不舒服，然在當時，無論你是什麼士大夫階級，他們都處之泰然。

北京戲院有三種人：一種就是那看座的；一種是絞手巾的；還有一種是裝水烟的。看座的連一把

大茶壺，大概給他數十文錢小帳就是了。絞手巾的却有一種本領，從東面的邊廂裏，拋上西面的樓廂裏的熱手巾，在許多觀眾頭上飛過，萬無一失。裝水烟的更離奇了，一位名角兒上台，你正在瞑目靜聽，一根長長的水烟管，觸到了嘴唇邊，嚇了你一跳。

至於喝采，北京戲院子裏是不禁的，而且是有些提倡的，如果一位新角兒登台，沒有采聲，那是很失色的。可是喝采却有關於知識與學問，要真賞他的藝術，恰到好處，喝一聲采，那是最有價值，不懂戲的人亂喝一陣，那是令人憎厭的。北方聽戲的人，還有故意提尖了嗓子，怪聲怪氣的喝起來，引人發笑。我是不會喝采的，他們這班捧梅的朋友，也難得喝采的，只有一位易哭庵先生，他最歡喜喝采，連「我的媽呀！」也喊出來。易先生我在北京曾見過一面，他說：「我與你的名字，恰好對照，因為你是笑而我是哭呀！」易先生是神童、是才子、是詩人，是顯宦（在前清放了廣西右江道）。辛亥革命以後，他也剪了辮子，做了一首剪辮子的古風，把新舊政府都罵得一個狗血噴頭。這首古風，我的「留芳記」中倒是載的，想君左處當有遺稿，陳散原先生評之曰：「此詩令人笑，亦令人哭也。」

我的話又說野了，急忙收回來，回到我上文所說看白戲的話。我不是戲迷，尤其對於京戲所知極少。我有許多朋友，雖不是玩票，多少還能哼幾句，我是一句也哼不來的。北京是考究聽戲的，我也聽到好，而不知其所以好。我雖然也是綴玉軒一賓客，也不會定兩排座位捧場請客的。不過他們既邀請到我，我又清閒無事，而况蘭芳時常有新戲上台，轟動一時，我為什麼不去呢？再說，凡是梅蘭芳在北京登台的日子，每天不過唱三出戲，不像上海那種戲院子，每天總要排五六出戲。下午三點鐘開鑼，先唱了兩出（按：時人每稱「一齣戲」實應稱「一出戲」我從簡筆），到四點多鐘後，休息十五分鐘，然後梅蘭芳登台，唱畢等他卸裝以後，便相偕去吃小館子了。

姚玉芙一故事

在北京有一時期，我常往梅蘭芳家中遊玩。我記得他那時是住在無量大人胡同，他那裏家中是賓客不斷的，我們到他那裏去時，不必通報主人，主人家也不來陪客，所以綴玉軒中，常常是賓朋滿座。我常說：有古人的兩句詩，可以形容它。那兩句詩呢？就是「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有時蘭芳為了戲劇上的事忙著，或是他要練習，他是勤於練習的，我們也不去打擾他。甚至他已出門去了，我們幾個熟朋友，仍在那裏談笑自若，我又掉了「陋室銘」中兩句文詞道：「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但是蘭芳那時總是在家的日子多，難得出門的。

我在他的家裏，認識了許多朋友，如李釋堪、馮幼偉、齊如山等諸位先生，都是第一次見面。像羅瘦公先生却是先已認識，而且他也難得到梅家來的，況且他已有了程艷秋，別樹一幟了。還有張聊止，他在上海時，早已認得的，其餘諸人，都已忘却了。可是梅蘭芳到底是一個伶人，想起來應該有伶界朋友，彼此往來，但在那裏，一個也沒有見到，只有一個姚玉芙，是蘭芳的徒弟，也是他的配角。梅與姚雖是師徒，蘭芳的視玉芙，有如兄弟。譬如配起戲來，有兩個旦角的，一正一副，梅正而姚副。如「游園」的梅為杜麗娘，姚即是春香；如「斷橋」的白素貞，姚就的小青；諸如此類的甚多。後來姚玉芙不大演戲了，却為師門管理一切，在家庭間竟如一總管，在業務上乃如一經理人。

談起姚玉芙，却有清末民初小小一段掌故，原來他本是學唱鬚生的，在韻秀堂為子弟，身世孤寒。當辛亥革命之前，班子解散了，他也只得辭別師傅，別尋門路。年紀不過十五歲吧？沒有家庭，無所棲止。有一天，有一位他們唱戲的老前輩，對他說道：「阿順（因為他的小名叫阿順）！你既沒有

地方可以棲止，我可以介紹你到現在民政部大臣趙秉鈞趙大人那裏去。他是袁宮保手下第一等紅人，他那裏場面闊綽，用人很多，也不在乎多你這一個人。你要乖巧靈活些，說不定碰到什麼機會，總比了現在失業強。你要有意，我給你說去。」

姚玉芙道：「我到他那裏去做什麼呢？當僕人，當書童嗎？想我當時出來學戲，原是想習成一藝，可以自立，要是到那些做官人家去當一個小當差，不是太辱沒了嗎？」

那唱戲的老前輩道：「話不是這樣說的，在這亂糟糟的時代，咱們要抓機會，碰運氣。說不得是大丈夫能屈能伸，譬如你唱鬚生，皇帝也要扮，老家人也要扮，當個僕役，有什麼關係。「英雄不怕出身低」，咱們的戲裏，不是常有那種事嗎？」姚玉芙想到一身孤露，到處飄零，不走這條路，到那裏去呢？沉吟了一下，也答應到趙家去了。

到了趙宅，趙秉鈞正躺在烟榻上抽大烟，他是一個對於鴉片有大癮的人。家人們把姚玉芙引進了，他也不管，抽足了大烟，才把姚玉芙瞧了一眼，便問道：「你能做什麼的嗎？」姚回答道：「會唱戲。」趙秉鈞鼻子裏嗤了一聲道：「人家鬧革命，正忙得要命，誰有閒工夫來聽戲呢？」姚玉芙一想：「好了！這事算吹了！」恰巧趙秉鈞自己裝的烟斗上，一個烟泡掉了下來，姚玉芙手快，連忙給他在烟盤裏拾了起來。趙秉鈞靈機一動，便問：「你會裝烟嗎？」答道：「會！」原來他在學戲的時候，就給他的師傅燒烟的。趙秉鈞就把手中的烟籤遞給他，便道：「好！那你就留在這兒吧！」

姚玉芙自從進了趙宅，因為他機警靈敏，所以上下都歡迎他。又因為他每天和主人裝烟，總是個親近主人的人，也不敢輕視他。趙秉鈞的家庭，有一個缺陷，他的正式太太，既沒有公子，還有一位山東太太，也沒有生育，只螟蛉了一位少爺，却和趙秉鈞不大合式，見了他就生氣。所以家庭之內，

甚不圓滿，忙了一天，回到家裏，只覺寂寞寡歡。惟有與阿芙蓉為緣，猛抽大烟，因此那烟癮越抽越大了。現在有了個裝烟的人，有時也和他談談說說，以解無聊。趙秉鈞有許多密切的朋友，談論公事私事，都在烟榻上周旋。他的親信的屬員，回公事，做報告，也在烟榻之旁。從前抽大烟的人以為一燈相對，思潮便奔湊而來，集中在一起了。

這時候，他們的家人，如不呼喚，例不進來的。只有那個阿順，為了要給主人裝烟，不能離開，也不用避忌，因為他還是一個孩子，懂得什麼呢？阿順也很乖覺，他從來不開口，只聽在心中，可是他最能鑑別人材，知道某人是那一個路數，某人是那一種流品，見得多了，難逃他一雙慧目。趙秉鈞在客去高興的時候，也和他講講那來客是何人，姓什名誰，官居何職，他來見我有什麼宗旨。

不高興的時候，也就默默無言，在烟榻上瞌睡了。但他是袁世凱手下第一等紅人，所謂能者多勞，因此無論什麼人，都要找他說話，無論什麼事，都要由他手裏經過，因此車馬喧闐，其門如市，別說在京城裏向來奔走的人，便是從南方來投效游說的各處青年，以及東西洋留學生，凡是來求見袁世凱的，都要先見見趙秉鈞方為合式。

有一天，趙秉鈞從早晨起來，見了一排客，都是南方來的那班青年學生，廣東、福建、江蘇、浙江的人，尤為多數。他們的言語之間，大半都挾着革命宗旨，他把他們敷衍了一陣子，說着許多恭維的話去了。到了下午，又來了一排客，也是南方來的少年志士，他又把他們敷衍走了。這兩次客會了後，急忙忙坐了馬車出去，上衙門，辦公事，還得到袁世凱府第報告一下。幾處地方一兜，早覺得瘦眼塞鼻，呵欠連連，抵擋不住這鴉片烟癮已上來了。

回到家裏，一疊連聲的叫：「阿順裝烟」，阿順早已把四五桿烟槍，什麼湘竹槍、象牙槍、甘蔗

槍、檸檬槍，都是幾十年的老槍，一齊滿滿的，高高的裝好了。銀烟盤擦得雪亮，廣東式的高玻璃烟燈點起，另外一個景泰藍烟缸裏，打好了三四十個似小蜜棗一般的烟泡，等候着他。趙秉鈞脫去馬褂，便向烟榻上一橫，他一面吸，一面裝，周而復始，一排槍，一排槍的遞過去，一口氣要吸了二十餘筒，漸覺得骨節通靈，精神抖擻；漸漸的便覺得神清氣爽，有說有笑起來了。

姚玉芙見他今天似乎很高興的樣子，便也和他有一搭沒一搭的亂話起來，他又歎起苦經來了：「我一天到晚要見許多客。你說累不累，他們都是有志青年，特來見我，我不能不見。」姚玉芙道：「今天來見你的，大半都是穿西裝的，我猜都是出洋留學生吧？」趙秉鈞道：「怎說不是？你也瞧出來了。」姚說：「他們穿了西裝，都已絞了辮子了吧？」趙秉鈞道：「穿西裝怎能不絞辮子？現在絞辮子的已經很多，再過幾天，說不定大家都要絞辮子呢。」姚道：「我瞧絞了辮子，倒覺便利，不過總得穿西裝才行，不然，長袍短褂，背後沒有一條辮子，似乎不大好看。」趙秉鈞道：「將來看慣了，大家都是這個樣子，便也不覺得什麼了。」

說到那裏，他忽然道：「我且問你，你瞧我今天見了這許多南方來的志士，招待他們，可算得殷勤嗎？」姚玉芙一面裝烟，一面只是微笑不語。「你笑什麼？難道我的話不對嗎？」趙秉鈞責問他，他又搖搖頭，既而笑道：「要我說嗎，您別生氣，您不過敷衍他們罷了，您的許多話全是假的。」趙秉鈞聽了這話，不覺為之一怔，便道：「怎麼說我的說話是假的？你且說個理由來。」姚玉芙道：「這誰也瞧不出來，您只是隨機應變，對於什麼人，便說什麼話，只要對付過去就是了，又何必認真呢？」趙秉鈞聽了，默然無語，尋思這小子却有如此眼力，平日我見他不聲不響，無所顧忌，誰知他口雖不言，胸中明白。可是我這裏來客很多，還有許多機密事件，未便外洩的，這些計謀，都是在烟榻

上籌劃的。他又是日何烟榻的人，小孩子家口沒遮攔，洩漏出去，可不是玩意兒呢。

過了幾天，趙秉鈞便借着一件事，說他做得不對，不教他在烟榻旁邊燒烟了。那個時候，正是袁世凱重行出山，召集進京，任命為內閣總理大臣的時候，趙秉鈞便是民政大臣，大家知道他是最接近袁的人，未見袁世凱，先要見見趙秉鈞，大有專制時代的兩句話：「未去朝天子，先來謁相公。」南方志士，東西洋留學生，胸懷革命，也覺得要推翻滿清朝，非袁世凱不可。但是不能直接見袁，也不能坦白說出自己的意思，可是趙秉鈞，却隨便什麼人都見。所以這些南方人士，到北京來直趨其門，至少也可以探探局勢，聽聽口氣。誰知趙秉鈞和他們一味敷衍，也探聽不出什麼來。

原來趙秉鈞初到直隸（今河北）的時候，只是一個小小的典史，不知如何為袁世凱所賞識，一帆風順，從一個縣尉歷保至道員，充天津、保定巡警總辦，他也福至心靈，交游很廣，擘畫井然，直到前清的巡警部設立時，袁已舉薦為右侍郎了。到袁世凱開缺下野，他也以原品休致。此番袁氏出山，第一個就是保他做民政部大臣，把個警權先抓在手中再說。所以趙秉鈞不但是袁世凱的爪牙，也是袁世凱的心腹了。此番和姚玉芙無聊閒言之中，却被那個十五六歲娃兒，窺破他的行藏，他却戒懼起來了。姚玉芙也覺得那天的話，不該是如此說的，這個地方，也是危險所在，我還是離開為佳，去找羅瘦公羅老爺去吧，他老人家是最肯提携人的。

那羅瘦公是廣東順德縣人，曾任郵傳部郎中，大學堂教習，公餘課暇，却最喜聽歌觀舞，常以改良中國戲劇自任，所以他和一班伶界中人最為接近，人家也都來就教於他。姚玉芙出了趙宅的門，便來尋羅瘦公，記得他是住在草廠頭條的廣東會館的。就出了前門，到廣東會館來，見在路口一個宅子，是低窪下去的，門前兩個石盤陀，上面一塊橫匾，是白地黑字，寫着「廣東會館」四個大字，不知

時那一位名家手筆。到了那裏，從門房裏走出一個花白鬍子的長班，問是找誰？說是找羅癭公羅老爺。長班便領了姚玉芙進去了。

這一座是一並排三間的書室，滿壁琳瑯，都是些書籍字畫。此外有些古玩石刻之類。羅癭公還認得姚玉芙，便問：「我聽得人說：你不是在西堂子胡同趙家趙智庵那裏嗎？」姚玉芙道：「是的！我現在已經出來了。」便詳述了一切情形，又說：「我從前出來學戲，原希望學成一藝，為將來餬口之計，何必到權門去，充當一個賤役呢？」羅癭公暗暗稱贊他有志氣，便說：「你的主意很對，人只要一藝之長，就可以自立。像趙秉鈞現在雖炙手可熱，可是他行險徼倖的事很多，陰謀詭計的也不少，如你所說，確是一個危險所在。不過現在唱戲也不是這個時代，許多班子，停的停了，散的散了。你如有志，年紀也還輕，不如進學堂去讀書，你以為如何？」

姚玉芙道：「難得羅老爺如此熱心栽培，真是感激無地。只是我已過了讀書年齡，只怕進不去學堂。」羅癭公想了一想，說道：「有個匯文書院，却是外國人辦的教會學堂，你不妨到那裏去專習英文，可知現在及將來，外國文總是少不了的，你要是精通了，不愁將來沒有一個職業。好在匯文書院可以住宿，你不必在外面早找住居的地方了。」於是姚玉芙便進了匯文書院。但是姚玉芙進這個教會學堂總覺得不慣，而英文也學不好，究竟是年齡大了，心思不專，他還繫戀於他的唱戲的老本行。於是羅癭公再把他介紹給梅蘭芳，拜蘭芳為師，姚玉芙那就安心依附於梅家了。我以上所記的，大半出之於羅癭公先生所述。

東方飯店雜事秘

一四〇

我在辛亥革命以前，從未到過北京；國民黨北伐成功以後，亦未到過北京，這時已改北京的名稱為北平了。

這一個時期，稱為北洋軍閥時期，以袁世凱的籌備帝制時期併計之，也擾攘了十有餘年。我的初次到北京，也已在張勳鬧復辟以後了，那個時候，也號稱行新政，開國會，而紛亂荒淫，不可究詰。我那時正離開了上海的時報館，厭棄了記者生涯，可以稍作長期旅游；又很想換換空氣，找別一職業，以為餬口之計，我輩窮書生，不是甚麼有閒階級呢。不過我不自諱，我在這一個時期，頗受到浪漫的傾向，古人有五十而知非之說，我那時也已四十多歲了。

我初到北京時，住到一家旅館，叫做東方飯店。中國的招待旅客居住，也有三階級，最初名曰客棧，我從蘇州初到上海的時候，所住的就是客棧，那是簡陋得很的。後來漸漸進步了，改稱之為旅館，人家以為旅館的名詞最適當，所以那時一班廣東商人到上海來開設百貨公司，附設的有新型而模仿西式的客寓，仍名之為旅館，如「東亞旅館」、「大新旅館」之類，並沒有稱為飯店的。但是飯店兩字的名詞，是早已有的，老老實實就是大家吃飯的地方，如上海的有飯店弄堂之類。可是現在最高等的旅館，往往稱之為飯店，北京的東交民巷，先有了「六國飯店」，北京的城內，也有了「北京飯店」正不知何所據而云然。

東方飯店是一位姓丘的由上海到北京來開設的。據說那位姓丘的，本來是上海某西商所開辦的餐館裏一位侍者，現在發展了，有此經營，有沒有後台老板，却不知道。其地在北京南城外的香廠，

也是新開闢的區域。那地方接近市場繁盛之區，而尤其是北京夙昔所馳名的艷窟八大胡同，在其鄰近。東方飯店地址很寬大，但其建築，一半是三層樓，一半只是二層樓。二、三層樓都是客房，總計大約有七八十個大小房間，樓下就是一大間餐室以及大廳、會客室、賬房間之類。規模雖不及北京那些大飯店之大，可也算在上、中等之列了。許多從上海來的人，都喜歡住東方飯店，為什麼呢？因為那是由上海人到此來開設，雖在北京，還脫不了上海氣息。譬如說，這裏所僱用的侍者，大一半是南方人，尤以寧波人為多，帳房間裏也有上海人，於語言習俗上便利得不少。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先有幾個上海人來住了，覺得滿意，互相推薦，有許多熟朋友，住在一起，豈不是更多趣味呢？況且這個飯店主人，為了生意之道，滿招呼，極客氣，自然賓至如歸了。

東方飯店的房間，是怎樣分別的呢？大房間在二層樓，每間附有浴室，連每日三餐在內，取費五元。小房間在三層樓，沒有浴室，也沒有廁所，只有公共浴室與廁所，也每日供給你三餐，取資三元。現在想想，真可謂廉價到極了。但是一個房間只許住一人，如要多住一人，便須加價；供給三餐，也只備一客所需。加價大房間每人一元半，小房間一元，大房間可加一榻，小房間實不能容，只有雙棲而已。所謂三餐者，都是西餐，早餐則牛奶、咖啡、麵包或麥糊等都備，午餐一湯、兩菜、一概如上海例，晚餐則較豐富些。但如要臨時點心或消夜餐，則需另計了。

再講到設備，最好的是冬天有暖氣水汀，北方天氣寒，家家有火爐，但於旅館不相宜，這時冷熱汽機尚未流行，一燒水汀，則全樓溫暖如春了。惟夏天無風扇，此間人以為無需此物，因即在盛夏，亦不過中午數小時，感到炎熱，早晨中夜，涼爽過於初秋呢。但怕熱的客人，如要風扇者，亦可供應，必須另計。廁所已一律用抽水馬桶了，甚為清潔，可是鬧出笑話來了。有些北方健兒，亦有住居東

方飯店的，他們向來的習慣，便急則上茅廁，有些更喜登野坑，蹲踞於野田草叢之間，悠然自得。但東方飯店無茅廁，也不能出門尋野坑，急不及待，於是腳踏馬桶邊，一洩如注，遂致黃花滿地呢。

我在東方飯店住得最久，大小房間都住過，住小房間尤為合算，一月不過百元耳，却連三餐在內。倘住大房間，則非二百元不可，如有愛人同居，至少須三百以外了。且小房間亦殊可人，一榻之外，有一桌兩椅，電燈茗具，應有盡有，小樓一角，頗饒靜趣。不過時在夏日，常移居大房間，因其附有浴室，且有冷熱水管，不致如小房間的只有公共浴室，爭先恐後，有種種的不便呢。東方飯店的旅客，不僅是上海來的，東南各省的人士，來的也很多，因為那時正籌開國會，這些未來的議員老爺們，來此競選甚多。上海的紅姑娘也來此掘金，其間異聞軼事不少。我性好弄筆，往往撥拾一二，投寄上海「晶報」，名之曰：「東方雜誌」。東方雜誌者，上海商務印書館的定期刊物也，而我所記者，乃是東方飯店的雜事而已。

有一點近乎哀艷的事，我不覺想起來了：當我住在上海愛而近路的時候，鄰家有少女，年可十四五，常在我家門前，踢毽子、拍皮球、憨跳作樂。本在某女校讀書，頗見聰慧，後來忽然輟學，與諸姊妹嬉游，成為交際之花。那時有兩名妹，一曰FF，一曰SS，FF後來香港，即殷女士，其女但女士，且為馳譽世界的香港小姐，我且弗談FF而談SS，她的名字叫做袁淡然，我亦不知這兩個外國名字是什麼來由，不過我與她鄰居而認識其人。

不數年，她到北京去，竟樹艷幟於八大胡同。最初，她欲署名為SS，羣以為花間並無有以外國字作商標的，上海如此，北京亦如此，乃改成以譯音「愛思」兩字應徵，亦殊佳妙。一日，袁寒雲在小鴛鴦處宴客（關於小鴛鴦，涉及洪憲掌故甚多，劉成禺洪憲紀事詩中，曾述及之）。我亦在座，對

面坐者為顏世清（號韻伯）召一妓，視之，乃我之芳鄰也。含笑點頭，問我住何處，我說：「住東方飯店」。她低語道：「我亦住東方飯店。」此不足異，胡同中好多位上海來的姑娘，不住院中，都住東方飯店，較為自由。越一日，她到我房中，說道：「我房裏無浴室，你有浴室，可以借我一用嗎？」我答應她：「可。」於是時常來我室。

又一天，她向我說「和你商量一件事，讓我在你房裏吸一次烟。」那時北京是禁烟的，還有這些巡緝隊，憲兵隊，每夜要到各旅館查房間，像煞有介事的。但有一個期限，一過了午夜十二點鐘，便不會再來查了。所以在十二點鐘以後，便是那些男女烟霞客的解放時期。因此我問：「為什麼你自己房裏不能吸呢？」她說：「我防顏癩子要來。」（北方呼跛足者為癩子，顏世清跛一足，此亦曾見劉成禺洪憲紀事詩：袁克定亦跛一足，與顏世清交拜事）其時她與顏已訂嫁娶，節後，即嫁顏了。我以此情不能却，姑允之，但此例一開，她常携具至我房中，深宵不去，我不能不委婉下逐客令了。嫁後遇其侍兒詢之。她說：「可憐！躲在床底下偷吸烟，為顏所毆。」我出京後得自傳聞，SS已香消玉殞了。

我在東方飯店住得最久，這並非是說一次住了許久，乃是每次來京必住在這裏。我在北京時有一個時期，常往天津。到天津就不定住那一家旅館了，大約是住在日租界的日子最多了。

至於那個高貴的李順德大飯店，我沒有住過。天津不比北京，歐美人較多，這些都是外國人居留之地。有一次我到天津，聽說近有一家新開的旅館，在英租界（我已忘其名），如何清潔，如何安靜，我便住到那裏去了。這間旅館不大，是新開的，當然比較清潔，安靜却是未必。不過比了日租界那些旅館好得多了。日租界那些旅館，可以公開吸鴉片，可以公開召妓女，真是一個藏垢納污的所在。過

去就是叫作「三不管」的地方，更無忌憚了。

且說我到了那個新開旅館，選了二層樓一個房間，倒也窗明几淨。開出左首幾扇窗來，外面是一片曠場。似堆着無數巨大箱籠等件，原也不在其意。睡至半夜，忽聞有獅吼聲，虎嘯聲，猿啼聲，犬嗥聲，如處身於深山密林之中。你道是什麼？原來是天津新到一個馬戲班，在船運上岸以後，各類獸籠無可安置，即安置在這個曠場之間，遂使我為羣獸所擾，一夜無眠。好在我明日即回京，不必再移居別處了。在北京的使館區六國飯店，我雖不曾住過，為友人招宴，却去過一二次。裏面的那些侍者（外國人呼為「僕歐」，中國人喚作「西崽」），真是奇形怪狀，已是民國七八年了，還拖着一條辮子，戴一頂瓜皮小帽，上面有個大紅絨球，衣服也是特製的不中不西，這些僕歐不是年輕的，還是四五十歲的人呢，見之令人恚恨。

我在東方飯店，還做了一次狂蕩的事呢，我不諱言，索性坦白的說一說：我住在三層樓上時，離開那個數丈之遙的天井，望衡對字的房間裏，住着一位西洋女子。一頭金黃色的頭髮，兩頰紅紅的，年可十八九，似頗美麗。隔窗遠望，不甚真切，但三層樓同一扶梯，偶然相遇，見其亦甚端莊。三層樓都是小房間，惟有她所住的是大房間，有浴室。但她一人獨處，不見有男人來，所謂「小姑居處本無郎」也。東方飯店的侍役如上海例，亦呼為茶房。三層樓上的三號茶房，是寧波人而從上海來的，我見他常常跑到那個金髮女郎房間去聽使喚，我因問他道：「這個外國女人是做什麼的？是不是某西洋行裏的職員嗎？」

那三號茶房向我笑了一笑，說道：「先生：你覺得她漂亮，喜歡她嗎？」我說：「問她做什麼的，怎說喜歡不喜歡的話？」三號道：「她是做生意的。」我說：「原是問你，她做什麼生意。」三號

掩口笑道：「我說的生意，就是上海堂子裏所做的生意。」我詫異道：「難道是妓女嗎？」三號道：「誰說不是？所以我問你先生喜歡不喜歡她。如果你有意思的，我可以給你辦法。」我問：「她作此營生，這裏飯店老板知道嗎？」他說：「她的房間是包月的，房間裏的事，不能去管她的，何況她是個外國女人。怎麼樣？吃了胡同裏的中菜，再嘗嘗飯店裏西餐，各有各的滋味呀。」這三號竟要極力玉成其事，而我却對此也有些怦然心動。

憶我在三十歲以前，真個是守身如玉，除了自己太太以外，可稱是不二色。三十歲以後居住在上海，交游既多，出入花叢，在所難免，那時對於女性，頗多迷戀，但亦能強自抑制。四十歲以後，軀體頑健，性慾旺盛，此刻正在這個時期，而且久曠已在半年以上，再加以金髮紅顏，更刺激我好奇之心。因問三號道：「你說有辦法，是那樣的辦法呢？價值如何？有嚙嚙的事吧？」他道：「不！她倒是直捷痛快的。自然要問過她，告訴她是甚麼人，要先得她的同意，然後成事。你先生既決定了，停一回兒我就去問她。」不久，即欣然來告道：「已說妥了，價值是一百元，今天夜裏十二點鐘以後，便可以迎接你先生到她房裏去。」

我問：「為甚麼這樣急急呢？」三號道：「她說明天有人請她吃夜飯，恐回來得很遲，否則就要後天了。先生今天有甚麼不便，「打鐵趁熱」，我以為就是今天最好。」他又豎了一指道：「這一百元，可不可以預先交給了她，作為定洋，如果是當面交給她，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她也是要面子的人。」我想這個茶房，為甚麼這樣性急，真似「皇帝弗急，急煞了太監」呢。最後他又說：「喔！有一個條件，她說：『她的房間裏不能住夜的』，就是不能睡到天明，要請你原諒。你先生住在同樓，回到自己房間去睡便是了。」我說：「這不成問題。」這個我倒知道的，西方妓女，有此規矩，

上海租界的紅燈區亦如此。我國留學生回國的假洋鬼子（魯迅語）常常光顧，他們稱之為「一炮主義」。

「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我叩門而入，先之以一握，繼之以一吻，好戲開場，順序而進。有三節目，我名之曰三重曲，第一曰：「入浴」，我先入浴，她助我如助產婦的濯嬰兒，極為周到。浴罷，她命我上床安眠，她即入浴。浴罷，作畫家模特兒的型式，飛身上床。第二曰：「同眠」，同眠無他奇，只「擁抱撫摩」四字而已。第三曰「動作」，動作則似乎她是主動而我是被動，既而她嬌呼一聲曰「非納虛」，這就是三重曲的尾聲了。旋即為善後事宜，她再入浴，並為我潔身。休息五分鐘，她似乎餘勇可賈，而我已如倦鳥歸巢，奉身告退了。自始至終，不過二小時，簡言之：她是做了二小時的勞動工作。她為了博取金錢，我為了解決性慾，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所以此中並無愛情之可言，只可說是一場幻夢罷了。

半年後，我又到北京，又住東方飯店三層樓，憑欄凝望，則室邇人遐，不免有人面桃花之感。詢諸侍者，他說：「自從你先生回上海後，不久，她也回國去了。」我想：關於性慾，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僅此一縷餘戀而已。

鐵門小住

我在北京，除居住在東方飯店外，也會租屋居住。其地在宣武門內一條胡同，叫作「鐵門」，那是他們新起的一個名字，覺得甚怪。記得佛家有「鐵門檻」的話，這裏却叫作「鐵門」，不知何所取義。這條胡同是新造的，全仿上海的里弄格式，曲曲彎彎的裏面有十餘所房子。雖然那條胡同是仿上海里弄式的，裏面的房子却仍是北京式的，一律是小型四合院。北京的房子，有大四合院，有小四合院，鐵門是小四合院，可也有北屋三間，南屋兩間，東西屋各兩間，門口還有一個小門房。北京很少樓房，都是平屋。

這種房子怎樣的支配呢？大概北屋三間是主人家所住，又稱之為上房；對面南屋兩間，作為會客之用，或者做一個小書房。東屋做廚房，西屋可以作傭人室，這樣就可以成為一個小家庭了。中間是一個庭心，也不讓它空閒，有的是築一座花砌，可以讓你雜蒔花木；有的是裝了兩條石版櫬，搭了幾層花架子，北京人喜歡盆栽，親手灌溉，顧而樂之。我住的這所屋子，是鐵門進去的第三所，門牌就是第三號。房子是新造的，沒有人住過，牆壁都是雪白的。窗是所謂和合窗，都是紙糊的，中間鑲嵌一方玻璃，那時北京的窗戶，都是如此。可是鐵門有兩事占勝了，一是電燈，一是自來水。這因為那是新造的屋子，若北京那些舊房子，還是沒有的呢！

電燈沒有的時候，怎麼辦呢？那已是流行火油燈了，這東西既骯髒而又危險。至於自來水沒有的地方，他們都是買水度日，每天要用幾桶水，自有人送來。我這屋子，既裝有電燈綫，又有了自來水管子，並且是新造的，租金不過十三四元吧，與北京老房子比較，也算是高價了。有了房子，就要家

具，我們蘇州人的俗語，稱之為「屋肚腸」，「屋肚腸」是不可少的，於是我便向木器店裏，購買了幾件家具。北京的木器店，也很不差呀，我覺得比上海的木器店好，上海的木器店，一味仿洋式，而偷工減料，不切實用的，北京的木器，倒是堅實而精緻的。我購買了一張木床，他們北方人是睡火炕的，我們南方人那裏睡得慣？我又購買了一張小書桌，一個小書架，這是我的工具，差不多晨夕不離的。其餘有些桌椅雜物之類，我都向北京有正書局借用的。說起北京有正書局，我又有插話了，原來狄楚青當時開辦有正書局，不獨上海有，北京也有。他是以報館與書店並駕齊驅的，他是老北京，又是才人、名士，在北京的交遊很廣。所以上海的老報館，如「申報」、「新聞報」，北京都沒有分館，「時報」一開辦就有分館了。北京的有正書局與「時報」分館，當然成為一家，就有多少便利，上海有正所印行的各種孤本書籍，都是從北京來的，即如戚蓼生的八十回紅樓夢，也是如此。我與北京有正的蔣先生很相熟，鐵門的房子，也是由他介紹指引得來的。

我為甚麼不住旅館，而要另找一個房子居住呢？實在東方飯店已經住得很膩了。最討厭的是天天吃西餐，這種所謂外國大菜，做得好，偶爾吃一餐兩餐，也還覺得有味，那樣天天吃一成不變的西餐，真是倒足胃口了，其它旅館裏有種種不舒服之處，筆難盡述。我自從脫離「時報」以後，來作北京之遊，一則因久居上海，北京尚未到過，來此換換空氣。二則上海朋友來北京的已多，他們都有職業，我不是可以閒蕩的人，遇有機會，也想謀一職，而又不願意鑽入官場中。林康侯、楊蔭孫幾位老朋友，都勸我不可小就，慢慢地來。但久居旅館，也不是事。還有一個理由，我有一位女友，她要從南京到北京來。

部署既定，我乃雇用一男傭人，名張福，以其能燒飯、做菜、作北方麵食，實為一普通廚子，那

就既不受西餐的侵襲，也不必時常跑小館子，打游擊戰了。

自從定居了鐵門以後，有許多朋友知道了，時來見訪。後來方知道張恨水也住在這條胡同裏，我住在前進，他住在後進。他的朋友去訪他，却也是我的朋友，先來訪我。不過我們兩人，這時還不相識，直到他後來到上海後方見面哩。那時在鐵門訪我的，有一位特客，乃是荀慧生（藝名白牡丹），他丰神俊美，姓了荀，不愧有荀令風儀。我本來不認識他，是一位南京朋友舒舍予（不是寫小說的老舍），陪同來的。因此我在當時所謂四大名旦之中，梅蘭芳、程艷秋、荀慧生，三人都認識，只有尙小雲不認識。

我又想起一件事了，當梅蘭芳第二次到上海時，送了我一頁他自己畫的扇面，畫的是花卉，落了他的款。這一回我到北京，帶了這扇面去，因為一面是空白，也就請他再寫一寫。蘭芳很坦直，看了便說：「這不是我畫的。那一次到上海來，大家商量送些什麼與你們諸位，因請人畫了十幾頁扇面，好似記得嚴獨鶴、周瘦鵑等諸位先生，也每人都有一頁的。我不敢欺騙您，過幾天，我給您親筆畫一頁就是了。」我謝謝他，我深讚他的坦白誠摯待人。這幾天來，荀慧生來訪我，我知道他在習字，就取出這個扇面，請他在背面寫字，他不敢寫，他說：「我的字惡劣，遠不及蘭芳寫得好。」我說：「不管它，你拿去寫就是了。」後來他寫了一段「洛神賦」的小楷，雖然拘束得很，也還工整。我配以扇骨，携以出門（從前夏天出門必携扇），不知在何處，那扇子却失蹤了。

記得我移居鐵門的時候，正在初夏天氣，在北京正多遊觀的地方，可是我許多地方都沒有去（故宮是否已開放，不記得了），長城也沒有去（那時去長城沒有現在的便利），頤和園却去過三次。到那種地方去，第一要有遊伴，第二要有興趣。我在北京的朋友，大家都有職業，誰有閒工夫，陪你去

遊玩呢？也有許多好遊的人，不必要人陪，自己可以獨往獨來。但是我却是疏懶成性，與其一個人去尋幽探勝，不如在家裏靜坐看書了。

不過有一個地方，在那長日無聊的時候，我却是常常去的。這在當時的名稱，是中央公園，後來又改名為中山公園了。

中央公園有好幾個茶座，供人啜茗消遣之所。一處是叫作「春明館」，一處是叫作「長美軒」，又有一處的名次較特別，喚作「柏斯馨」。這三處茶座，每處僅有一間屋子，而且比隣而居，但茶客却是大有分別的。我先說「春明館」，它那裏的茶客，都是年齡很大的，大概是所謂老北京，蒼顏白髮，沉默寡言，似乎都是飽經世故的人。再說「長美軒」，它那裏的茶客，却以中年人為最多，有幾位茶客每天必到的，有幾個桌子上，設有棋盤棋子，「長日閒消一局棋」，他們也是歡迎的。我見許多新聞界的人，都在此作茶叙，上海申報館北京通信員秦墨晒，也常在此作棋客。

至於「柏斯馨」，那是更熱鬧了，凡是上海來的人，以及東南各地方新來的人，無論男女，如到中央公園來，一定到「柏斯馨」。為什麼叫做柏斯馨呢？原來中央公園的柏樹是出名的，都是數百年前之物，它那裏正是古柏參天，濃蔭蔽日，但這個茶座不稱館，不稱軒，而稱曰「柏斯馨」，覺得有點奇怪。後來忽然想起來了，記得「詩經」上有「松柏斯馨」一句，他像作八股小題文的搭截題一般，因此地無松只有柏，便去掉了「松」，而成為「柏斯馨」。（國民黨北伐以後，中央公園改為中山公園，柏斯馨這個名字也改了，改了什麼名字，我未去過，也就忘了。）

我的朋友楊潛庵（常熟人，楊雲史之弟），有詩詠之曰：「春明館聚老人星，長美軒中醫尚青。茗座也分三部落，朱顏紅粉柏斯馨。」真是如此的景象。但我到中央公園去，總是坐到柏斯馨的茶座

，因為在那邊，總有幾個熟人，一見了總是打招呼：「這裏來！這裏來！」柏斯馨那邊男女雜坐，太太小姐一大羣，於是引起了胡同裏姑娘也來了。它生涯發展，屋子裏不能容納，於是廣設了露天茶座。• 好在北京地方在長夏時間，雨水極少，像這個夕陽掛在林梢，涼風披拂時候，鶯鶯燕燕，相率而來。• 茶博士格外殷勤，每一茶桌上，添設了瓜子、花生，以及糖果之類。這個露天茶座愈加擴大，本來春明館、長美軒，也各有其室外空場地盤，但它們僅守其室內保守主義，而柏斯馨以越級茶座的聲勢，便侵越過來了。

中央公園另一個茶座，喚做「來今雨軒」，這是另一部分人集會之地，以學人政客為多，不與柏斯馨一班人同流合污，以示高傲。中央公園裏面就是少什麼可以飲食的小館子，大概當時規定的，表示清潔，免使喧嚷吧？

我有幾位好酒的朋友，公園散出來，都是訪尋酒家，常邀約了我同去。這些都是熱酒店，喝紹興酒為主，是南方人來開設的。我的酒量很窄，紹興酒只能喝半斤，適可而止，若要喝至十二兩，便有些醜態了。雖是熱酒店，上海和蘇州不同，北京又和上海不同。北京酒店的喝紹興酒，以碗計，不似蘇滬的以壺計，一碗就是四兩，四碗就是一斤，量高者可喝十餘碗，我只能喝兩碗，所謂淺嘗即止耳。

據好飲的朋友說：北京的紹酒，比上海的為佳，我也覺得似為醇厚，本來從前紹酒之名，曰花雕（因酒甕上雕花），曰京莊（裝入京都，用以入貢的），此種掌故，酒徒都能言之，我沒有考訂過，近來紹興酒又有許多名詞，從前的名詞，又要說它有封建氣息了。北京的名點，我也吃過不少，什麼蘿蔔絲餅、千層糕等等，都已忘却，但我覺得總不及我們蘇州故鄉之佳。北京也有稻香村茶食店，當然是冒牌，但他們什麼檀香扇、麻將牌等也賣，竟成了蘇州土產公司。北京也有許多忌諱，譬如在食

物中，忌說一個「蛋」字。南方人常吃的「炒蛋」，他們稱之為「攤黃菜」，我們常吃的「水鋪雞蛋」，他們喚作「臥果兒」，這三字不知何所取義，總之菜肴中遇到有蛋字的都避去。問他們是什麼緣故呢？說：蛋字是罵人，北方人罵人，就是昏蛋、渾蛋、王八蛋，不絕於口呀！

北京的路政不修，已有好多人在筆記上提及了。有某君說：北京的道路，晴天像香爐，雨天像荷花缸。因為晴天滿路都是灰沙，一到雨天，便滿地泥濘，深入幾寸了。北京人當時懷舊思古之心，牢不可破，甚麼事物，都以越舊越古為好。商店裏的宣傳品，動輒以百年前的老店為號召，所以他們雖生意已十分興隆，門前的招牌，破壞不堪，也不肯更換。前門外大柵欄許多大商店，門前就是一條溝，溝的外圍方是路。溝久不修，日積月累，也漸高了，幾與店門看齊。有時溝中糞穢，直冲至店門以內，而他們也不肯修治。問他們為什麼呢？說有關本店風水，名為「黃金入櫃」。這不是我亂造謠言，當時實有此景狀，直要到解放以後，新中國破舊立新，方才改革了吧！

我於這些大柵欄、廊房頭條的大商店，都不曾去過，我最怕是買東西，尤其是那種討價還價的貨品。但是有一種賣帽子的商店，我却就光顧了好幾次。北京天氣冷，一到了冬天，人人都戴起了皮帽子。在前清時代，那些官老爺們，一天到晚，官服不離身，穿了皮的官服，就要戴皮的官帽。而且還有品級的制度，要幾品以上，才可以戴貂帽，你若差一點，對不起，都老爺（御史）就參你一本，說你僭越了。你們看翁同龢的日記，到了冬天，必定記上一筆今天穿什麼皮衣服，這不是浪費筆墨，很有關係呢。辛亥革命以後，這種制度都改革了，可是革去了制度，革不去皮帽子。為什麼呢？這是實用呀，不是虛文呀，換湯不換藥，官帽變成了便帽，皮帽子一時又摩登起來了。

皮帽子有種種型式，有三瓦塊、四瓦塊、敞口、平頂、安昆帽、拉虎帽許多名詞，我也莫名其妙

。質料則有獺皮、貂皮、海虎、玄狐等等，我也不能悉舉其名。這種皮帽子，漸漸自北京流行到上海，但上海帽子店，未能如北京所製的精妙。我去北京，見到有型式新異的必買一頂。但我不善購物，必約了邵太太湯修慧同去，因為她最內行、最精明、最熟悉，這一帶的大商店，差不多都認識她。我有一頂獺皮而平頂的，形同僧帽，戴了它已經十年，微有破損，愛其溫暖，終未棄去，古人詩句云：「破帽多情却戀頭」，真有此情景。

後來我看見許多俄國人，都戴這種皮帽子，方知道這是從歐化而來的。還有一種帽子，是用絨絨織成的，有棕色的，有黑色的，戴了只露出兩隻眼睛，一個鼻子，以之禦風雪，可以奪中國舊時風帽之席。這種帽子，名之曰「羅宋帽」（從前上海一部分人，呼俄國為羅宋，呼美國為花旗，呼德國為茄門），這種羅宋帽，已風行於中國全國，以至於今，既而上海就有羅宋大菜、羅宋湯，自北而南，口碑載道。可知雖一物之微，你細加推想，也大有意義存在其中，但是我們中國人，却是大度包容，習焉不察呢。

我寫了許多在北京瑣屑的事，游騎無歸，現今忙收筆再說到鐵門。我在鐵門這屋子的租期是一年，實在只住了九個月，還有三個月，我回到南方去了。那好像已是冬天了，我送我的女友回南京，我自己則到上海去過年了。到了明春，我再到北京來，那時北京的氣氛更壞了，不但是紛亂，而且是險惡了。和北京的幾位老朋友談談，他們都是橫點頭，我也不想在北京居住了。

回到鐵門的屋子裏，我這個雇用的僕役而兼廚子的張福，為我看家，此次主人回來，顯然表示歡迎。誰知這個老實人，也大拆其濫污，趁我不在時，招留了一個野女人在家，作為雙栖之計。我的所有家具器物，自然由他們享用，我留在那裏衾枕臥具之類，幸虧鎖在一個小木櫥中，而我的一張木牀

，一定是他們的大舞台了。他們粗心大意，還留着一張該女人的照片，在我書桌的抽斗裏，是一個將近中年的北方婦人，但決不是張福的妻子，因為他受傭的時候，曾說過他沒有老婆的。我不會譴責他，我想此番來，房子也要退租了，傭人也自然解僱了，這些事也不必再問了。我多發給一個月工資與他，把他遣散了。

所有在有正書局借來的家具，仍還給了他們。不但如此，我在這一年中也陸續添置了些輕便器具，除廚房用具，我給了張福外，一總送到有正書局，名為寄存，但從此一去不復返了。那時北京的形勢愈惡，有上海來就職的許多朋友，也都南歸了。我這一回離開了北京後，再沒有來過。以後北伐軍興，國民政府成立，北京便改稱為北平了。解放以後，又恢復了北京的名稱。我以待盡之年，衰病侵尋，北望燕雲，彌深戀感。

軍閥時代賭與嫖

在中國的北洋軍閥時期，也正是最混亂的日子，其惡化腐化的情形，筆難盡述。惡化方面的爭權奪利，互相廝殺，繼續不絕，我怕即使現代要修近代史的也搞不清楚吧？腐化方面，我這時正在北京

，據所見聞，畧述一二：

腐化方面最顯著的是「賭」與「嫖」，探其源也不脫「財」、「色」兩字。如要分析一下，這個時期，不但軍人腐化，官僚亦腐化，而且要我說起來，軍人的腐化大半為官僚所引誘，因為軍人當政，僚屬要趨奉他，遂成此種現象。軍人既作惡多端，而又日趨腐敗，所以中國古賢哲所說的「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這話是很有意義而足為矜式的。

我先說軍閥的賭，那時候的北京，外國舶來品的賭風，即如撲克，如沙蟹，尙未流行，但麻將牌則已漸盛行於都人士之間。不過這個軍閥中人，沒有這個耐心，來此作方城之戰，他們以為這些婆婆媽媽的娘兒所玩的把戲。他們喜歡痛快、豪爽、速戰速決。還是中國傳統下的牌九、搖攤，來得爽快，一、二分鐘即見輸贏。中國的賭，本來也分兩種，如打牌等等，稱之為文賭，牌九等等則稱之為武賭，武人喜歡武賭，也算是事理的適當呢。

張宗昌有一個綽號，叫做「狗肉將軍」，這綽號的來源如何呢？他是不是和廣東人一般的喜吃狗肉呢？非也。原來他們有個隱語，對於攤牌九，就叫做吃狗肉。因為廣東的語音，「九」字讀作「狗」，如「天九」讀成「天狗」之類。那時廣東軍閥，廣東議員，也都羣集京師，常與張宗昌周旋，因此便得了這狗肉將軍的微號。可是張宗昌的賭品壞透了，牌九常是做莊家，輸了常是罵人，贏了也是罵人，為什麼贏了也是罵人呢？他是以罵人為口頭禪的。北京那種賭法，一個做莊的人，傍邊常有護衛的人，桌邊還有給他收發籌碼的人，叫做「開配」，好像是侍從武官一般，張宗昌就踞坐在那裏，裝瘋作勢，呼么喝六。

張宗昌賭錢，還要作弊。據說：有一次，也是他牌九做莊，輸了錢不少，很想翻本，無奈牌風不

振。有一副牌，天門上下門，都翻出來了，不是天罡，便是地九。他拈了自己兩張牌，他是先歡喜拈開一張然後再拈開一張的。他先拈開的一張是「二四」，他想糟了，這張「二四」，無論配上什麼牌，都不中用。他再拈開一張牌是「長二」，那「長二」是四點，搭配了「二四」六點，恰好是十點，是牌九中最壞的牌，名曰「蹩十」。他靈機一動，把那張「長二」的一頭揪住了，說是「一張「公二」，是個『至尊寶』，統吃！統吃！」說着，便把手中的兩張牌，向亂牌中一丟。傍邊的開配，知情識意，便把枱面上的所有籌碼，一鼓而擒之。他站起身來，哈哈一笑，說道：「翻本！翻本！」

我再說到張作霖，據說：張作霖倒喜歡文賭而不喜歡武賭，他居然能玩麻將。他是以鬍子出身（清末民初，對於張作霖一輩，每呼之為紅鬍子、馬賊），猜想起來，一定是個老粗，可是他並不粗魯，是個深謀遠慮的人。後來成為關外王，霸佔東北三省，不愧為一草莽英雄。我不叙他的歷史了，我只談到他的又麻雀事。他不是不懂得中國南北最流行的牌九那種武賭，但賭博的對方是何等人，亦須加以顧慮。

如果一位上司與他的下屬賭博，不免有失身份，而且令大家拘束。張作霖現在已是老成持重的人了，他的兒子少帥已出道，人家都爭呼他為老帥了。和牌九桌那些叫囂呼喝的小子們為侶，似乎不成體統。

張作霖學會了又麻將以後，便覺得很高興，以為這是所謂上流社會的玩意兒。入關進京，見那北京的部長階級，人人都會又麻將的，尤其南方來的人。他們都是文官，都是文質彬彬的，談起方城之戰，也是很有興趣，張作霖不免要小試其技了。張作霖的麻將牌，並不高明，他是羽毛還未豐滿的，並不是一頭老麻雀。但每次打牌，他都是贏家，雖然贏得不多，却使他十分高興，以為他自己技術高

超了。其實是這班官僚政客，用「紅樓夢」上，王鳳姐對付賈母的法子，使他開開心，好在輸贏不大，這不過是五百塊錢一底小麻將而已。

那時有一位某政客，想在東省謀一職，曾經某有力者推荐，老師已經答應了，可是久久沒有發表。或者是覺得某政客人地不相宜，或者把這事早已忘懷了。有一天，遇到了一位舊友，現為老師的顧問，他把自己的事，訴之於這位老友，可否見到老師時，設法提起一下，如果他已忘了，或者因此想起。某顧問搖頭說：「不好！你既有人推薦了，而我再為你說詞，好像是追問他一般。他是個多疑的人，便要想起你為甚麼如此熱中，迫不及待的要在他那裏謀事呢？」某政客愁眉不語，他的老友笑道：「我想得一策，老張近來很高興打牌，我們借某總長住宅請他吃飯打牌。打牌的時候，座中就有你，你是麻將中的超級好手，但是只許輸，不許贏。不妨使自己輸到脫底，務必使老張贏到滿意，到了那時候，山人自有妙策。」

某政客道：「要輸多少呀？可是我現在手頭枯窘呀！」他的老友道：「你要是拿這個吝嗇主義，不能在這個社會立身呢。不過老張平素打牌，以五百元底最配胃口，至多也不過一千元底。你要謀一個職業，或一個差使，花幾千塊錢，算不了甚麼事，人家都是上萬哩！」某一天，依着他老友的話，如法炮製，借了某總長的宅子，由這位顧問出面，請老張吃飯打牌。張作霖這幾天正空閒得很，頗想招人消遣，便欣然而往。除了這位顧問以外，還有兩位客，一位就是某政客，一位也是顧問的朋友。

不是說老張平素只打五百塊底嗎？這天他們要加碼，說是打一千塊底的，那顧問還故作湊趣的說道：「他們要贏老師的錢呢！」張作霖大人人物，不能與他們爭執，顯得小家子氣，一千塊底就是一千塊底吧！

四人入局以後，張作霖一路順風，要甚麼牌就來甚麼牌。連莊像總統的連任，清一色好似組織內閣。某政客不愧為馬將聖手，他可以把張作霖手中的十三張牌，看得清清楚楚，知道了已經在等和了，便自己拆了搭子，給他和滿貫。十二圈牌結算下來，某政客輸了兩千多，張老師贏了一千八，他自詡運氣之佳，手段之好，贏錢還是小事耳，十分開心得意。某政客開了支票，付了賭款，匆匆即去。事後，某顧問陪着張老將在烟榻上燒烟，也深賀老師運氣佳，手段好。既而笑道：「今天某君輸苦了！他不是富有的人，到北京來，想謀求一個職業的。」張作霖道：「他是你的朋友嗎？那就把支票還了他，咱們一兩千塊錢，不在乎的。」某顧問道：「那不好！他也是要面子的，決不肯收回。他在前清還是一位京官哩，也很有些材幹，老師若能調劑他，給他一個甚麼職司，他就感激不盡哩！」張作霖道：「噯！想起來了！某老也曾經推薦過他。」不出一星期，某政客就發表了一個很優的職司。

這兩個故事，都是友朋所傳述者，據說都是確實的。總之軍閥時代的賭風稱盛，無可諱言，千奇百怪的遺聞軼事，也筆難盡述。他們賭局，總是開在那些鉅官貴人的大宅子裏，此外北京也有公共娛樂所在，如招待所、俱樂部之類，門前軍警林立，十分森嚴，而裏面却是藏垢納污之場。他們有什麼賭局，總是要「叫條子」的（叫條子，就是徵召妓女），八大胡同的規例，稱之為「城裏條子」，那些上海來的紅姑娘，最是歡迎。有些是城裏用汽車來接她們進去的；有些是自己雇了汽車進去的，她們聽得是個賭局，皆大歡喜。雖然出「城裏條子」的規定，每次不過十元，但遇着她愛好的客人贏錢時，臨行塞了兩枝籌碼與她，也不足為奇。到他們的臨時的賭賬房去領錢，每一枝籌碼就是一百元。

最惡毒而喪心病狂的要算張宗昌，遇着「吃狗肉」手氣不好的時候，他要臨時強捉一個雛妓去開

苞。他們那些賭徒，有這種野蠻的迷信，說是要見見紅，運氣就來了。賭局裏是有吸鴉片烟的房間，他就在房間的烟榻上恣其蹂躪，不管這女孩子哀呼慘叫，他仍發展他的淫威。外間的賭徒聽得了，不見哀憐，反加以譁笑，此輩尚有人心嗎？在國民黨時代，上海的武人楊嘯天，也有這個惡癖，有個私娼周老五，專搜集窮苦人家苦娃娃，供其獸慾，這也是滬人所熟知的。

還有當時北京有位著名人物夜壺張三（前在「回憶邵飄萍」一章中提及過），我不怕寫那種醜態文字，他叫作張漢舉，也是我們的同業，新聞記者。他開了一家報館，那個時候北京報館多，共有五十多家，我早已記不起它是甚麼報了。他除了這一家報館之外，還有三件法寶：一、是一座寬大的房子；二、是要有一輛汽車；三、是他有一位黑市夫人。這三件法寶的功用如何呢？我且畧為述之：

第一、為甚麼他要一座寬大的房子呢？並不是他的報館所用，報館只佔一小間，擺擺樣子而已。他的所以要寬大的房子，是預備為招待來賓之用。有設備得很華美的房間，有會客廳，有吸大烟的烟室之類。他所要招待的是何等人物呢？是各省到北京來的督軍以及甚麼鎮守使、巡閱使等等，總之是武人一派。所以他要每日探聽：某省的督軍，那一天到北京來了，他便要到車站去迎接，迎接來了，便是他的主顧，而且總要使他們住得稱心滿意，方可以收近悅遠來之效。

第二、為甚麼他要有一輛汽車呢？這時候，北京的私家車還不多，即使是總長階級，也不過坐一輛馬車，濶氣一點的坐雙馬車。不過有幾個大軍閥，已是有汽車了，他們出來，必有兩個馬弁，站立於汽車兩邊的腳踏板上，以樹威風。現在張漢舉為甚麼要一輛汽車？就是為的到火車站接客之用。那些外省的軍人，跑到北京來，往往茫無頭緒，尤其是初次來京的，也不知住在那裏。此刻由他開了汽車，親自去迎接，正是歡迎之至呢。

第三，他有一位黑市夫人，大概也是八大胡同中的「審變」（按，「審變」兩字，我得解釋一下：中國的古瓷器中，有一種燒審而變色的，變得甚為美麗，名曰「審變」，頗為珍貴。北京的妓館，稱為「審子」，有些嫁人而仍不脫審風的，亦稱之為「審變」，這都是北京的名士，題出她這種捉狹的名詞呢），而這位黑市夫人，帶來了一位父親，能辦筵席的廚子。那張漢舉正用得着他，招待貴賓，不必上館子，自己家裏可以做菜，這又是何樂而不為呢？

所以張漢舉對於軍閥要人們所需要的，都供應得很好，如果他們高興要成一個賭局，有寬大的廳房，連吸鴉片烟的烟室也有，因為那班武人，都是老槍階級。賭局總是連帶了飯局，便有他的「準丈人」廚子大司務出手。住在他家的貴客們，或者要招幾位胡同裏的紅姑娘來陪伴的話，也可以由他的黑市夫人介紹她的小姊妹來，暢叙幽情。倘使要留宿在他家裏呢，也有很華麗的房間，最柔軟的臥榻，馬君武的詩句云：「溫柔鄉是英雄塚」，一個老粗的武人，怎不消魂。因此這夜壺張三，其名雖不雅馴，却是軍閥時代的寵臣。

那些督軍們到北京來，把公事辦好以後也就要回去了。身受了張漢舉的逢迎招待，當然有多少謝意。手頭潤綽的多給他一些不算一回事，遇到了齷刻的，少給了他，他就要開腔了：「近來辦報真不容易呀！我這個報，已經賠貼了不少哩。為了宣傳主義文化事業，總是要硬挺下去，不過我的報是持論公正的，上峯每日都要觀看的，您大帥倘能賜予一點津貼，感且不朽！」那時這個對方，也只好解他慳囊了。張漢舉是在北京以幫閒馳名的，不想幫到梅蘭芳那裏，做了一個替死鬼。梅蘭芳一生幸福，只有這一次最為傷心，而孟小冬一代女名伶，遂至蹉跎了畢生。我雖不懂戲，除蘭芳外，於福芝芳（梅夫人）、孟小冬的戲都曾看過，他們唱了一輩子戲，不想自己却演成悲劇呢。

北洋軍閥時代的武人好賭，可驚可笑的故事兒，我聽得很多，可惜都已忘懷了。有些從外省來的軍人，本是到北京來領餉的，昏天暗地一賭，把所領的餉銀盡輸光，這可怎麼辦呢？於是貪污作弊，尅扣軍糧，總是老百姓倒霉。至於在北京的大軍閥呢，他們好似坐山虎，來一個，吃一個，不怕你不棄甲曳兵而走。即使輸了，他們也有法子想。所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北京的有些銀行，都與他們有連絡，據說：他們向銀行要錢，並不用支票，隨便取一張紙條兒，寫一個數目就行了。因為他們像鬼畫符一般的字，銀行裏都認得。在賭枱的時候，有時急不及待，把香烟紙壳拆開來胡亂寫個數目，派人到銀行裏，銀行裏也照樣付了。

張勳，你別瞧他是個老粗呀！他是很狡猾的，在某一次進京時他們約着他賭錢，他說：「好！咱們來玩一下子！」他未來之前，先派兩個辦子兵，擄了兩個「釘包」來（「釘包」者，銀庫裏裝銀條、元寶所用，譬如有五十兩元寶二十只，便是一千兩，一千兩便是一「釘包」，用木箱裝好，用釘釘牢，貼上封皮，這個就叫做「釘包」）。大概張勳是領了餉銀得來的。大家見了笑道：「大帥！這不算什麼呢？」張勳道：「賭錢是要有本錢的，不能只想贏，也要預備輸的，咱們不與銀行往來，也不喜歡什麼鈔票，輸了，您捐一個「釘包」去，不是很爽快嗎？」大家說：「大帥鴻運當頭，不會輸的，輸了也不必急急付款。」其實張勳也早已算定，他們贏了，也不好意思捐了「釘包」去；他們輸了，我就老實不客氣伸手要現款了。

在北洋軍閥時代，不但武官好賭，文官也有多數好賭的，張岱杉先生就是豪賭客之一。不過他們既做官，於公事私事上要分清楚，不能亂來。有位哲學家說：好賭是人的本性，先有精神之賭，漸趨於物慾之賭，甚而至於爭權奪利，戰鬥殺伐，也可以一賭字賅之。賭是出於人之好勝，故賭之贏與輸

，文言中即稱之為勝與敗也，段祺瑞好圍棋，自以為是高手。一日，與他的兒子共鬥棋，自以為必可勝過兒子，誰知是輸了，他怒極，伸手括了兒子兩個巴掌，一時傳為笑柄。與兒子着圍棋，並沒有什麼銀錢做輸贏的，而他乃激怒如此，這純乎是一個好勝之心作祟了。

我說當時北京這班官僚的豪賭，並非虛語，一局終結，輸去十萬、二十萬元，無足為奇。他們不用現款，以自己的資產為賭本，住宅別墅，書畫古董，股票證券，都可作為抵償，就是姨太太還不會聽說讓渡過。他們還很講究賭品，古人所云：「勝固欣然，敗亦可喜，」不像那班武人們，贏了狂呼大吼，表示得意；輸了粗言穢語，肆意罵人。據他們那個團體中人說：賭品中以王克敏為最高，無論輸多少，夷然處之，口中咬的雪茄烟，灰有一寸多長，可以永久不墜。比他次一等的，輸得太多了，不免要皺眉頭或微微的歎息了。

記丙子同庚會

在前清科舉時代，有所謂「同年」的一種友誼。何謂同年？這非同年出世的同年，而是同年中試的同年。有鄉試中式的同年，有會試中式的同年，從來是素不相識的，一旦成為同年，便親切起來，

有不可思議的。打破籍貫的界限，年誼有重於鄉誼的；廢除年齡的尊卑，一位年紀不過二十歲的新進，和年逾六十的老宿，總是尊之為兄；稱其父為年伯，稱其子為年姪，真像是一家人呢。這雖說是封建制度，可知中國人是要朋友的，篤於友情的，傳統就是如此。我們讀「論語」，開卷便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句子。降至下流，江湖賣解之流，搭起場子，拍着胸脯，也說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科舉時代的叙同年，出發點也是從友道而來。

科舉既廢，這個同年的名義也就消滅了，然而人們這個求友之心，却未消滅。於是不從科舉中式着想，而從同時生出的年齡着想，結成聯盟。其實這倒是可以真正稱為同年，但因為同年兩字，已為科舉時代的同年佔去，免於重複及誤會，遂改稱之為「同庚」，會叙的時候，則稱之為「同庚會」。我們當時就組織了一個同庚會，這個名詞，叫做「丙子同庚會」，因為我們都是在清光緒二年丙子（公元一八七六年）那時代生出的。那時我們都在上海，我們的年齡，都是五十歲了。興致却還很高。發起這個丙子同庚會的最高興人是誰呢？一位是林康侯，一位是穆藕初，他們兩位都是上海本地人，都是交游很廣的人。一經號召以後，紛紛列名來加入的共有七十多人，都是丙子生，都是五十歲，都是住在上海租界內外的，有的是聞名已久的人，有的是素不相識的人。我也是丙子生，我也是五十歲，我也是常住在上海的，在林、穆兩君發起的時候，早把我拉進去了，我也算發起人之一。

林康侯，我們是老朋友了，不必去說他，穆藕初乃是新相識，他是在美國學習農業的，也是一位老留學生了。他有一位哥哥穆杼齋，是前清一位舉人，也是一位新人物，當最初南洋公學鬧風潮，組織愛國學社時，杼齋很為出力。吳稚暉拳打章太炎，他也為之調停，有名於時。現在藕初學習農業回國以後，便是興實業，辦紗廠。但是上海紗廠已多，尤其是日本的喧賓奪主，肆意侵佔，上海就有不

少日本紗廠。棉花是美國人、印度人，向中國傾銷。利用中國工人的窮苦，工值的廉賤，以事剝削，而使他們發財。

所以穆藕初的計劃，不在上海開紗廠，却在中國內地去開紗廠；不用美國人、印度人的棉花，而中國人自己種棉花以供廠用。在內地開紗廠，即使運輸不便，他也無意要輸出到外國去，倚靠外國人，發什麼洋財。

所以他選擇在河南省地方，開了一家紗廠，也就在河南各處地方種起棉花來。他是個農學家，研究了棉花種類，改良了棉花種子。我於此種事業完全外行，且年老善忘，語焉不詳，想幾位開明的事業家老前輩，還能想得起了吧。至於他的提倡崑劇，使數百年的文藝，得以重興一時，那是盡人皆知，尤其使愛好文藝的人，為之鼓舞，可惜的是夕陽雖好，已近黃昏了。這一檔子事，說起來又是一大篇，我今且擱起來，仍談到同庚會的事。

我們一呼而召集了五十歲同年紀的人，有了七十多位，究竟是何意義，有何作用呢？為的興學校嗎？不是。為的成立一個什麼政黨之類嗎？更不是。那只不過因為同庚之故，大家見了面，互呼一聲庚兄而已。（按：這與科舉時代的同年相同，只有年兄的稱呼而沒有年弟，現在同庚會，也只有庚兄的稱呼而沒有庚弟，可見是尊而不親）於是我們幾位發起人商量之下，除了約齊了七十多位庚兄開了一個茶話會，大家見面認識以外，另外有了一個小組織。

是什麼小組織呢？這個名稱叫作「千齡會」。我們約定了二十位意氣相投志同道合的庚兄，成了那個千齡會，現在大家都是五十歲，二十個人合併起來，不是一千歲嗎？那就是千齡會得名的由來。千齡會成立了，也就要問是何意義，有何作用呢？實在說不出什麼意義，真是什麼意氣相投，志同道

合嗎？可也未必。至於有何作用呢？從千齡會中，又組織了一個「聚餐會」。聚餐會的作用如何呢？不過使廿位庚兄，每月聚餐一次而已。

聚餐會是這樣的，每年十次，除一月與十二月不舉行外，其餘每月舉行。每次舉行時，各位庚兄均出餐費兩元，共為四十元，以十人為一桌，可以成兩桌（如吃西餐，不分桌次了），每次聚餐，以庚兄兩位當值，所有餐費都交給他們，如四十元不夠，由他們代填，有餘移交下月當值的。（但從來沒有不夠的，那時頂好的菜，每桌不過十二元，西餐每客普通是一元，高價的一元二角五，庚兄們都不吃洋酒，除加一小帳外，沒有什麼花費的。）

這個聚餐會，行之有十年吧（不過後來以人事關係，有些零零落落），在我所參加的聚餐會中，要算最長命的了。

這二十位庚兄，我現在已不能一一記出了，總之是十分之五六是上海本地人，那是無足為怪的，因為康侯與藕初兩人是上海本地人，他們所號召得來的，自然是同鄉了。此外，蘇州人只有兩人，就是我與孫東吳。康侯屢次向我說，要約幾位蘇州人加入聚餐會，在蘇州親友中，和我同年齡的可不少，從前我們組織勵學會時候，就有好多人，但是他們都不住在上海，誰高興坐了火車、輪船來吃一餐呢？只有孫東吳（號企淵，老申報時代主筆，他比我進入新聞界還早）是住在上海的，就約了他。此外，記得有兩位常州人，有幾位浙江省人，有一位廣東人，姓名却是都不記得了。

聚餐會中有兩位特客，一位是姓衛的，也是上海本地人，這位衛庚兄是吃長素的。他的吃素，並不是信仰的。他的吃素，並不是信仰佛教而吃素，也不是為了衛生主義而吃素，據說他自出娘胎，即厭棄葷腥，上海人叫作「胎裏素」。我有許多吃素的朋友，但他們雞蛋、牛奶都是吃的，這位衛庚

兄，連雞蛋牛奶也不沾唇的，稱之為「淨素」。談起吃素，我又有一個插曲了。那一年，李石曾先生到了上海，丁福保（號仲祐，無錫人）請他吃飯。兩人都是吃素的，當然都是素菜了。陪客中就有吳稚暉，他是不吃素的。座中都談及吃素有益於衛生，吳稚暉喜歡說粗話，忽然發言道：「李先生上頭吃素，下頭是不吃素的？我們上頭不吃素，下頭却是吃素的。」什麼上頭下頭，說得李石曾有點窘，原來李石曾七十七歲了，還新結婚。吳稚暉吃他的豆腐，他們兩個老頭兒，原是老搭檔，開個玩笑，無足為異，却引得合座為之軒渠了。

我的插話太多了，仍要說到我們的聚餐會，所以為了衛庚兄吃素，每次聚餐，必關照要備幾樣素菜，中國館子裏不必說，也有廚子能做很好的素菜的，並且有幾次，到了夏天，我們大家吃素菜，什麼功德林、禪悅齋，上海有的是。至於西餐館，要吃素菜，就麻煩了。可是那些寧波大菜館，也能做到，什麼磨菇湯，冬菇湯，罐頭蘆筍，青豆白飯，亂搞一陣，也可以成為一客素大菜。

那時還有一種新發明的素菜，叫作「素鷄」，味美傳譽人口，是一家寶記照相館的主人歐陽先生（廣東人）所發明的。雖然有的素菜館也能做，但是因為是他發明的，向各素菜館要收「版稅」。發明素菜而要收版稅，也是奇聞，那是狄楚青講的。實在那個素鷄的原料是什麼呢？乃是一種豆腐皮做的，而這種豆腐皮，上海不出產，却是從浙江路裏來的。剛說插話太多，現在又說插話了。總之衛庚兄的「胎裏素」，極為敏感，不耐葷腥味兒，我們是要早為之安排的。

再說另一位特客吧，姓翁，廣東潮州人，是個富翁，是個鴉片烟土行老板。我說我們聚餐會裏，只有這一位廣東人，便是這位翁庚兄了。他是久居在上海的人，也已與上海人同化了。那一次聚餐，恰巧與我並坐，餐畢以後，却見他從身邊取出一只小銀匣，約比那個洋火匣子，略為大一些，開出蓋

來，裏面排列得很整齊的一個個似小密聚兒的藥物。我有許多朋友，常因胃病消化不良，飯後吃些消化藥片，時所常有的，但我見這些消化片都是白色，怎麼這却是黑色，只瞧了一瞧，不敢問他。

但是這位翁庚兄已經覺察了，一面把這個小黑聚兒向嘴裏塞，一面喝了一口濃茶，對我微笑道：「你猜是什麼呀，那是烟膏，那是鴉片烟膏呀！」我詫問道：「鴉片烟膏怎可生吞的呢？」因為我在親戚友朋中，所見的吸鴉片烟人不少，都是熟吸的，沒有生吸的，都是躺着吸的，沒有坐着吸的。因此便有烟榻、烟盤、烟槍、烟燈的種種道具，如果隨隨便便像啖朱古力糖的一般，未免太簡便了嗎。不想後來更有什麼大麻毒草，流行於世界，簡便之中，還有更簡便的呢。那時我們這位翁庚兄回答我道：「我可以生食，你們不可以生食，老實說，我的烟癮大非此不足以抵癮。在家裏，我也像尋常吸烟的人一樣，出門則「一日不可無此君」了。」不過我們這個千齡會中，除他以外，其餘十九人，沒有一位與芙蓉城主有緣的，所以我稱之為特客了。

我們這個丙子同庚會，最盛的一個時期，莫如「集體做壽」。那個時候，集體結婚已有了端倪，而集體做壽，乃是我們開的破天荒。因為那一年歲次乙亥，依照舊曆，我們大家已是六十歲了。千齡二字，也已打破，已集合成為一千二百歲了。

這時林康侯穆藕初兩位當初發起人，也都在上海，他們是最興高采烈的，於是我們便商量這個集體做壽了。第一是關於時期，我們的做壽，應在什麼日子呢？因為我們的生日，各人不同，有的在正月裏，有的在十二月裏，當然不能在某一位庚兄生日那天，也要湊在這廿個人齊在上海，不能缺一。於是選擇了四月（舊曆）那一天，這個日子，我已經記不起來了。

第二，是要找一處寬大的地方，可以容納數百人的，而且也要妝點成一個壽堂式的。做壽是要開

壽筵的，我們預備每一庚兄名下開一席，每席坐十人（用圓桌面，上海的通例），這二十席就是二百人了。邀的是什麼人呢？除了庚兄自己以外，全是他家庭中人，或是他的至親好友。此外不發帖，不請客，不收禮。上海那時的風氣，無論婚喪喜慶，都是送一頂幛子，作為禮物，如果發帖請客，將有千餘人到來，沒有這個大餐廳，便是送下來的壽幛，也無處可以懸掛呢。

既然說是集團做壽，也就是可以說集資做壽了。怎樣的集資方法呢？便是每一位庚兄，只要出資二十元。在我寫此稿的時候，二十元算什麼，只供高級的白領階級一客午餐而已。而那時的每一位庚兄二十元，合共為四百元，要供應二百人的壽筵宏開，還要演戲聽歌，聚家庭老幼婦孺於一堂，盡一日的歡娛哩。假如不信，可以分析你聽：上海那時的筵席，最高的也不過十二元一席，可以坐十人。酒是只中國酒，不吃外國酒的，席上如有女賓，她們是點滴不飲的。所以每席菜除了例應的小帳，以及例外的花費以外，還有多餘的。

上面不是說到除了壽筵宏開之外，還有演戲聽歌的一個節目嗎？那是我們靠了穆藕初的福而得以享受的。自從北方的京戲盛行以來，南方的崑劇日漸衰落，甚至那些老伶工無以為炊，餓死街頭，而這一種高級的文藝，也幾絕滅了。穆藕初從美學了農業回國以後，便是種棉花，開紗廠以外，就是提倡這個崑劇，使之復興。這個過程，有諸位先生都詳細說過了，想那些老曲家，還能回憶到此吧。這次我們集體做壽，為仙霓社這班同人所知，就是大家稱之為傳字班的（因其名字上都有一傳字），他們一向受惠於穆先生的，擬盡義務，貢獻一台戲，以為祝壽。藕初說，那是不可以的，這是你們的職業所在，未可犧牲，於是送了他們一百元，還另開了一席，請他們吃了一頓。

這戲劇是七點鐘開鑼，一直演到了深夜十二點。我們那天是借的南京路新新旅館的大餐廳，臨時

搭起了一個戲台，這種小戲台，現在上海各大旅館都有了。而且像那種崑劇之類，不必要什麼大戲台的。那天的戲目，想是藕初和他們斟酌商量過的，當時每個餐席上，都有一張戲單，可惜所演唱的戲，我都有些忘懷了。只有一齣在「獅吼記」中的「梳妝」、「跪池」，還能記得。這是嘲笑怕老婆的，記得是朱傳茗演河東柳氏，周傳瑛演陳季常，鄭傳鑑演蘇東坡，可謂工力悉敵。為什麼要點這個戲呢？因為那天各餐席上有不少夫人太太在座。因為我們各位庚兄都已六十歲了，像我那樣的老夫老妻，不必說它，也正有老樹着花，娶了二三十歲新太太的，恐也是有的。藕初所以點了這齣戲，不無有些兒幽默，好在座中各位庚兄的太太們，決不會對此而生氣的。

此外好像有張傳芳的「春香鬧學」，也是時下最流行的，連京戲裏也常常插進去的。「牡丹亭」裏的「遊園」、「驚夢」，所謂「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早已傳誦人口，曲子是好的，演出來不免使人覺得沉悶幽淒，在這個壽筵上是不合宜的。總之這一次的演出，看得人人都滿意，比了京戲裏那種胡搞亂鬧的要好得多。這個仙霓社，現在能演唱的不過十餘人，而這次來演出的還不滿十人，僅是這八九人，如何能演出這許多戲呢？要知道演唱崑劇的人是平等的，不像唱京戲的人，一被人捧，就自命不凡，亂搭臭架子的。譬如說：他們中一位名旦，唱完「楊妃醉酒」以後，下幾齣戲裏缺少一個宮女站班，他便脫去繡袍玉帶，扮作宮女站班了。唱生的也是如此，一個李太白，一個唐明皇，一轉眼間，都變成跑龍套了。試問京戲裏的大老板能如此嗎？

我不再多說了，語云：「盛極必衰」，自從這六十歲集體做壽以後，我們這個每月聚餐會，也漸露凋零之象。人事與世事，交相煎迫，康侯與藕初，時時不在上海，好像六軍無主。以這二十位庚兄中，也已有謝世的，未能遇缺即補，老成凋謝，國難類仍，從六十歲到七十歲，這一個過程中，華髮

蒼顏，大家也沒有什麼好興會了。

我要說的，那時北京也有一個丙子同庚會，它發起在我們之後，不是在五十歲成立的，所以也沒有什麼千齡會。更不知道他們共有多少人。但却知道都是知名之士，都是宦海中人，大半是東南各省人。記得好像有王克敏、張壽鏞、曹汝霖（後來見曹寫了一部「一生之回憶」，上面印有一個小印章，朱文是「生於丙子」四字，方徵實），更有一位是我們蘇州人潘子欣，常住在天津的，北方人呼之為潘七爺，重諾仗義。我這位老朋友，談起他來，又是一大篇，這個插曲，暫時不唱了。其他還有幾個丙子同庚的，當時記得，至今都遺忘了。他們還有風雅的事，說是蘇東坡也是生於丙子的，考據他的生年月日，致祭一番，作詩酒之會，我們可是沒有給蘇公做冥壽呀。

我還要附錄一筆，上海有了丙子同庚會之後，又有一個甲午同庚會。不用說，那就是在甲午那一年生的（前清戰敗於日本，也是中國可紀念的年份），他們也組織了一個同庚會。這個同庚會，可說全是名人，有一大半人我都認得的。吳湖帆是這個同庚會中人，梅蘭芳也是這個同庚會中人。本來湖帆與蘭芳兩人是不認識的，只是大家聞聲相思而已。那一天，湖帆說：「我要去訪問梅蘭芳，不知他住在那裏？」我告訴他，住在馬斯南路，可是湖帆懶洋洋，沒有就去。我又向梅蘭芳說了，蘭芳喜躍道：「吳湖帆先生我已渴慕了好久，那有他來訪我之理，您為我介紹，我即日先去拜訪他。」到了明天，蘭芳便到嵩山路去拜訪湖帆，從此談畫論藝，兩人又是庚兄，又是好友了。

俱往矣！梅蘭芳與吳湖帆相繼逝世，不要說我們丙子同庚會已是凋謝，他們這甲午同庚會也就零落了。孔子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新陳代謝，大自然早已為我們安排。記得在十年以前的某月日，我與林康侯同在香港，我們談及丙子同庚會事。康侯說：「從前我們千齡會中的二十人，除

了我們二人之外，其他十八人，早都逝世了。」我說：「當然是輪到我們了。」於是我們二人，互相戲謔，互相推測。我說：「應是我先別君而去。」康侯問：「有何理由？」我說：「我的生日在二月，而你的生日在四月，我比你早出世兩個月，亦應比你早去世也。」康侯道：「不！我身體不好，精神衰弱，應是我先。」

其時我們年皆八十有八了，轉瞬即將九十。乃不幸康侯於一九六四年即在香港先我而逝世，年八十九，尙未踰九十，而我乃於此碩果僅存矣。

神童易順鼎

神童的名稱，自古有之，史不絕書。我於六七歲就讀家塾時，即知所謂孔融讓梨，陸郎懷橘的故事，還笑說，這何足異，我亦能之。但今昔時世不同，兒童的知識有超越成人的，為善如此，作惡亦如此。不過家有一早熟的兒童，有才學，有道德，總是宗族的光榮，社會所稱譽。近代以來，易寶甫先生以神童稱，我試畧述其事：

易寶甫先生，名順鼎，號哭庵，湖南漢壽縣人。這個漢壽兩字，先前已經鬧了一個誤解，因為在

「三國志」上，關羽曾封為漢壽亭侯，後來那些為關羽寫履歷的人，竟說他是漢朝的壽亭侯，不知道漢壽是個地名，亭侯乃是漢朝一個爵位的名稱，那是不知史實，亂搞了一陣子的人所為，現在也不去說它。且說那個漢壽縣，本來也不是叫漢壽縣，叫做龍陽縣，因為這個龍陽兩字實在難聽得很，從前在戰國時代有一個叫龍陽君，以男色事人，所以後來文人筆下，說到龍陽兩字便代表了同性戀愛。此刻已經改為漢壽了，可是跟易實甫開玩笑的，還是稱他為「龍陽才子」。

原來這易家在前清也是世代簪纓，易實甫的老太爺也是一位名士，出為宰官，在陝西漢中府的任上，正值國內大亂，兵禍不絕，他也統兵出戰。那時的川陝兵，把漢中府圍困起來，要殺進衙門裏來，這時實甫只有五歲，却從小就很聰明。據他的自述，五歲就能做詩，是他的母親教的，他的母親是大家閨秀，也是一位女詩人。到了漢中府失守，他母親企圖自盡，教兩個差弁背着他，衝出城外，投奔大營，交給他的父親。可是他的母親卻沒有死得成功，被僕婦們救活了，這個背易實甫的差弁，剛走到漢江沙洲岸上，被匪眾擄去了，把這個五歲小娃娃，丟棄在蘆葦叢中，一塊大石頭上。

後來不知如何，那個小孩子，即是易實甫，到了太平天國軍中一個啓王的軍營裏，啓王見他很聰明，問他的姓名，他也對答如流。啓王知道他是漢中府易某的兒子，倒也很為歡喜。便給他香湯沐浴，改換衣襟。你道穿的是什麼？頭上紫金冠，身上小龍袍，腳上繡花鞋，打扮得好似前朝小東宮一般，原來這些衣服，都是從一個戲班子裏沒收得來的。

不久，這個消息，漸漸傳到他的父親那裏，知道他的兒子在太平軍中，設法令人去贖取，可是啓王那裏却是奇貨可居起來，開出的條件，要銀子幾萬兩，烟土幾萬斤，還要易實甫父親所喜歡而常騎的一匹烏雲點雪的戰馬。那個差官請見一見小主人，見他正打扮得似小王子一般，倒也親筆寫了給父

親母親稟安的帖子。可惜那差官回來的時候，他老子已革職撤營，待罪軍中，那裏還顧得到贖兒子的。事。易實甫只得隨着太平軍啓王跑，一個小孩子，還有什麼辦法呢？

後來那個啓王，為了從漢中回救金陵，剛到湖北應山縣地方，却被清軍中那個蒙古親王僧格林沁的馬隊衝過來，衝得啓王的隊伍七零八落。易實甫本來由四個難民背負而逃，恰巧遇着一位軍官飛馬過來，四個難民只得跪下求饒。那軍官見那個小孩子穿了這樣的服飾，以為必是太平軍中的王子王孫，便把他帶見了王爺。這個蒙古親王僧格林沁，却生得赤面濃眉，長髯過腹，就像各處廟宇裏塑的關爺爺一般，坐在黃土坡一把虎皮椅子上，左右圍繚着紅頂珠、藍頂珠、孔雀翎、黃馬褂，挨挨擠擠的文官武將，就有一百餘人之多。

僧格林沁親王，這時便向這個小王子問話了，易實甫小聲小氣，王爺聽不真切，便命人把他抱將上來。易實甫在家裏早練成以手指蘸水作字，便在王爺手心裏畫起字來。王爺道：「這個娃娃會寫字嗎？」吩咐快拿筆墨與他。易實甫便將自己的姓名，和老子的姓名，一齊寫了出來。僧王抱他在膝上，很是歡喜，立即命傳應山縣知縣上來。那知縣戰戰兢兢，不知道出了什麼事，王爺便吩咐應山縣知縣，設法送這個孩子回家，俾得他們家人團聚。恰巧那位應山縣知縣和易實甫同鄉，那事便順利進行，即行送信給他老子知道，才派了兩個老人家，迎接這位小主人回家。

據說易實甫在七八歲的時候，自己便寫了一篇「述難文」，如何寫法，我不曾見過。他回家以後，十五歲就進了學，是一個秀才；十七歲中了舉人，稱之為孝廉公。十五歲進學，不稀奇，十七歲中舉，便比較少了。

直指望飛黃騰達，中進士，點翰林，是個金馬玉堂人物。在清代的讀書人，誰不是這樣的想法。

在當時有一句成語，叫做「宰相必用讀書人」，而清朝的制度，凡是入闈拜相的大學士，必從翰林出身，所以有才的士子，總以不得翰林為憾。易實甫雖是一個神童，又是一位才子，但是在會試上却阻住了，五上春官，都是落第。不過他們是播紳詩禮之家，落第儘管落第，做官還是要做的，除神童、才子之外，還有一個詩人的嘉譽，也是難能可貴的了。直到了清光緒廿八年，易實甫簡放了廣西右江道謝恩的那一天，軍機大臣榮祿，向西太后奏道：「這易順鼎是一個神童，在兵難中，僧格林沁救出來的。」因此易實甫這個神童之名，已是「上達天聽」，國內愈是震動了。

我和易實甫先生，僅見過一面，前章曾述過，也是在北京某一宴會之所。因為他的筆名為哭庵，而我的筆名中有一笑字，一哭一笑，互相對照，資為諧謔。可是他為什麼要哭呢？這在他的詩中早已說過，他是哭他的母親，據說易實甫極孝順他的母親，在他的詩中，時有所述。他太夫人逝世以後，甚至要廬墓三年，那末他除了才子以外，還是一個孝子呢？我為什麼知道這一個故事呢？因為我那時為寫「留芳記」在北京搜集材料，是一班同文講給我聽的。是為了談起了剪辮子，有許多自命為前清遺老，把一條辮子總是不肯剪，易實甫雖然也擠在遺老隊裏，却是毅然把辮子剪了，而且痛痛快快還寫了一首長歌，我將這長歌，錄之如下：

三戶滅秦非項梁，五世相韓非子房。禦寇嫁衛本貧士，相如任漢由貧郎。分非與國同休戚，義非與土俱存亡。衆人待我衆人報，雖事二姓誰雌黃。何為區區數莖髮，欲剪不剪心旁皇，薄言剪之勿猶豫，賦詩聊以知其詳。嗟我先君忤權貴，大藩三蒞慳封疆。我生遭逢更坎坷，出入虎口行羊腸。五上春官悉報罷，六乘夏縵皆投荒。豈惟封疆不能到，三司直似強台強。自從皇綱一解紐，新政舊政紛蠅螿。西園賣鸞競煊赫，東樓賄賂且昭彰。禮義廉恥表四維，君父夫婦廢三綱。文官愛錢武怕

死，賢士無名讒高張，不賢者皆父盜跖，賢者亦復兄孔方。土崩瓦解固其所，冠裂冕毀知非常。爛羊沐猴徧天下，乳臭銅臭爭騰騰。侯王盡變為盜賊，盜賊盡變為侯王。彼所操者至巧妙，金錢主義爭微芒。或用鼓吹或運動，利器遠勝炮與槍。不操戈矛取人國，不折一矢傾人訪。取利祿復取名譽，詭人之篋如探囊。爭誇革命比湯武，爭誇揖讓高虞唐。犧牲億兆人性命，為汝數輩供酒漿。犧牲千萬世利益，為汝數輩修困倉。所稱志士尤可笑，改制易服懸徽章。其狀非驢亦非馬，其人如羊而如狼。為東胡奴則不屑，為西胡奴又何忙？又有受恩深重者，高官大爵何輝煌？國家無事則富貴，國家有事則叛降。此世界是何世界，狗彘盜賊兼優倡。無廉恥又無君父，無是非尤無天良。嗟我不富不貴者，為廉所累居首陽。嗟我不叛不降者，為節所累成翳桑。人不負我我負人，宜多操懿與禹光。我不負人人負我，撫衷希幸無慚惶。嗟我如金早躍冶，志擬天地真不祥。昔但哭母不哭國，唐衢賈誼誤比量。今將死忠笑非分，昔不死孝當罹殃。我今欲為萬世殉，鮑焦徐衍同悲涼。恐人疑我死一姓，我死一姓何芬芳。昔非堯舜薄周公，今侶禽獸依犬羊。聖人大盜我所歎，英雄賢子阮所傷。臣之形生而質死，臣之髮短而心長。我髮本為個人惜，微時故劍同難忘。二百餘年祖宗物，勿剪勿伐同甘棠。五十餘年吾身物，如妻如友無參商。甘違禁令逾半載，時時護惜深掩藏。有時欲作頭陀服，有時欲改道士裝。恐人疑我忠一姓，我忠一姓殊駭狂。微子尚言泣不可，嫌疑瓜李宜深防。夏王解衣入裸國，泰伯斷髮居蠻鄉。今朝決計便剪去，地下本不見高皇。下告賓友上祖禰，余髮種種天蒼蒼。

這一首剪髮詩的古風，詩家陳散原（三立）批詳它道：「此詩噴薄而出，讀之令人笑，令人哭也。大抵一個才人，青年時志高氣揚，不可一世，幾經挫折，便要發這種冷嘲熱罵的文章。那位易實

甫先生，始而神童，繼而才子，十七歲中舉後，原想連捷上去，像他那樣的多才博學，一個翰林總可以穩拿到手吧？誰知「五上春官悉報罷」（他詩中語），你有什麼法子好想呢？不得已做官吧，外放捐道員，也得不到好差使，剛得了廣西右江道的實缺，不久也就辛亥革命了。把他所有的功名利祿，連根帶葉，一齊剷光，這怎不教他要大發牢騷嗎？

這剪髮詩可說是一頓臭罵，新也罵，舊也罵，上也罵，下也罵，罵滿人，也罵漢人。他詩中的兩句道：「為東胡奴則不屑，為西胡奴又何忙。」真是罵盡當時的中國人呢？

我與易實甫先生雖僅見過一面，和他的公子君左，却是熟友，父子都是詩家，真是相得益彰。不過君左的詩，比他父親的要蘊藉多了，那是處境使然，他不曾經過似他父親這般流離艱危，只是在風雅中度生活而已。但是他的出名，也甚奇詭。最初以「聞話揚州」一文，得罪了揚州人，小小的惹了一點文字禍，而成了報紙上的人物。繼又以好為對聯的人，把「易君左矣」對「林子超然」（林子超是林森的姓名），傳誦於詞人之口，願君左的風流倜儻，亦詩如其人也。

記得有一次，還在解放之前，君左到台灣，曾有杯酒之歡，在座有張振宇、陳定山等諸位。他在台北還辦了一種雜誌，喚作「新希望」，是個週刊，再三要我寫一些什麼。我那時疏懶得很，也實在覺得寫不出什麼來，只寄了幾首小詩去，那真是班門弄斧了。他的「新希望」中，附有一欄，名曰「台灣詩情」，他把我的小詩載入其中。我說：「你們賢喬梓都是詩人，我只是打油而已」。不久，他的「新希望」便失望了，我也離開了台灣了。他的年齡還比我輕得多吧，最近又聞他先我而逝了。

寫至此，偶閱金梁的「近世人物志」，始知易順鼎的父親為易佩紳，號笏山。在王湘綺的日記中，常述及此君。有一則云：「易笏山每作日記輒記過自責，日日有過日日自責，亦近頑矣。」按從前

的老輩，以道學自命，每日有寫功過格的，笏山想就是如此的吧？又一則云：「聞笏山辭官，亦近知恥。」又云：「訪笏山，門可羅雀，多談乩仙。笏山好談禪，禪客厭之。」既而又述及實甫了，云：「易郎實甫來談，並送行卷，亦有經說，知時尚所趨，轉移為最捷也。」又一則云：「與易郎談華才，非成道之器，東坡六十而猶弄聰明，故終無一成。」又云：「至笏山父子處久談，笏山方頗狂自恣，微箴之無益也。」人稱易實甫為神童，湘綺則稱之為仙童，其日記中云：「為易仙童評詩稿，頗多箴糾，易或未足語此，正論宜令時賢知之。」又致書易哭龕，勸勿再哭。又云：「仙童已為兩督所保，當以才子侍天后矣。得易仙童書，純乎賈寶玉議論。」以王湘綺的老氣橫秋，常以幽默作調侃語，亦無足異。然易家父子風範，亦可見了。

葉昌熾的「緣督廬日記鈔」亦有記載：「易實甫觀察贈所著書，一枝好筆，如天馬行空，不可羈勒，奇人奇才，吾見亦罕，其學問宗旨，在一滅字，自叙云：一身滅則無一身之苦，一家滅則無一家之苦，世界滅則無世界之苦，獨狗萬物，實欲駕釋老而上之，可謂好奇矣。」其評論如此。

附錄一九四九年日記

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我在台灣省台北市。

三月二十二日

忽然興起，又寫起日記來。

此間因天旱，日月潭水涸，僅有六尺水，節制電力，所有用電之各工廠，均將停工，因為沒有日電了。晚間，各用戶僅有四小時半電燈，自晚上六點半鐘起，十一點鐘止，餘均在黑暗中。電影院僅有夜場，播音台亦不播音。

農田亦告旱荒，高雄等處，播種僅有四分之一。

南京發表何應欽組閣，昨日始將名單發表，錄如下：

行政院副院長賈景德	內政部長	李漢魂	外交部長	傅秉常
國防部長 徐永昌	教育部長	杭立武	財政部長	劉攻芸
司法行政部長張知本	經濟部長	孫越崎	交通部長	端木傑
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白雲梯				

政務委員：張羣、莫德惠、張治中、朱家驊、賀耀祖，尚有兩人，留給民、青兩黨。

三月二十三日

晨有雨，鎮日天陰，溫度在華氏六十一、二度之間。聞京滬近來春寒，不減嚴冬，各地方且落雪珠。

胡適之及新教長杭立武來台，胡仍稱「和比戰為難」，聞將在台演講，然後將往美國。（按：胡亦為共產黨稱為戰犯者。）

上海市長吳國楨將辭職，雖加挽留，但辭意甚堅，繼之者聞將為祝紹周。市秘書長沈宗濂辭職，新秘書為陳良，一武人也，但曾為糧食部次長。糧食部今已裁撤，乃任此職。

何應欽新閣草擬施政方針，聞將基於下列四問題：一曰和平問題；二曰革新問題；三曰整編問題；四曰經濟問題。關於國共和談人選，將重新安排，本定邵力子、張治中、黃紹竑、鍾天心、彭紹賢，現鍾彭皆辭，當另配兩人。民、青兩黨，決定不參加行政院。

三月二十四日

鎮日雨，氣候亦陰寒，前夜雖有雨，據云日月潭仍無雨，而台南高雄方面，則正佳晴呢。

前天自來水停止至三十小時，到昨日天黑時方有，既不宣告何故，又不答覆詢問，居民莫名其妙。

學生與警察衝突，因為警察打學生而起。昨日警察亦罷崗，後聞調停和平了事。此種事，都不是好兆。

和議代表除邵、張、黃以外，其餘將為章士釗與莫德惠兩人。但莫尚未能定。莫現在台灣，有人以為因張學良之故，莫未必為和談代表也。

自傅秉常為外交部長後，駐蘇大使尙未派人，有再派邵力子之說。邵說：「政府應先把反蘇政策的痕跡和反蘇空氣澄清，我方能接受，不然，我去，徒供他們抨擊而已。」

三月二十五日

天陰，在上午三四點鐘時，曾有傾盆大雨，雷聲隆隆，台北雖大雨，日月潭僅有毛毛雨，台南則並無一點雨意也。

得姚鶴雛來書，錄之如下：

天笑先生道席：隔濶多年，浮雲萬變，東歸後頗聞譜衡、叔通二老道及，曾時相見。未明地址，無從通問。前次遇友人談起，知公在台，然台寓地點仍未詳。頃由滬上轉到尊札，讀竟欣然。道履無恙，行書仍呈簪花之美，詩亦流麗清和，如中年美人紈扇輕衫，不事矜持，自然端麗。公逾弟近廿齡，計早過古稀而有此，知涵養有素，亦實得天之厚矣。弟自抗戰軍興，由吳入蜀，遂為鬻翁所要，幕府十年，雖一入臺諫，僅數月耳。行憲民選時，即已退避，仍安備書之役，審量才力，自知甚明。近年稍理陳書，殊無一得，吟詠自遣，亦不成家，六十將至，難期老學，唯眠食粗安而已。舊曆年初抵滬，行止未定，暫居女夫楊紀璋家。比以監院在京集合，需共料理，遂後返都。計清明節前，或再一至滬，不知其時公當遄返否？又滬上寓址，可否預示，以便造訪。台中四時皆春，聞之健羨。此間日來春寒中人，頗苦腰膂，未老先衰，公聞之，得毋發哂。餘

不盡，敬頌旅安。

月內復書，乞寄南京頤和路監察院。濮伯欣居士亦同在此，尙未得晤也。

鵲踏枝 天笑先生寄示新詩，拈戲其語，成小詞奉報。

慘碧蕉林初過雨。細葛輕衫，小閣清無暑。眉月窺人低綺戶，海山合付東坡住。開遍前庭招隱樹。道是中秋，恰是春將暮。春水方生君可去，鷗邊夢熟江南路。（春水語，用孫仲謀答魏武帝書）。

三月二十六日

上午陰，下午又雨，昨日之雨，仍未有助於日月潭。

和談代表發表為邵力子、張治中、黃紹竑、章士釗、李蒸、共五人。莫德惠果落選了。莫在台北見記者云：李代總統、何院長，邀他赴京任政委，已有一電覆何，近來身體仍須休養，稍好即赴京就任。希望在赴京前，至井上看張學良。他又說：「我有十九個兒孫，三個在台，十六個在北平，也希望到北平去看看。」

皖主席易人，夏威夷去職，張義純繼任。皖省府於南移屯溪中組成，安慶於江防為重鎮，由劉汝明率部進駐。

三月二十七日

今日為星期，天氣仍陰寒，下午轉晚晴。

錄和談代表名號、籍貫、年齡，如下：

邵力子	仲輝	浙江紹興人	生於一八八二
張治中	文白	安徽巢縣人	生於一八九一
黃紹竑	季寬	廣西容縣人	生於一八九五
章士釗	行嚴	湖南長沙人	生於一八八一
李 蒸	雲亭	河北潞河人	生於一八九五

以上為國民政府方面代表。

周恩來	少山	江蘇淮安人	生於一八九六
林 彪		湖北黃陂人	生於一九〇七
林伯渠	祖涵	湖北醴陵人	生於一八八二
葉劍英		廣東梅縣人	生於一九〇三
李維漢			

以上為中國共產黨方面代表。

台灣省主席陳誠（辭修）於本月十五日午後，乘天雄號飛機，晉京共商國事，於昨日始偕閩主席朱紹良回台。他於二十三日到上海，二十四日到溪口，到溪口是謁蔣。

三月二十八日

天氣陰晴不定，時作廉纖小雨。

前兩日，台灣郵電員工為了歸班問題曾開會，貼標語，今已如了他們的願，不考試歸班，台灣人每鬧一次，官場即屈服，不然，又將高呼「打阿山」了。

北平新華廣播電台，於廿六日廣播：（一）談判定於四月一日開始。（二）談判地點在北平。（三）中共派周恩來、林伯渠、林彪、葉劍英、李維漢為代表，與南京方面代表團，按照一月十四日毛主席對時局的聲明，以及所提八項條件，作為雙方談判的基礎。（四）上述各項，將經由新華廣播電台，即日通知南京，按上述時間、地點，派遣代表團攜帶以毛澤東主席八項條件為基礎的必要材料，以便利舉行談判。

政府連日續商和平意見，李宗仁、何應欽，以及和談代表，每日必有數次會議。據云：代表團或可於月底飛平。

安慶戰事頗烈，江輪將不能通過，民生公司之烏江輪，在安慶附近遭射擊，民權輪因此遂停止上駛。

三月二十九日

上午有一陣大雨，下午有淡淡陽光。

夜來電燈，已放長半小時，下午六時，即已有電了。

前見北平職員中，有藍公武其人，此人為我的學生。當時蘇州有一吳中公學社，藍為該學社學生，而我則為國文教員，繼而藍至北京，入研究系，從學於梁任公，但不通音問者數十年了，不知其已入共產黨也。藍原為潮州人，生長於蘇，其父在胥門開一土棧，藍恥之，改籍為蘇州吳江人。

今日有人從上海來（此次中興船來台者三百餘人，又比上次為多），問其情況，云：上海現鈔非常缺乏，中央銀行發行本票，分五千、一萬、五萬、十萬四種，數量無限制，不必提出交換，現已先發行金圓券五萬元的，這是變相的發行大鈔。上海米價漲至九萬元，煤球每担二萬元。問人情如何？說：大家存一「共產黨來也吧，不來也吧」之心，依舊醉生夢死，過一天是一天的糊塗日子。

閱史沫特萊的「大地的女兒」（林宜生譯）。按：史沫特萊美國人，曾到延安，頗多著作。

三月三十日

台北天氣無一定，忽晴忽雨，近數日來雨多於晴。

寫「天上人間」短篇小說，約一萬餘字，取材於台灣高山族的一故事而誇張之，明日可以完篇。

美國合衆社電：「前任駐台副領事費爾特（美國人）說：台灣在防務上唯一希望，為併入西太平洋美國防務機構。台灣南面有菲律賓濱基地，北面有日本與琉球都是美國基地，可以成為連鎖，保衛東亞大陸的海空入口。共產黨如在台灣立足，殆非美國之利。……」

美國支持之十國大西洋公約（確定參加者為美、英、法、比、荷、盧、加拿大、挪威、意大利、丹麥），聞將於四月四日簽字。各國開明人士，均加反對。英國蕭伯納，則稱為此公約，乃是一張廢紙。

和談加推劉斐一人，連前共為六人，想共方亦將加添一人。又同時分兩批起程，第一批，三十一日飛平，為代表團秘書長盧郁文，秘書處人員，通郵代表梅貽璠等五人，通航代表雷仲仁等。第二批

四月一日專機飛平，方為六代表。

上海來人又言：春到江南，上海人又羣往杭州西湖遊玩、燒香。杭州尼庵最多，前進的尼姑（按：此中女學生甚多），恐將來蒙坐食之嫌，有購了織毛巾機以織毛巾的，從此在鐘聲佛號之外，又添機聲唧唧了。

三月三十一日

天陰，微露陽光，時作細雨。聞日月潭水漲，電燈將放長時間。

何應欽出席立法院，報告新閣施政方針。在公平合理原則下，努力和談。歡迎有益於民生經濟之外援。前綫保持現勢，以期和談進行。捐稅以稅元繳納。（他說：稅元等於市制黃金一分，人民可以金圓券購買，專供繳稅之用。）

張治中於昨下午飛溪口，往訪老蔣。

和談代表團長本定邵力子，現改為張治中。因張係武人，對於政府國防計劃，具有重大作用。同時，國防部次長劉斐，亦派為和談代表之一，担任解決改編國軍重要問題。一般預料中共廿八項條件中，意見距離最遠者，一為改編軍隊問題，一為懲辦戰犯問題。或謂張治中的往溪口，即在商量改編軍隊問題也。

携來一新收音機，可聽上海播音，每日聽上海空中書場說書，亦可收北平廣播。可惜此間的電，仍僅六點至十一點耳。

四月一日

農曆三月初四日。天陰，亦有澹澹的日光。

和平談判，今日開始，第一批代表團，於昨日始飛平。

第一批名單如下：秘書長盧郁文。顧問劉仲華、金山。秘書張豐胃、張月超。隨員任寶華、陸錦堂。譯電楊公庶、周光宇。央航公司代表雷仲仁。通郵代表梅貽璠、翁瀨英、李雄、沈鑫、王震百。尚有劉仲華之子小孩一名帶去，共十六人。

中共於三十一日告政府代表團說：北平和談，將在極端秘密中進行，中外記者，皆不准作任何報道。因此無論任何記者，均不隨代表團飛平。前此人民代表團赴平，有各報記者隨往，但仍留在飛機場，未能進城。

聞新任外交部長傅秉常，將自莫斯科回國（取道倫敦），惟是否就任外長，須見何應欽院長後，方能決定。

中央銀行發行五千元及一萬元的新鈔票。上海銀元漲到每枚一萬六千元。

今日為西俗所謂愚人節，各報均紛紛登出愚人新聞：如梅蘭芳到台灣；吳稚暉往訪張學良；顧正秋暈於浴池等等，淺薄可嗤，一望而知是不可信的新聞。其實中國人正天天在過愚人節呢！

四月二日

天氣晴和，漸覺炎熱，已至華氏八十度。

昨日愚人節，報上的偽造新聞可嗤。但還有假傳某君結婚，親友紛紛送禮，累得某君極力否認，此亦惡作劇也。但此亦尚未傷大雅，乃有假告某人於其親屬謂其病重的，此則非但惡作劇，實亦有損道德了。

和談代表翩然北飛，南京機場大歡送。在機場上，邵力子被記者羣擁來擁去。立委孔庚說：「我們把邵先生舉起來！」邵力子身體本矮小，他說：「他們把我當小孩子一樣，擁來擁去」。邵太太說：「你站定好了！你跑，他們就跟着你。」和談代表已於昨日下午到達了北平。

張治中登機前，接過兩次電話。一是吳忠信從溪口打來的，他答道：「喂！我知道了，我們研究過了。」一是李宗仁打來的，他答道：「代總統嗎？我們要走了，是！是！再見！」

南京學生昨游行，要求學生全面公費，與改善學校員工待遇，游行有五千人。上午，治安當局奉命未予阻止，並予維持秩序。下午，與國防部軍官收容總隊第三大隊官佐發生衝突，雙方互毆，各有受傷，但學生有受重傷的。

安慶近郊，戰事激烈。大公報漢口一日電：「軍息，安慶城區，仍在國軍堅守中。」（按：此種電報，即安慶將失之預告也。）

安慶省府已遷至屯溪，遷移時各職員紛亂，狼狽不堪。

四月三日

上午畧晴，下午即雨，風力甚勁，氣溫降至華氏六十度。

和代於昨日無消息，僅一日下午電南京，云代表團已安抵北平，電中未說明正式談判何時開始。

以及他們在中共方面，接受何種形式歡迎。據稱：在談判中，如他們遇有困難，則將以無線電及電話向李代總統及何院長請示。

安慶劇戰，進入十一日，進攻安慶的共軍為劉伯承部，聞共有五萬人。以東、北、西三面圍攻，以東綫為最烈，因東綫接近江面，易於威脅長江交通。現在長江航路已斷，自滬至漢，已不通了，有數艘輪船，在接近安慶時，均遭槍擊，並傷乘客。

南京學生衝突事件，那位中大學生程履繹因受重傷死去了。他是中大物理系四年級生。

政府對於處置的辦法如下：（一）令由教育部及首都衛戍總司令，共同查明責任，以便作嚴正的處理。（二）今將現居城內之軍官收容總隊隊員，悉數於五日內，遷至城外安置。（三）令內政部長、教育部長，親往各醫院，慰問受傷人員，費用由政府完全負擔。（四）教育部即轉令各校學生，際此非常時期，不可再有聚眾遊行行為，以致破壞戒嚴法令。

上海米價有漲至金元券十六萬者，現鈔仍缺乏。

四月四日

天陰，午後作細雨，大似黃梅天氣。

和談尚未入具體階段，因共方拒絕新聞記者去平，所有消息，大都是「二門上聽銃」而已。惟先行停戰之說頗盛，傳代表團向中共提出兩事：（一）國共兩軍，就地停戰。（二）召開各黨派的新政治會議。初步討論，則在制定議程及談判程序。

北平新華社，聞有一社論，題目：「南京慘案與和平談判。」它說：「現在南京的殺人犯集團，

已經用南京的血案，來向中國人民及中國人民解放軍挑戰。」又說：「南京反動賣國政府，已經用此案為嚴重地破壞了和平談判的道路。」

毛澤東等十人聲明反對大西洋公約，謂將遵守孫中山先生遺囑，與蘇合作，向侵畧戰爭的發動者，作堅決鬥爭。其十人為：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

中國民主同盟章伯鈞

中國民主建國會常務理事黃炎培

中國民主促進會常務理事馬叙倫

中國國民黨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常務委員譚平山

中國工農民主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彭澤民

中國人民救國會中央執行委員會李章達

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代主席蔡廷楷

中國致公堂主席陳其尤

四月五日

白晝乍晴乍陰，夜來有一陣雨。

昨日停戰說甚盛，各外國通訊社亦均說和談開始，先行停戰。但今日「大公報」說，共方同意停

戰說，未能證實。

和談顧問劉仲華等四人，聞於昨日專機自平飛京，行踪甚秘，似有重要之事向李、何請示的。聞正式和談，即於今日開始。

合衆社載：「中共要求政府和談代表，發表聲明廢棄與西方國家合作的外交政策，並將列為和談中重要部份」云云，但聞中共未曾有此要求。

北平傳述：中共對於大學課程方面：（甲）禁止教授羅馬法。（乙）將社會科會課程，改為「學習會議」，討論共產主義、列寧主義及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自然科學則准許照常上課。（丙）反共書籍，已自各學校、圖書館取去。

上海米價，有漲至金圓券十六萬者，現鈔仍缺乏。

四月六日

上午天晴，下午天雨，東北風甚勁。

和談各代表聞在北平的圓恩寺正式舉行，兩方代表及秘書長及顧問等均列席。周恩來（共方主席代表）及張治中均有講話。上下午均開談，但秘而不宣。

今日台北市戒嚴，聞將拘捕學生二十餘人，已發表者，為台灣大學學生十四人，師範學院學生六人。其罪名為「張貼標語，散發傳單，煽惑人心，擾亂秩序，妨礙治安，甚至搗毀公署，私擅拘禁執行公務人員，居心叵測，實甚明顯，而該生等昨日又復糾眾聚議，希圖擴大擾亂」云云。有幾處熱鬧區域，均斷絕交通，所謂「私擅拘禁執行公務人員」者，上次學生們將警局督察長及分局長拘入學生

宿舍事也。學生中有台灣人，有大陸人並有女生四人。

上海交通大學，聞有集會，各大學參加，出席三十一校，共有千餘人，為響應南京四一血案事（按：即本月一日南京學生與軍人衝突，中大學生程履繹被毆致死事）。他們的名稱曰：「四一血案致哀會。」

此間有全省戶口總檢查，將於五月一日舉行。

四月七日

上午天晴，下午有雨，天公頗守秩序。

聞日月潭已漲水甚深，不久電力將全部開放了。

前日所傳和代顧問劉仲華等四人秘密到京之說，今政府發言人鮑靜安正式否認。頗聞來者並非劉仲華，而為白崇禧在平私人代表劉仲容參議，和他同來的是三位民主人士。此三位民主人士是何姓名，當局保守秘密。

又聞：和談自本月五日開議以後，即展期至九日再開。中共對於八項和平條件的技術方面及執行方面的全部意見，業已提出，並有一份，已送達李宗仁，內容各點，相當嚴厲。這送李宗仁的一份，外國通訊社稱之為「備忘錄」。這備忘錄，據說即由劉仲容來的三位民主人士帶來。

又聞：除國共外，第三方面的政黨代表人士，亦有參加此次和談的。但究不知為何黨何派，未能證實。

四月八日

鎮日悶雨，點滴未停，聞日月潭水量，已有十餘呎了。

台幣調整為二對一。

和談未有進展，大家料定共軍必定渡江，不渡江恐一切未能進談，即整軍亦無從整起也。

傳聞儀徵已失，可以威脅長江。

北平中共廣播：「現在政府軍僅百萬有餘，却計劃增加到三百五十萬。」又說：「南京政府在和平掩護之下，積極進行此項準備，國防部現為此而成立十四個訓練處。又為彌補過去三年內戰的損失，南京政府已開始整編訓練三十五個軍及兩個師。」又說：「此即可說明何以國民黨之反動分子，要求就地無條件停戰，彼等意圖阻撓人民解放軍之渡江南進，乃希望有時間以完成其瘋狂之擴軍計劃也。」

上海金融混亂，物價飛漲，大家都說無辦法。

四月九日

天有晴意，稍暖，華氏七十度左右。

李宗仁發表致毛澤東一電，重申謀和之決心，其中要語為「……立國大計，決遵從總理之不朽遺囑，與貴黨携手。並與各民主人士，共負努力建設新中國之使命。况復世界風雲，日益詭譎，國共合作，尤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義，其他問題，便可迎刃而解。……」云云。

共軍已佔領儀徵，聞有一〇五口徑大炮十二門，可以打到江面，及其射程至京滬路，截斷京滬水陸交通。

安慶發現共方飛機一架，投彈數枚飛去，傷國軍十餘人。

嘉興青年軍千餘人，昨日譁變，逃入武康山中，與共軍游擊隊合併。

得孫女以聰自香港來信，小孩子的話，很可喜。

「阿爹：四月四日，接到您的信，今天才覆，抱歉！抱歉！……我們大概要到美國去，我也要去，我想頂好不去。要是去了，我是言語不通，外國人常常瞧不起中國人，被他們嘲笑，時時想回家，那末不如不去為妙嗎？」

香港有淺水灣，我們去玩過。到香港仔吃海鮮，腥氣得來，下次再也不去了。……」

四月十日

上午有晴光，下午即雨，至夜未已。

報上雖登載中共已放棄渡江之要求，但儀徵已被佔領，又可以南移至江邊。長江水路已不通，陸路上京滬鐵路，早在他們射程之內。昨天曾有一炮打到了龍潭，傷亡一二人。據說，龍潭車站被火，即此可以見到能阻斷交通也。

現在中共已立於不敗之地，倘然一旦和談破裂，他就立刻可以渡江。他們現在在長江北岸，已有三個據點，一是儀徵，可以切斷京滬交通，二是安慶，可以切斷京漢交通；三是漢口，現在對方已接近漢口了，白崇禧也無意與彼交戰。如果和議成了，對方也要和平渡江，終不成既已和了，兩方的兵

，仍舊作對峙之勢，那就不必作什麼和談了。

四月十一日

天氣陰沉如政局，作欲雨不雨之勢。

有人說：「和議最重要的是整軍問題，但此項問題，却不易解決。第一，先要把湯恩伯的軍隊，首先解決，而湯恩伯在江南握有絕大兵權，且背後有人，只要此事解決，便可迎刃而解。」說此話的，恐亦太輕量了。

路透社載：「在北平初次和談中，僅須解決一項問題，即可使國共兩方正式開議，此問題為國軍之改組。共方對國軍之改組，據聞包括允許共軍在和談簽字之後，可以開至江南監視。政府至今不能接受此點，或即正式談判遲遲不能開始的原因。」今日消息稱：「此項停戰令，業已實行，但政府發言人僅謂有此可能。」又謂：「如政府令前綫將領停戰，即將發表文告。」

四月十二日

鎮日天雨，癡雲密布。

台灣財政廳長嚴家淦招待各報記者。他說：「今後在進出口方面，希望能相等。我們出口物資多，換得外匯多，同時也希望得相等價值的進口外匯，仍舊交於中央銀行。」

記者問及關於台幣和美金相聯問題時，嚴答：「這個問題，不能急切得到解決，要一步步的來。」

記者問：「今後台幣與金圓券，是否會有倒掛可能？」嚴答：「我們不希望有那現象，但如果發生了，也是不得已的事。」

昨日，台北米價大漲，零售每百斤四十二萬元。

聞中共業已同意停止對長江防綫的全面進攻，在北平和談中，國共雙方，已比較接近協議，許多難題，或可打破。

據十一日晚最後消息：和平代表十一日又有電話到京，報告中共中央已於十日下午令停止軍事攻擊。

四月十三日

天雨，昨夜有雷聲，今日路上積水，溝渠皆盈。

聞于右任經李宗仁之一再邀請，決以私人身份，在數日內，赴平一行，為和平奔走努力。又聞政府邀請赴平奔走者，不止一人，尚有五六人。

因憶于右任三十三年在重慶歌樂山的「浣溪紗」詞，錄如下：

歌樂山頭雲半遮，老鷹岩畔日西斜，清琴遠韻出誰家？
依舊小園迷燕子，劇憐苦雨凍桐花，
王孫芳草又天涯。

按此小詞，意旨淒然，即在當時一度辭職時也。

原來詞中的歌樂山，老鷹岩，在重慶西郊，于髯即住居於此，于每日坐汽車回家，過檢查站，檢查人員都認得于，並不檢查。不想有一次他的司機得罪了檢查人員（此輩均是特務），乃將其司機逮

捕。于見事態嚴重，乃親自下車解釋，那班特務，聲勢洶洶，乃云：「中央大員應以身作則，即院長亦應守法。」後來于之司機，仍拘之以去，不允開釋。旋被何敬之所知，乃立命開釋。于憤極，辭呈一上，立即捆載書籍，移居成都。此詞即在此時發出，亦史話中一材料也。

台幣倒掛，以九十九元對金圓一百元。

四月十四日

天陰，時作細雨，氣候仍寒，可六十餘度。

郵費加價，平信六百元，航平一千七百元，掛號加一千八百元。

和談對於兩方下停戰令事，僅口頭契約。各綫戰事，無重大接觸，蘇北各橋頭堡均平靜。

聞除于右任以私人資格到北平，已決定外，尚須加派數人。

立法院委員金紹先、許聞天在南京被捕。金紹先當天即釋放，許聞天當夜解上海（加手銬），立法院委員聞而大譁。何應欽即電湯恩伯，令其立即將許聞天送還立法院。因為立法院在開會時不許捕人，是為憲法所規定的，因之湯恩伯只得自請處分。

上海方面，發表逮捕原因，說：「許聞天在重慶時，即以國民黨革新派活躍，聯絡許多部隊，地方團體，圖謀不軌，在上海、南京奔走拉攏反動份子」云云。至於金紹先則與本案無關，已查明開釋。

又聞上海方面，現已備有公函一封，要求行政院轉令立法院（行政院如何可以轉令立法院，荒謬絕倫），作為補具逮捕立委的手續，函內並附一逮捕狀，要求立法院扣留其他立委六名，以後與許

一同解來上海審訊。

四月十五日

陰晴不定，仍有江南黃梅天氣景象。

午後，往東門郵政局寄信，便道至陳小蝶（又號定山）處小坐。因他新從上海來，詢問其上海情況如何。他說：「上海是麻木狀態。」他又說：「新近到過杭州，杭州也是如此。」

我問他：「湖帆與子深情況如何？」他說：「依然故我。他們還是勤於作畫，不過子深身體不大好，可是又不能不工作呢。」

報載：雲南的龍雲，前由南京扮一老嫗逃去。今在香港復李宗仁信，頗為嚴厲。中有云：「……今之所謂國是，一言可決，即希兄等毅然決然，勇敢接受中共毛澤東主席所提之八項原則，電囑北上代表，依照原則作具體決定，尅日簽字，付諸實施。將為我民族開萬世永久太平，豈獨吾滇一省一時受賜。……」又云：「惟聞反動者正佈置欲於和談破裂後，即以其殘餘軍力，竄入滇省，此在吾滇為奇恥，為大禍，為人民解放大業垂成之隱憂，則弟雖疲憊，亦或有以從吾父老昆季之後矣。」

某君曾談及：龍雲為雲南省的羅羅族，其時此族有三人，皆無漢族姓名。投奔唐繼堯時，唐為之定姓名（有人謂是兄弟三人），一姓龍，即龍雲；一姓盧，即盧漢；今之省主席。又一則姓陸，一向掌握雲南財政的。此龍、盧、陸三字，均為雙聲，實為羅羅的轉音。客言如此，未知可信否。

四月十六日

陰晴不定，午後又作小雨。

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於前日以肝癌症逝世，年六十一歲。

昨據小蝶談：藍妮除原有的住宅兩座外，尚有玫瑰別墅七幢房屋云。

得顧冷觀信，畧謂：「蒙示稿費折合銀元辦法，自當遵辦。晚以前預寄稿單，亦防物價飛漲，輾轉領到時，受虧甚多，心實歉然。本期（即四月份）決先實行。惟日來銀價大漲，幾幾五十萬元已買不到三枚袁頭（今日市價，每枚十七萬），故謀補救之法，擬照出版日之銀價折合。守倫先生在杭，新置一宅，近正在杭俟其回滬時向渠說明，大致無問題也。」餘畧，這是近來賣文的情形。

和談事，聞黃紹竑已來京，携回和談初步報告書，傳中共堅持要和平渡江。

又聞政府方面提出三項折衷辦法：（一）軍事各守原防。（二）為分期整編。（三）為國共雙方同時進行整編。討論良久，但仍未有具體決定。

四月十七日

乍雨乍晴，氣溫在華氏六十度左右。

于右任等北行，將遲緩幾天，或云：恐有所阻礙，未能成行，那就是不去了。

昨日行政院會議，派湯恩伯為京滬杭警備總司令委員會主任委員。吳國楨、谷正綱、鄧文儀為委員兼常務委員。陳良、周岳、丁治磐、顧希平、滕傑、潘公展、方治、范爭波、陸京士為委員。又陳大慶為委員兼秘書長。

昨日上海市價，白粳，每担一二〇萬元，銀元，出了二十萬關。飾金，進，每兩八五〇萬；出，

九四〇萬。雞蛋每個四千元。猪肉每斤七萬。

四月十八日

天氣忽陰忽晴，陽光偶露即隱。

中共昨日廣播云：「今日為和平談判第十七天，四月一日至十二日，中共代表團與南京代表團，經過頻繁的接觸和交換意見，擬定了國內和平協定草案，十三日，雙方代表在故宮舉行正式會議。中共代表團表示了立場與協定草案的理由，南京代表團對協定草案表示了自己的立場和意見。十五日雙方舉行第二次正式會議，中共代表團將協定最後修正案交付南京代表團。協定為八條廿四款，不但採納了南京代表團方面的意見，各民主派的領袖人物，亦從旁積極提供了意見。中共代表團於十五日雙方會議上宣布：談判以四月二十日為限期，南京代表團，是否願意於協定上簽字，須於四月二十日以前，表示態度。四月二十日為簽字日期。十六日上午十一時正，南京代表團派遣黃紹竑代表及屈武顧問飛南京，向南京政府請示，現正等候南京的答覆。」

頗聞上海有漸趨混亂之勢。

四月十九日

天晴，甚為暄熱，今日已轉西南風，華氏表達八十一度。

昨日為舊曆三月廿一日，台灣人謂媽祖誕辰，有此祭典。此間有媽祖廟，信奉者甚眾，本有迎神賽會之舉，今已禁止。

和談恐成僵局，中共堅持渡江，非軍事渡江，即和平渡江，所云和平渡江者，即不戰而讓一部份軍士渡江，且規定幾處江岸也。其八條二十四項中，和平渡江即規定在第五項中，限期即在明日。聞中樞連日會商，擬請延長期限。

吳忠信、吳鐵城、居正等，均往溪口請示。

鎮江對岸，共軍再佔高橋，蘇省政府，聞有移至蘇州之說。

長江風雲又轉緊，十二圩展開激烈戰鬥，揚中對岸共軍攻佔永安洲。安慶炮戰再起。

蕪湖兩翼告緊，繁昌縣策應渡江的共軍，江北各綫，均有接觸。

四月二十日

天晴，氣候暄熱，宵來有雨，庭除尚濕。

和談已臨最後關頭，政府決拒絕渡江要求。今日商定後即發出命令，並將由代表團向中共表明。國民黨十一人委員會開會時，吳鐵城、朱家驊、居正、自溪口來，提出報告，聞曾經蔣介石的指示。

合衆社載：和談迫近決裂，大家認為蔣介石可能恢復武力，或謂李宗仁將自動辭職。但某高級官員則謂目前仍由李氏任代總統，領導對中共新戰爭。

蔣經國四十壽，蔣介石贈以三匾，一曰：「厲理帥氣；」二曰：「主教立極；」三曰：「法天自強。」其第一匾上有一跋云：「每日晚課，默誦孟子養氣章，十五年來，未嘗或間，自覺於此，畧有領悟，常以厲理帥氣自銘，尤以厲理之厲字體認真切，引以自慰，但不敢以示人。今以經兒四十生辰

，特書此以代祈祝，并期能切實體察，卓然自強，不負所望。」
共軍炮轟太原城，城區落彈千餘發，馬場、臥虎山陣地已毀。
據聞南京各軍眷，已紛紛避難。

四月二十一日

天氣甚熱，華氏八十四·五度。

台幣調整為二十五元對一百元。

和談已破裂，政府拒絕中共要求，昨晚訓令在平代表團，口頭轉告，說明為難各條，希望讓步。
代表團不擬召回，且亦未要求延期再談。

中共和平協定，昨日中央社公布全文，計八條廿四款。（未錄）
共軍攻擊江浦，南京可聞清晰炮聲。

鎮江對岸十二圩，續遭共軍攻擊，該部共軍有巨炮六門，不斷向國軍陣地轟射。
在口岸附近，英國軍艦遭炮擊，該艦名「紫水晶」，因此擱淺，並傷亡二十餘人。另有一英艦，名「夥伴」，馳往救援，亦被擊中彈。

得唐琴方來信：「茶話」稿費，由顧冷觀處送去大頭三元。（所謂大頭者，銀圓的別名，銀圓有大頭小頭之別。大頭者，上鑄有袁世凱之頭，又名「袁頭」。小頭者，上鑄有孫中山之頭。大頭比小頭價值較高，上海銀錢界，均作如此估量。）

四月二十二日

天晴，陽光甚烈，吹西南風，華氏八十六度。

昨夜收聽北平廣播，共產黨對於國民黨軍，已下總攻擊令。令由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發出的。

其命令是對於第一野戰軍彭德懷、張宗遜、趙壽山；第二野戰軍劉伯承、鄧小平、張際春；第三野戰軍陳毅、饒漱石、粟裕、譚震林；第四野戰軍林彪、羅榮桓；太原前綫人民解放軍徐向前、周士第、羅瑞卿；各野戰軍全體指揮員、戰鬥員；南方各游擊區人民解放軍所發的。

其命令中說，我們命令你們：

(一)奮勇前進，堅決、徹底、乾淨、全部的殲滅中國境內一切敢於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國人民，保衛中國領土主權的獨立與完整。

(二)奮勇前進，逮捕一切怙惡不悛的戰爭罪犯，不管他們逃避何處，必須緝拿歸案，依法懲辦。

(三)向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及地方軍事集團，宣布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對於甘願停止戰爭用和平方法解決國內問題者，你們即可照此修正案大意和他們簽定地方協定。

(四)在人民解放軍包圍南京之後，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並願意於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者，我們願意再一次給該政府以簽字機會。

四月二十三日

天晴甚熱，漸有盛夏景象，街頭已有僅穿汗衫的，以夏曆計之，今日乃三月廿六日也。

政府公告堅決作戰，蔣介石已至杭州，李宗仁、何應欽等均至杭，以何應欽兼國防部長，指揮軍事。

政治中心有暫移上海說，但上海站不住腳，不過作為過渡而已。南京緊急疏散，飛機數十架，飛往上海、杭州、廣州、台灣、廣西各處，有許多高級職員，先到上海，然後分飛各處。

美聯社南京廿三日電：共軍今日已自浦口渡江，抵達南京火車站，政府官員均已離京，守軍與警察，均已撤退，南京已成無人地帶。流氓地痞業已開始搶劫，各官僚官舍，及官員住宅，均為搶劫對象。合衆社南京廿三日電：共軍可以不遭抵抗而取得南京。聞警備司令部、總統府，及火車站，都為搶劫對象。搶劫者注意高級官員住宅，大有洩憤模樣。但外國使節，並無離開南京跡象。

路透社上海廿三日電：上海今日工兵到處於街上佈設電話，挖掘壕溝，建築工事。今午中國炮艦四艘，開抵黃浦江。

荻港方面共黨渡江者，有數千人。江浦於炮戰被攻陷。六圩瓜州均失去。京滬車尚未斷。聞政府有遷至廣州之說。

四月二十四日

陽光甚烈，庭前百花齊開。

據云：南京已無官員軍警，共軍曾約定於今晨七時渡江。

美聯社廿四日南京電：「共軍已於今晨渡江入城。士卒似經長途跋涉，然紀律甚好。彼等循中山路入城，軍官乘吉普車，和平維持會員前導，軍隊由中山路向司法院進發，司法院正大火中。軍隊迅速佔各重要地方。各政府機關、各銀行、各公共事業，均被佔領，毫無反抗。共軍行列整齊，邊行邊唱，或停立聽長官談話。人民圍觀，城中秩序已恢復。此時共軍立即救火，司法院之火雖撲滅，然已全行焚燬。國軍散兵兩名，雖於共軍旁走過，共軍亦未予以捕捉及傷害。共軍衣着，亦都整齊。」

美聯社又云：「在此過渡期中，南京所有損失，最大的是火車站，國軍於撤退前，縱火焚燒。大部政府機關，傢具均已被劫一空。外僑財產，除在江邊有堆棧者外，餘均未受損失。石油公司則損失最重。人民中死傷不多，僅少數槍劫者於開槍時，有數人受傷。外僑沒有死傷者。南京人民正忙於看司法院失火，而不知共軍已入城也。」

今日上海宵禁，提早至下午十點鐘。聞有限制入境之說。

今日從早起至深夜，飛機之聲，隆隆不絕。半夜十二點鐘，尚有飛機聲，據云：上海龍華機場飛機，均飛至台北松山機場。

四月二十五日

天氣甚熱，幸午間有風。

天未明時即聞隆隆飛機之聲，聞中興船本定於今日開回上海，得上海公司電云：不能來滬，改開香港，於是有一二百餘搭客，即行退票起岸。傳中興船已租於外國人。

路透社上海廿四日電：「共軍刻分三路，企圖孤立上海。陳毅部隊，已佔領常熟及蘇州，常熟一股，刻向南翔推進中。又聞共軍已佔領嘉定，南翔不久即入共軍之手矣。蘇州共軍一股，刻向崑山推進中，崑山以西，火車不通。共軍另一股，刻自蘇州從前之蘇嘉鐵路，向嘉興推進，嘉興如失，則上海對外陸路交通，即將完全斷絕了。」

傳聞湯恩伯的司令部，刻已遷往杭州，并在松江建立新陣地。但傳松江以南，杭州灣以北，中共游擊隊，甚為活躍。

北平中共廣播：「太原前綫二十四日下午四時消息：太原已在今日上午十時，全部解放。向來由青島飛太原之投糧工作，從此已停止。自青島飛太原之航空公司人員稱：飛達太原上空時，見城內火藥庫爆炸，濃烟冲天，向來共軍自城郊山頂發出之高射炮，廿四日即已從城區發出。」

北平中共廣播：「中路人民解放軍，已攻克安慶縣城。」又云：「二十二日接連攻克馬營要塞，彭澤、至德、青陽等三個城市。」又云：「已連續攻克鎮江、丹陽、武進、無錫、及沿綫各重要城鎮車站，完全控制京滬路自南京至無錫。」（但未言及蘇州）

四月二十六日

氣溫八十八度，已及盛夏，中午有風。

台幣調整為十對一百，此間米價，已漲至八十餘萬購百斤。

昨夜至今晨，飛機之聲不絕，有許多高官均來此，有人竟疑及蔣介石亦已來此了。

聞蘇州、常熟、尚未失去，但已臨最前綫，嘉興亦無恙，滬蘇、滬杭綫車尚能通達。本日「大公

報」(台灣航空版)載：無錫以東，無大接觸。

人民解放軍頒發約法八條：(一)保護全體人民的生命財產。(二)保護民族工、商、農、牧業。(三)沒收官僚資本，其中如有民族工商農牧業由私人主辦，經調查屬實者，當承認其所有權。(四)保護一切公私學校、醫院、文化機關、教育機關、體育場所，及其他一切公益事業。(五)除戰爭罪犯及反革命分子外，凡屬國民黨中央、省、市、縣各級政府的大小官員，國大代表，立法、監察委員、參議員、警察人員、區、鎮、鄉、保甲人員，凡不持槍抗拒，不陰謀破壞者，一律不加處分，不再逮捕，不加侮辱。(六)一切散兵游勇，應投誠報到。凡自動投誠報到，且將所有武器交出者，概不追究。(七)農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權分配不合理者，應當廢止。但是廢止這種制度，必須是有準備的，和有步驟的。一般地說來：應當先減租減息，後行分配土地，並且需要人民解放軍到達，和工作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之後，方才得到認真地解決土地問題。(八)保護外國僑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放共軍進來的江陰要塞司令戴戎光，聞已為廿一軍捉住，王軍長依照軍法，執行槍斃，並搜出金條一百多根。亦有人說，並未槍決，早已逃走。又有人說，此人為顧祝同保薦，湯恩伯親戚，種種傳聞，不一而足。

四月二十七日

天晴，中午有風，晚間蚊蟲甚多，夜十點鐘有小地震。

前昨兩日，覺腰間痠痛不已，昨夜經熱水浴，在浴缸中浸了半小時，又多睡眠，今已大愈。

聞上海各報，新聞已遭封鎖，所得之報，皆官報，其實共軍進展，尚不止此。又上海英國人所辦之字「字林西報」，以所登蘇州、嘉興失守之消息（前兩日），被罰停刊三天，西人甚憤恨，但此是外國通信社消息，而中國人所辦之「大陸報」（孔祥熙所辦）亦登此消息，並不受罰，因此他們愈為不平。

前聞黃紹竑到廣東，對和談工作，表示消極，到香港休息。

錄黃紹竑感時詞兩首，在前次飛抵北平時所作。

翹首睇長天，人定澹，烟籠碧，待滿一盃新月，欲問幾時圓得？
昨宵小睡夢江南，野火燒

寒食。幸有一帆風送，報燕雲消息。

北國正花開，已是江南花落。剩有牆邊紅杏，客裏漫愁寂寞。
些時為着碰冤家，誤了尋春

約。但祝東君子細，莫任多飄泊。

調寄好事近

蘇州電：廿六日晨起，飛機不斷前往前綫偵察，槍炮聲鎮夜不絕。共軍炮彈數枚，落在華盛紙版廠後面，在離城十二公里的本廣鎮，曾有接觸。人心尚安定，商舖仍關門，街上已無行人。

四月二十八日

天氣陰晴不定，下午有雷聲。

今日為舊曆四月初一日，震蘇七十四歲的生辰，全家吃麵。

美國務院發表原電：「司徒雷登大使之住宅，於廿四日晨六時四十五分，遭十二名中共武裝士兵

侵入。彼等叫華籍僕人打開花園前門，然後至住宅後門，詢問僕人，在該住宅中，共有多少華人及外僑居住？司徒大使則住居何處？彼等獲得答覆後，即登樓至大使臥室中，時大使尚未起床，但彼等對大使並未有所威脅。第一個入室的，出聲頗高，餘皆有禮貌。並稱彼等不得不來此看一看。彼等又在臥室中漫步，觀閱各物件。並謂：這些物件，應歸還人民。彼等又詢問司徒大使之秘書傅涇波，但未進入傅氏臥室。彼等又拒絕經濟分析家安德堡進入大使之臥室，迫安氏返回自己臥室。彼等又至安氏臥室中觀閱。此後彼等即行離去，並未携走一物。」

按，此事發生後，美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康納利，說是一種侮辱，但若干議員不甚關切。國務院則稱對司徒大使的安全，並不就憂。又稱國務院，並未接到司徒大使的來電，表示他認為他本人已為大使館館邸內的「囚徒」，或他的安全，已受威脅。

報載：蘇州已為共軍佔領。上海警備部發表：蘇州國軍，於廿七晨東撤，刻在蘇州東十公里處。共軍於是日拂曉，分由西門及北門進城（按，所謂西門者當為胥門；北門者，當為平門）。其先頭部隊，已進入蘇州以東，沿鐵路東行；另一部可沿蘇嘉綫南下。

四月二十九日

天陰不雨，氣候畧涼，華氏七十八度。

蔣介石發表告同胞書，盼發揮力量，拯救國家，願以在野之身，擁護政府奮鬥。

英首相艾德禮重申諾言，不干涉中國內政。英下院質詢英艦被擊事件，對協助渡江，不擬接受。

滬美僑大批撤退，紛往美輪船公司購票，一批昨天已登「安息」號。

上海各學校，緊急疏散。首批為上海法學院、國立暨南大學、私立光華大學、國立同濟大學、國立復旦大學、國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市立體育專科學校、私立東亞體育專科學校、市立工業專科學校、私立滬江大學、私立大夏大學、私立聖約翰大學、國立幼稚師範專門學校、私立上海紡織工業學校、國立交通大學。以上共十五學校，統限本月三十日前疏散，疏散地點及辦法，由各校自行決定。各學校遷移事宜，統由上海市警察局，嚴格督導辦理，如有藉故遷延，即予強制執行。

聞蘇崑間鐵路，國軍自動破壞，滬崑間尚通。

京杭國道宜興、長興間，國軍撤退，長興城內，已發現共軍，廿七日湖州已聞炮聲。

共黨廿九軍主力數千人，附炮十餘門，分兩路向蘇州，一沿木瀆、橫塘，一沿鐵路楓橋猛進。杭州現已吃緊，省府擬遷至寧波，避難者紛紛。

四月三十日

天氣陰沉，吹東風較勁，夜間有雨。

現在上海各報，只許登由淞滬警備司令部所發出的、交給中央社，發播的新聞，其餘自己採訪的新聞，以及外國通訊社消息，概不許登。台灣各報，則尚有登外國通訊社電的。

路透社廿九日上海電：共軍兩股，於東面及東南面，進攻國軍的寧波、杭州、南昌防綫。太湖兩岸的共軍，由吳興入浙，據傳離杭州僅廿五里。另一股共軍，自蘇州南犯嘉興，傳已大舉進攻吳江。該股東翼，則向上海進取。官方已承認共軍離上海卅五里。

南京人民解放軍軍事管制委員會已成立，主任為劉伯承。又聞陳毅有內定為上海市長之說。

和談代表未能南返，復何應欽一信，畧謂：廿二日晚間，接奉德公（謂李宗仁）電話，云於翌日派機來平，當即轉告各同仁，準備南行，並即函告共方查照。旋由周恩來、林祖涵、李立三諸人，訪問同人等，堅相挽留。曾於廿二日、廿三日，兩日致兩電，並於廿三日晨，向南京電話，請示數次，皆未接通。昨聞中央公司有機來平，復與共方洽商，申明必須南返理由，冀其同意，但周等仍堅決挽留，未肯同意，如此只有暫留靜待而已。（下畧）

台灣全省總檢查，自五月一日零點開始。而五月一日始，又改為夏季時間，提早一小時，故實在是四月卅日下午十一點鐘已開始。開始時放警炮為號，街上行人即斷絕。居民只能終夜敞開大門，預備好國民身份證，等候他們來檢查。我家於午夜三點半鐘來檢查，那時天方雨也。

五月一日

上午天陰有風，下午放晴光。

總檢查至中午十二點鐘，始行解除。在十二點鐘以前，路上無行人，在路頭巷口，軍警站崗，禁止通行。上午，小菜場無市，均在前夜買好小菜的。店舖上午關門，下午亦不開門了，竟休假一日。家有下女的，都回到自己鄉下去，因為她們的戶籍都在鄉下也。但有兩種人不檢查，一是軍營的兵士，一是監獄中的囚犯。

南京廿九日息：南京軍管會佈告：自即日起，所有公私交易、買賣、票據交易、規定以人民銀行發行之人民幣為定價和結帳本位，金圓券為非法的通貨，但是為了人民的方便，五月八日前，准予流通。並規定第一天的比價，為人民幣一元，值金圓券二千五百元。隨着金圓券的貶值，隨時調整比價。

又息：金銀絕對禁止運出解放區。人民所持有的金銀，或可售予人民銀行，但不准以金銀為貿易的計價標準，或進行金銀買賣。自其他解放區或國外移轉金銀入境者，須有政府許可證。一切進入或離開解放區的人民，皆不得攜帶超過一兩的任何金飾，或四市兩以上的任何銀飾。作為私人禮品的銀具，則不需許可證。人民欲售出金銀時，僅能售予人民銀行，在需要金銀供用的商業，或其他合法用具時，則應向人民銀行申請。破壞此例者，其金銀將沒收，或以八五折或七折的價格，強迫兌與人民銀行。

戰訊：蘇嘉綫上，國軍已撤離吳江，向平望轉進。共軍已入吳江城。常熟聞支塘尚在國軍手，共軍的番號為三十一軍。

集結吳興的共軍，分兵兩路，循湖嘉公路東進，一向武康南下，莫干山區已被進據，菱湖亦已為共軍進佔。

五月二日

天陰，有風，晚晴。自改為夏季時間後，下午七點鐘方黑。

昨晚起，腰又酸痛，用熱水熨之，畧愈。

中央銀行總裁劉攻芸自滬至穗，並宣告中央銀行總行即日起，在穗辦公，上海之中央銀行成為分行。

吳國楨（現在台灣）辭職照准，陳良任上海市長。

北平廣播人民解放軍司令部發言人宣佈：要求英、美、法三國，迅速由中國撤退軍隊、兵艦、及

軍用飛機，同時允許保護在華外僑，從事正當職業，並願考慮與各國樹立外交關係。惟第一，各國政府必須與國民政府斷絕關係。

廣播又駁斥英首相艾德禮關於長江炮轟英艦事件之聲明，據該聲明稱：英艦炮火，使共軍傷亡二百五十二人，英人既在中國領土犯此巨大罪行，人民解放軍自可要求英政府承認其錯誤，道歉賠償。美、英、加拿大三國政府，過去曾助國民黨反對共產黨，艾德禮難道忘了嗎？贈送新近被炸沉的重巡洋艦「重慶號」的，果為何國？英國以巡洋艦贈國民黨政府，國民黨政府之飛機，乃於該艦投效中共時，加以炸沉。

戰訊：浙省府已自杭州遷移至寧波，惟省主席周岳，及杭市長俞濟民，仍在杭州。聞國軍將堅守杭州，司令部設紹興，司令張紹明，到紹坐鎮。

滬杭路仍暢通，滬寧路開至陸家浜，惟浙贛路已斷，因缺煤故。上海各報，已停刊者四家，為「東南日報」、「中華時報」、「華美晚報」、「立報」。（按：此立報非前之立報。）

五月三日

天氣暢晴，中午尤熱，華氏八十三度。

台幣一元，調整比金圓券一百元。市間頗傳台灣幣制將改革者，當局尙否認之。

台北米價，已至每百斤為八十二萬元。

合衆社上海二日電：淞滬警備司令部所設立之新聞檢查所，已於今日開始，以檢查本地的報紙稿底，及各國新聞記者自上海發出的報告。所有報紙雜誌及其他出版物，不論中國文的，外國文的，都

在被檢查之列。

蔣介石或稱在杭州，或稱仍在溪口，並不一致。

李宗仁遲不去廣州，此可意想得之。

南京警備司令部及政治部，已在五月一日成立。南京軍管會（主任劉伯承），任命陳士渠為司令員，周興為副司令員，袁仲賢為政治委員，江渭清為副，兼政治部主任。

戰訊：瀏河共軍已發動攻勢。按瀏河登陸以後，即可直趨寶山，而至閘北。又瀏河至太倉有公路，惟聞太倉尚無恙。

聞嘉興昨已聽得炮聲。嘉興有兩面夾攻之勢，一自蘇嘉路進（已至盛澤），一自湖嘉路進（已經南潯至震澤）因得嘉興則截滬杭路，而且可以反攻上海也。

五月四日

天晴，中午無風，華氏八十八度。

聞杭州已於昨日為共軍所佔領。美聯社訊：國軍已將杭州南郊之錢塘江大橋炸斷。按此橋在民國廿六年中日戰爭開始時亦曾為國軍炸毀。該通訊社又說：李濟深所部軍士則在杭州散發傳單，聲言彼等將助共軍，接收該都市，並會同共軍接收電力廠與自來水，及其它工業機構。佔領杭州之類型，一如南京。

合衆社訊：共軍佔領杭州後，沿鐵路猛攻上海之西南防地。杭州於三日下午三時失守，共軍以三萬人猛攻嘉興。

戰訊無大進展，聞江西的南昌頗吃緊，省政府已移至贛州。共軍企圖截斷浙贛路，使國軍無退路。

軍方報告：杭州、嘉興鐵路間鐵路橋樑，已徹底破壞，使共方重武器，絕難通過。瀏河方面，常有小接觸，恐為登岸之掩護工作。

北平廣播太原消息：太原軍事委員會主任為徐向前，副主任為羅瑞卿、賴若愚、胡耀邦。委員周士第、羅賈波、蕭文元、裴麗生。在四月廿四日成立。

美聯社訊：南京與北平的長途電話，每日通話四小時，長江兩岸，有小汽艇往來不絕，南京城內小火車，可照常通行。

五月五日

驕陽至炎熱，全為盛暑景象矣。

西北軍政長官張治中免職，謂因其扣留於北平，不能行使職權之故，以副長官郭寄嶠奉派代理，郭亦為甘肅省主席。

廣州盛傳李宗仁已飛往某地，所謂某地，不知何指，或言香港。

北平廣播：中華第一屆全國青年代表大會，五月四日下午，在北平舉行。到會代表四百八十人，包括各種職業黨派，各地民主革命青年代表。朱德、董必武，華北大學校長吳玉章，均致詞。

北平開五四紀念會，定五四為青年節，又有五四展覽會，內容分史料與照片兩部份。

上海電云：五日那天，中樞將在廣州召開重要會議，內容雖未明瞭，然一般人均信政局可望明朗。

。又言：居正、于右任、李文範返穗，携同李宗仁親筆函云云。揣其意，或者是李氏辭職，蔣氏出山嗎？葫蘆裏的藥，想不久就可以分曉了。

五月六日

天甚暄熱，下午雲氣蕪聚，有作雨之勢。

昨日下午，張振宇偕畫家王之一（實為攝影家）擬於明日中山堂開攝影展覽會，携有攝影多幀索題。有風景的，有植物的，其中有一幀蘭花，形似拖鞋，即名曰「拖鞋蘭」，頗覺奇觀，又有一幀題曰：「斷崖危橋」，在太魯閣，亦惟台灣所獨有。

在張振宇處，借得郭沫若所寫的散文集，名「今昔蒲劍」，乃是「今昔集」、「蒲劍集」兩種合併的。蒲劍集中討論屈原的事甚多，寫此散文時，在民國卅一、二年時也。

其中有一「再談中蘇文化之交流」一文，在重慶中蘇文化協會上講的，其中述及蘇聯所譯的中國古代作品，有論語、（經兩人譯過）詩經、春秋、孟子、陶潛、李白、杜甫、白居易、歐陽修及王弼，還有中國歷史、司空圖研究、儒林外史、聊齋誌異等等。

戰訊：贛東戰事南移，弋陽、鷹潭，聯絡已中斷。

嘉興北王江涇，到共軍廿三軍一千餘人。而南之桐鄉、崇德，亦有侵擾，嘉興四面圍攻，危在旦夕。

無錫已成立軍事管制委員會，以第十兵團司令員管文蔚為主任委員。

五月七日

天陰，偶作細雨，旋放晴光。

上海警備司令部，要追回各國立銀行所發之職員應變費，聞中央銀行最優，有的發黃金二兩，其他銀行（中國、交通及中信局等），亦有發銀元七八十元的，今要收回，如何可能？

路透社訊：大批共軍，企圖進攻上海南北長達一百三十英里半圓形陣地。根據最近官方報告，共軍似乎集中力量，準備進攻上海西北三十英里的太倉，和上海西南六十英里的嘉興。守軍內，包括新自台灣調來，受過美式訓練的部隊。聞嘉興形勢嚴重，共軍三個縱隊，從西、北、南三方面進逼中。太倉方面，戰事亦在進行中。同時，劉伯承與陳廣兩部共軍，正加強向浙贛路進攻。警備部承認浙贛路已中斷。軍事觀察家相信：共軍到達浙贛路後便向西推進，可以切斷粵漢路。

中央通訊社稱：現在飛機大批出動，曾於溧陽、長興、吳興道上發現共軍，即加轟炸。又言：在無錫、蘇州，發現共軍卡車數十輛，即予掃射。又云：自三日至五日內，空軍曾至瀋陽、北平、太原三地轟炸。北平的北陵南苑二機場，投擲重磅炸彈。在太原則炸其兵工廠、煉鋼廠等等。

有客從上海來的，他說：上海十分緊張，軍士則亂住民家，虹口一帶更甚，商人也不能做生意，最後一着，恐怕一搶了事。

五月八日

上午密雲無風，午後漸有晴光。

嘉興恐已失去了。報上登載：嘉興對外，聯絡中斷，即是失去的暗示。其聯絡中斷者，每云：敵人破壞電綫，以至於此。其實現在各處重要機關，已用無線電，即可聯絡也。

瀏河登陸者已衆，直趨太倉，故太倉亦已危急。太倉在上海的西北，距離甚近。聞崑山附近，亦有激烈戰鬥，崑山城進據尙未知，惟其重心不在崑山城，意在京滬路耳。

上海警備司令部徵用商民間大卡車以及吉普車，除國營事業及公營事業外，雖外國商業行家，亦無倖免者，共計有千餘輛之多。每日處決盜犯十餘名，罪名不甚表示。大捕「銀牛黨」（所謂「銀牛黨」者，買賣銀元的「黃牛」也），但「銀牛黨」仍未絕跡，惟不敢叮叮噹噹，一改而為偷偷摸摸了。

聞上海至蘇、錫間，有小道可以繞行。據說：有鄉人自東山（洞庭山）乘龍飛快輪，經木瀆，至蘇州。由胥門坐鑼鑼船，繞道至陸家浜，約一天半路程，船費銀元兩枚。再由陸家浜轉搭火車到上海，沿途通行無阻。並聞上海亦有民船可以開至蘇州、無錫的，船停新垃圾橋，船費亦銀元兩枚，飯食自備，不過這要兩三天路程。總之，這一帶是太湖流域，盡是水鄉，有此便利。

五月九日

天晴，晚有小雨，未潤街即止，聞日月潭水又減退矣。

報載：昨日李宗仁已到廣州，按：自和談破裂後，李宗仁即回桂林，不肯到廣州。今由閻錫山、朱家驊、陳濟棠三人的勸解，乃飛穗主政，此間「新生報」載：李之來穗最大原因，為蔣對李可提軍費、軍火及行政大權三大要求，已由閻等携桂之復函中，表示同意，並謂所有台灣財政、軍事、資源

，悉供李氏運用，以抗拒日益南進的共軍。一般相信，下週內時局將有驚人開展，國民黨團結抗共新局面，將立即展開云云。

國軍撤出嘉興，報上已明白登載。

美聯社電：上海軍事當局徵用一千二百輛卡車及吉普車，其中大多為私有者。外國人所有的也不少。業主中有工廠油公司、航空公司、紗廠及其他商業，均是在工作上必須汽車的。外國領事館，正在與警備部交涉中，但無人能知其結果如何。日來開車往虹口公園等候收回者甚多，有一卡車上漆有中國肺病療養院的名字，另一吉普車，則屬於中國耶穌教教士，被徵車輛，總數未能詳知。有許多可能得特別優待，立即發還。有人說很多汽車夫，亦已失蹤不見。

五月十日

烈日如火，氣候乾燥。

台中又臨旱災，台中市枯死秧苗，已達七百餘甲。日月潭水位低落至六·三三呎，恐又將限制電力。

聞湖北省府已遷至恩施。江西省府則遷至贛州。

今日戰訊：蘭谿對外，聯絡中斷，共軍自皖境由淳安、建德（即嚴州）而來。蘭谿在錢塘之東，距金華密邇，恐金華亦將不守了。

又云：浦城一帶，發生激戰，浦城已入福建境，自浙江度仙霞嶺，即為浦城。共軍自江西之玉山，而至浙江之常山、江山來也。且江西的鉛山、亦接近福建（在關北），共產黨在江西，本來也是熟

門熟路耳。滬杭路據聞於嘉善以西對峙中，共軍得嘉興以後，圍攻上海似取緩進態度。京滬車仍開至陸家浜，滬杭車仍開至松江，軍車可開至嘉善、楓涇。

南京消息：共軍正式入城，先頭部隊為吳化文部。共方現於新街口中信局地址，成立一商業性之貿易公司，規模甚大，新聞界由范長江（前曾為「大公報」記者）接收。范於上月廿九日到南京。首都「中央日報」，於十六日至廿九日，改稱「解放日報」。至三十日，又改為「新華日報」，社長石西民。日用品尚不昂貴，白米每担僅售銀元三至四枚。

五月十一日

上午天晴，熱甚，下午作陣雨，有雷聲。

有客從蘇州來的，他說：「蘇州自共軍入城後，金圓券已禁止流通，普通商店標價，已收用銅元與銀元。每一銀元，兌銅元三百枚，但共方尚未有正式表示。人民券也同樣流通，比率尚未公布。縣長派定傅宗華，四郊共軍，在各要道口佈崗。白米每石銀元四枚，中國農民銀行，已改為人民銀行。「江東日報」及「蘇州民報」仍照常出版。另有新華社主持的「蘇州電訊」。三種日報均為四開，每張食米五合。

上海消息：現在北起太倉，經崑山至嘉興，達平湖，再南至海鹽為止，全綫均有激戰。因上海除東面為海外，其餘的南、西、北，都在一個大包圍中也。

合衆社載：共軍三個軍，計廿萬人，今日猛攻太倉與崑山附近之國軍陣地，軍事發言人稱：國軍作強烈之抵抗，共軍未獲多大之進展，共軍卅一軍的龐大部隊，昨夜在太倉之西北方，及嘉定之北方

，開始猛攻。

戰訊：滬杭路嘉善已失去，聞有小股共軍，繞襲楓涇，到上海又近一步矣。按：楓涇為滬杭路的江浙交界處，楓涇出名的土產，名曰「丁蹄」，我們經過此間，如「無錫肉骨頭」一般，必購此歸遺細君。楓涇再過一站，即為松江了。（惟中間有石湖蕩一站。）

五月十二日

破曉時，雨甚大，有雷聲，旋即驕陽復出，熱如盛暑。

武漢當局勸人民迅速疏散，報載：武漢有少數聞人，醞釀局部和平，白崇禧昨應召飛廣州。

江西之金谿、南城，已發生接觸，贛南全境皆赤矣。

南京共方新市長為劉伯承，副市長為柯慶施、張霖之，十一日已就職視事。

杭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譚震林，副主任譚啓龍、汪道涵。杭市警備司令部司令員王建安，政治委員譚啓龍，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姬鵬飛。

聞十餘家內河輪船公司，將航行滬蘇、滬錫等綫，已組織民船聯營代理處，滬杭滬湖（湖州）綫，亦在籌開中。

許聞天案，昨日上海槍決者五人，為陳惕廬、張達生、方志農、朱大同、王文宗。

讀郭沫若「日本民族發展概觀」一文，中有云：「日本男女都不穿褲子，女子在穿和服的時候，直到現在還是這樣。她們只用一幅長布來圍着腰，稱為「腰卷」。男子也用，但男子還要用一條很長的布來把下身繫紮着叫作「禪」。日本舊時的人，不吃猪肉羊肉，而多吃魚和蔬菜。日本人吃的生魚

片，所謂「刺身」，其實就是潮州人所吃的魚生，吃法差不多完全相同，即把生魚切成薄片，配以海帶、蘿葡絲之類，拌醬油汁水而吃。」

五月十三日

天晴，有時作急雨，數點即止，夜來又雨。

路透社電：「上海前綫之首次大戰，似已即將揭幕，國軍精銳部隊，向西南行進，以抵抗在嘉興、嘉善地區猛攻之陳毅所部。陳毅顯欲包抄上海外圍九十哩陣綫之中部及北部。共軍沿滬杭公路進展頗速。今午官方稱：已抵滬西南廿哩處之松江附近。松江之東北、西北及東方，均有公路，均具軍事價值，軍事觀察家認為滬松路上之最後最重要據點。如謂為共軍攻陷，即為上海外圍戰事之結束。因共軍可沿數公路，形成向上海之包圍，並切斷在崑山、太倉等地作戰國軍之退路。」

又云：「在上海六百萬市民，正靜觀共軍加強包圍時，籌備總部的政委會，重申前令，促一切中央機構在兩星期內，完全疏散。英國總領事館，則急待海軍上將勃立特前來，商討保護英僑生命財產等事。」

路透社又云：共軍迫近漢口，今漢口已可聞隆隆炮聲。據中央社訊：漢口街道無行人，商店關門，已成死市。

晚七點鐘，王之一束約在中山北路一段四六號新生活賓館的錦江川菜館餐叙。在座有張振宇、陳小蝶、馬木軒、易君左、高臨波等諸君。君左是初相識，為易實甫先生之子，近來有「新希望」週刊，欲我為之寫稿，他來台灣，不過兩星期，他的職銜是「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參議」。錦江一席菜，代

價為一百六十萬元，有很好的紹興酒，自到台北以來，初次沾唇也。

王之一開攝影展覽會，成績甚佳，我輩都為之題詞，此實有謝將性質。

五月十四日

上午三、四點鐘，即傾盆大雨，至晨未止，氣候極涼。

戰訊載：上海形勢大非，外郊的戰事展開，崑山、太倉、嘉定，已經全失，松江亦在指顧間了。現在戰事在楊行、月浦之間，自瀏河失去以後，直衝至上海外圍。共軍不先佔市區，最先解決者，當在吳淞炮台。得了吳淞炮台，在以後便可以斷絕了水上交通，而上海所有之各種輪船，亦均不能往來開行了。

又聞：此時接近江灣飛機場，恐即將破壞。（按：上海有兩飛機場，一為江灣飛機場，屬於軍用；一為龍華飛機場，屬於民用）倘江灣飛機場破壞，則僅有一龍華飛機場，但聞共軍自滬杭路來，則龍華飛機場亦不能保也。

如此則水路因吳淞炮台被佔領而斷絕。陸路聞自今日始，京滬、滬杭兩路均不開，亦已斷絕。空路則江灣、龍華兩飛機場，亦已斷絕，水、陸、空三路皆斷，上海真成為一孤島了。

五月十五日

上午晴，下午又有一陣雨。

今偶錄林獻堂「日月潭」一詩如下：

洪荒闢此將安用，豈為閑人作勝游？全島陸光多是賴，良田灌溉不能求。山環日月雙潭水，嶼繞蠻夷獨木舟。一曲杵歌無限感，生存爭競任沉浮。

林獻堂是台灣一名士，凡初到台灣的，必到日月潭，必聽高山族女郎的杵歌。

合衆社十四日電：「淞滬警備司令部承認共軍已至上海北八哩地區。政府戰報稱：國軍主力部隊已發動反攻，目的要打擊共軍先頭部隊，保衛黃浦口的吳淞炮台。昨宵不停發炮，炮火已連續三十小時之久，吳淞炮台離上海市區僅十七哩。」又云：「自西南來之共軍，已被逐回青浦。」（按：據此則青浦也已失了。）

路透社十四日電：吳淞方面，今日可聽到廿英里以内的大炮聲，共軍顯然以吳淞為進攻目標。記者在市内大樓屋頂上，可以看到火光燭天，似為爆炸結果。上海西南面共軍，刻距市區約廿英里以内，松江國軍，已移轉新陣地。

又云：今日各航空公司，又見異常擁擠。在警備部下令停止火車行動之後，飛機已成為最後逃出上海的唯一工具。

五月十六日

晨起有雨即止，鎮日旋陰旋晴。

聞廣州開軍政會議，湘省程潛，桂省黃旭初，川省王陵基，康省劉文輝，及其他各省主席，亦將來廣州。

武漢國軍，已奉令撤退。三鎮市區，完全成真空狀態，防護團及消防警察，維護治安。市内尚平

靜，各報照常出版。華中長官公署，遷至衡陽，長沙設立指揮所，由白崇禧坐鎮。

路透社十五日上海電：今日共軍向上海邊界推進，已抵若干重要站頭。國軍似已從外圍移轉至最後防綫。國軍放棄京滬路上之黃渡、南翔後，共軍距上海市區在西南兩方面，不過五六里，其間僅隔一真如鎮。真如為國際無線電所在地。

聯合社十五日上海電：三日來之吳淞保衛戰，國軍已盡其最大之努力。共軍的壓力，似都來自夜間。外灘的最高大廈，最近三夜，已能瞭見火光。第一夜則於隆隆聲中，可於地平綫上見數點火光。第二夜，隆隆炮聲較響，覺已漸近。第三夜，已能聽見炮彈的爆炸，且亦可聽得機關槍清晰的聲音，因是知共軍的愈趨愈近了。（按：這位戰地記者真寫意，可以高臥瓊樓，作戰訊報告也。）

官方十五日稱：大上海保衛戰，此為第四日。

前言上海有江灣及龍華兩飛機場，今計算上海實有四飛機場，除江灣及龍華外，尚有虹橋飛機場，與大場飛機場。

五月十七日

天晴，氣候暄熱，華氏至八十八度。

「新生報」記者師道弘，寫「台北屋簷下」，記台北新聞界事，錄如下：

擁有四十四萬人口之台北市，論文化，可稱繁榮，不信，可以報紙為證。根據最新之統計，出對開兩張的，有新生報一家。出對開一張半的，有公論報、中華日報、中央日報、全民日報四家。出對開一張的，有和平日報、民族報、台灣建報三家。出四開報紙的，有國語日報、經濟快報、

華報、成功日報等四家，還有自立晚報一家。合計起來，論報紙便是十三家，以銷數計，十三家報紙，在台北市的總銷數，不會超出十萬份。那末這十萬份的報紙，寄居台北市的人們，每四個人便有一份報紙可讀。而上海來的大公、新聞、申報等，還不在其內。

美聯社十六日上海消息：共軍自南匯一帶，向川沙推進。此為由黃浦江東岸方面第一次戰事報告，暗示共軍可能從浦東進攻上海。

上海市內今日清晨，大批軍隊經過市中，似從北站開往黃浦碼頭，大批小型輪船，忽集中各外灘碼頭，軍隊武器服裝均盛。（按：上海向祇有三面進攻，即北為瀏河，西為京滬路綫，南為滬杭路綫，獨空東面，因東面為海也。今共軍自川沙推進白龍港可登陸，直趨浦東，則自側面直搗心臟矣。）

中共北平廣播：無錫蘇州間，火車已通。

五月十八日

天晴，較昨更熱，華氏九十度。

陳誠至廣州，開各省軍事政治會議。李宗仁說是病了。

宋子文已飛往法國，臨行謂僅係私人事，並非為政府購買軍火。

「大公報」載：武大校長周鯁生，特召開校務會議，向該會懇辭，當經一致堅決慰留。并決議（一）該校一切行政，仍請周校長按原有機構，繼續主持；（二）推舉代表五人，於緊要時，協助校長處理應變事宜。又聞：漢口與各處電報仍通。

聯合社十七日電：共軍於十六日下午，已開入漢口。據上海「新聞報」之漢口來電，暗示共軍已和平接收漢口。（按：國軍於十六日宣布放棄武漢三鎮，三鎮離上海六百里。）

共方北平廣播：十六日進入漢口，十七日晨進入武昌、漢陽。此為林彪部第一二七師，又聞接收時，頗為安靜。

合衆社上海十七日電：國軍的轉移陣地，使共軍直迫滬東，與上海僅一黃浦江之隔。該區為在上海周圍防禦工程之最脆弱者。據未滿廿四小時之官方消息稱：滬東之共軍，已到達距離上海市中心十七英里之南匯。以後兩日將決定，共軍是否將加添人力，以迫攻市界？或造成包圍陣地，以要求守土國軍之投降？此間之國軍將領，及市府官員，屢次申言，將繼續抗戰，決不投降。

又電：在市街上架設機關鎗之國軍，則稱無庸恐怕，他們以為在市內不致有戰爭。

五月十九日

午間赤日臨空，已成盛暑，室內華氏九十二度。

美聯社上海十八日電：「共軍先頭部隊，昨天進至上海的後門浦東附近，但至江邊，便為國軍擊退。此間警備部戰報說：共軍兩團進入浦江東岸之東溝，但被國軍包圍殲滅，此為上海東部最速之發展。共軍在上海東南進至距十二英里之川沙，復向西推至浦東地帶。共軍另一支進駐龍華，黃浦江對岸地帶，但龍華正面，攻勢已挫。」

法新社上海十八日電：「所有上海與浦東之交通，已因共軍游擊隊之進佔已告中斷。大火濃烟，今日已將整個上海籠罩了。今晨戰事雖稍停，但國軍繼續在各鄉村，縱火焚燒一切障礙物，上海周圍

已是一片荒涼，樹木盡已砍去，遺下了斷壁頽垣。」

法新社又電：共軍對上海的進攻，已於昨夜加劇。機關槍聲，相當緊張，北方炮聲，甚為猛烈。據聞：共軍擬在高橋海濱浴場，構成陣地而出擊。軍事當局今日命令在外灘之海關，撤去其設備，並令所有船隻，駛離上海，而移往黃浦江口之吳淞。但若干船隻，尚藉口潮水低落，暫時不能移動，拒絕服從撤離命令云。

台灣自明日始，基隆、高雄兩港，宣布戒嚴。

五月二十日

天晴，熱甚，華氏仍為九十二度，幸午間有南風。

官方消息：上海保衛戰至十九日為第八日，戰爭在吳淞區及浦東區兩綫，終日展開。十九日，天氣惡劣，雨雲低罩上海四郊，空軍仍在各處對共軍部隊，予以炸射。

又云：龍華機場之防務，已大為增強，因共軍已繞至上海市南，并佔領飛機場東南之周浦。上海東部之威脅，比之北部或西南部，更為嚴重。

政府報告暗示：共軍沿西部戰綫，逐步縮短與上海間之距離，但在過去四日內，共方進展較緩，據前後報告，自西南進攻上海之共軍，已離城五哩至八哩的地區，停其攻勢（按：京滬綫停止在南翔，滬杭綫停止在莘莊）。滬西南區戰事轉寂，但吳淞炮台及浦東則轉劇。淞滬警備司令部宣布：國軍堅守吳淞炮台西八哩的陣綫。并云：國軍阻遏上海東十哩川沙地區的共軍攻勢。但市內觀察家，仍能聽見大炮的吼聲，看炮彈的烟霧。

台灣白米，已售至台幣一百三十萬元，台幣一比三。

五月二十一日

天氣仍炎熱，多雲而有風。

上海戰事，漸入市區，自二十日起，外灘一帶，除電車外，所有行人車輛，概不通行。即電車於駛經外灘時，亦不停留及上下人客。

路透社上海廿日電：往日喧譁繁盛的外灘，今已成為無人地帶。國軍士兵荷槍實彈，禁止一切行人及車輛通過，官方對於此舉，並無解釋。但衆信當為浦東情況惡化之故。

非官方消息稱：共方數縱隊，自浦東向黃浦江邊進攻，現在沿江五哩地區，自法租界南端以及楊樹浦東區之復興島，均不許平民活動。

按、該區內工商業巨廈，如英人的太古，怡和二洋行；滙豐、麥加利、有利三銀行；亞細亞火油公司，字林西報，華懋飯店，英國總領事館，上海總會等。此外尚有法國人的十四層航業大樓（現為美國領事館），中國人所有之中國、中央、交通三銀行；海關，招商局等。在蘇州河彼岸，尚有美國商人的電力公司。

我本閱上海之「大公報」（台灣版），在當日下午即可送到。自上海戰事起，「大公報」即不能當天送到，或遲一日至二日。詢之，則云上海班機本來晨七八點鐘即起飛，至台灣不過十一點鐘，趕快以紙版（上海寄紙版來）澆鉛印出，下午即可送達。今上海班機，須下午三時起飛，至台灣天已垂暮，即加緊印出，亦不及送達各定戶了。

聞西安已為共軍所佔領，九江亦已不保。

五日二十二日

炎暑加甚，中午無風，華氏至九十六度。

從昨日起，上海與台灣，民間交通已斷絕。因龍華飛機場受威脅，聞已炮彈墜落。中央、中國航空公司之飛機及大部人員，盡行撤退，班機即告停航。

又，二十日抵基隆之中興輪及民衆輪，均宣布不駛回上海。

聯合社上海廿一日電：今日的上海空中運輸已割斷，海路亦受威脅，隔黃浦江的東岸與北岸，均在大火焚燒中，共軍正在該方面進攻。在上海市中心以北八英里之美孚火油站，至少已有一個油塔在焚燒中。美孚的火，可能蔓延至其他油塔，可能延及鄰近的德士古油塔。據稱：共軍已滲入該地，國軍正在堵截，致引起大火。浦東大火，昨宵終夜未熄，有一時候，可見浦東的火頭，達廿七處之多。

聞久居中山醫院的顏惠慶，已被推為臨時救濟會名譽主席。據談：係由紅十字會、天主教會、基督教會、青年會、兒童福利會、佛教會等慈善機關所發起，頗具巨大的權力。對此救濟機構，同情與關懷者，頗不乏其人云。

五月二十五日

上午天頗晴朗，下午雷聲殷殷，作傾盆大雨，熱度自華氏九六退至七四。

前兩日未寫日記，上海報已不能來，此間的報，總是說國軍如何的勝利，西報亦不轉載，所登信

息，大都均靠不住。

今天夜間，試收上海廣播，忽然各電台，全轉播北平新華電台的廣播，全是人民解放軍云云。因知上海已為共軍接收了。但何以如此之快？一則，以前之進展，報紙不登，大家無從知道；二則此次或為和平的佔領，因黃浦渡江，甚為容易也。

新華社廣播云：京滬路已由南京直通至崑山。又云：京滬路綫各處，自南京至蘇州各工廠均已開工。（無錫工廠最多。）

得香港友人書：「廣州局面轉緊後，港地近來幣制大跌，富豪均拋出港幣，扒進美鈔，致港幣由五元餘對美元直跌至八元。但奇怪者，一般物價，並不有鉅大波動。港地人心尚安，一般人的看法，認為英國人老謀深算，不會引起戰爭。……」

五月二十六日

天晴，又復轉熱，台北天氣，時常幻變。

路透社上海廿五日電：今日下午，蘇州河以南，完全為共軍佔領，惟通往虹口之橋樑，則仍在作戰中，此為國軍掩護其留餘部隊的撤退。蘇州河以南，一切平靜，外僑依照其領館之指示，仍留居室內，街頭共軍，似甚疲憊，但絕不擾民，有坐於人家階前休息的，或與路上人談天，以遣困倦。外商公共事業，間有恢復。「大美晚報」，則未出版。上海美僑所辦之惟一廣播台，亦正待部署而停播。

又云：今晨共軍一支，已和平接收現外灘之舊法租界。共軍現已控制整個外灘區，自舊法租界至蘇州河。

又云：國軍於市北之蘇州河橋，建築工事，因其於後方部隊，尙未撤盡。政府及國民黨高級職員，即於夜間乘飛機離去，飛機已在此等待數日矣。但市長陳良及警察局長毛森，據說仍在此。

台幣調整，以一元對金圓券二千元。（按：此種調整，毫無關係，以金圓券已不值一文了，凡共軍佔領的區域，早已改用人民券。未被佔領的區域，人家也不用金圓券。大交易則以金條、美鈔為計值，小交易則以銀元為計值，金圓券不敢留在身邊，只要過一夜，便貶值不少了。）

五月二十七日

上午晴熱，下午大雨，似轉北風。

台灣物價增長，米價每百斤一百七十萬元。肉每斤七萬五千元，其餘貨物，亦狂漲不已。

台灣銀行代理國庫，代替中央銀行管理外匯。政院授權台灣省政府，清理剩餘物質。

閻錫山、于右任、陳立夫、吳鐵城、朱家驊五人於昨日飛來台灣，不知他們所商何事也。

路透社上海廿六日電：「國軍仍在通達虹口的橋頭，從事掩護後衛之戰。外白渡橋雙方，步槍、機關槍，互相射擊，亦有迫擊炮，使若干地區交通斷絕，外灘之電信局，亦在其內。據傳：國軍於外白渡橋頭十七層的百老匯大廈，放射機槍。郵政總局亦為國軍作為據點。」又云：「今日上海街頭，已有共軍佈崗。」

聯合社上海廿六日電：「上海英文日報有出刊者，所登消息，即來自聯合社，及其他外國新聞社。美國所有之商用電台，昨日一度關閉，現已恢復。」中文報有一新報出現，現名為「人民日報」祇載共方消息。其他中文日報，包括中國報紙銷數最多的「新聞報」在內，亦一律只載共方新聞社之消

息。

五月二十八日

上午天晴，下午天陰，今日氣候較涼。

聯合社上海廿七日電：「蘇州河之戰，國軍最強據點的郵政局，守軍來不及掛白旗，這座大廈，已被白炮的炮彈擊中，房屋破壞得很厲害，人員亦有死傷。英、美、蘇三國領事館，都中有子彈，但損失不重。共方統治上海的新聞政策，不久當可宣布。同時，外國通訊社已獲得允許，繼續以新聞稿供給上海報紙。在此時間，留滬外國報社及外國廣播通信員十六人仍可繼續自由地向海外拍發電報，他們的活動，未受限制。電報局宣稱：上海與南京、北平間電報已通，上海與廣州、台灣間，則電報未通。」

按，此間在收音機中，常聽得滬台通話，恐國方另有通話機關。又今日有人收聽上海播音，報告上海已全部解放，并說國方有陸軍及海軍一部份投降。

五月二十九日

天氣陰晴不定，在烈日之下，往往洒幾點雨，此間漸近雨季矣。

湯恩伯已走了，忽然發一篇告滬同胞書，用飛機散發。大意是說：「上海撤守，純為顧慮全市區之民命及財產，並非是戰爭失敗。」上海人的意思，以為走則走了，還要放這臭屁做什麼？

谷正綱、方治、陳良、陳保泰、陶一珊、這一批國民黨要人，今日都逃到台灣來。

法新社上海廿八日電：「上海已成立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為第三野戰軍司令員陳毅，副主任為粟裕，當日軍事佔領時期，委員會為最高權力機構。」

今日委員會布告：金圓券可用至六月十五日止，一切價值，均以人民券為標準，人民得拒收金圓券。人民銀行自五月三十日起，兌換人民券。又聞：暫定人民券一元，兌金圓券十萬元。上海一切物價，必須依照公布之兌換率，折合人民券計算，不得因金圓券貶值，而提高物價。以後不得再以黃金、白銀、外幣為基礎。銀行帳目，亦均以人民券計數。

又聞京滬鐵路，自南京至上海，已全部通車，與中外輪船公司及航空公司，保持接觸，俾早日接觸恢復上海交通。聞美國各輪船及航空公司，均在設法早日復航。

上海郵政局宣佈：接受寄往解放區的郵件。但稱未行公告以前，暫不接受寄往國外之航空與普通郵件。」

六月一日

天晴而熱，賴中午有風，得少舒適。

今日為舊曆端午日，在台灣亦為一節日，有吃粽子，放鞭炮風尚。

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兩日均未記。近日台灣與上海郵信不通，上海報亦無從寄來。無綫電雖仍可通，報紙上消息不載。

何應欽辭行政院長職，照准。李宗仁提居正為行政院長，未獲立法院通過，聞將再提出，或提朱家驊，未定。

北平將成為中共的首都，因發號施令以及其他各政黨的聯合所在地，均在北平。

共軍取消政府方面的一切郵票及印花稅票，發行新郵票紀念共軍之佔領京滬兩地。新郵票印有京滬兩地的地圖。

外國輪船公司仍圍在上海復航，已與共方接洽。國際航空公司之負責人，今日開會，討論如何與共方取得聯絡。

上海蘇聯領事館已閉門，塔斯社通信稿也不出了。

上海淞滬警備司令已成立，由宋士良（譯音）任司令員。以上均為台灣各報所載的。

今日在上海跑馬廳開人民大會，不下數萬人，各首要均有演說。自六月一日始，上海改照北平時間（即鐘點撥遲一小時）。

成立上海人民電台播音，各私家電台亦有轉播者，有兒童歌唱隊，其歌詞為「歡迎人民解放軍」及「解放歌」等。亦有紹興戲，申曲等，皆有新歌詞。

會場上大呼口號，有一口號曰：「要打到廣東、台灣。」以上從上海廣播發出的。

六月三日

昨日天氣晴熱，今日下午，雷聲隆隆，但至夜未雨。

何應欽辭職後，聞又已提出了閻錫山，據說，閻或可在立法院通過，但此種倒幕時期的行政院長

，任何人都不高興幹。

閻錫山的母親，最近在台灣故世，聞已來台奔喪。居正偕其夫人，也到台灣來了。

中央社廣州二日電：「外交部情報司長時昭瀛，二日在行政院新聞處記者招待會中，答覆記者詢問說：大部分國家，包括英、美、蘇、印，主張將來中共成立全國政府時，予以承認，問：中國政府將採何種態度？答以中國政府對於此項問題，正在縝密注意中。」按，如此重要的新聞，而乃出於中央社自己發表，真是太不「縝密」了。

共產黨所組織的人民政府，改用鐮刀與斧的紅旗，有人以此討論。按自辛亥革命以後，本為五色國旗，國民政府成立時，亦廢止五色旗而改用青天白日滿地紅之旗，自民國成立以來，至此國旗已三易矣。

人民政府關於用人行政，均不用命令，僅用通告，彼謂命令似有居高臨下之勢。通告有由彼中央發出的，也有地方發出的。

共方每日廣播中，頗注意於工廠，常報告工廠的開工日期與其成績。其次則為交通。已次第設了許多委員會。

六月五日

昨日有陣雨，旋即停止，今日亦乍雨乍晴，一雨即涼，一晴即暖。

閻錫山組閣已通過，聞部會閣員正分別遴選。惟閻仍在台灣，大約不日即赴廣州。

青島自美軍撤退以後，國軍亦於三日拂曉全部撤退，從此山東全省，均為共方所有矣。

上海消息：過去兩日內，已有百餘中國人民向荷輪「芝巴德號」的渣華輪船公司，訂購赴香港船票。該輪定於四日下午駛抵上海，將為共軍佔領上海後，駛入上海之第一艘外輪。該公司發言人云，上海共軍軍管會，已核准該公司接受中國人民可以訂購船票。

本市消息：此間有關航政機關首長，與交通處長陳清文，會商關於外輪經共區到本省港口裝卸貨物，應如何處理？結果，決定凡由共區駛來本省之外籍商輪，可准靠岸裝卸。惟由本省港口駛往共區外輪，則一律不簽發航行證。

上海播音：關於處理外幣條例公布，仍頗注重於中國銀行。

以前國家銀行之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行，惟中國銀行仍存在，此外三行俱沒收。加添「人民銀行」為國家銀行。

六月七日

昨日天晴，惟下午曾經有陣雨。今日午間大風，至夜乃止。

閻錫山組閣，稱之為「戰時內閣」，恐一時間甚難湊合。人家組閣，在四十八小時內，或七十二小時內組成，他恐有些難產，一星期內，不知能否組成？現在國民黨又到了日暮途窮，本欲何應欽支持下去，何已堅辭。宋子文已出國至法，現孫科也已去了巴黎，傅吳鐵城、陳立夫，亦預備出國。

合衆社五日上海電：中共規定任何人持有外幣，均須繳存中國銀行照新管理外匯辦法辦理。若干外僑方面，認為新管理外匯辦法，合乎實際。特別是繳存收據，能在公開市場變賣一節，外來旅客的外幣，應兌給或存入中國銀行，離華時可請求發還。

又云：軍管會公布中外商船來滬規則，嚴禁船長、水手、機工、及駕駛員走私，並帶違禁物品。國內船公司，請求貸款，修理船隻，恢復航行。

美聯社上海電：「在市内各處共掘出屍骸二百具，其中有學生、教授、工人、警察、及銀行家等。」

香港太古公司「盛京」輪，於五日自港開滬，載有五百多位上海客，急急回去。聞往旅行社及該公司登記者，至少有二千餘人，現在僅去了四分之一，但已超過了「盛京」輪向來搭客的一倍。船客中，在大艙中者，佔百分之六十，乘頭等艙及房艙者，一百六七十人，有許多是文化新聞工作者。旅客中，有上海聞人徐朗西，五金業巨子虞兆興等。

六月十日

連日天雨，此間已入雨季時期矣。天氣亦低至華氏八十度內。

閻錫山組閣，至今日尙無眉目，已一週矣。又聞政府有再遷重慶之說，據說，只是逃來逃去，閻錫山不贊成。李宗仁則以白崇禧為智囊，頻召他來商量。頗聞李與閻，意見亦不甚和協。

江西與湖南戰事，此間無真確消息，人家亦不大注意。北平與上海廣播，雖每日有一二條前綫報告，亦不大注重。大概共方以北平與上海既得手後，須安排一切，戰事展緩矣。

昨日路透社載：國軍派船封鎖吳淞港口，密布水雷。又說：共方因恐國軍真布水雷，即封鎖了長江口。但今日報紙未見實在消息。惟香港九日電：荷輪「芝巴德」號已於今日開到，此為共軍佔領上海後第一條船，載來華籍旅客三百四十七人，並無外籍旅客，因中共管制外籍旅客辦法，尙未頒布。

乘客稱，中共當局，對彼等離滬原因，詢問甚詳，恐有國方要員在內。」

合衆社上海十日電：「龍華飛機場某一中國職員稱，他於今日下午，見飛機一架，在機場上空飛翔。旋彼聽見炸彈爆炸聲，機關槍掃射聲，與地面上的高射炮聲，但機場未被破壞，飛機亦不久即行離去。」路透社則云，國軍投彈，在龍華機場附近。

國民黨開除楊虎黨籍，說是：「與民主同盟等反動分子等聯名發表聲明，歌頌共口，詆毀本黨。」

六月十二日

連日皆雨，偶或放晴，不轉瞬即為濃雲遮住矣。

閻錫山閣員已發表，錄如下：

行政院副院長

朱家驊

內政部長

李漢魂

外交部長

胡適

國防部長

(閻自兼)

財政部長

徐堪

經濟部長

劉航琛

教育部長

杭立武

交通部長

端木傑

司法行政部長

張知本

蒙藏委員會委員長

關吉玉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戴愧生

秘書長

賈景德

政務委員

張羣

吳鐵城

陳立夫

徐永昌

黃少谷

萬鴻圖（青年黨）

王師曾（民社黨）

按，胡適在美國，恐尙未知其事，亦未得其事先同意，將又蹈傅秉常之覆轍。但傅尙回國一次，胡則在此時期，未必回國也。

有人從香港來，他說：有人約他至上海，為貿易事，惟聞近日吳淞口外布水雷，港滬交通暫斷。因聞共方無掃雷艦，暫時停航。但不走上海，則走天津，每一星期，常有二船往來香港天津間，做進出口生意者，都往來港津間，因北方出口貨多，而上海則甚少。「盛京」輪自港開上海，華人均登陸，外人則除婦孺有家眷在滬外，餘均原船帶回。因言外僑管理事，尙未議定云云。實則因外交上尙未承認，亦是一義也。

六月十三日

天又時雨時晴，夜中雷聲殷殷，驚人睡夢。

偶寫小詩兩首，均台灣名產物也。

拖鞋蘭 拋却鳳鞋白足妍，曳雲躡雨若飛仙。莫驚入室芝蘭臭，贈與卿家榻榻眠。（台灣有各

種異草奇花，有一種花，形似拖鞋，而五色繽紛，他們名之曰拖鞋蘭。

相思炭 難期槁木作春回，爐火深紅映玉腮。莫道相思如熾炭，相思寸寸竟成灰。（台灣有一種樹，名曰相思樹，兩樹隔溪種之，枝葉會糾結相接。台人以相思樹燒成炭，最耐火。）

路透社上海電：「上海商人投機者甚多，約有五六千男女學生們分成小隊，往市內各區向羣衆演說投機之罪惡。並勸彼等，不作銀圓販子。同時軍警會同大捕銀圓販子，及金鈔黑市商人，但彼等在聆訓之後，多已釋放。今日在外灘人民銀行（前中國銀行）門前，數千人排隊候兌換美金或銀元。又云，工廠雖想努力開工，但原料不夠，因為上海所有物資金銀等，均為政府搬空，上海只剩有一空壳了。」

六月十四日

天氣潮熱，大似江南黃梅時節。

路透社十三日紐約電：「據若干在滬已有數十年經驗的商人稱，除非外國對中共給以援助，或借款，否則上海將遭遇嚴重危機。此輩商人感覺，外國在華商業之成功與否，須賴中共現代化幣制政策之能否成功而定。彼等認為上海之主要問題，在於獨得足夠之金錢，使工廠能開工，數百萬市民，有工可做。現行銀行庫藏空虛，上海工廠極缺原料。即國產原料，亦離上海甚遠，國軍將海船全部搬走矣。」按，說來說去，總想共產黨向外國借款，他們又可以霸佔上海了，正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趁火打劫之心，灼然可見。

香港訊：聞上海已有一千多人被捕，其中以曾為特務工作之人佔多數。「申報」之接收者為惴逸

羣，編輯部人物，大半為「華商報」舊人（按：華商報本為香港出版物）。據聞：「申報」一部份機器，已押遷去華北。此次「盛京」輪抵滬，即有大部份親共文化人前往。

香港太古輪船上的一位英國人，他說：「要抵制中共與蘇聯貿易，譬如售與蘇聯六角的，我們情願出八角收買」云云。

寄易君左小品文數則，登在他的「新希望」雜誌的「台灣詩情」中。君左是詩人，我只是打油而已。

六月十六日

昨日天晴，甚為炎熱，今日又下雨矣。

台灣幣制改革，發行新台幣，（一）舊台幣四萬元，可易新台幣一元。（二）新台幣五元，折合美金一元。（三）新台幣發行總額為二億元，折合美金為四千萬元。（四）新台幣票面，分一元、五元、十元、百元四種。輔幣票面，分一分、五分、一角、五角四種。（五）在本年年底以內，舊台幣可無限制的兌換新幣。

據云：此次中央撥黃金八十萬兩，以充台灣改革幣制基金。並交與台灣省政府十餘萬噸物資。再規定新台幣五元折合美金一元（即舊台幣二十萬元），現在時價，則二十三萬左右，方可購美金一元。

香港電稱：港滬航運的恢復雖尙有待，但昨獲滬方來電云，現在上海各英美公司，為求儘速復航，已設法協助滬航務當局，進行長江口掃雷工作。又聞：太古、渣甸、渣華等公司，均預料快能復航

，故多計劃派船駛滬，並已由共方允許裝貨。港滬空運問題，聞上海方面四家航空公司，已協助當局修理龍華機場，日內將可使用。但問題則在上海當局，考慮對外商航空事業之管理方法。有人認為一週間亦可恢復。

六月十八日

昨日上午天晴，下午即雨。今日亦乍雨乍晴。

美聯社十七日上海電：「兩艘臨時改裝的掃雷艇，於十六日晚報告謂：長江口似無水雷。按共方治下之上海，恐國民黨方面，在港口佈水雷，自九日以來，船隻停頓，現將即日恢復。」

路透社十七日上海電：「長江口傳稱布雷事，經三位專家調查證明並無其事。此三人為英人蘇德布雷，美人斯密司，及華人王某。乘坐小艇，携有簡陋器械，赴可疑之區掃雷，但並未遇見水雷，倘有水雷，則已十分危險矣。」

北平廣播：共方臨時管理對外貿易的辦法，現已實施。按照條例，外人願意與之貿易，必須領得特別執照。中國的進出口商家，亦須領取執照。

北平廣播：在瀋陽美領事館樓上，破獲一大秘密案，云是美國人勾結為日本作漢奸的人，阻碍共方發展，並為間諜事。

又北平新華社廣播：今後有廣東話廣播，亦有台灣話廣播。

園中白雄雞一頭（力康種），甚雄健，近忽萎靡不振，驗之似有病，恐其傳染，烹而食之。白雌雞有花冠的，孵出小雞六翼，二白四黑，已兩星期有餘矣，尙未知其雌雄。

六月二十日

昨今兩日，天氣陰寒，氣象台報告，有小型颱風，即將襲境，但後經轉向，不復侵台。

因英美各國輪船將駛滬，且飛機亦有復航之勢，於是政府即日發表封鎖共區佔領各港口。自閩江口北，東經一一度四〇分，北緯二六度十五分之點起，往北至遼河口東經一二二度二〇分，北緯四〇度三〇分之點止，沿海岸領海範圍以內地區，暫予關閉，嚴禁一切外籍船舶駛入。從本月廿六日零時起，對外籍船舶違反此項決定者，即予制止。至外籍船舶因違反此項決定而遭遇之任何危險，應由其自行負責。至不在政府控制之已開放口岸，亦經本月十八日決定，一律停止開放，包括永嘉、寧波、上海、天津、秦皇島在內，一切海外商運，均予停止。至各國航空公司，在上海、天津等地經營航空綫者，如繼續航行，遭遇任何危險，亦由該航空公司負責。以上各節，均經外交部分別通知各國政府轉飭遵照。

上海各西報，僅有「字林西報」一家，「大美晚報」亦不出版。

六月二十三日

颱風未過境，聞日本曾遭風災，連日天氣晴和，至晚較涼。

香港太古公司代理之英國藍烟通公司輪船「安齊西斯號」，廿一日晨，在吳淞口外，為國軍飛機所轟炸，傷四人，一為重傷，三為輕傷。重傷者為船面職員愛德華士，輕傷者為四伙馬達思爾、電氣師麥克斐爾及海員威爾生。該輪隨即向右傾側，擱於海灘上。

該輪被炸後數小時內，復有第二枚炸彈，落於上游數里之亞細亞公司油倉。其後焚燒數小時，毀火油二萬罐，及其它油類若干桶，但未傷人。（亞細亞亦英國公司，聞損失為二萬五千鎊。）

廿一日廣州路透社電：「英國大使館駐廣州代表科格希爾，對於英國商船「安齊西斯」號被炸事件，提出抗議及保留英政府有權要求賠償損失。廣州政府發言人，則云並未獲悉該輪被炸的消息。」廿二日，聞國軍飛機，向被擱淺的英輪上再炸了一次。

六月二十七日

前數日天氣總是上午晴，下午雨，似有規定者。

共方在上海頒佈「華東區國外貿易管理暫行辦法」。國外貿易管理事宜，由國外貿易管理局及其所屬機構執行之。

關於出口貿易，分出口貨物為三類。准許出口者，得由出口商自由出口。特許出口者，經申請特許出口證出口之。禁止出口者，非經特許，不准出口。進口貨物，亦分三類。准許進口者，得由進口商持進口許可證，在指定之外匯市場購買外匯進口，或自備外匯進口。特許進口者，由國營對外貿易公司申請特許進口證進口之。禁止進口者，非經特許，不得進口。

聞英國已提出第二次抗議，該抗議即提出該輪於第一次受襲後，曾第二度受到攻擊。中國政府曾向英方道歉。但該發言人並未能指出此一道歉，對第一次襲擊而發，抑或包括第二次襲擊。據英大使館駐廣州參贊科格希爾說，他曾要求中國外交部，對於「安齊西斯」之遭受第二次襲擊事件，予以解釋。

七月一日

一連數日，均是忽晴忽雨之天，今日下午又大雨。

為封閉共區各海港口事，英、美兩國，均不贊成。美已有照會致廣州政府，見諸各報，聞英國照會，更為強硬，尚未披露。傳英國已有軍艦開往長江口外，保護商船。各商對此認為一種不愉快的事件。

報載：中共於上月十九日，向全世界廣播，表示「願與世界任何國家，即可建立外交與通商關係，只要與國民政府斷絕往來」云云。英國表示願意與中國任何執政大黨，建立最友善關係。美國參院亦有人主張：「承認中共並不即表示承認該政權之意。」因此上月二十日政院會議，決定廿六日起，關閉自閩江口至遼河口沿海岸領海範圍以內的地區及海口。

報載：上月廿九日，飛機又往炸上海北火車站及閘北，據中央社說，死傷約五百餘人。外國通訊社說，死傷約百人。又云，至少有二人被炸死。飛機共去有六架。

上海軍管會宣稱：在舉行全市搜查中，逮捕國民黨地下工作六百四十五人，並獲有電台一處，步槍及短槍二十支。聞該地下工作司令部設於楊樹浦。

七月三日

昨日上午天晴，下午似又將雨，乃僅作陰雲四合，今日亦如此。

今為星期日，上午有客來訪，乃老友鄭丹輔之弟綬卿，有二十餘年未見面，今亦五十歲矣（丹輔

已五十四，從前與畢倚虹同在中國公學肄業者。他說：有一子，在同濟大學讀書，忽告失蹤，大約已投共矣。丹輔本在福建省銀行，今始回杭州，現已在共區中家居。綬卿在當日同游中年最少者，當時有畢幾庵、李冀侯、金壽丞等，均已故世，回首前塵，幾同一夢。

綬卿說：有許多名人都投往北方，聞翁文灝亦去北京矣。

廣州發布改革幣制，以銀元為本位，先發行銀元兌換券，每一銀元券，可兌金圓券五億元。兩月內收回金圓券。新幣的票面，分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百元。又發輔幣為一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五種。銀元與黃金外幣之比率，按照中央銀行逐日之牌價計算。銀元券與台幣的兌換率，亦將有規定。各省自行發行的地方券或大洋券，其票面在一元以下者仍准流通。一般的評論，問他能否立即兌現嗎？若能立即兌現，或可支持，否則仍蹈金圓券的覆轍，不過將金圓券降級為銀圓券耳。有人說：能兌現也不成。兌現以後，可以將白銀完全搶光，這種幣制可行得嗎？

上海各學校，已添設新民主主義、馬列主義等課程，至外國語的教學情形，則不予變更。
傳英艦「紫水晶」號，將駛出長江，由英艦保護，航向香港。

七月五日

昨今兩日，下午未雨，亦未作雲，日間雖酷熱，夜來仍可蓋被。

聞政府方面，空軍連日出發，往共區轟炸。上海已炸過三次，惟擲彈均在郊區。據云：真如之國際電台，已在被燬，使共方不能與國外通話。然今日仍收到北京新華廣播電台報告新聞。

空軍廣播報告：「飛機往炸戚墅堰機廠，已炸毀其百分之六十。」（按：戚墅堰在無錫與常州之間

，最初設立電氣廠，為德國商人承辦。始欲在蘇州覓空地建築，蘇州紳士不答應，說我們的空地都要種田，不要外國人來造電氣廠，於是在這無錫與常州鐵路交界之間，選了戚墅堰。後來又以電氣廠改為滬寧路上的機車製造廠。這次言炸毀百分之六十，未免擴大報告。」

又說：往炸閩北，在南平、建甌，獲有重大戰果，然則南平、建甌，亦已在共軍手中矣。

路透社上海電：「此間進出口業公會，今日向當局有所建議，在航運斷絕時期，儘速恢復港滬空運，亦為建議之一。並說有本來在上海的實業家，正計劃自港返滬。」

倫敦五日廣播：共產國際情報局屬下國家，甚盼與中共控制區成立一長期性貿易關係。

聞捷克商務代表團，甫自中國共區返國。又，匈牙利當局，亦將派同樣性質的代表團赴華。（按：捷克之出產，軍火器械甚精良，其它則玻璃器具及皮鞋等，捷克之最大皮鞋店為「拔佳」，全世界都有分店，上海的時髦女子，都要穿捷克的拔佳皮鞋。）

七月七日

兩日來均天晴，中午烈日當空，華氏表至九十六度。

今日為七七紀念日，十二年前，日本侵襲我國開戰之日也。

上海對於七七紀念日，有大規模之慶祝，動員十萬人，以工業中人士佔多數。此間寂然無聞。

廣州財政部，擬統一銀元，將新舊銀元，不管成色如何，同一價值。這種愚蠢的思想，不知誰想出來？但聞銀元券發出後，仍未兌現，究竟銀元鑄有多少？何日可以兌現？兌現後情況如何？未經披露，無從知道。

上海人民銀行，不營商用的外匯交易，但海外華僑匯與國內家屬之匯款，則予以接受，但亦限於小數目。航業界稱：渠等不知該項外匯，何以停止通匯。

在東京裁員聲中，日本共產黨發動大規模運動。其時正由蘇聯遣送之日俘，回歸本國。當蘇聯留住日俘的時候，美國佔領日本的當局，大吵有若干萬日俘。蘇聯不肯放歸。今蘇聯僅放歸少數之日俘，孰知此輩日俘回國後，即投身日本共產黨，從事活動。將鐵路局長下山綁架失踪，列車交通，頻被破壞，使麥克阿瑟大傷腦筋。麥帥不得已，宣布日共為非法。

七月九日

昨日天熱至華氏九十八度，汗出如瀉，今日畧涼。

報載：上海七七紀念周，有盛大的遊行。美國副領事歐利文，駕吉普車欲衝過其行列，為警察阻止，並遭逮捕，押往警局。不料又打翻一瓶墨水（按：此語費解，美報所言，想是他以墨水瓶擲人）。又被警察拘送監獄（後又言僅拘於警察局），其夫人亦難謀面。「解放日報」說：歐氏極端無理，推翻警局桌上之物品，損壞警員之手錶與鋼筆。並說：歐氏被捕，乃為違犯交通規則。

合衆社八日電：「美國務院，頃已訓令南京美大使館及北平美總領事館，向中共適當之最高當局，立即抗議上海美副領事歐利文之被捕、拘留及虐待。但美國務院不擬提出正式抗議，因美國尚未承認中共政權。」

日本鐵路局長下山，已發現被輾斃於常盤路早瀨川陸橋下軌道上，軀體分割。究竟是自殺，或是被殺，報紙上尚未說明。據警視廳鑑識課長說，死者似係被用催眠藥或醉後臥於軌道上，在沒有抵抗

的狀態上被碾過。又見屍體完全四分五裂，而流血量奇少，似在火車未碾過已死者。且其人並未因裁員事而感到苦悶，不信彼係自殺，而被殺嫌疑極重大。這是鐵道裁員，局長被殺而牽涉日俘的一件事。

聞日本與中共開始通商，首次以中國鹽四萬噸供應日本，本月五日已抵門司港，餘亦陸續抵日。聞盟總第二次已批准，將由香港採取多邊易貨方式，以花生仁一萬噸輸於日本，又將輸出大豆五萬噸。共方所需要者，為火車車廂、鋼絲、漁船、水產、鋼鐵等等，香港則輸給共方以白報紙與汽油。

此間「工商日報」載：馬寅初、黃炎培、陳叔通等均已至上海。所謂政協人員有八十一人。馬寅初謂上海經濟有好現象。

七月十一日

昨日下午，小雨即止，聞基隆、淡水處有大雨，今日下午，亦有一次大雨。本由氣象台報告，將有颱風掠台南過境，但今已解除警報，未見颱風來臨。

蔣介石於十日上午，飛往菲律賓馬尼拉之碧瑤（蔣本在台北，其住址未宣布），與菲總統季里諾會晤。聞將組織太平洋會議，號召遠東各國加入。並成立一東亞反共聯盟，將向澳洲、紐西蘭、印度、緬甸、泰國、越南及朝鮮，發出邀請書。聞南韓總統李承晚，已允參加。隨蔣同往者，有王世杰、吳國楨、黃少谷、張其昀、俞濟時、沈昌煥等約有十餘人。美國對於此事，在表面上並不參加，亦不干涉。日本在美國佔領下，更無主權。

據中央社稱：議程中尚有中菲兩國間之經濟合作問題。此外一議題未公佈，云與菲律賓收容中國

政府人士有關，因已有中國政府官員多人，請求入境。

中央社轉載合衆社有一條花邊新聞云：季里諾與蔣氏閒談時，曾問蔣：「是否喜玩撲克牌？」並笑稱：「余希望能贏得少許中國錢。」蔣氏答稱：「已四十年不玩此物矣。」

聯合社米蘭電：「世界職工聯盟執行委員會，將於本年十一月在北平會議。此次大會之發言人為會長戴利都維奧（意大利人）、副會長哥士尼特索夫（蘇聯人）、副會長都萊達諾（墨西哥人）、秘書長賽朗（法蘭西人）。」

七月十三日

昨日上午天晴，下午陣雨；今日上午天晴，下午欲雨未雨。

至東門郵政局寄信，說是郵票已售完了，信不能寄。原來現在的郵票，本在票面上註明幾角幾分的，此刻則在票上印出一行紅字，改為幾千幾百元，無須等待總局發下。又國內航空平信，本規定為舊台幣九千元，該郵局堅稱要九千二百元。二百台幣，已為最小數（百元已不通用），然却添麻煩，問其理由，又不肯說，乃至幸町代辦處寄出，則仍為九千元。

按，台灣這種郵政小分局與代辦處，頗多家庭式的，不過三數人，老婆亦為局員，兒子即是郵差，恐襲日本之舊也。

蔣介石自菲返台，謂次一步驟即為促進遠東各國的反共計劃。又云：將於日內飛廣州，主持國民黨非常委員會。蔣於離菲前，曾宴請菲總統及菲重要高級官員，並舉杯敬酒。

太平洋聯盟，恐結合不起來，除中菲兩國外，僅有南韓加入，美英及印度，均不贊成。或云，美

暗中幫助，亦未能確定，坐觀形勢而已。此外幾個破落戶的小國，幹得出什麼事來！

此間高雄海軍發表消息，中國海軍艦隊突擊象山、鎮海，佔領要地云云，此種消息，恐為報銷地步。至多向那裏開幾個炮，嚇嚇寧波人而已。

上海軍管會，勒令「羅賓漢」及「飛報」兩家小型報停刊，謂其載黑色新聞，及有利於國民黨特務之消息。

「解放日報」謂：「帝國主義之喉舌，合衆社、美聯社，常發送歪曲之消息，已不為人民所喜愛」云云。

七月十五日

昨今兩日下午，均作勢欲雨而未成。

昨日蔣介石至廣州，開非常委員會。非常委員為蔣介石、李宗仁、閻錫山、孫科、何應欽、張羣、陳立夫、吳鐵城、朱家驊、居正、于右任、吳忠信等。聞蔣不為主席，擬推李宗仁。

美國將發表一種白皮書，記載歷年來的中美關係。據說：白皮書中將述及：（一）公布關於抵制中國共產主義失敗的文件。（二）就共產黨目前成功的事實，提出新的處理中國及遠東問題的政策。這項文件，將包括長久保持秘密的魏德邁將軍的報告。有人猜測反共失敗的損失，將歸過於中國政府。魏德邁報告不知如何？有謂曾給予中國大量援助，有謂對於蔣氏左右某些人作苛刻的批評。路透社則說，美國對華白皮書，將不表示未來政策，但述評已往的紀錄。

中菲的太平洋聯盟，無大進展，即遠東各國，亦響應者甚少。

聞大陸各處水災甚嚴重。上海「解放日報」載：蘇北淹地十六萬畝，共方已動員一切可資利用人力，參加疏濬，並開掘向海水道。南京方面，有四百人搶修南京近郊浦口與浦鎮工程。

合衆社上海電云：「上海節約運動，實行吃節約菜，節約使用燃料水電。禁止私人汽車；電扇、電梯、冷氣，亦予限制。各大銀行開會，放棄官僚式形態。市長陳毅，僅吃三級餐。（按：一級餐，兩菜一湯。二級餐，一菜一湯。三級餐，一菜無湯。）」

英、美僑商之在上海者，至此只好整裝回國，以無生意可做也。

七月十七日

昨今兩日，均在炎暑，華氏九十六度。

台灣民俗，仍崇尚迷信，明後日為他們節日（明日為舊曆六月廿三，係火神誕；後日廿四，係雷祖誕，均為吃素燒香日子。在內地固風行，却不知台灣亦然）。其下女等都要回家，他們稱之為「拜」，其時亦已在早稻收割時期了。

中共當局命令上海駐華美國新聞處云：「貴處為貴國政府機關之一，在中國與美國尚無正式外交關係時，所有貴處之宣傳行動，包括發布新聞、圖書館、音樂會、電影及一切其他行動，自即日起，應停止活動」云云。按，美國新聞處除上海外，尚有瀋陽、北平、天津、南京、及漢口，皆已停止活動。

英國新聞處，亦已令關閉，與美國相同。法國在上海，並無新聞處。蘇聯的塔斯社分社，早已自動撤銷。

中共新華社廣播：將召開全國新聞會議，出席者包括報紙、通訊社、廣播電台、雜誌及新聞電影代表，並將邀請國外代表及國民黨區內代表參加。

又訊：北平新聞記者頃會議，決定申請加入國際新聞記者組織大會。並已派定代表參加九月間之組織大會。

報載：自沙市失陷後，云宜昌爭奪戰，正在激烈中，恐宜昌不久即失。窺共軍之意，似有奪取重慶，關閉川中門戶之勢。

香港當局，扣留了中國政府一千六百挺機關槍，聞此項機關槍，為前廣東省主席宋子文所購者。

七月十九日

昨今兩日均天晴，多日不雨矣。

蔣介石仍在廣州，云將改組國民黨，不知如何改組法？又云，不久即往重慶一行。聞在台灣將設辦公廳，主任秘書為黃少谷，下設數組，黨政組谷正綱，外交組王世杰，財政組俞鴻鈞，軍事組王東原，秘書張其昀。

陳誠為軍政長官公署長官（仍兼台灣省主席），包括江蘇、浙江、福建、台灣四省，公署轄區不包海南島。月內或將正式成立，湯恩伯、林蔚，將分任副長官。

宜昌已失去。中央社長沙十八日電：「宜昌守軍，連日展開激烈巷戰，敵我傷亡，均極慘重，乃於十七日之拂曉，安全撤退宜昌。」

路透社廣州電：「共軍正向粵漢路之長沙、株州及衡陽外圍，分三路進攻。此間消息靈通方面，

認為共軍或將繞過長沙，先攻衡陽，俾與白崇禧之軍隊接戰。又香港消息：華南共方組織兩個獨立縱隊。據云，共軍在華南共有六個縱隊，計二十萬人。」

七月二十一日

昨日下午有小雨，漸露陽光，今日報載有颱風過東南方，至菲律賓，在夜間發作。結果並未有風。

香港報現在不能來台灣，本地報紙，對於中共區之消息，不甚登載。偶有英、美通訊社傳出消息，也都從新做過。

俞大維的母親曾廣珊在香港逝世。按：曾廣珊為曾國藩的孫女，曾紀鴻之女。（紀鴻為國藩次子）廣珊有三子三女，長子即大維，次子大紱（北大農學院院長），三子大綱（招商局經理），長女大縝（北大英文教授），次女大綱（現在香港，聞其演話劇有天才），三女大綵，（台大校長傅斯年之夫人）。在北大之一子一女，聞仍在北平，現為共區中之天津市長黃敬（改易姓名），實乃大紱之子也。

再者，俞大維一班兄弟姊妹，乃俞明震之子女，此間報紙登載為俞明頤之子女，實訛，故記之如上。

湘戰事全面展開，共軍窺株州，圍困長沙，茶陵激戰，衡陽在戒嚴中。按共軍自取得京滬後，對於南進，似頗遲緩，有兩月餘矣。想在計劃，今又進攻。聯合社云，國共雙方之湖南爭奪戰，日昨已趨緊張，此次戰鬥，可能決定華南之命運。

七月二十四日

連日暄熱，偶作小雨，一瞬即止。

前日報載有颱風過境，居民即作警戒，曾襲擊沖繩島，死一美國人，不知是否誑語？

蔣介石至廈門，今日即返台，云即將飛重慶。

聞白崇禧自長沙至衡陽，部署軍事。長沙現由著名之四平街守將陳明仁代理湘主席，及第一兵團司令身份，坐鎮長沙。按：湘主席本為程潛（頌雲），但程不知何處去？報上竟一字不提，殊為奇異。

合衆社電稱：國共兩軍，已於長沙郊外五英里內，互相角逐，一般預料為決定性之一戰。共軍並正企圖同時包圍長沙及衡陽，共軍兵力，其勢甚盛，以劉伯承軍等為主力。

路透社電載：「西藏確已發生反抗宗主國中國之叛變，領導者為西藏國務院中之人物，蒙藏委員長關吉玉，已承認在西藏政局中，業已發生變化。」

七月二十七日

前昨兩日天晴，氣溫九十六度，今日，下雨，天氣驟涼。

上海於二十五日有颱風甚烈，死十九人。閩北塌屋一所，死十四人，其餘五人，皆為觸電而死。此次巨風，為一九一五年七月廿八日後之最烈者。聞上海各街路的積水，有六吋深者，亦有至四吋深者，所植之樹，有被風吹倒，連根拔起的。街道上散置車輛，司機皆涉水回家。是日學校停課、工廠

停工、電車與公共汽車均停駛，來往上海的鐵路交通，亦均停止。

共軍已佔領長沙南方二十五哩之株州。長沙與衡陽之鐵路交通，已遭切斷，廣州北開之火車，僅通衡陽。長沙東郊三哩之遙，已發生戰鬥，城中可聞清晰之炮聲，長沙城門，業已關閉。又，位於長沙西北方二百里之宜昌共軍，現已至宜昌西四十哩之秭歸，其目的擬在該處渡江。

今日李宗仁飛來台灣，蔣介石親至機場迎接，未知有何協商。有人謂：閻老西之做法，蔣、李皆不滿意，今日政府成為三角式的。又有人說，如衡陽一失，廣州吃緊，究竟遷都再遷向何處？有許多人都躲在台灣，視台灣為一安樂土了。

白崇禧早已不願打，讓出漢口後，讓出長沙，不久當即讓出衡陽，回到廣西去。
今日為英國劇作家蕭伯納九十三歲生日，文藝家多長壽。

七月二十九日

昨日天氣甚涼，僅華氏八十餘度，有潤街小雨，今又熱矣。

傳聞長沙已失，尙未證實，但聞電報聯絡已中斷矣。

共軍現已急趨淥口，將打衡陽，有云在此間將有一場大戰。白崇禧現在衡陽，能否出力一戰，尙未可知。倘衡陽一失，則由粵漢路可以直趨柳州而曲江、英德、直達廣州矣。

傳共軍退出株州，或將迂迴至衡陽之南，成一大包圍，亦未可知，或云，共軍常有此種戰畧也。
程潛已辭職，有舉為考試院代院長之說，令其即日來廣州。

李宗仁已返廣州，曾五度訪蔣介石晤談，臨行，蔣親赴飛機場送行。

合衆社二十八日電：「上海『解放日報』（由申報改組），提出指示六點如下：（一）支持南進的軍事作戰。（二）對上海市民與工廠，施行有系統的按步就班的教育，并利用大量的失業人員與游民建設蘇北受災區域。（三）改訂政策，發展城市，以便上海脫離帝國主義的經濟。（四）動員共黨黨員、工人、學生、推動農村工作，增加生產。（五）發展內陸運輸，獎勵城鄉貿易。（六）實行節約，共黨黨員，尤應身體力行。」外國觀察家認為這是企圖使上海自足，不再依賴對外貿易。

又聞上海農林局二千四百名員工中，已遣散百分之廿七。

漁業部門職員，四百五十三名，已遣散二〇二名。現擬訂一大規模計劃，在蘇北、安徽，種植稻米、棉花。

七月三十一日

天晴，酷熱，午間有風而無雨。

今日銀行掛牌，以新台幣六元（即舊台幣二十四萬元）合美鈔一元。

聯合社香港三十日電：「五艘英國商船，及二艘中國商船，已分別於廿八、廿九兩日，自港駛共軍佔領下之海港。此顯為此間船務公司第一次有組織的大規模衝破國軍封鎖之企圖。英國海軍發言人說，軍艦並未奉派護送商船，是彼等隨軍艦而出發，純為巧合而已。但航業方面人說，此等商船，隨英艦出發，俾得通過台灣海峽時，使獲得英艦護航。且英國商船，可於長江口，獲得英艦保護。」

聞有蘇聯炮艇一艘，開入長山八島，此間尚有海軍未撤。

路透社說：共區的內河航運已恢復上海、南京、漢口、天津及其他港埠間的航運，正在擴展

中。

又說：上海市政府已擬定計劃，發動當地人力與游資，以增加農村生產。廣播中，要求避亂之地主及農民，即自滬有統系的疏散至鄉村，參加糧食生產，並擬將糧食運往蘇北等處，建立新地區，解救貧瘠。

美國白皮書，云將發表，但至今尚未發表，聞在擬議中。

八月三日

前昨兩日，均為上午晴，下午雨，今日下午，又有廉纖小雨。

下午二時，至可珍處，她已遷居於重慶南路二段六巷，是內地式的新造房子，有地板，不要榻榻眠，進門無須脫鞋。共有五六間，並有抽水馬桶及浴室、洗面盆等等。自來水已有了，但電燈尚未接綫，珍囑我移居彼處，我俟其電燈綫接好後，始去。

此處鄰近植物園，這個植物園很大，因往植物園散步，所有熱帶、亞熱帶的奇花異木，都是未曾見過的，且設一茶寮，置有藤椅，可以使遊人憩坐於花間林下，於夏天乘涼最為相宜。

路透社廣州電：「共軍經湖南推進，已越過長沙，今日（三日）漸至粵桂邊界。據悉：戰事在遂川進行，距廣州二百餘哩。」

報載：共軍自蓮花間公路城市攸縣南進，該縣近贛省邊界，與粵桂兩省，均不甚遠。

美大使司徒雷登聞已飛回美國，但南京、上海等處，據說仍有聯繫機關。

英國「紫水晶」號，已自共區開出，駛至香港修理。實在是由共區釋出，乃他們聲稱自己遁走，

誇示勇敢，英國海軍，亦殊可笑！

八月五日

昨日下午有小雨，今日下午，欲雨作勢未成。

昨日此間各報發表：「湖南省主席程潛，通×叛國，明令通緝歸案，湖南省主席以陳明仁代理。」但今日，各報又發表「湖南代省主席陳明仁通×叛國，明令通緝歸案，湖南省主席以黃杰代理。」相距僅一日。

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非監察院委員會）於四日舉行。會上決定：

「（一）蔣光鼐、譚平山，參加×政府之新政協會議，永遠開除黨籍。（二）黃紹竑在香港『大公報』發表和平主張，違反中央勘亂決策，永遠開除黨籍。（三）賀耀祖、胡庶華、黃統、劉建緒、李宗理、張潛華、金紹光、陳汝舟等，在香港『文匯報』發表和平主張，違反中央決策，永遠開除黨籍。（四）程潛背黨變節，永遠開除黨籍。」

蔣介石於三日飛赴南韓，商量東亞聯盟事，將由中、菲、南韓三國聯盟起來，共同反共。美國佯為不管，暗中在示意日本的麥克阿瑟，可先為精神上之援助。

八月六日

天氣陰晴不定，中午熱度常至九十六。

美國於昨日發表白皮書，譴責國民政府及蔣介石之處甚多。中言：中國內部何以產生這種不幸的

結果，中國政府的腐化、自私、和軍事錯誤，應負其責。且言今年五月五日李宗仁致杜魯門一機密電報，裏面坦白的說：中國的目前窘境，是吾國政府沒有善用美援，並實現政治、經濟和軍事改革。

一向守秘密的魏德邁的報告，今始披露，大意是：提出一項美援五年計劃，其條件是國民黨採取有效步驟，清除其政府內部，接受美國的軍事和經濟顧問，並將東北交給五強國（即中、蘇、美、英、法，共五國）共管。即此一點，原是未能成功，而掀起了世界譁然之震動，此即當時所以秘密之原因也。

白皮書中透露重要文件，尚有數種：（一）剛在一九四八年美國大選前，司徒大使報告，國民黨重要官員意外坦白地說，他們希望共和黨勝利，以保證國會同情中國。（二）魏德邁估計中國人民儲存或投資於國外的錢，足有十億美元，可是中國政府並無誠意，徵用這些私人財產，從事復興工作。（三）已故史迪威將軍，在一九四四年解除駐華美軍司令職務之前，對於蔣介石有極難聽的批評（中畧），總之這個白皮書，把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痛罵一番，其情可惡，其意何居？

八月八日

氣候變化無常，陰晴不定，熱度高至九六，低至八〇。

蔣介石今日至南韓，與南韓總統李承晚商量東亞聯盟事，聞回台北時，將於定海勾留兩天。

近來上海人假道定海，來台灣的人甚多，聞係由寧波或由乍浦等處來的，成為自共區至台灣之橋樑。雖經海口封鎖，人民則能衝破封鎖線而想辦法。傳聞定海將築飛機場，將造倉庫云云。

可珍與我一台灣席，甚佳，記得有一小考據，述之如下：

台灣席，不但馳名中國，亦稱譽世界，在我幼小時候，我家本有一台灣席。細密柔軟，顏色已透深黃，而質地仍復柔美，古人所謂玉簫秋涼，不能逾此。原來此席出產於台中縣六甲區，據說從事於此種職業，就有十五萬人。為了這種手工業的發達，在六甲一區，開席店的商家，便成了一個市集。

考查這個台灣席誕生的經過，還在前清的雍正五年，六甲的附近，地名雙寮，有一位高山族的婦女，名喚蒲梁禮，採取了大安溪下流附近河岸濕地所野生的六甲藺，編織席子開始的。後來到乾隆三十年間，又有一位高山族婦女加流河貴，發覺六甲藺的強韌性，乃將其細莖，製造更精緻而優良的席子。後來他們也製造草帽了，但總不及席子的銷場大。這全屬於手工，而都出於婦孺之手，且為高山民族所發明，誰說我們少數民族的智慧不高呢？

八月二十三日

天晴，酷熱，下午布雲作勢欲雨，不及五分鐘即止。

我於本月十三日，即遷居重慶南路二段可珍家，地址寬敞，惜無花木之勝。惟有一泥地場地，堪為種植。

遷居以後，尚未定閱各報，故消息沉悶，自本月八日以後，即未寫日記，亦疏懶使然。錄前數日口占的台北打油詩數首。

新生南路垃圾堆，掩鼻行人喊倒霉。難道此風傳日本，臭溝常捲好風來。

台北地方不潔，到處垃圾成堆。因無下水道，馬路兩傍，盡是明溝，污穢發臭。在日本襲取的時候

，常常誇說治理得如何清潔，難道現在一糟至此嗎？

海風過處港風來，南國女兒笑臉開。且浴溫泉且戲水，草山去後北投回。

草山與北投那個地方，也算台北名勝之區，因為那個地方有溫泉，於是開了好多浴館，把溫泉導入室中，還有許多侍浴女郎。豈但侍浴，而且可以同浴，作鴛鴦戲水之舉。於是上海朋友、香港朋友，都興骸垢想浴之念，都到這個地方來，把個溫泉，作為溫柔鄉了。

發上海、香港、東京、紐約各一信，告知他們已遷居住址。

八月二十四日

報載：蔣介石至廣州，傳將出巡西南、西北各處。

廣州二十日路透社電：「福建方面，陳毅所部軍隊，在過去二十四小時內，進展甚為迅速，渠等業已進入廈門東北一百哩之莆田。」又云：「他們的目標，顯係控制由福州至廈門海岸綫之廣大地區，並阻止各項物品，由台灣運至大陸。……且該地區亦可成為共軍進攻台灣之跳板。在現時，共軍發動該項進攻，殆無可能，因彼等並無海軍，而國軍則有一支空軍呢。」

上海十九日美聯電：「共產當局，今日公布一辦法：准許私人營業，按照生產之需要，可以裁汰工人，並不許工人強迫資方錄用。但被裁者須發給相當之遣散費，少則一月，多則三月。惟營業之停閉，須得官方之准許。」

浙江省府成立，主席為譚震林。

錄台北口占打油詩：

零二零四滿街飛，風捲灰沙雨濺衣。更有教人艷羨處，紅妝翠服女司機。

台灣最初光復的時期，汽車絕跡，日寇去時悉遭破壞。陳長官陳儀，從上海運來一輛舊汽車，其他的司長們都沒有汽車。後來搜尋得幾輛破汽車，甚至擋風玻璃也粉碎了，歸司長及各職員公用。但現在從上海到台北來逃難的豪富輩，很有許多新型的汽車，號碼則以字數越少越名貴，故以「零三」「零四」為號。而上海太太們，還能自開汽車，足使台灣人艷羨不置。

香蕉已鼓行人腹，路上空留香蕉皮。一個老翁竟滑倒，兒童拍手笑嘻嘻。

此是畫家的速寫法，無庸註解。

八月二十五日

昨日高雄港碼頭「衆利」輪爆炸沉沒，因此附近大火延燒，入夜未熄，死傷人數，在三百左右。按：「衆利」輪係一商輪，載重四千噸，於本月九日，載運軍用品（包括彈藥、汽油、及藥材等，共為三千噸，自廣州駛抵高雄，泊於港埠第十碼頭）。正待起卸中，忽然爆炸，延及台糖公司的倉庫，靠在後面的，亦竟燃燒。招商局「海宇」輪不及離埠，不幸遭殃，亦沉海底。

香港政府突然下令徵用在啓德機場的中國修理廠，與英方交涉後，並未有如何結果，云暫許使用修理廠一星期，恐將來亦將停航。

共軍注意犯漳廈，沿福廈公路，侵入大田縣境。聞已由湯恩伯坐鎮廈門，廈門人紛紛避難。

聞蘭州已失，蘭州國軍安全撤離，省府遷移武威辦公。謠傳吳鐵城此次赴日，為招募國際志願軍事。香港報之惡作劇者，呼他為吳三桂，因吳鐵城與吳三桂同姓吳也。吳鐵城否認招募志願軍事，斥

為無稽之談。

八月二十七日

近數日天氣，上午晴，下午陰，偶洒幾點小雨，成為常例。

招商局已聲明，「海宇」在仰光，招商局並未沉沒任何船，僅「海張」等數船，受有損傷，船員受傷者有數人。

今日定為孔子誕辰，各機關放假，又稱為教師節。

傳共產黨將於十月一日成立人民聯合政府。美聯社消息：共產黨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將自九月十五日至二十日間，在北平舉行，已規定成立聯合政府。此一聯合政府，將為共產中國的永久政府。又聞：一待中共成立政府後，第一問題，即為世界各國的承認問題，預料蘇聯將立刻予以承認。蘇聯的塔斯社，已計劃於短期內將總社遷往北平。

錄台北打油詩

婢學夫人道短長，此間下女不尋常。搓脂滴粉晨妝罷，蓄集喧呼小菜場。

日本稱婢女為下女，都是高小畢業，而再入一種下女養成所之類，以事學習。台灣為日本佔據以後，亦養成此風。我第一次到台北時，見這班下女，對於勤懇禮貌，足稱美善，而此次所見，則大不如前了。舊時的下女，每有升級為店家的職員，新來的下女，都是鄉村中未受過教養的女兒了。

門前一片爛泥塘，溝水盈盈映月光。自古都以鄰為壑，縱教大禹也徬徨。

此亦眼前速寫也。某先生門前一片水泥塘，幾不堪涉足而過。詢之，則云鄰地築新溝，將舊溝塞住，乃至如此。加以責問，亦置不理。

八月三十日

上午即欲雨，作勢至下午，夜間得雨，終宵未止。

上午至館前街社會服務處理髮，又在重慶路報攤購「中國新聞」第五卷第七期一冊；又「麥帥陛下」一冊。

報載：共產黨之全國總工會主席陳毅，向上海六十萬工人的工會演說：要求工人接受較低的工資。他說，看未來情況，上海經濟，將要更加惡劣。預測將有更多的工廠關閉或減工。勞工已是中國領導階級，今後不能再罷工或怠工。共方的報紙估計在上海已有一百萬以上的失業人數。陳毅說，黨不僅幫助工人取得他們的權利，也應該教育他們盡到他們的義務。

友人自香港來書云：「港地情形，近日來因湘贛戰事較前靜寂，故一般人又覺安定。香港本地人，對戰事漠不關心。因為他們對英人信仰過深，只知做生意可能獲利與否。自美政府正式聲明，支持英國必要時，協同防守香港後，此間的金融立即安定。目前港幣行情，非常堅固，但是以後的變化，亦正是難測耳。……」

聞共軍已接近廈門，威脅汕頭，廣東已陷梅縣等五縣。

九月一日

今日天氣甚涼，一雨知秋，漸有秋意。

聞颱風襲日本，其勢甚烈，橫濱沉船四輪，死傷人無算。

中共號召發起之「新政協」，聞將於本年的雙十節召開。曾於今年六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在北平舉行一個新政協籌備會。新政協會籌備會的構成分子，計為（一）中共七席，（二）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七席，（三）民主同盟七席，（四）民主建國會五席，（五）中國民主促進會四席，（六）農工民主黨五席，（七）人民救國會五席，（八）三民主義同志會五席，（九）國民黨民主促進會四席，（十）中國致公黨四席，（十一）人民解放軍七席，（十二）無黨無派民主人士六席，此外復有工人、農民、產業界、文化界，以及海外僑胞等團體代表若干人。毛澤東為籌備會主任，副主任四人，為周恩來、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担任。

中共七席為毛澤東、周恩來、林伯渠、董必武、陳雲、李維漢、薄一波。人民解放軍七席為朱德、劉伯承、陳毅、聶榮臻、葉劍英等等。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七席為李濟深、何香凝、李德全、張文、李錫九、陳劭先、梅龔彬。民主同盟七席為沈鈞儒、張伯鈞、張瀾、張東蓀、周新民、羅隆基、楚圖南。三民主義同志會五席為陳銘樞、譚平山、郭春濤、王崑崙、（缺一席），國民黨民主促進會四席為蔡廷鍇、蔣光鼐、陳此生、李民欣。民主建國會五席為黃炎培、章乃器、胡厥文、施復亮、胡子嬰。人民救國會五席為史良、李華遠、胡愈之、沈志遠、曾孟君。

又言：中國民主促進會，以馬叙倫為首。無黨派民主人士，以馬寅初、郭沫若為首。李立三代表工人。劉玉厚代表農民。

籌備會的主要議題有數點：一、討論民主的共同綱領；二、規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

；三、中國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方案；四、起草共同宣言；五、擬定國旗和國歌的方案。又聞：新政協的單位，確定為四十五位，代表總額為五百一十名。

報載：宋慶齡已於前日乘專車到北平。

九月三日

今日上午，陰晴不定，下午雨，至夜未止，夜午月光皎潔矣。

戰事形勢仍緊，蔣介石仍在重慶未回，渝各團體有留蔣久駐之意。因廣東情勢急，蔣即使回來，恐亦到台灣了。

廣州開緊急會議，閻錫山、顧祝同、余漢謀、鄭介民、白崇禧等列席，討論保衛華南問題。白曾飛貴州一行。

合社衆香港電：今日有飛機數架，滿載中國三大民航公司人員自昆明飛抵此間。各該人員均謂不知此次突然撤退之理由。按自蔣駐渝後，此間即有關雲南政局的謠傳。今昆明各航空公司之行動，益增強此項謠言之傳播。

重慶空前大火，在陝西街朝天門中正街一帶大火，燒了十八個鐘頭，焚燬房屋在一萬幢左右，葬身火窟者約有千人，被燒死陳屍地面者，已有六百餘人，深埋瓦礫及墮水者尚未計算在內。無家可歸者約有十萬人，誠空前浩劫。

錄台北打油詩

清潔衛生世所誇，糞缸滿地是黃花。一般天下烏鴉黑，最出風頭倒老爺。

各大都市全注意於飲食，而不注意於排泄，實際上莊子所謂「道在屎溺」未可輕視也。台灣家宅中，雖有廁所，却無抽水馬桶，亦不似蘇滬各地之有便桶。於是糞積於池，必仰仗糞夫移去，糞夫則大搭架子，須與重值。此風蘇滬亦如此，所以對於倒馬桶的，女傭們呼之為「倒老爺」也。

九月五日

天晴，多風，較涼。

廣州電：昆明當局三日下午，突然下令，限民航空運大隊，於廿四小時內離境。該空運大隊總站，於日前由穗遷昆者，奉令後，倉猝將全部物資，由昆明遷回廣州。昨晚廣州整夜機聲隆隆，實為該隊搬運物資之故。但穗方與昆明電信仍暢通。

重慶電：昆明情勢，突然轉變，省保安隊態度不明，中央駐滇人員，一部已被迫撤退。國軍廿六軍（軍長余程萬）亦已移駐滇越路上之開遠。集中待命。

傳聞此事由龍雲策動，而龍雲則仍在香港。龍雲與今雲南主席為異父同母之兄弟，龍雲是於去歲自南京出走的。

合衆社廣州四日電：共軍已自湖南增調援兵入閩，從事決戰。廈門命運，將於一週內決定。倘陳毅共軍攻下廈門，則將繼續猛襲粵省東部，期能於汕頭會師，進攻廣州。

聞陳毅部廿九軍，二日攻陷安海，昨續向同安、馬港進擊中。

有人言：自廈門至台灣之高雄港口，機帆船十小時可達；至台北之基隆港，機帆船十四小時亦可達。

香港自四日起，禁止穿軍服的中國軍人入境，火車站、啓德機場各輪船碼頭，皆派有警察駐守。昨日啓德機場，有一中國軍官由廣州乘中航機來此，即被警察拒阻，將由中航機送返廣州。（按：在戰前，香港本禁止中國軍人穿制服來港者，今則又恢復了原例了）。

九月七日

天氣仍炎熱，每日達九十六七度。

昆明事件，中央社載盧漢已至渝謁蔣。又云，航空仍通。惟驅逐民航大隊，以及廿六軍余程萬移駐開遠，則係事實。且雲南事甚複雜，不僅在盧漢一人也。

蔣介石仍在重慶，未有歸期。閻錫山赴渝，聞一方面蔣不欲來廣東，一方面則川軍將領不和，張羣急欲辭職，正在調停中。

昆明學生表示反對政府，在學校中，大扭秧歌。因為政府曾嚴禁扭秧歌，以為學生扭秧歌，即是「投共」。其實共產黨是共產黨，秧歌是秧歌，未有共產黨時，即有秧歌。中共在陝北時，以鄉村間未有其他娛樂，僅有秧歌，乃提倡了它。到了北京、上海等處，即不聞扭秧歌，早已放棄了，而今政府與學生，為了扭秧歌，大為別扭，真未免太幼稚了。

錄台北打油詩

也是書房也臥房，碧紗帳子最風光。鷄聲催得春眠起，席地看書跪曉妝。

台灣為日人統治以後，改變我的善良起居，至於席地坐臥。他們無所謂臥房，一間屋子，到了臨睡時，在壁榻中取出衾枕臥具之類，席地而臥了。起身後，即將臥具塞入壁榻，便成為

讀書寫字之地。大陸上來的太太們，大為不慣，房中僅有一張桌子，要跪在那裏作曉妝，殊為苦之。但那裏的紗帳極好，從來帳子只張一床，他這帳子可以張一房，比中國所豪稱的碧紗櫥還要寬敞，以台灣多蚊，不得不如此，但也惟豪貴人家有此。

九月九日

雖已入秋，天氣仍熱。

昆明事變已緩和，聞將解散省參議會，因省參議會受龍雲的支配。最初聽說有四項要求：（一）如果要雲南作為反共基地，請中央立即撥付武裝雲南十個師的裝備和彈藥。至各師長的人選全須由滇人負責，中央僅能居於監督地位。（二）為了減輕雲南人民負擔起見，請中央明令滇省在三年內免征田賦，嗣後一切田賦、鹽稅、和國稅，均由雲南直接收受，不再繳存中央矣。（三）請中央自九月四日起，將派駐雲南境內之中央軍，全部撤離省境，並要求立即撤退。（四）在可能範圍內，將雲南實行高度自治。

有人說，盧漢在雲南，僅有十個保安團，是抵不住廿六軍的。又有人說，雲南事變，與共產黨並無關係。共方志在由彼自己進取，誰要他幹出什麼獨立來。不過現在兵力距離尚遠，接濟不到耳。盧漢見情形如此，也只得立時改變了。

廈門外圍益緊，湯恩伯獨霸廈門，方治為閩主席，毛森為警備司令，人稱為小上海。

觀察家估計廣東事解決，將有三個月，而廈門事解決，恐在一個月內，但廈門事解決，則台灣吃緊矣。

香港報紙，亦屢載上海工人失業，工廠停閉，以及通貨膨脹事。上海事正不易為。尤其那種流氓世界，剷除惡勢力，即不容易，真教人傷盡腦筋。傳聞工廠將遷出上海，工人羣起反對。

九月十一日

兩日來，天氣甚熱，人言台灣無秋，信然。

陳誠於今日上午赴廈門，與廈門各界舉行座談會。聞廈門各界，頗不直湯恩伯之所為，香港報紙亦時有對他譏評。

美聯社載：華南於一週內將發生大戰，其結局對於廣州之命運，料將有所決定。因近日共方按兵不動，似有沉機待命之勢。

昆明除解散參議會外，又解散雲南大學，昆明師範學院則暫停開學。又嚴禁集會遊行。查封反動報刊，拿辦所謂反動分子。又令余程萬所部廿六軍與盧漢密切聯絡。

美聯社電：中共指定將來的首都為北平（聞不日即將改北平為北京），又將於十月一日成立聯合政府。在其重建計劃中，將建造三大廣場，以蘇聯的莫斯科廣場為模型。

又云：上海軍管會秘書長饒漱石，頗有權力。據聞中共頗不重視上海，却悉心經營北方。上海失去其經濟重要之地位，則對於東北之哈爾濱及其它都市，發展為新的經濟及工業中心了。又云：近日北方與蘇聯貿易甚盛，桐油、大豆等，都銷往蘇聯，以易取蘇聯出產的汽油、機器等。

按，我國各報所載通訊，除中國通訊社外，各大國的通訊社，如英、美、法、德、俄、日本咸備。戰勝以後，日本無權在我國辦通訊社，德國亦如之。蘇聯的塔斯社，亦不在中國發通訊稿，法國新

聞社亦少見。僅有英國之路透，美國之合衆與美聯，在現在中國所視為南針，而尤以美國的兩通訊社，最為活躍。固然，他們的範圍的寬廣，消息的靈通，是其所長，然而亦有許多觀察之未周，論斷之失當的。當然也有他們的立場，他們的主觀意圖，這在我們編者與讀者，加以仔細的檢討為宜。

九月十三日

昨日夜間有雨，直至今日凌晨，聞將有中型颱風襲台北。

擬向此間圖書館借書來閱，它的章程，是先送一申請書，須有舖保。我即覓取舖保後送去，則云又須往對保，稽遲至一星期，今日方得借書證一紙（保證金新台幣一元，可還），此證可用半年，每次可借書兩冊。

這個圖書館，貧乏得可憐，本來所藏的都是日本書，自光復以來所添的中文書極少，而且不倫不類，不知誰在管理此圖書館者？綫裝書當然沒有，西裝書亦甚寥寥，偶有較新的書，不肯借出，因僅此一冊，要留待來館者閱讀，但我見來館閱讀的人，甚為稀少，不過六七人，有的還在瞌睡。所謂較新的書，也不過上海來的幾種，其實也早已不新的了。我借了印度短篇小說集一冊、波蘭短篇小說集一冊，都是冷門貨。

上海當局昨日宣布，發行五百元及一千元之人民幣，為適應市面的頭寸需要，及促進都市與農村的物資交流。又聞，已準備有大量物資，倘市場因發行新票而有波動，則可以拋售物資以平衡之。

自陳誠到過廈門一次後，廈門事似乎緩和下來，報亦少見。

香港報紙上說，共軍擬攻佔舟山羣島。

蔣介石到成都，發表宣言，要四川人團結，共同剿共。

九月十八日

連日未寫日記，並非事忙，實因貪懶。

十四日有小型颱風，但亦吹坍了庭前的籬笆，記得從前有一個說大話的人，對人家說道：昨夜一陣狂風，把家裏的一口井，吹到了鄰家去。人家不信，但他的那口井，的確在鄰家了。原來他家與鄰家，只隔一籬，狂風把籬吹到他這邊來，籬邊的井就到鄰家去了。台灣的房子，與鄰家也只隔一籬，上一次，我來台北，住在可永那裏，也遇着一回颱風，把庭園裏的籬笆全部吹坍了，雖然沒有井，却與我們的高鄰，兩家併成一家了。

在台灣訓練新軍的孫立人，忽於前日脫去軍服，換上西裝，由台前往澳門，更於九月十二日，由澳轉港。據云，並無任何任務，何日回台，亦無人知。聞孫為北平清華大學畢業，就學美國佛吉尼亞軍校，與艾森豪威爾及馬歇爾為先後同學，他比馬歇爾僅晚六期，美國軍人頗信任他。

廣東軍事，傳共軍已進入翁源，翁源與曲江電報已中斷。聞近有一項運動，將推舉白崇禧為華南的國軍總指揮官，聞此項運動，為余漢謀及薛岳等所發起的，已向閻錫山提出。

蔣介石自成都又回到重慶，不像就回到廣州。

九月二十一日

連日天氣稍涼，約等於江南的新秋了。

香港報載：前駐蘇聯大使楊杰，在香港寓中，為國民黨特務所暗殺。楊為雲南人，始於數日前自昆明來港，暗殺人扮為送信人，謂雲南盧姓囑送信來，即向其開兩槍身死，有謂楊於雲南事變有潛勢力。楊自駐蘇大使卸任後即賦閒。

聞平潭島守軍，已轉移陣地。台灣又漸迫近矣。廈門通訊中云：「廈門、金門兩島，為渡海進攻台灣的一塊跳板。但台灣海峽中，還有一塊跳板，即是平潭島。從福州撤退的國軍，有一部份，便集中在這島上。現已在興化灣，高山一帶徵集民船，此間與平潭，只隔一個海壇峽。現共軍已向平潭進攻，不能放棄這條跳板」云云。現聞陳毅之第二十軍，第三十軍，已於十六日開始進攻，利用大小木船、木筏、滿裝軍士，以沙袋為掩護物，乘潮水上漲時，在平潭東南和西北兩面強行登陸。

北平連日開政治協商會議，這是個預備會。決定政協代表為六六一名，其中五一一名，代表四十五個不同的政治單位。此外有七十七名候補代表，與七十四名特別邀請的代表。又聞，預備會議對中央人民政府以及政治協商會議的組織法草案，在原則上均已通過。又聞，國徽與國旗，留給正式會議討論。

九月二十三日

北平所開政協已經開幕了。毛澤東於開幕詞中說：「要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組織法；要選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國委員；要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要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和國徽；要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都所在地；以及要採取和世界大多數國家一樣的年曆。」

蔣介石聞於前日自重慶返廣州，并聞張羣亦同來，兩人聞不日即來台灣。

錄台北打油詩

植物園成馳馬場，睡蓮池畔睡鴛鴦。英雄兒女都無賴，芳草無言對夕陽。

植物園亦如各都市的公園，以居處相近，時偕兒童輩往游。向來規定無論何種車輛不得入園，乃前日竟有武裝軍人在此馳馬。植物園地區甚廣（前清之巡撫衙門，亦圈置在內）。若以公園作跑馬場，却所罕見。植物園等池塘內所種的都是睡蓮，與大陸上的荷花有異，夜來常有對對野鴛鴦露宿於此，恬不為怪。

九月二十五日

連日中午尚熱，早晚已涼，秋風起矣。在夏曆已是八月初，况今年又是閏七月也。

紛傳廈門已失，然恐未確，惟海空交通已斷（港廈交通早斷）。昨日尚宣傳廈門附近之嵩嶼及嶼仔尾打了勝仗，但今日報載，則已失去矣。聞共方以三個軍猛力進攻。

外傳李延年已被扣，失去平潭島，湯恩伯及方治均受處分。湯的司令部則在船上，湯為前此保衛大上海者，滬人至今猶恨之切齒，外國人則謂其貪污而兼無能。

美聯社載：美總統杜魯門發表蘇聯也有原子彈，曾在其境內爆炸，此事頗震動全球。因為美國人的估計，以為要到一九五一年，蘇聯方可有原子彈，現在却早了兩年。但是據蘇聯自己說：他們早已知道原子秘密，且在兩年前，也早有了原子武器。并會利用原子能，促進了國家建設。塔斯社又說，蘇聯全境，正利用這個最新技術工具，在水電工廠、礦場、運河及公路建築方面，作大規模的爆炸工

作。又云，在一九四七年，莫洛託夫早說，原子炸彈已不成為秘密，他的意思，就暗示蘇聯手頭，已有此秘密武器。

聯合社載：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設總統，設一委員會，統制政權。中央人民委員會，下設四部門：（一）政務院，（二）軍事委員會，（三）人民法庭，（四）人民監察部。聞已通過以北平為首都，恢復北京的名稱。又有一小組會議，決定以世界公曆為年號。

九月二十七日

昨日天晴，今日有雨，天氣漸涼，節近中秋矣。

香港報有數日未能來，各綫戰事無大發展，似在整理中。廈門外圍已失去，惟尙未進攻。

李宗仁不發表湯恩伯的福建綏靖司令，謂其喪師失地。

閻錫山辭行政院長及國防部長職，閻老西已倦勤矣。

立法院長董冠賢，亦突然辭職。立院定於三十日復會，勉強足法定人數。董之辭職，其理由為可使立院寧靜。

新疆省突然發生變化，省當局已與共方妥協，寧夏也被共方佔據。政府軍事發言人稱，新疆省的國軍，已經向東調動中。又說，共軍聶榮臻部前數日已侵入寧夏省會銀川市。

國防部已電令陶峙岳率全體國軍向關內調動，於某地集中待命，新疆的大勢恐已去矣。

有盧君自上海至天津到香港來台，曾講上海、天津種種情形。因詢以共方須疏散上海市民，有此說否？彼云，有有形之疏散，無形之疏散兩種。有形之疏散，則以上海的無業人民，遭遣歸內地，從

事耕種，如蘇北人民等；無形之疏散，則上海覺得已無生意可做，勢必離開上海，所以凡請求離滬者，亦即可核准。

盧君又言，共方重坦白，勿隱瞞。離津時，其夫人兩手戴有金指環四隻，及兩臂各套有金鐲一隻。檢查者似為一女學生，詢以何故戴許多金飾？（因金銀禁止出口）告以戒指兩隻是結婚戒指，兩隻為女兒所有，金鐲一為其妻所有，一為其女所有，如不許攜帶，則請携去可也。問：行李中尚有首飾否？答言無之，有之則願罰，檢查果無有，則云你們尚坦白，戒指金鐲可帶去。另有一女人，詢其有無金飾？答云無有。但在衣袋中搜出一金戒指，即被沒收。

十日一日

昨日整天雨，今日上午微雨，下午漸晴。

自今日始，台灣鐘點即撥慢一小時，已非夏季時令了。

今日中午，北平正式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人民政府成立。中國人民政府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已選出毛澤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等六人為副主席。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決定為五十六人。

又：宣布國務委員會派周恩來為主席。（即國務總理）

總統府以資政宋慶齡及國策顧問邵力子、章士釗、李明揚、張難先五員，被共方利用，甘心附逆，特予免職，以肅法紀。

為了湯恩伯、李宗仁與閻錫山，所謂府（總統府）院（行政院）鬧糾紛，所以湯恩伯的職位，至

今未定，正所謂「妾身未分明」也。但李宗仁理由較強，而事實上則尚須湯守廈門。

胡適辭外交部長照准，以葉公超任外交部長。

顧祝同辭參謀總長，蕭肅毅暫代。

徐堪辭財政部長，關吉玉繼任。

十月三日

連日頗多風雨，聞已在雨季時節了。

蘇聯因共產黨人民政府在一日成立，二日即加以承認。新華社廣播二日塔斯社電云：「十月二日，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葛羅米柯代表蘇聯政府，向廣州政府駐莫斯科代辦，發表聲明如下：「由於在中國發生的事件，已造成中國的軍事政治與社會生活的深遠變化的結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業已成立，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已經組成，位於廣州的閻錫山先生的政府，已停止在中國行使權力，并已變成廣州省政府，而失去了代表中國與外國保持外交的可能性。……這一情況，造成了中國與外國間，外交關係的斷絕，並已決定自廣州召回其外交代表」云云。

按：中國現在駐蘇聯大使館代辦為陳定，蘇聯現亦尚未規定其離境日期。

又倫敦廣播云：蘇聯副外長葛羅米柯，在致新任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總理兼外長周恩來之電報中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承認接受本年十月一日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宣言，其中提議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與蘇聯建立外交關係。蘇聯政府對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提議，加以研究後，基於蘇政府一貫努力維護與中國人民友好關係的動機，及對於中國人民中央政府代表絕大多數中國人民願

望的信念，故特通知閣下，蘇政府已通過決議：在蘇聯與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之間，建立外交關係，並交換大使。」

聯合國秘書處當局人士，認為繼蘇聯之後，東歐國家將陸續宣布承認中共政府，且在蘇聯集團之外，可能有一國或一國以上的國家承認中共政府。又聞印度政府尼赫魯即將承認。

蔣介石今日回台灣來。

十月五日

兩日來陰晴不定，一小時內即起變化。

聞香港與廈門等處，都起有颱風。

今日為舊曆八月十四日，明日即為中秋節。此間台灣人，仍尊重舊曆時節令，加以內地人紛紛來此，月餅上市，送禮者甚多。

波蘭、捷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廣州之國民政府絕交。又今日稱匈牙利亦承認中共政府。

合衆社莫斯科電：蘇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交換大使，蘇聯派一九四八年二月駐南京的蘇聯大使羅申為駐中國大使，中國駐蘇大使為王稼祥。原駐蘇外交官員將全部離蘇。

西報上揣測英國恐將先美國承認中共政府，現已有了六國承認了。

東德將組織新政府，以與西德政府對立，柏林為其首都。

粵北戰事，已至曲江，從始興至仁化已失去，一方迫韶關。聞將兜抄至英德、佛崗等處。

廈門方面，共軍自嵩嶼炸轟鼓浪嶼，並放烟幕彈，擬掩護渡海，日前在暴風雨中，仍進行攻擊。傳聞上海工廠，有廿五家擬遷往天津。

十月七日

昨日為中秋節，夜半有月，今日放晴。

下午，寄香港聰孫女一信。至圖書館換書，貧乏可憐。至社會理髮處理髮，價為七萬元，今晚有人請可珍等至基隆乘游艇至海港看月，又在水上招待所夜餐。水上招待所者，為招商局江寧、江靜之兩江輪，不能駛海，乃作此生涯，為浮家泛宅不得已之舉也。泊淡水碼頭。

報載：南斯拉夫亦已承認中共政府。北韓亦已承認。至此承認中共政府者，共已有七個半國。粵北的曲江已失，英德尙保持，距廣州僅一百餘里。

錄台北打油詩

蜘蛛大似陽澄蟹，老鼠肥同江北豬。壁虎緣牆灶馬走，昆虫世界此邦殊。

台灣地方，虫類最多，有許多大陸上從未見過的虫類，至於大陸上所習見者，此間亦應有盡有。蜘蛛有不少種類，有黑色的，有紅色的，有結網與不結網之別，巨大兇猛。有一次，我見一蜘蛛與一壁虎在壁上爭鬥，壁虎亦不弱，緣壁而走，至為迅疾（台灣之壁虎，能嘶嘶作聲），但却鬥不過蜘蛛，這一場大戰，還是壁虎敗了。台灣的老鼠，肥大亦過於大陸，且有技術，能緣電綫而走，似馬戲班中人。灶馬即蟑螂，古代名詞也，台灣亦到處都是。

十月九日

昨今兩日，天晴無雨，漸覺秋涼矣。

廣州行政院八日開會，「通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主席團名單如下：

毛澤東 劉少奇 周恩來 林伯渠 董必武 陳雲 彭真 李濟深 何香凝 李德全 譚平山
陳銘樞 蔡廷鍇 蔣光鼐 張瀾 沈鈞儒 張伯鈞 張東蓀 史良 彭澤民 沙千里 黃炎培
章乃器 胡厥文 郭沫若 馬寅初 張奚若 李達 馬叙倫 陳其尤 許德珩 謝雪紅 馮文彬
馬明方 薄一波 陳毅 高崗 黃克誠 連貫 烏蘭夫 黃敬 杜國庠 朱德 聶榮臻
賀龍 劉伯承 粟裕 羅樂桓 張雲逸 李國英 衛小堂 魏來國 劉梅村 李立三 朱學範
陳少敏 張曄 劉玉厚 蔡暢 鄧穎超 廖承志 謝邦定 陳叔通 盛丕華 李燭塵 劉曉
李俊欣 沈雁冰 陳伯達 成仿吾 胡喬木 潘震亞 劉格平 張冲 陳嘉庚 司徒美堂 吳耀宗
宋慶齡 陶孟和 張難先 張元濟 張治中 邵力子 程潛 傅作義 賽福鼎 劉英源 李時良
等。

又「通緝」中共人民政府委員會人員

主席毛澤東 副主席朱德 劉少奇 宋慶齡 李濟深 張瀾 高崗
委員： 陳毅 賀龍 李立三 劉伯渠 葉劍英 何香凝 林彪 彭德懷 劉伯承 吳玉璋
徐向前 彭真 薄一波 聶榮臻 周恩來 董必武 賽福鼎 饒漱石 陳嘉庚 羅榮桓 鄧子恢
烏蘭夫 徐特立 蔡暢 劉格平 馬寅初 康生 林楓 馬叙倫 郭沫若 張雲逸 鄧小平

高崇民 沈鈞儒 沈雁冰 陳叙通 李錫九 黃炎培 蔡廷鍇 習仲勛 司徒美堂 彭澤民 張治中
傅作義 李燭塵 李 達 章伯鈞 程 潛 張奚若 陳銘樞 譚平山 張難先 柳亞子 張東蓀
龍 雲等

又附「逆」有據之官員通緝者，有：

錢昌照 顧毓琛 吳有訓 張志讓 陳望道 陳鶴琴 章 益 梁 希 曾澤生 馬鴻賓 徐 行
崔振倫等

十月十一日

天氣漸涼，但未下雨，已可御單袷矣。

昨日為雙十節，此間雖有慶祝，却都無興趣。

粵北曲江亦失守，國軍退至英德，聞英德亦吃緊。

報載：粵北方面，已由粵漢路正面，共軍侵入曲江，即進入韶關而至英德。今聞英德亦失守，相持於連江口，但連江口之南清遠一帶，亦有響應。今日晚間，舊金山之廣播，則云共軍側翼，已至從化境。政府又有重遷重慶之說，但大部份人則紛紛至台灣。

衡陽失守，白崇禧飛廣西。

自湖南之衡陽失去後，湘西之共軍，即衝至邵陽西南之武崗縣，邵陽亦已失守，林彪部已臨湘桂邊境矣。

有一台灣人，說林彪本是台灣人，因他姓林故。

廈門方面，鼓浪嶼等互相攻擊，共軍殆作牽制之勢。

于右任、吳鐵城等，均到台灣。

聯合社電：「中共於十日廣播其憲法之全文。憲法中規定由普選產生人民議會，但普選以前，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替國會的職權。中央政府委員會之下，設一內閣，名曰政務院，此外可任命最高法院法官，及科學研究院院士，人民銀行經理及協理，以及革命軍委會委員等。政務院則掌理國內全部行政事務，以周恩來為總理，並可任命縣級以上行政人員。」

按：此種外國通訊電，有可信者，有未可信者，因他們究竟未能明瞭中國的政治動態，往往力求快捷，不假思索，甚至以意為之。加以自西文譯成中文，譯者未必全能信達，這全靠讀者自己去辨別了。

十月十三日

連日天晴，有時作微濛小雨，漸有寒意矣。

蘇聯所派大使羅申，已於十一日到北平。報載：據共方所言，蘇聯技術人員二百名，已參加各部門工作，直到自己能工作為止。蘇聯文化代表歌舞團，正在北平上演。蘇聯贈給中共書籍五十七萬冊。又言，此次香港慶祝雙十節國慶，還是大部份懸掛青天白日旗，小部則已懸中共的新旗。新加坡則頗多懸共方旗幟者。

共方在浙江已派有職員：

浙江省主席譚震林，實業廳長張勁夫，民政廳長，霍士廉，財政廳長汪道涵，教育廳長張登，工

礦廳長顧德，公安廳長李豐年，衛生廳長李藍炎，秘書廳長王文長，人事處長宋治民。

廈門尚在互相炮轟，共軍則蠶食外圍各小島，準備圍攻。

銀圓券廣州中央銀行擠兌，本來每一銀圓券，值港幣四元者，今日僅值五角。

美鈔在臺灣本值官價五元，前日黑市已漲至七元二角。

十月十四日

今晨紛傳廣州已失陷，國軍已放棄，而共軍則尚未到廣州，然已成為真空地帶。報載國府遷重慶，粵省府則遷至海南島（港報云：遷至海口），白崇禧則回桂林，作保守桂林計。

閻錫山尚在台北，聞於今日飛重慶。于右任等一班人，均來台灣，老蔣是否在台灣，言人人殊。

合衆社香港十四日電：中共部隊已在廣州城外集合，距市區僅半小時公共汽車路程，國軍的撤退工作，已告完成。市內情況，仍甚安靜，但頗緊張，城內尚未見有中共部隊。傳聞國軍華南區總司令尚在城中。

重慶與廣州的電訊已中斷。

廈門由共軍發動渡海攻勢，報載：六處登陸企圖，均被國軍粉碎，但外間已盛傳登陸成功。我在九月九日的日記上，載有某觀察家估計：廣州解放將有三個月，而廈門事解決，只不過一月間耳。誰知廣州解決，距所估計的時日，僅一月有餘，而廈門距此，則已一月以外矣。我可不敢相信報上所載的自稱勝利的消息，每次登載勝利以後，不一日即發見大不勝利的消息也。

十月十六日

天氣快晴，秋高氣爽。

香港電：陳廣部十四日下午八時，進入廣州，廣州市長葉劍英亦到達。香港政府發言人，對於局勢不欲發表任何意見，但稱目前可以奉告者，即香港與廣州華南的交通，即可恢復。

粵省主席薛岳等退至海口，大隊國軍，則正退往瓊島。

路透社香港電：廣州市區內，除海珠橋為國軍破壞外，未有任何損失。共方當局規定一百元人民幣，合港幣一角。除「中央日報」外，廣州市各報，仍然照常出版，沙面外僑情形，則不甚詳悉。

又電：廣州情形，現甚為平靜，商店多數已開門，過去四十八小時之緊急狀態中，搶案甚少。據聞最初入城者，為林彪部下第四野戰軍之前鋒。入城之先遣部隊，以國府行政院原址為司令部。所以警察及自衛隊，即在該處繳械。共軍入城，並未流血。

官方宣布：共軍自十五日起，以全力攻廈門，守軍主力，已自動撤至金門。並申說，在戰畧價值上，金門遠勝廈門。

有人說：金門方面，有大嶼島、小嶼島已為共軍所據，恐亦不能立足耳。

十月十八日

昨日陰晴不定，今日細雨霏霏。

聞政府遷至重慶以後，連日開會，各界曾開歡迎會。重慶市長楊森發表演說。他說：「重慶既慶

祝抗戰勝利，重慶亦必然慶祝剿共勝利，重慶！重慶！必將重慶？於是大家鼓掌，讚他真說得好。重慶與台灣，以後僅有飛機可通，此外水陸兩路皆隔絕，蔣介石恐未必能到重慶去，大家如此猜度。

現在東南僅有台灣，西南僅有四川，而又間隔絕。有人又估計三個月解決台灣，六個月解決四川，「姑妄言之姑聽之」，以待事實的證明，前估計廣州須三月，初不意如此的輕易也。

廣州方面，共方正規軍聞已抵深圳，國軍艦隊尚封鎖珠江口，港穗交通未能恢復。電訊亦中斷。聞廣東之汕頭亦已失去，共軍向澳門方向推進，已入中山縣境。

東南長官公署已內定三副長官，一為郭寄燾，一為羅卓英，一為湯恩伯。湯即初守上海，繼守廈門，而李宗仁稱之為喪師失地之名將也。

閱報得兩消息，一為共軍已開入新疆省，一為外蒙古人民共和國，已承認中共。

十月二十一日

前兩日陰晴不定，今竟日雨，天氣甚涼，不亞江南。

今日冒雨至臨沂街，因是舊曆九月初三日，為我父親百年冥誕，不能營佛事，擬備菜肴，作為家祭，邀約兒女外孫來作祭餘之一餐，以為紀念。

廈門失去後，國軍移轉金門後，尚未有大接觸。

廣州失去後，今官方正式宣布，汕頭亦失去。

廣州與香港，尚未恢復交通，現在水陸空均不通，聞正在談判接洽中。但香港仰仗廣州處甚多，

譬如糧食、蔬菜等等，而廣州仰仗香港處甚少，只不過是外國進口貨與奢侈品而已。

關於英國承認共產黨北京政府一事，英國這時尚在斟酌籌議中。英國倘使單獨承認，美國似乎不大情願，英國現在惟美國馬首是瞻。因為他們在中國的商務與產業，想與中國共方作一種臨時的事實上的接洽，而共黨方却不甚注重，大有以逸待勞之勢。

中共昨日宣布新閣官員名單，此間報紙轉載聯合社舊金山電，故未能全備，且人名都是譯音，益令人茫然。惟知其屬於工業部分者甚多，有重工業部，有輕工業部，有燃料工業部，有紡織工業部，有糧食工業部等等。傳聞重工業部為陳雲，輕工業部為黃炎培，財政部為薄一波，鐵道部為滕代遠，餘則在譯音中未能詳出。

聞政務委員之閣員，共為二十名，其中九名不屬於共產黨。其餘如副部長等，則以非共產黨人為多。

除部以外，有不少委員會，曾在新華社電台廣播過，聞有何香凝、廖承志、范長江、薩空了等，均為各委員會正副主任。

軍事委員會主席為毛澤東，副主席五人，中有一人為程潛，委員二十二名，傅作義等在內。

最高法院院長為沈鈞儒，副院長二人，大法官十四人。

檢察署署長為羅榮桓，副署長二人，檢察官十一人。

十月二十三日

竟日雨，昨日亦陰，天文台報告，數日內難見晴朗。

新裝電話，號碼為「六〇三七」以後便利較多。（按，台北電話號碼僅有四個位）

金門島方面無戰事，共軍想尚在整理中。有人說：當廈門撤退時十分紛亂，還槍斃了政治犯。軍民搶船逃走，而最先逃走者便是司令湯恩伯，市長毛森。

廣州方面，共軍尚未大部進入。據云，粵北公路橋樑，破壞很多。新華社廣播稱，解放軍一面修建，一面進行。為了嘉獎軍士修路的努力，每人發給新軍服一套。

香港與廣州，水陸空交通尚未直接，惟電報可由上海轉。

台灣與香港，兩天內飛機也不通，說是天氣關係，恐未必盡然。

路透社電載：香港總督昨夜發緊急命令，授權主管人員，如遇必要，得禁止飛機及船隻之進出，或供應飛機及船隻之修理。

據未證實之消息，英國船「濟南」號，在中國沿海，為國軍飛機擊沉，該船是開往上海的，旋知此訊不確。

十月二十五日

昨日天陰未雨。今日放晴。

本日為台灣光復紀念日第四週年，各學校商店均放假，市民相當歡愉熱鬧。

下午，偕外孫輩至西門町昆明街紅玉吃茶。昨日忽得徐卓呆自上海寄來一明信片，為九月十日所發的，距離一個半月，居然寄到，片中寥寥數語：

久不通消息，渴念之至。近况如何？便乞示我一二。弟等生活，一切如常，無善狀可述。欲

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笑翁大鑒

弟卓呆

此明信片，共貼郵票四十元，每枚十元。郵票作藍色，橫書「華東郵政」四字，左角一星，照下面一火車頭、一農民，一商人，下橫書「一九四九」年號。

晚間偕外孫等至植物公園一遊。植物園除了許多奇花異木外，還有一處，是前清時代的台灣省巡撫衙門。裏面的房子已經是坍塌不堪了，而兩扇大門巍然存在，大門上所繪的門神（門神有許多古典，我不贅述），尙未剝落，我不知日本侵襲統治五十年，特留此遺跡，是好意耶，是惡意耶。在中國大陸上，各衙門大門上的門神，早已洗滌去了。

十月二十七日

昨日天氣陰晴不定，時有小雨，今日上午有陽光。

此間各報，均登載在金門獲一大勝仗，昨晚「新生報」，且發號外，謂：「斃敵二萬人，俘獲四千人」云云。

連日未見香港報，以港報至台，須加檢查，倘有未合，即行扣留。香港的「星島日報」，為胡文虎所開辦，向亦可以至台灣，既而據說查出在港所出版者，與寄往台灣的內容不同，言其有投機性質。正在禁止運台時，而廣州忽失，那就不用談了。

陳納德發表聲明：此次回到中國，純為民航空運隊之私人工作。他說，因他在美國時，曾經作證堅決主張援華，受到注視，故才覺得有發表此次聲明之必要。他說他曾坦白告訴中國友人（這些友人

中，多半為政府領袖），美國對中國「一般區域」之七千五百萬元援助，須中國具有「有力機構」，執行此項援助計劃云云。

香港與廣州，電話電報已通，但水陸空交通尚未通。

葉劍英已到了廣州，將一切非法投機分子，包圍繳械。又逮捕了十餘個新聞記者，施以再教育。

「中央日報」被接收，改為「南方日報」。已於十月廿三日出版。

香港訊：中國航空公司將立即停駛至桂林綫，廿六日未有客機飛往桂林。

十月二十九日

天晴，多風，有時亦作小雨。

今日星期六，三外孫由學校中領導，都作旅行。一至烏來，一至動物園，一至植物園。

金門之勝，此間勞軍者紛紛，而重慶方面，未見有何反响。

北京廿六日廣播：中共派出一代表團赴蘇，參加蘇聯十月革命三十二週年紀念典禮。代表團名單如下：

代表團團長：丁玲 副團長：許之楨 吳晗

秘書長：沙可夫 副秘書長：曹禺

團員：丁燮林 李鳳蓮 李永 許廣平 龔普生 李培之 趙樹理 馬思聰 白楊 袁致和

在中共控制下，海關行政，將有改變。海關首要人員，最近在北京開會，以財政經濟委員會主席陳雲為召集人，稱新海關將與對外貿易有密切關係，共黨政府願與所有國家通商，新海關任務有二：

(一)保護所有合法之對外貿易；(二)與政府其他部門聯合執行對外貿易管制政策，並收集關稅。

廣州南方人民銀行發行人民幣三種，面額分一元，五元，十元。十元值港幣六元六角，五元值港幣三元三角，一元值港幣七角。十元為淺綠色，中印西湖九曲亭。五元為淺綠色，中印平湖秋月風景。一元為淺藍色，左邊印有花塔。各種券均印有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字樣，今則改為人民幣矣。

十一月一日

連日天晴，雨季已過矣，但今日天氣甚熱，中午八十餘度。

金門戰後，未見共方有進展，現在金門戰事，由胡璉指揮，湯恩伯調到台灣來，將為東南副長官。

第七十四師受傷團長周斌等，因「中央日報」曾說過「七十四師不肯打」云云，今日在「新生報」大罵湯恩伯，說「廈門失守的主要原因，第一，是湯總部對於敵情判斷錯誤，將重兵置於金門。第二，在戰况吃緊的時候（十六日拂曉），湯總部跑到錫麟船上（國方有幾條船，都用我國烈士名，錫麟者，徐錫麟也），致陸空失去指揮中心，影响士氣太甚。」

現在西南（重慶）與東南（台灣）分成兩極，不但地理上，而且也是人事上，即是金門之戰，此間鋪張揚厲，說是打了一個大勝仗，但重慶方面，不置一詞。東南似為蔣之地盤，靠有一個台灣，而西南漸成李之地盤，靠有一個四川。

張羣為蔣所電召，但重慶方面，似不願其來台，川北尚有胡宗南一校兵，為蔣之嫡系，但已為共方所阻，不能南下。

香港英國海軍公布：英國軍艦實行護送商船，至長江口岸，現已有四商船至上海。但公報稱：英國軍艦無意破壞中國領海以外之權益。

十一月三日

兩日天晴，天氣甚熱，僅可以衣單裕。

得聽孫女赴美途中船上來信，頗有趣味，摘錄如下：

阿爹：不知不覺分別已經有十餘天了，在船上我們都很好。不過頭四天，我有些頭暈，時常不吃東西，現在每一頓都吃了。但是早上因為這星期在改時間（要改得與美國一樣），每天改早一點鐘，所以早上起得很遲，往往會失去早餐的機會。現在已經改了四天，今天不但要改時刻，並且仍算是廿五號是星期二（在中國已是廿六號了）。

吃飯是十二歲以下的小孩子先吃，吃完，由看護帶他們到小孩的遊玩房間去玩，然後大人吃。吃完了飯，去領自己的孩子。如沒有去領，到一定的時間，看護會送到他們自己的房間裏去的。

我們在船上，已經看了兩隻電影。晚天我們有一個兒童會，每一小孩，都有禮物。我的禮物是一盒爽身粉和一對絨線做的貓，妹妹是一個洋娃娃，長一英尺半，手脚活動，甚為可愛，要值港幣六十元以上呢。這個照看小孩的看護，常和母親談天，攪得很好呀！

船上花樣很多，房間裏每天有船上所編的新聞紙送來，關於世界新聞，船上每天的節目，都有報告。也有香港新聞，報告中國的事。

現在船已近火奴魯魯了，風和日暖，從昨天起，海水平靜無浪，蔚藍的天空，在夕陽西下時

，五顏六色的雲朵，十分美麗，已經可以預料到火奴魯魯的好風光。到了火奴魯魯，我們預備到附近地方遊玩，此信預備到火奴魯魯寄出了。（餘畧）

十一月五日

兩日天晴，天氣尚暄。

金門之戰，似在休止狀態中。

舟山羣島，又有戰事。桃花島共軍，進攻登步島，據云，過去即沈家門，距定海又進一步。前有自定海乘船來台者，此時已不通。

聞巴東失守，共軍進攻恩施，川黔感受威脅。蓋共軍已準備進取貴州，企圖使大陸上之政府軍隊分裂為二。

四野所部軍隊，已源源增調至四萬人，開入芷江。該地在重慶東南二百三十哩之巴東，業已失去。現佔領巴東之共軍，立即向恩施出擊，一般的承認，已獲進展（坐鎮恩施者，為宋希濂）。按：巴東為共軍佔領長江最深入之據點，佔領巴東，威脅巴東以西之長江城鎮巫山，該地為對鄂陝邊區國軍供應綫之主要據點。（以上見於路透電）

英國人的星洲會議，昨已結束，討論結果，送交倫敦，現在尚守秘密，未有發表。其中關於承認中共，是為一大問題。

聯合社倫敦電：英國昨日警告中國政府，不得以空襲來執行對共黨佔領區各口岸的封鎖。英國說：國軍襲擊無武裝的商船，將被視為不合法，不友誼之行為。外交部發言人說：中國大使鄭天錫，曾

被邀至外務部，向他傳達這個警告。（按：領海界限的確定界限，中英亦不一致，英國的領海界限僅三海哩，中國則為十二海哩。）

十一月六日

聞李宗仁至昆明，又傳有遷都昆明之說。並聞接見李根源。

此間官方，宣傳舟山方面登步島大捷，殊不足信。

廣九路華方通至深圳，尚未接軌。須通過一橋，方能入於英界。

廣州人民幣五百元易一港幣，一千五百元易一銀元，三千元易一美元。黑市則漲落無定，然亦無大出入。

自芷江西進共軍，侵入黔北天柱。共軍目的在貴陽，貴陽一失，則大陸國軍，將截成兩段。

鄂西共軍，繼續進攻，恩施已失守，宋希濂已抵達來鳳，部署一切，深恐共軍又追蹤來也。英人決以軍艦護送商輪、英艦「敏捷號」，護送「濟南號」（英船）聲言：「此一區域，乃在中國領海之外，故有自由行動之權利，我們必須負起公海上保護英國商船之責任。」

蘇聯顧問將協助中共修建鐵路，正與共方交通部長滕代遠，共同商議恢復並增強各地的交通。先擬增築包頭至蘭州，以及天水至蘭州兩路。

十一月七日

天晴，甚熱，竟類夏曆七月天氣。

聞徐茂之的兒子，為鄰犬所咬，急於針治，詢之此間衛生處，說是針藥已用罄。後急切託人購到針藥，而打針的人，又是外行（台灣大學醫學院小兒科醫生），甚為惶急。據云：徐宅門前，曾有一擺香烟攤的女童，亦為狗咬，初若無事，旋忽發作，遂至不治身死，因之更駭。按：這個「瘋狗病」最可怕，被狗咬了，並未出血，以為那是小傷，不足為害。誰知過了幾天，忽然發作起來，這個病狀更可怕，目張口哆，正像一條瘋狗，到那時無藥可治，不久就死了。惟有被咬以後連忙去打針，不管是不是瘋狗，始為萬全之策。

我在上海時，有一親戚家男孩子，也是被狗咬了，我教他去打針。他說：「自己家裏的狗，可以無害。」我說：「愈加可怕！因為自己家裏的狗，本不會咬你，現在也咬你了，一定是受毒發瘋了，快去打針。」這個瘋狗病不打針，中西醫都不能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特設了這一門的，有的一連要打二十幾針，天天去打，但這是性命交關的事，你不能怕麻煩呀。

據聞：英、美、法三外長會議，定九日在巴黎舉行，對於承認中共政權問題，料將論列。中國駐法國的外交人員，分為兩派，一派是投共的，一派是非投共的，對於使館，恐即發生爭奪戰。

現由台灣轉香港而寄到上海的信，聞仍須由港寄至天津，再由津以津浦車寄滬（因津、港有班船，而港、滬無班輪也）。如此則至快亦須半個月。

十一月九日

昨今兩日，天氣轉陰，惟仍未見寒。

今日香港飛機未來，外間頗多謠傳，繼聞中航及中央航各線班機全部停飛。據路透社云：今日上

午中航機九架，央航機兩架，自港啓德機場起飛後，未曾達到預定之目的。此等飛機飛出後，在香港指揮區內，仍與香港聯絡，但各機未有飛達目的地之報告，各機均未載有購票搭機之乘客，機上僅載有飛機零件。彼等且在啓德機場辦公處貼有告示，通告員工，明日不必上班。飛機為C四七型，與C四六型，並有空中行營一架。

旋聞人言：有廿一架飛機，已開到北京共軍區。此次為大規模之投共，連公司中的職員，亦均在內。

路透社香港九日電：國軍軍艦與被扣之兩艘英船，今日仍在長江口彼此僵持中。另有英艦兩艘，現泊於該處中國領海以外。國軍軍艦命令被扣之「濟南」號及「和生」號，駛回上海卸貨，英船寧願僵持，不擬接受國軍要求。港輪船公司方面稱，兩船備有飲水食物等等，供應甚豐。

湘川邊境，共軍已越過盤山，沿公路北進龍潭。

貴州方面，已承認共軍進入黔境，現在鎮遠方面對峙。按貴州兵力單薄，恐共軍不日可佔貴陽。晚到圖書館換書，交還前所借的「寫在混亂中」，乃胡風之評論散文，及「馬來羣島遊記」，此為商務印書館出版，十八世紀一英人至此遊歷，採集鳥類與虫類作標本者。

這個圖書館貧弱可憐，欲選取國外的名家小說亦無有，即有一二，亦被借空。我藏上海有許多好書，置之高閣，都不曾過目，對此不免悵惘。

購毛筆兩枝，此間毛筆，既貴且劣。台灣亦已鉛筆與鋼筆流行，毛筆已不大有人請教了。

十一月十二日

天熱極，如在盛夏中，有人謂冬行夏令也。

今日為中山先生的生日，各機關及學校均放假。

遇一同鄉王肅亮君，為王勝之（同愈）先生的公子，年亦五十餘了。他在此間一營造廠中辦事。按勝老年至八十七歲方故世，他在七十三歲時，尙生一女公子。我問肅亮，他說其妹現在英國倫敦之中國銀行服務。他們老家仍住在蘇州大郎橋巷。肅亮在台則與林康侯之子同住（杭州南路七十一街一號），因知康侯曾來台，住在其子處一月，旋即去香港。又聞楊翼之等亦都在香港云。

報載：中航、央航飛機共十二架，已飛往北京（中有空中行宮一架。為中航公司總經理劉敬宜，與央航公司總經理陳卓林帶去的。美籍駕駛員未去，云聽候美國股東如何分付。但其中有一二人，則云願為中共服務）。

現在中航、央航飛機，均已停頓，台灣飛行，全靠陳納德的飛行隊。有許多人均集中於包機，中國旅行社經理其事。

傳聞：招商局輪船不許開到香港，一到香港，便有投共之慮。

中國海軍所監視之兩英船，已有一船脫逃，謂是「濟南」號。

外國報紙上，盛言英國有首先承認中共之說。或恐在年內即將實行。因共方既得廣州，英國人無不無端，恐其進迫香港。又有外國報紙說，窺共方並無此種舉動，想是有默契也。

共軍已打到貴州，長驅直入，貴陽正疏散，省府遷至畢節。

重慶與香港，電話已不通。交長端木傑謂，中航、央航投共事實，不甚明瞭，端木已奉蔣命電召來台，監察院彈劾端木，拍蒼蠅聊解寂寞而已。

十一月十五日

近兩日天氣較涼，似仲秋光景，雨仍未下。

蔣介石於昨日飛赴重慶，李宗仁在廣西未來渝（是由昆明赴桂的）。據云，蔣急電召李，李則遲遲不行。報上說是因交通不便，或是氣候不佳之故。

貴陽已失守，共軍沿公路進行，北達札佐。

中共四十七軍一部，已至酉陽一帶，酉陽則已在四川境內了。湖北境內陷咸豐後，直驅利川，利川亦於十四日告陷落。

中航央航的飛機，仍不能飛行，現靠陳納德之民航隊，便大做其生意，尚以包機者甚多。但香港尚得到許可，民航隊在香港僅為加油站，未能搭客做生意。香港將設立香港航空公司。

廣九路仍未接軌。

英國不允許中國軍艦使用深圳灣、大鵬灣，中國反駁之，恐也沒有什麼效力。中國軍艦仍在沿海捉與中共通商的外國商船，且有飛機炸商船事。

香港對於台灣、海南島兩處的人到香港，須有入境證。現在此間淡水英領事館發出公告，在港旅客，必須有護照及簽證。凡欲赴港者，須向英領事館申請。說者謂於法不合，但於法不合，又奈之何哉？又有人謂，此為對國府關閉海岸的一種報復，外交上的事，本是互相報復。非僅報復，且講勢利，你既失勢，人便相欺。

十一月十七日

昨日天陰，今日雨，氣候驟寒，今可御棉衣。

李宗仁在廣西，不肯來重慶，云已因病入醫院，謂十二指腸出血，聞前日曾往海口一行，與余漢謀、陳濟棠、薛岳等謀面。蔣介石已至重慶，恐一時難於脫身也。

重慶美國領事館，正式宣布閉館，聞美國大使館，亦已撤離。再昆明美國領事館，亦宣布閉館，因鑒於時局嚴重之故。

廣東方面，共軍佔三灶島後，澳門邊境吃緊。

香港凍結中航央航兩公司飛機起飛，自辦香港航空公司飛台北，將於本月廿二日開航，每逢星期二四六往返飛行一次，由中國旅行社代售客票。票價為新台幣四百五十元，較原票價三百三十四元，貴一百十六元。

又傳聞香港航空公司，亦將飛上海，從此由台北至上海，可以經香港間接而加快了，到上海去，也可以便利了。

又聞投共之中航、央航十二架飛機，將開闢航綫，自北京至漢口，自漢口至廣州兩綫。

海軍炮擊美商輪「飛雲」號事，美政府已向重慶提出抗議。

領海內攻擊商船，英視為不合法。中國領海以外，英海軍應予英商船以適當之保護。

貴陽失守後，共軍已進入市區，從此截斷四川與雲南的交通。

彭水附近，展開激戰，共軍已進入四川東南區。

十一月十九日

昨日天寒，鎮日雨，今日轉晴，天暖。

香港英人所辦之香港航空公司，今日第一次派機飛台北，帶來了香港報紙。頗聞該公司亦將有機飛滬，尙未有正式布告。

美聯社十八日重慶電：重慶為黯澹空氣所籠罩，一因共軍追近，一因蔣與李之裂痕，有無從彌補之勢。國防部承認共軍沿鄂川路進逼，已抵彭水郭外（重慶東九十五里）。又稱，鄂省利川進攻萬縣之共軍，距萬縣僅四十里耳。政治方面：報載李宗仁因患胃病，非俟稍愈，不能來渝，此間一般人均認為李之所患者為政治病而非真病也。

現在聚於航空公司門前，購票離渝者甚衆，然只持有警備部特許證者始能購票，特許證非普通人可得。銀圓公價，已由二元四角值一美元，改為四元七角值一美元。現已不聞有保衛重慶之說，謂重慶末日已臨。

美國公使館領事館人員，均由重慶撤退至香港，但英國領使館不撤。

由台北開香港的輪船（英國船），因船上無入境證者多，逕開澳門。飛機無入境證之客，則先飛柳州，再到香港。

越南拒絕國民黨人逃難來越。菲律賓對於華人入境，停止簽證四十天。

美國參議員諾蘭（屬共和黨），在議會中，頗幫助國民黨說話，此次來台，大事歡迎。諾蘭乃自韓國飛來，本定下午一點鐘可到，乃遲四點半鐘方到，以致往迎的人都未吃飯，大呼餓死了。（其所以遲到之故，云南韓大雪，因掃雪方可起飛也。）

北京開亞歐勞工大會，聞有數國代表出席。

十一月廿一日

兩日天晴，有陽光，今日較暖。

昨日至信義路午餐，因他們家中所種的蔬菜（番茄，鷄毛菜，等等，均已成熟），收穫可以佐炊也。近來他們種得不少，每日從事灌溉，凡是自己種植出來的蔬果，覺得格外香甜，興趣所在，心理作用也。

我前日至衡陽路，經過「實驗經濟農場售品處」，購得蔬菜種子兩種，每種一小紙袋，一為番茄，一為番杏，每袋新台幣五角，亦將於家中空場隙地種之。

有一事，偶然想起來，可以記一筆：在江南春夏之交，有一種新蠶豆上市，那是最美味的食品。到了老熟了為用亦廣，甚麼發芽豆、五香豆種種，而且可以代替黃豆做醬。到了台灣來，我們想起此物，誰知台灣農家不種此品，全菜場亦絕蹤。詢問他們，說是台灣的土壤不適宜種此。我即有所不信，我覺台灣土壤很肥厚，別的蔬菜頗多茁壯，何以不能種蠶豆。擬為試種，而覓不到豆種，會有一位念佛老太太，她從大陸帶來一袋蠶豆，這是她在念經時計數的（蠶豆一名佛豆，不知何據）。我們向她索取約五六十粒試於隙地種之。向來江南的農家，於農曆十二月下種，一直要到明年春末夏初養蠶的時候，新蠶豆方成熟，我們性急，在十一月即種了，到農曆新年，即開花結實，採取後煮成一大碗，味甚鮮美。因思有太好蔬菜，各地方都不知種植，實為一缺憾也。

戰事兩方無進展，報上亦無所登載。

十一月廿三日

昨晴今雨，天氣又甚涼。

港報載：李宗仁到香港後，或將出國。其標題云：「李代總統來港後，重慶甚表震驚。」重慶美聯社載：「權威方面，誠恐李氏在香港，將與共黨居間人物接近，從中商談一個足予風雨飄搖之國民政府以一致命之打擊。某一官員不信李氏有病，他說，李氏此行，蓄意迫使蔣總裁攤牌，迫使蔣氏如不復任總統，即當給予李氏以更大的權力」云云。

香港合衆電又云：白崇禧將掌握大陸兵權，蔣似將退處於不重要之地位。據接近李宗仁者談，李與蔣均同意置身事外，將軍事全權交與白崇禧主持。蔣與其同系之人，將退回台灣，建立該島為一反共堡壘，不復與大陸有關聯。

又云，保衛四川已絕望，共軍可隨時進佔四川。

中共發表：

重工業部長陳雲	副部長何長工	劉鼎	鍾林
輕工業部長黃炎培	副部長楊衛玉	王新元	龔銘欽
鐵道部部長滕代遠	副部長武競天	石志仁	
交通部部長章伯鈞	副部長未見報載		

有一「永生」輪開往澳門，乘客亦不得上岸，說是也要入境簽證。
前日所記種蠶豆事，又寫了打油詩一首：

開軒何處面桑麻？狼藉階前閑草花。回憶江南蠶事好，我從煮豆總思家。

蠶豆的所以得名，因為其形似蠶，而每在蠶忙時候，生長成熟也。在江南每逢新蠶豆上市，我必連餐四五日。

十一月廿五日

連日夜雨晝晴，云已在雨季中，但此間雨季，初無一定也。

數日內，香港報紙，未到台灣，台灣報紙不大登戰事消息。大約是前方戰事在停頓中，共軍有全力注重四川之勢，現各路軍已都乘隙入川矣。

聞重慶又避難遷居者紛紛，有遷都成都之說，成都如何？成都恐亦非安樂土也。

又通緝了一批立法委員，有百餘人之多，所知者有吳紹澍、鄒樹文、葛敬恩、盧郁文等等，餘均未錄。

又發表廣西省主席為李品仙，黃旭初為華中公署副長官。

浙江主席周馥改石覺，福建省主席為胡璉，甘肅省主席馬鴻逵撤職，改王治歧。

此間「新生報」副刊，錢歌川、陳定山、易君左諸位均寫稿。乃前日忽有剿共反蘇一電，其中有錢歌川名，但未經錢之許可，並摹仿他的簽名式。錢意不憚，在「新生報」副刊上，登了一篇「簽名蓋章」，措辭也還蘊藉。明日，有人在副刊上登了一篇文字，大罵錢歌川，意思說：「住在台灣，對於剿共反蘇，尚可游移乎？否則滾出台灣去。」又有人為之不平，說：「這是強姦了一個女人，假如喊痛就是一個耳刮子。」

易君左寄來他所著的「西北壯游」一書，前日託我署名介紹，我已與以介紹矣。「新希望」要我寫稿，我也答應他，但我近甚懶散。

十一月廿六日

天陰，偶亦一露陽光。

聯大政治委員會，討論中國譴責蘇俄案，蔣廷黻發表演說，蘇聯外長即步出會議室。

合衆社成功湖電：觀察家認為蔣廷黻所提出建議，雖熱誠而具有學者風度的呼籲，但五十九國政治委員會通過，他所提議的機會，仍屬渺茫。反之美國及其他國家，將提議要求重申一九二二年華盛頓公約所聲明的中國門戶開放政策，料將獲得通過。該公約是美國、比利時、英國、中國、法國、義大利、日本、荷蘭、和葡萄牙簽訂。

偶錄近人詩兩首，此為今年二月江、章兩君北行和談時作。

機中行

江庸

燕市重來十二年，酒人多已隔重泉。春燈節恰過元夜，老樹花應發故椽。夢裏時繁惟墓木，懷中所有只詩篇。飛行先掠田橫島，漠漠齊州九點烟。

機中

章士釗

燕路居然北首成，雲衣風馬任縱橫。西郊馳道應如砥，北海圓波定泛晴。風景不殊年歲改，戈鋌未了節旄輕。宵來莫作傳柑夢（昨夜元夕），祇覺君家豆腐羹。

十一月廿七日

日間偶放晴，夜來無天不雨，已經在雨季中矣。

重慶大事疏散，情勢混亂，共軍已至南溫泉，距重慶僅十二里，國軍節節退讓，政院遷至成都，聞蔣介石亦將往成都，李宗仁決赴美。

共方在瀋陽拘捕之美領事華德，已經釋放，聞實為間諜關係，所云毆打華職員云云，乃是飾詞，美國雖提抗議，而中共置之不理，因並未承認，即無外交關係。美議員中謂此事美大失面子。

再錄近人詩一首，亦即本年二月間送北行和議代表者。

北行

潘伯鷹

乍許春陰換嫩晴，暖風珍重送長征。幾宵泥潦遲回意，廿載幽燕契濶情。霜雪勁堪知白髮，謂顏、章、江、邵四先生，瘡痍深待解蒼生。沉吟却憶崑山語，正賴高雲負與行。

所云顏、章、江、邵四先生者，乃是顏惠慶、章士釗、江庸、邵力子四老人也。

上海報人，在此間將發行「經濟快報」一種，以朱虛白為發行人，趙君豪為總編輯，陳定山為副刊編輯。都是熟人，他們向我拉稿，幾有無可避免之勢。

昨至圖書館借得「佛蘭克林自傳」一冊，「掙扎」一冊，實無好書可讀也。

十一月廿九日

天氣陰沉，使人發愁。

聞李宗仁決於一星期內出國，已得美國務院簽證，李此次出國時，帶着他的夫人公子等同行，香港報紙，並傳說白崇禧也要出洋，但未能證實。

重慶已成真空，但共產黨尙未深入。據聞有數百箱白銀，棄置在飛機場，無法運出。又說，成都亦撤退，或將到台灣來，亦未可知。現在國民政府在大陸上，已無可以駐足之地，連昆明也靠不住，傳聞盧漢（滇主席）亦將遁入緬甸。

今晚，朱虛白、趙君豪、陳定山三人請吃夜飯，因他們組織的「經濟快報」（背景是一部份上海的銀行界）將於不日出版，昨日曾派有一夏雲女士者，到我家來，要我在報上寫長篇連載小說，實在我真寫不出什麼來。今晚的宴會，大有敲釘轉腳之意。

此宴會共為兩席，除陳瀨一、易君左，諸人外，新認識的有錢歌川、曾今可、謝冰瑩、洪炎秋（國語日報社長），以及女記者數人。台灣新聞界，近來女記者很活躍，從事於外勤，每一次開會，女記者羣集而至，非台灣本地人，乃自大陸來者，而尤以上海來的為多。很漂亮，很活潑，年齡約在二十歲左右，學歷大概是高中畢業生。

十二月一日

昨今兩日，仍為陰雨之天，恐一時仍難望暢晴。

外國通訊社說：共軍已入重慶，或言尙未。有一路軍，已攻至合江，合江距成都僅一百里。又一路已至銅梁、永川。

李宗仁已定於數日間，由香港飛美，代總統的頭銜，並未辭去，聲言於一月內即將歸來。同去者

，其夫人郭德潔，其子幼鄰，參軍王之、私家醫生孫曉山，隨員黃雪村。內政部長李漢魂亦去美，則云另有他事。

英國口口聲聲說要承認中共，而為美國所牽制。今又揚言：須明年一月間可以承認，正是「孟子」上所說的「月攘一鷄以待來年」，或云：「口惠而實不至」，亦是一種政策也。

美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在美乘火車受傷，司徒年已七十有三矣。

陳瀨一示我以近作，錄其數首：

戊子除夕

辛苦艱難又一年，海疆幸未見烽烟。蚊聲刺耳睡差穩，蟻鬥爭羶意自專（台北蚊蟻，四季不絕）。四海浮家成習慣，一時寄圃得安全。羣兒嬉笑屠蘇飲，歲月飢驅老益堅。

偶占

秃筆一枝何足論，倔強根性幸猶存。人逢曲折心多苦，事到艱難意翻溫。

草山茗坐

稻田聲噪隱羣蛙，叢碧深山映晚霞。看徧野花多艷色，難尋美酒飲清茶。

十二月四日

天仍未晴，此雨季當有若干日也。

國大代表，及立法、監察委員等多人，均謂李代總統既已去國，請蔣總統即行復職。又聞總統府即將移至台灣。

閻錫山表示不能代行總統職權，謂與憲法不合。

路透社電：共軍離南寧僅三十里，廣西省府遷海南島。

某君談：重慶失陷之前，蔣至飛機場，為車馬所擁塞，幾至不能上機，只得下車走了一段，以他車送上飛機。

趙君豪要我在他所辦的「旅行雜誌」上寫短稿，我正寫了「覺林春宴」一節，於旅行毫無關係的，但他說也要，大約因稿荒故。

覺林春宴者，乃民國十九年，狄楚青寫信給我（其時我已脫離時報多年），邀我到覺林蔬食處（素菜館）吃飯。他說：「熊秉三、葉譽虎來此，而濮伯欣、陳彥通亦在上海。我們想起二十年前，在民影照相館樓上，與花叢姊妹捉迷藏事，作一紀念。兄亦當時預與者，請來此一叙」云云。我屆時到覺林，熊秉三未來，來了一位徐積餘，不速之客也。楚青說：可否召集從前的花叢姐妹，再聚會一次，此又出於妄想，試思距離已二十多年，從前的十餘歲的，現在已三十餘歲了，且都已嫁人，如陳綠雲已嫁了馮幼偉，時韻籟亦嫁了龐京周，誰肯再出來嗎？不過這覺林一宴，亦頗足令人追憶呢。

十二月六日

兩日天陰，時作小雨，惟今日天頗寒冷，似江南深秋。

美國的所謂評論家者，好造謠言，有一位喚作皮爾遜者，在美通訊社作廣播云：「李宗仁來美目的，並非治病，是要將台灣租與美國九十九年，美國的國務院對於這件事，不感興趣，但國防部則對此非常關注」云云。於是中國駐美大使館發言人，連忙闢謠，謂此說完全無稽。可見此輩殖民主義者

，在作趁火打劫之計。

李宗仁五日離港飛美，今日將已至檀香山。離港前聞曾告閻錫山（行政院長），說是赴美就醫一月為期。中樞大計，隨時電商。他並不辭去代總統之職。

在台灣的立法委員、國大代表，一致電請蔣介石復總統職，大致可成為事實。

戰事東南已趨靜寂。川境共軍則分三路進攻，南、北、東三面將進行激戰，潼南、隆昌、富順，構成扇形防綫。政府非必要留守人員，一部份先飛抵瓊，再將轉飛至台灣。

上港物價猛漲，通貨膨脹，聞將發一種人民勝利折實公債以調劑之。

「經濟快報」本定於六日出版，今天又改為八日出版。午後，往訪朱虛白於報社，遇趙君豪、周鷄晨諸位，他們為籌備事甚忙。

路遇楊清，彼云，仍在資源委員會。正立談間，又遇一人來招呼我，我眼鈍，竟不識為誰。詢楊，方知是米星如君，似在辦「新聞天地」也。台灣地方熟人甚多，時時人識我而不識人，則以眼拙而記憶力弱，殊為抱歉。

十二月八日

昨日細雨，今日放晴，天氣又較熱。

成都吃緊，共軍離彼處不過數十里，政府已正式宣布遷往台灣。閻錫山已來台，蔣介石聞已至海口，亦將飛台。

南寧已告失守，昆明曾發生叛變，盧漢傳已離昆明。白崇禧部開入海南島，國軍在大陸上已無容

身之地矣。

聞英國已決定在耶誕以前，即將承認中共。有人謂：英國所以汲汲於此者，實為香港安全計。但亦有人謂未必能如此迅速，英國人常為美國所牽掣。

其他如印度、緬甸等東亞各國，亦將承認。

有人謂：近來天津非常繁榮。當日本人那時所經營之新港，以十年之力，尙未完成，今共產黨以三個月的工夫，即可以完成了。

「經濟快報」云於今日出版，約定一出版即送來，但未送來，發行不靈，是一缺點。

夏雲又來取稿，他們要我寫長篇連載小說，我實在寫不出甚麼，況且久不寫小說了，所謂「三日不彈，手生荆棘」。我說：「寫一些小品文吧」，他們說：「小品文也要，小說也要」。我不得已寫了一種眼前事物的滑稽小說，題名是「上海太太到台灣」，以博讀者一笑而已。

台灣雖已為我國光復，一切起居生活，仍襲着日本的風俗。上海太太到台灣來，甚為不便。有的因守中國舊風習的，有的已經半西化的，忽然換了這一個環境，於是便鬧出種種笑話來了。

十二月十日

今日天大晴，又作暄熱了。

蔣介石今日已飛返台北，昨日聞已至海口，而報紙則稱自成都徑飛台北，僅在某處一稍勾留。所言某處者，並未宣布說在何處。又蔣經國、蔣緯國等全家均已在台灣，惟宋美齡恐在美國尙未回來。

雲南局勢，傳已突變，昆明機場發現叛軍。

路透社十日電：昆明機場守兵，昨夜阻止飛機起飛，今日上午，崗警一度撤去，故民航隊包機一架，載該隊中美職員四十五名，得以逃出。該機起飛後，曾被射擊，下午，乃達香港啓德機場。該機飛出後，昆明機場上，仍有民航隊飛機三架，亞洲公司飛機一架，另有中國政府留昆飛機六架，尙未飛出。

路透社電：前西北軍政長官張羣，昨夜於昆明發生政變後，已為叛變部隊及號稱親共份子所扣押。聞中央銀行改為人民銀行後，其職員僅留四十五人，其餘均已遣散。

「經濟快報」於八日出版，昨往訪問，見朱虛白、陳小蝶等，甚為忙碌，雜亂無章，一切都未上軌道。小蝶所編副刊名「台風」，詞章氣太重，其中充滿了詩詞，且非現代人詩詞，未免太古雅了。我家裏報未送來，想別處亦有未送到的，初出版如何能如此？

到圖書館換來「容齋五筆」（宋洪邁撰）一冊，又「北歐文學」（李長之著）一冊，均商務本。

十二月十二日

兩日均天晴，暄熱似江南舊曆五月。

英駐美大使法蘭克斯與美國務卿艾契遜，商討承認中共問題。傳聞英內閣通過即時於本月內承認中共。英商務部長表示暫不派商務團來華，因為承認中共政權問題，應首先解決。

法國社會黨報紙「大眾報」云：「蘇聯將樂見其他國家將中國隔於鐵幕之後，將使中國除莫斯科外，再沒有其他朋友。但中國目前正似蛻變中之蛹，將來成為那一種蝴蝶，未可逆料也。」聞張羣已由盧漢釋出，至余程萬、李彌兩人則仍被扣留在昆明，張羣已到了香港了。

聞盧漢已接受了共方指示，必須立即迎接共軍入滇。

邵力子忽然來到香港，那時張羣、吳鐵城亦都在香港，或者有所商談，未可知也。

湯恩伯又為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此君真不倒翁也。

今日體甚不適，蚊蟲滋擾，則夜不能眠，誠如陳瀨一所說，「台北蚊蟻，四季不絕。」談起蚊蟲，台北可稱是繁盛之區，它們有早晚兩市，天初明時，就聚攏來了，嗡嗡作聲，聚而成雷，到垂暮黃昏時候，又來鬧市一次。台北這個地方，因為馬路上盡是明溝，而且都是淤塞不通，積水臭暗，真是孳生蚊蟲的溫牀。並且它們會跟着你走路，離你頭一二尺間，聚作一團，你快亦快，你慢亦慢。據說：人的頭上，有一股熱氣，而蚊蟲最敏感，便跟着你了。研究昆蟲學的先生們，住在台北，可以增長知識呀！

十二月十五日

連日天又下雨，想雨季尚未脫也。

國府行政院會議，今日台灣省人事更動。

陳誠以軍事繁重，勢難兼顧，辭去省政府兼主席，以吳國楨為台灣省政府主席。民政廳朱佛定、財政廳嚴家淦、教育廳陳雪屏、建設廳楊家瑜、委員李翼中、游彌堅、林獻堂、南志信、朱文伯、馬壽華、劉建善、杜聰明、陳啓清、李連春；秘書長浦薛鳳，均辭職。

任命蔣渭川為民政廳長、任顯羣為財政廳長、彭德為建設廳長、陳雪屏為教育廳長、徐慶鍾為農林廳長，彭孟緝、李友邦、楊肇嘉、李翼中、游彌堅、朱文伯、劉建善、杜聰明、陳啓清、李連春、

華清吉、林日高、陳尙文、陳天順、陳清汾、顏欽賢、鄒清之為委員；浦薛鳳為秘書長。

此次廳長五人，三人為台籍；委員二十三人，十七人為台籍。

外間傳說嚴靜波（家淦）有調任財政部長之說。

前日記今年二月北行議和四代表中，有江庸，已忘其號，苦思不得。今在梁任公「飲冰室詩話」中，錄得其詩，方憶得他號翊雲，青年時曾留學日本者，今又錄其一詩如下：

宮之下山中望富嶽

朔風吹袂四山晴，石轉溪迴耐客行。的的電竿立斜照，冷冷松籟作湍聲。酒香已識前村路，春到初諳異國情。姑射仙人隔雲海，雪膚玉色自晶瑩。

以前做詩，無論試帖古今體，都不許用新事物，上詩中「的的電竿立斜照」句，已解放矣。近年，有問江先生索詩的，他笑道：「新詩我不會做，舊詩已不入時了」。實則先生豈不能詩，韜晦而已。

十二月十六日

天陰，下午有一抹斜陽。

聞共軍尙未入成都城。劉文輝以違抗命令撤職，以賀國光為西康省主席。聞留川各職員，尙未能空運飛出。

顧祝同通電各軍，要合擒盧漢歸案。又說：平亂各軍，正向昆明進攻中。大勢已去，尙作此大言欺人。

合衆社電：中共廣播稱：截至本年十月底止，共軍統治中國全地區為百分之七十一，人口百分之七十五。計共區土地為四、二七〇、〇〇〇方哩；人口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人。但中共未承認有此統計。

台北新型各報館，外勤頗多女記者，年齡都不過二十左右，風姿綽約。以夏雲常至我家來為「經濟快報」取稿，她們也有隨之來者。有一位外勤女記者，手捧一頭雪白獅子狗，似愛護其嬰兒者然。有一位則不知在何處購得雕刻的小骷髏一串，繫在手臂間，小骷髏似蓮子一般大。有人異之，她說：「您先生喜歡嗎？我可以送您一粒」。遇到了陳瀨一，他連忙搖手道：「有美人頭就要，這些骷髏頭，我就不要。」

每逢有什麼集會，這些女記者都到場，她們總是問人家：「您先生對此感想如何？」問到我，我只得說道：「我沒有感想」。

十二月十八日

路透社香港電：成都現尙在政府手中，香港與成都電報仍通。惟劉伯承第二野戰軍之主力，自東南方面推進，已距城二十里。或云，對成都之最後攻擊，當為彭德懷部。彭部已向綿陽推進，該處距成都東北六十五里。

緬甸已宣布承認中共政府，此間報紙謂，緬甸對內剿共，對外親共，為非共產國家承認中共的第一國。

合衆社新德里電：目前已有十二個國家協議決定同時承認中共，印度業已同意與英國聯邦內其他

各國，取一致行動，但何時正式承認，則尙未有決定。據倫敦方面說，將在一週內宣布。

台灣初光復時，可華在地攤上，購得日本人所寫關於高山族的書籍，計五十餘種（日文本），均日人所棄置者。後田漢來台，取去了二十餘冊，餘均棄置在那裏。昨經翻閱，殊無足觀。其中對於風俗、習尚等類，有足資一嘆的。據說：某一高山族中的婚姻，新娘出嫁時，要穿一條堅韌的麻縷密縫的褲子。洞房之夕，令新郎細心解開其密縫，但不許用刀剪之類，也不許用別種方法，另開門戶。如鬧到天明而沒有解脫，那就是第二夜的工作。第二夜仍是堅壁清野，第三夜還是閉關自守，到第四夜則有新娘的姊妹們解其束縛，一任新郎所為了。（按：這種褲子，我國古亦有之，名之曰「窮袴」，出「漢書」霍光傳。）

後記

此日記記至日昨，我忽病了，頭痛發熱，臥牀者數日，未能握管。及至病後，我又懶於續寫，此又可見我之惰性使然。常見許多前輩先生寫日記，一生從未間斷，這真是不容易事。我自十二三歲時，即弄筆寫日記，兒童塗鴉，自不必說。後亦隨寫隨棄，隨時代的過去，不復置念。有時興之所至，亦即命筆，然能連續寫滿一年的，已算有恒心了。積之亦有六七十本，今已全盤失去。此區區一九四九年的一冊，久已忘却，忽於無意中得之。昔王安石詆春秋為斷爛朝報，這只是斷爛日記而已。在此大時代的近代史上，或亦滄海之一粟，希明達先生有以正之。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钟影楼回忆录续篇

作者 = 包天笑著

页数 = 3 1 6

SS号 = 1 0 3 9 5 9 4 4

出版日期 = 1 9 7 3 年 0 9 月 第 1 版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关于留芳记（上）

关于留芳记（下）

辛亥风云（一）

辛亥风云（二）

辛亥风云（三）

辛亥风云（四）

记上海立报

回忆毕倚虹（一）

回忆毕倚虹（二）

回忆毕倚虹（三）

回忆邵飘萍（上）

回忆邵飘萍（下）

时报小纠纷

路劫记

我与电影（上）

我与电影（下）

护花律师

上海律师群像

痴官王引才

缀玉轩杂缀

姚玉芙一故事

东方饭店杂事秘

铁门小住

军阀时代嫖与赌

记丙子同庚会

神董易顺鼎

附录

一九四九年日记（起二月廿二日至十二月十八日）

后记

附录页